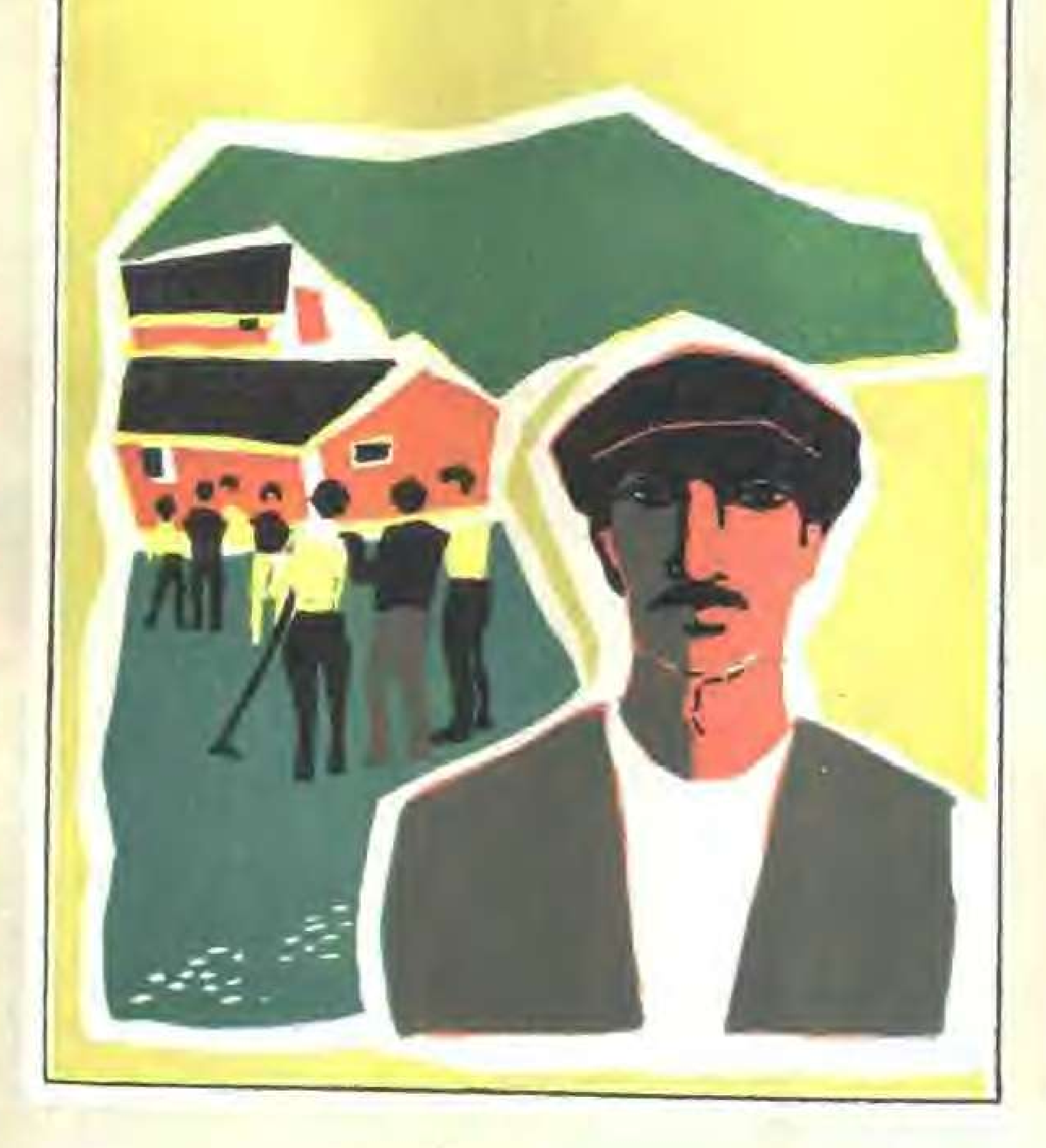
蜜蜂脑袋奥勒

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民主德国]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著

蜜蜂脑袋奥勒

胡其鼎 [illegible]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win Strittmatter

OLE BIENKOPP

本书根据柏林 Aufbau-Verlag 1964 年第 6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蜜蜂脑袋奥勒

〔民主德国〕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　著

[illegible]其鼎　张荣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31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书号：10188·599　　定价：2.65元



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

译本序

在当代外国小说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见。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蜜蜂脑袋奥勒》便是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这一历史时期内农村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部小说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它打破了当时民主德国文坛上比较沉闷的空气，并且引起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辩论。如一九六四年《星期日》第十八期上的一篇文章（H.雷德克尔：《图书与影响》）所称："一本书激动了人们的心。大家都在谈论它，大家都在就它进行争论，甚至象就切身有关的事情那样地进行争论，既热烈又激动……奥勒（小说主人公）好象生活在大家的家里似的。"争论的结果，肯定这部小说的意见占了上风，并认为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应有新的功能"，应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六四年，小说作者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被授予民主德国国家奖。

施特里特马特是五十年代初在民主德国文学界崭露头角的一位作家。他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施普伦贝格，其父是面包师兼小农。施特里特马特从小在下劳齐茨地区的农村中长大，后进城上中学，因受有钱人家子弟的鄙视，愤然弃学，回村习面包师手艺，

先后当过侍者、饲养员、司机和帮工，一边自学，提高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伍，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逃离军队。一九四五年，他在家乡以面包师为业，土地改革时分得了一份土地。一九四七年，他任七个小乡的乡长，并兼报纸的人民通讯员，后任森夫滕贝格城报社编辑。一九五〇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车夫》。这部"成长小说"通过中心人物洛佩——一个农村无产者在贫困与无望的环境中寻找出路的坎坷经历，展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农村的阶级关系。一九五三年，他的四幕喜剧《卡茨格拉本。农民生活场景》在著名剧作家贝·布莱希特的导演下，由柏林剧团演出。布莱希特认为这是"把当代农村阶级斗争搬上舞台的第一个剧本"，并称施特里特马特"虽不是从无产者中涌现但同无产者是站在一起的"新作家。一九五四年《丁柯》出版。这是施特里特马特专为少年儿童写的长篇小说。老克拉斯克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但他却又把自己和全家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作者通过一个天真幼稚的十岁孩子丁柯的眼睛，来反映他那位受旧思想束缚的老祖父的种种落后行为，读来令人捧腹，也发人深思，效果极佳。上述两部作品使作者两次荣获国家奖。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创造奇迹的人》的第一卷于一九五七年问世，后来他又分别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〇年发表了第二、三卷。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施坦尼斯劳斯·比德纳尔漫长面曲折的人生道路为主线，剖析了本世纪初以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生活状况，也涉及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评论界认为这是作者迄今最成熟的作品。一九五九年，施特里特马特当选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后任副书记）和艺术科学院院士。他一直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居住在格兰西县的道尔戈夫村。他的作品还有戏剧《荷兰新娘》（1961年），以及《一堵

墙倒了》(1953年)、《九月里一个星期二》(1960年)和《舒尔岑霍夫年历》(1967年)等短篇集。

《蜜蜂脑袋奥勒》不仅是施特里特马特的力作，而且是反映民主德国文学创作成就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分一、二两部。

第一部写战争结束、土地改革以后六年，布卢梅瑙村一个绰号"蜜蜂脑袋"的农民党员奥勒·汉森串联村里不善于经营而仍处在贫困境地的农民和雇农等，组织了一个"新农民团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雏型)，但他遭到村政府秘书弗丽达·西姆森、村党小组书记扬·布勒特的反对。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一则因为没有"上面"的指示，二则听到西柏林电台广播了有关"新农民团体"的消息，怕西边造谣生事，闹出乱子来，便出面干涉，并指责蜜蜂脑袋"帮助敌人"，蜜蜂脑袋愤然退党，但坚持办他的"新农民团体"。

第二部写由于"上面"有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蜜蜂脑袋恢复党籍、"新农民团体"改名为"丰茂田野"合作社以后六年，新的矛盾又来了。这一次，矛盾集中在如何发展养牛业的问题上。县里的干部瞎指挥，强令合作社饲养进口奶牛，盲目推广使用敞开式牲口棚。蜜蜂脑袋坚决抵制。他认为养牛业的发展必须同饲料的增加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并提出挖掘泥灰层来改良酸性土壤以增产牧草的建议，要求得到一台挖土机。但县委书记开了空头支票。这时，已任村长的弗丽达伙同县里管农业的干事克劳斯哈尔陷害蜜蜂脑袋，撤去他的合作社主席的职务。一场寒流加上饲料短缺造成奶牛大量死亡，这个严重的后果迫使冯施格特劳伊从错误中醒悟过来。当他拉着挖土机来到布卢梅瑙时，冒着严寒单枪匹马去挖掘泥灰层的蜜蜂脑袋奥勒已经累死在湖畔他的祖传土地上了。

第一部故事的主要情节的开展，是同蜜蜂脑袋与他的妻子安格蕾特关系破裂的过程揉合在一起的。安格蕾特本是渔夫的女儿，村里的美人，年轻时同锯木厂少掌柜拉姆施有私情，但因门不当户不对未能成婚，她便旋风式地迅速嫁给了蜜蜂脑袋奥勒。奥勒爱她，她并不爱奥勒。战后日子好起来了，能干而又十分自私的安格蕾特一心只想在经济上能达到象锯木厂老板拉姆施那种地位。当拉姆施果真反过来求她时，她想出一口气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并同拉姆施私通，重温旧好。这一打击使奥勒终于认清安格蕾特同自己走的不是一条道，并下决心去组织"新农民团体"，和贫穷的农民一起走共同富裕的路。正当奥勒退党、"新农民团体"处于困境时，安格蕾特卖掉了奥勒家的公牛和母牛，取走存款，追随因谋害前任村党小组书记安东·丢勒而畏罪逃亡的拉姆施，也逃到西柏林去了。

第二部穿插了五十岁的奥勒同二十来岁的姑娘梅特克的恋爱故事。梅特克是应聘到"丰茂田野"合作社工作的家禽饲养员。她天真幼稚，乐于助人，有事业心。她暗暗爱上了奥勒，因为她深感奥勒人好。在奥勒连遭挫折时，她投入了奥勒的怀抱。奥勒不久就死了，但梅特克思想渐渐成熟，并且她已经怀孕了，小蜜蜂脑袋快要出世了。这一段姻缘，给整个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奥勒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热爱生活，为人正直，勤劳能干，而且首先是个"梦想家"，但并非只耽于空想却无所作为的人，而是有了想法就要努力去实现、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人。他的这个优点也带来了他的缺点——固执。他真心实意地爱他的妻子安格蕾特，但这种真挚的爱又给他带来了另一个缺点——怕老婆。他的性格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的过程中发展的。

他是个实干家，但文化低，没有多少理论修养，因此当他受到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压制和打击时，他只能愤慨地表示抗议，或者退党，或者单枪匹马地去干，结果酿成了悲剧。对于奥勒的死，在当时民主德国的评论界和读者中间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象奥勒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让他死去，甚至进而认为，让奥勒死掉，是“歪曲现实”。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学不是现实的简单反映”。奥勒体现了农民中的首创精神，但他也有自身的缺点，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本应该得到帮助和引导，但他得到的却是官僚主义者的空头支票和教条主义者的打击与陷害。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这种意见认为，奥勒的死，乃是作者的“一种艺术手法”，借以指出此类弊端的严重性，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同奥勒这个中心人物相对立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锯木厂老板拉姆施、富农胖子赛尔诺等。作者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另一类人物中，一个是女村长弗丽达·西姆森。她曾是纳粹军队里的一个女兵，对于肩章上银条纹和铜星越多的军官她越是喜欢。只是到了战争末期，她才开了小差。土改时，她因为有文化，当上了村长的秘书，又由于工作卖劲，被送进党校学习，从此成了一个死背教条、装腔作势、官瘾不小、不干好事的党员，而且个人品质相当恶劣。作者借老党员安东·丢勒的口，说她是“象被驯化了的动物似的人。这类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高业绩上的一个可悲的污点”。另一个是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转变人物。他是工人出身的党的干部，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曾使别人（一个国营书店经理）吃过冤枉苦头（因此人说当代苏联小说并非都是伟大的文学，便被他目为反苏）。在新的环境中，他沾染了比

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不顾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和推广上面安排下来的一套。但他最后还是觉察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弗丽达的错误。他批评弗丽达说："你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话自然也适用于他自己。作者通过塑造这两个人物，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但也是讲分寸的，然而，这部小说在突破当时民主德国文学中的"无冲突论"上，仍起了引爆作用。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还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农村老一代的党员安东·丢勒和卡尔·克吕格尔，也有老社会民主党党员尼特纳格尔；有积极支持合作化的党员埃玛·丢勒和维尔姆·霍尔腾，也有只顾自己发家致富的党员扬·布勒特；有老农民，也有新农民（即原来无地的雇农或战后迁居农村的外来户、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者）；有农村手艺匠，也有酒店老板；有森林管理员，也有伐木工人。虽然作者所花的笔墨有多有少，但这众多的人物仍各有自己的面目或性格。同时，这些人物也各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比如安东·丢勒和卡尔·克吕格尔的文化低，扬·布勒特的自私和油滑等等，而这些都是旧社会所造成的缺陷。有的人物身上还有着纳粹时期思想影响的残余，如弗丽达和"丰茂田野"合作社会计博伊希勒。受旧意识、旧习气之害较深的，还有三个人物。一个是雇农赫尔曼·魏歇尔特，他为人忠厚，虔诚信仰基督教。土改时，他听信教会理事会负责人、富农赛尔诺的蛊惑，认为分别人的土地是违反教义的偷盗行为，所以不要分给他的那份土地。他因不堪赛尔诺的剥削加入"新农民团体"后，仍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个组织，称它为"义人团体"，并把奥勒看成上帝的副手。另一个是弗兰茨·布默尔，原来是当地男爵老爷的马车夫，爱马如命。土改后他分到了土地，但不尽心务

农，也不会治家，加上他过去养成了赌钱的恶习，手里的钱不输光不罢休，结果又陷于贫困境地。这两个人物分别在奥勒和克吕格尔的影响下，慢慢地转变着思想。再一个是苦恼人曼佩，原名阿尔图·施利文，从前是村里的裁缝。他的妻子被男爵的督察官奸污后自杀，爵府和全村的人也不再找他做衣裳了。但他把这一切苦难遭遇统统看作是“命运”，并且借酒浇愁，成了酒鬼和地道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为了几口酒，什么事他都肯干。他先替锯木厂老板拉姆施隐瞒了谋害安东·丢勒的罪行，后来又充当弗丽达陷害蜜蜂脑袋的枪手。这个旧社会造成的畸形儿既可怜又可恨。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旨在说明，在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人们还必须摆脱各种旧思想意识的包袱甚至枷锁，而后者要比前者艰巨得多。这一点也显示出《蜜蜂脑袋奥勒》是一部在思想性上有一定深度的作品。

施特里特马特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因此他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形象来。他的语言朴素而且幽默，在人物对话的处理上，也别具一格。他善于把冗长的话改为转述的口气，把未尽之意由作者来补白，从而使对话变得简洁而生动。在故事的叙述上，作者以正叙为主，穿插倒叙为辅。比如在描述某一个人物当前的行为时，恰到好处地插入一段对该人物往事的回忆，这不仅点出当前行为的原委，也达到集中刻划该人物的目的。由于人物众多，线索也多，但多而不乱，而且都紧紧围绕并突出蜜蜂脑袋奥勒这个中心人物的行为这一根主线。横生的枝节，有的是为了制造悬念，有的是为了引出新的矛盾，使主要情节波澜起伏地推向高潮。蜜蜂脑袋的死是悲剧性的，但梅特克的成长又代表着希望。结尾处，矛盾冲突的根源被揭示出来了，眼前的矛盾似乎是解决了，但又使人感到前面还有新的、

有待解决的矛盾。

本书第一部由笔者所译，第二部是张荣昌同志翻译的。

胡其鼎

一九八三年春节

第　一　部

一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人发射出铁鸽，并且不耐烦地等待着它们的归来。人期待着其他星球上的兄弟们的一封油印信。

在这个地球上，一个村庄算得了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烂土豆表皮上的一个芽胞，或者是一个熟苹果向阳一侧上的一个红斑点。

农民蜜蜂脑袋奥勒，这个大孩子，有时要挨冻。他到他的妻子身边去寻找温暖。“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

安格蕾特正当体态丰满的年岁；她不再是一块火红的铁，但她自有主意。“你能不能留起胡子来呢？”

胡子？胡子算什么？一种装饰？一种掩盖？猴子脸上遗留下来的毛？脸部这个田野上遮掩深坑浅洼的灌木丛？

“让我留胡子？”奥勒问道。

“留英国胡子。”安格蕾特说。

“象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脸上的那种吗？绝对不行！”

“我可没想到过他的胡子。”安格蕾特说。

奥勒不能不考虑他妻子的愿望。他要得到温暖。他留起了所谓的水手胡子。水手胡子变硬了。

当蓄起这种硬胡子的奥勒去亲近安格蕾特时，她皱起了鼻子。“把你下巴上的树丛剃掉！”

奥勒剃掉了胡子。他要得到温暖。

蜜蜂脑袋夫妇象鸽子似地生活着，只是你也得想到，这种象征和平的鸟儿有时也要吵架，咕咕地乱叫一阵，用翅膀扑打。

安格蕾特考虑着她的事情，她会突然发作，专横跋扈。也许她随着自己更加富裕起来而在追求特殊的目的吧？

奥勒强壮，爱劳动，也爱享受生活的乐趣。他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并不看重积聚起来的财物。他有的别人也该有。他把机器、牲畜和种子都借给别人，因而他不无理由地当上了农民互助会主席。在村里，这个组织简称互助会。

互助会为全村喂养了一头公牛。这头公牛强壮，干着它的活计。它前胸宽阔，腿似木柱，角象禾叉，气血旺盛。母牛都很满意。农民们也都满意。安格蕾特不满意。是啊，她打着什么算盘呢？

安格蕾特去找扬·布勒特。他是受互助会的委托喂养那头种牛的。“哪儿有这种规定，非得让你们的公牛坐在王位上，让母牛来朝拜？”

扬·布勒特放声大笑，笑声在牲口棚的过道里回荡。“难道你要把人的习惯搬用到牲口身上来吗？难道要让这头公牛半夜三更爬进窗户去同你的母牛相会吗？”

安格蕾特啐了一口，活象一只被惹怒了的猫。“找你那号人开玩笑去吧！”她坚持要求在她需要的时候，把互助会的公牛牵到她的牲口棚里去。她有五头在牲畜簿上登了记的母牛；她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扬·布勒特不愿意牵着他的公牛，象个卖唱艺人似地挨门逐户上别人家去。他同安格蕾特争执不下，却还吃吃地笑着。安格蕾特走来走去，强压着怒火。

奥勒挨冻的日子又来了。"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

"要是你想减轻我的劳动，允许我喂养一头公牛的话……"

为五头母牛喂养一头公牛？对于奥勒来说，这可是一台带角的吃草机器，如果它的蒸汽压力不能充分利用，那就简直成了牲口棚里的炸药库。"村里不是有一头挺棒的种牛吗？"他说。安格蕾特不吭声。她走来走去，象嫩枝条似的苗条，诱惑人，一根蒙上一层霜的枝条。

"不过……"奥勒最后说…… "要是养了公牛能减轻你的劳动的话……"

"好极了。谢谢！"安格蕾特赢了。

奥勒得到了温暖，或许他自己温暖自己。这种事情谁能知道呢？

二

伟大的战争①结束后的头一年，对于村民来说，就象是零年。那样子就仿佛大家从头开始自己的生活。事事都讲公道，只要不再打仗就好。安东·丢勒、蜜蜂脑袋奥勒和其他讲公道的人倒是轻松了。

老农民②赛尔诺从逃难的队伍上回来了，他衣衫褴褛，仅以身免。他那副模样就好比一个一百公斤的口袋倒了一半，但还能自己扶犁，由两匹劫后余生的马拉着，靠自己的两条腿，拖着笨

---

① 指德国纳粹发动的战争。此含讽刺意味。

② "老农民"指战前就是农民的人。下文"新农民"指战后到农村落户的人或土改后分到土地的人。

重的步子一来一回地耕地。他的肝病也不犯了。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自己动手操作锯木机，锯下木条来修补被战争的炮火毁坏了的住房和牲口棚的屋顶。他拿板条到处送人，换回香烟。在这些年头，香烟可是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

苦恼人曼佩，从前是村里的裁缝，他醉醺醺地唱着歌回乡来了。他过去没有任何损失，现在他也没有可损失的东西。他需要什么，他都会找到的。世界和伏特加酒就在他的面前。

那十五个新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在零年，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未来开步走。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六公顷耕地，一点林地，一点草场，这都是逃走了的冯·韦德尔施泰特老爷留下的。这个村庄的街道好比一根起跑线，跑道从这里开始通向新的幸福。新农民互相帮助，象有教养的基督徒那样和睦相处。似乎一切都好，可以长此下去，使天国和地上的人们都得到欢乐。

但是，真不知什么妖魔造孽！一年以后，这些寻找幸福的人们伙种的土地又分开了。有得腿病的①，有成内行的，有用胳膊肘前后左右推搡别人的，有所谓四条腿急匆匆往前爬、脑袋往前探出一大截的。

从那以后，五年多的光阴过去了，同新的幸福一起四处扩展的是新的不平等。

索菲·布默尔赶着她的瘦小的母牛来到蜜蜂脑袋家的院子里。这头母牛在发情，从它的干瘦的胸肋和髋部都可以看得出来。新农妇布默尔希望能遇上慷慨的奥勒，但他偏偏不在家。在家的是奥勒的妻子安格雷特。索菲·布默尔只好同她讲。"安

① 指不善于经营农业、经济上差的新农民。

格蕾特，亲爱的安格蕾特，让你的那头象座山似的公牛往我这头小母牛身上蹦一下吧！”

安格蕾特沉浸在这些恳求的话语里，就象克娄巴特拉浸身在马奶里①。这时，她莫名其妙地想到了锯木场主拉姆施，一个有学问的人和绅士。

为什么索菲不把她的小母牛牵到互助会去同国家雇用的公牛交配？集体的种牛干一次必须付现钱。交配费。索菲家里没有现钱。——难道她同安格蕾特不一样，不是由土地改革分到六公顷耕地的女农民？当然一样，不过，索菲属于在走向幸福的路上得腿病的。她的丈夫弗兰茨·布默尔有些小嗜好，这些小嗜好吞掉了一张张五马克的钞票。

安格蕾特站在住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索菲·布默尔和她的小母牛。“你的母牛有没有病？尾巴下面有没有粘膜炎？身体里有没有结核菌？”

无可奈何的索菲用围裙擦了擦母牛的眼睛。“我的母牛吃起来象头猛兽。它能有病吗？”

不管怎么说，安格蕾特决不能白让她的公牛往索菲的母牛身上蹦。种牛是值钱的，是花现钱买来的，会慢慢不中用的。“春天你上我这儿收两、三天胡萝卜顶配种钱成吗？”

索菲·布默尔答应了。

安格蕾特把公牛从棚子里牵出来。她让它往小母牛身上蹦。真可以说是火花四溅。那头干瘦的母牛差点儿趴下了。安格蕾特淫荡地放声大笑。无可奈何的索菲微笑着。要满意地放声大笑，她可是缺两颗门牙呀。

①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51—30），埃及女王。相传她用马奶沐浴。此喻安格蕾特得意非凡。

三

扬·布勒特竖起耳朵：村里添了一头同集体唱对台戏的公牛。布勒特碰见他从前放牧时的弟兄蜜蜂脑袋。他们谈天气，谈杂草，谈萝卜，他们谈女人，他们谈到了牲口和牲口增添的情况。“难道你们觉得互助会的公牛还不够棒？”扬·布勒特问道。两年前，就是由奥勒，互助会主席的倡议，才买进了那头集体的公牛。现在他老婆养的这头公牛算怎么回事？蜜蜂脑袋尴尬地晃动身子，窘迫中找到了一个借口：“妇女平等，党纲上说的。”

“不错，那又怎么样？”

“你同安格蕾特辩论去！”

布勒特，互助会的种牛饲养员，没去同安格蕾特辩论。那条唱对台戏的公牛减少了他得到的交配费的百分比。布勒特认为这种情况是政治问题：那头唱对台戏的公牛是私人的，那是不折不扣的敌对活动。布勒特要到党的书记那里去告状。

党叫作德国统一社会党，但是，村里的人谁也没法一口气念出这么个复杂的名称。人人都说：党，人人都明白它指的是什么。

党的书记名叫安东·丢勒。安东是伐木工人，矮小而肌肉发达——一颗塞子状的松果。他既能严厉而亲切，也能亲切而严厉。他个子虽小，懂得的道理却不少。一个聪明人，布卢梅瑙村的火炬，对农村生活各个方面他都了如指掌。他做了许多工作，还有许多打算。马伊贝格县党的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把安东调去工作。这样一个有头脑、有魄力的人，难道不该在城里担任一个

职务吗？安东连瞧都不瞧，埋头工作。

“林区也需要人！”

县委书记克吕格尔找安东进行试探。“如果党作出决定呢？”

安东发愁了。他是一个到处流浪的长工的儿子，他经常掉换学校，比换裤子的次数还多。他连字都写不好。这就是真情。

县委书记克吕格尔不为所动。生活不是一潭发臭的死水。生活是江河。不会的可以学会。卡尔·克吕格尔的父母也不是有学问的人。卡尔年轻时曾经把遇见的一切不公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这样做给人安慰。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他是这样学习书写的。起初，他把arbeitslos(失业)这个词写成有两个“o”，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把双手同劳动隔离，不管写一个“o”还是两个“o”，反正是件不公平的事！在中国，人家六十岁还学写字呢。安东有多大年纪了？刚满五十五。“找教师同志①去！学写字！”

安东·丢勒瞧着他那双粘有松脂的手。晚上，他偷偷去找教师。教师要他到教室里去。那儿挂有黑板。安东觉得在教室里太显眼了。

教师把字母写在他厨房里油漆过的下半截墙上。安东照着写，真难哪！比照着伐木工用蓝铅笔划的弯弯曲曲的线锯木头还难得多。

安东在家里也练习。他先大声唱起伐木工人舞曲。

“你疯了吗？”他的妻子埃玛说，“孩子们都睡着了！”安东就是要知道这个。可不能让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爸爸，手执射 ABC

---

① 凡党员才称同志。下同。

的弓箭，多少有点象偷猎野兽的贼，在知识的大森林里乱闯。

安东坐下来，边写边叹气。他出汗了。埃玛站在他背后探头瞧着。"这是一个'Y'还是一个'J'？"

"我想的是'J'。"

埃玛不满意。"这要是'J'的话，那末公牛就是没有乳房的母牛啦！"

四

逢到安东在家时，这些美好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但他不常在家。他要去开会，谈话，要去医治各式各样的村民们身上的看不见的创伤。动手术，消毒！

比方说，锯木厂老板拉姆施，他东奔西跑，既不满又阴险。他声称，共产党的村政府阻碍他发展生意。栅栏木太少，坚木棍和粗材太少。拉姆施要解雇工人，让他们成为失业人员，把他们推到安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门口去，请吧！

安东做统战工作，找拉姆施谈话。这件事情，对于锯木厂老板来说，究竟只关系到锯木工人的福利呢，还是同别的事情也有关系呢？做栅栏，这是笔好生意。不论是格子栅栏还是板条栅栏，对于锯木厂老板来说，都有钱可赚。安东同拉姆施当着众人的面谈话、争辩。全村的人都听着。有的人开了一点窍，可是这个锯木厂老板依然故我；他有机器，也有势力。

安东刚把本村锯木厂老板的事情解决完，马伊贝格国营锯木厂厂长就来抱怨了。布卢梅瑙地区优先供应锯木厂老板拉姆施栅栏木和坚木棍。这算什么道理？还讲不讲工会的监督？

安东·丢勒不能容忍不合理的事情。他去同森林管理员弗

龙克尔："咱们是按什么观点分配木材的？"

"按计划。"弗龙克尔回答道，可他说话时眼睛却望着树梢，仿佛那上面的乌鸦是什么稀罕的外国珍禽。一到酒店里，这位林区管理员的眼睛就盯着啤酒杯，仿佛他是在酒杯底上找刺鱼。安东多多少少是在察颜观色。

森林管理员有时去拜访锯木厂老板拉姆施。锯木厂老板也回访森林管理员手下的人。逐门逐户亲切地问候……拉姆施在森林管理员家喝几小盅自酿的蜂蜜烧酒。他们聊着过去和现在的林业情况。一个小时。锯木厂老板告辞。"Good bye(再见)！"

"祝守林人健康！"

早晨，森林管理员的妻子在打扫起居室时发现了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她拚命想丢钞票的会是谁。她想出来了又没想出来。"算了，这是我的一百马克。"森林管理员说，"没错，是我顺手塞在裤兜里的。"森林管理员的妻子脑子更快："不，现在我才想起来，这张钞票是从我买东西的口袋里[illegible]！"

锯木厂老板又一次来访后，拾到[illegible]又[illegible]演了一回。这一切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却不料锯木厂老板这次丢失的是一张作废了的一百马克钞票。[illegible]钞票是货币更换时期以前的。森林管理员的妻子[illegible]太急了，顾不得[illegible]看就把这张捡到的钞票塞进口袋里。她去消费合作社，从钱包里把它掏了出来。合作社的那位姑娘，丹克同[illegible]一眼就看出了这张一百马克的钞票的毛病。"可惜。"森林管理员的妻子从脸红到了上衣的领口。难道她就甘心当女骗子吗？"卑鄙的家伙！"

"是谁啊？"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

在消费合作社里还有村里的妇女们。

“呵，上帝！”

五

但是上帝帮不了忙。这件事传到了安东·丢勒的耳朵里。难道林区管理员现在还从锯木厂老板那里领报酬吗？森林管理员的眼神不安可以得到解释了。

在安东和他的人去找森林管理员弗龙克尔查帐以前，这个家伙就已收拾箱子，牵着猎獾犬，同他的老婆消失在日落的方向上[①]。

安东还得暂时兼管林区管理员的工作。他这样做是出自他的正义感。

安东自慰道，没有困难的生活好比没有沙囊的气球。这样一个不挂重物的气球是会飘得偏离方向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比如说，老农民赛尔诺和他的行为，对于安东的生活，就好比一个一百多公斤的沙囊。赛尔诺又雇用了两个女雇农和一个马车夫。他又发胖了，长期腰疼，怕死，向上帝飞眼儿。他出钱让教堂粉刷成玫瑰红。没有收入，哪来支出！赛尔诺梦想着他又可以决定面包、香肠和肉类的价格了。

安东嗅到了。干吗鼻子这么尖？他担忧。即使贪财思想会在别处盛行，可是在他和他的乡亲们生活的地方绝对不行。安东的生活气球上的沙囊变得太重了。他必须卸掉几个装满操心事的口袋。他去找过去伐木时的老弟兄蜜蜂脑袋。蜜蜂脑袋同丢

① 指逃往西方。

勒几乎是由相同的木料制造的。蜜蜂脑袋也在担忧。他担心的不是那些发胖的农民，他在为那些干瘦的农民操心。

比如说弗兰茨·布默尔，一个马贩子，一个玩牌的赌徒，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东溜西逛，很少在家。他的妻子和母牛成了一对。他的田是良田，但他经营得很糟糕。他的收成只达到理应达到的三分之一。在这种困难时期，这样能行吗？现在，凡是地里能长出来的，都不能糟蹋。

安东和奥勒把各自口袋里装的忧虑都抖落在对方面前：这些叫人伤透脑筋的事情，就象难养活的干瘦的病小猪。让它们见鬼去吧！怎么办呢？总该想点办法呀！想什么办法呢？

安东回家去翻他的书，就象医生逢到不能确诊时那样。他读着，满头是汗。

三天以后，他又去找奥勒。他狡狯地微笑着。难道他真找到了点金石[①]？把石头拿来！

六

扬·布勒特坐在丢勒家门前的长凳上。一通抱怨。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这位太太，养了一条唱对台戏的牛。

安东火了。那要点金石干什么？难道蜜蜂脑袋要拿去扔玻璃窗？他派安东第二，他的儿子去通知。让奥勒在早晨会客的时间来一趟，准时！

安东在森林里会客。他利用吃早饭的时间交待一些事情。晚上他有别的事要做，首先要学写字，涂鸦，是啊！

---

① 比喻解决问题的办法，高招。下文"拿去扔玻璃窗"句，意为不同意或变卦了。

奥勒并没有在安东吃早饭的时间准时露面。他有他的活儿。难道安东是王爷？

准时来的却是锯木厂老板，他是不请自来的。拉姆施在绿色的帽子饰带后面插上一根松鸦羽毛。他的脸上有几道大学里跟人斗剑留下的伤疤。这种精神创伤在晨光里显得苍白。

“有什么事吗？”

锯木厂老板想同安东谈谈。“Secret, you understand(秘密，听我讲)！”

“什么事情？”

“森林管理员弗龙克尔逃跑的事，如此等等① 。”

森林管理员弗龙克尔跑了。为什么跑，也许拉姆施比安东知道得更清楚。

锯木厂老板正准备滔滔不绝地讲一通。

“我没请你来。”安东说；因为他看见蜜蜂脑袋来了。

锯木厂老板平常对于自己在村里不受别人尊敬倒是无所谓的。眼下，他气得发抖。“你得同我谈！我等着！”

安东不理会怒气冲冲的锯木厂老板。他同奥勒走到一座荒丘后面。他们站在冻硬了的荒草丛中。奥勒微笑着。安东，这颗松果，摆好了架势。

一阵对话，象火在风中越烧越旺。“安格蕾特干吗要养公牛？”

“女人嘛，总要象娘似的疼爱点什么。”

“你们可以养个孩子！”

“安格蕾特不愿意。”

---

① 这是拉姆施的一句口头语。

他们谈了一阵子也谈不出结果来。

这时，锯木厂老板在跟伐木工人聊天："多好的木材！"

"不赖。"

"建筑用的？"

"是建筑用的。"

"树干笔直，象蜡烛一样。"

"是啊，象柱子。"

这样是聊不出名堂来的。锯木厂老板掏出一个小瓶子。从他的口袋里滚出一根根纸烟。

谈话活跃了。锯木厂老板问，他可以坐一会儿吗？

"随便坐！"苦恼人曼佩——临时工，跑腿的，定期要狂饮一通的酒鬼——把安东的早餐挪到一边去。

锯木厂老板呷了一口，把瓶子递给工人们。"Please(请)！"他瞧着那些树。他醉心于树木。树木是他的性命。"现在该轮到这些巨人，这些松树了，对吗？"

"现在该轮到它们滚蛋了！瞧，锯都架好了！"

锯木厂老板走过去，望着松树叹赏不止。他走回来，又坐下，但在这之前，他把安东的暖水瓶和背囊再往边上挪了挪。他自然不想用脚把安东的早餐踢开。"好，祝诸位健康！只管喝，喝啊！"

荒丘背后的争论已经平静下来。安东，粘有松脂的额头上布满皱纹："那块点金石究竟怎么样？"

这个秘密，叫人一听就心里紧张。奥勒收罗了各种借口。安东的想法上面会不会同意，还是个问题呢。

安东，这个要把什么都倒个个儿的人，向来不等待上面的指

示。“树是从下往上长的！”

可是，那六公顷耕地、五头在牲畜系谱上登过记的母牛、两匹马、二十头猪以及一群扒来扒去找食吃的、嘎嘎叫的家禽，并不归奥勒一个人所有。这点家当有一半属于他老婆的。难道安东就不考虑这个吗？

“说服你的老婆！”

“说服就等于吵架。”

“那又怎么样？”

“安格蕾特生起气来没个完。”

“那又怎么样？”

“我有时要挨冻。”

“那就穿长衬裤！”

“你不想听懂我的话。我总得有个地方温暖温暖。”

“那又怎么样？”

“我要安格蕾特给我温暖。”

“对女人百依百顺这一直是你的缺点。我本来以为你会影响安格蕾特的；现在我知道了，是她一直还在影响着你。”

奥勒受了侮辱。他暴露了真实思想。这是不愉快的。他开始大声嚷嚷。嘴里唾沫星子四溅。

“你从来就看不惯安格蕾特。”

“那又怎么样？”

“你从来就没有几个朋友！”

“今后呢？”

“从今天起你又少了一个。”

“多谢，我的仇敌！”安东撇下奥勒转身就走。他跳过伐倒的树干，回到电锯旁他的伙伴那里去。电锯已经重又在轧轧作响

了。它咬住了粗壮的松树的脚。锯木厂老板消失在林中空地的边缘。

安东急着找他的早饭。

"谁把我的盛饭家伙挪了地方?"他冲着电锯声的方向喊道。

"在那儿!"苦恼人曼佩大声应着。

安东跳到他的放面包的背囊旁边。

"回来!"曼佩喊道,"回来!"

松树倒下。树冠埋住了矮小的安东。水晶般的冰霜在空气中飞旋。奥勒眼看着他的老朋友伸出一只手来阻挡。这只正在学写字的坚硬的手握成了拳头。

伐木工人把一个死灰色的矮小的人从树底下拖出来。冰霜遮盖着安东的粘有松脂的裤子、褪色的蓝外套和他的脸。伙伴们敲着、触摸着、听着这位横遭不测的队长的身子。他们象在一个很深的沼泽坑里寻找一颗火星似地在安东的身上寻找一息生命。——找不到了。安东死了。

奥勒象瘫了似的坐在一根树干上发抖。

七

安东·丢勒死了还不安稳,还让大伙忙个不停。安东的伐木工人小屋的门太窄了。大伙不得不把安东的棺材侧过来又侧过去,这才进了屋。

布卢梅瑙公墓没有殡仪馆。埃玛·丢勒想在教堂钟楼的大钟下给安东入殓。她去找老农民赛尔诺征求同意。胖子赛尔诺是教会理事会会长。他在同锯木厂老板拉姆施商量事情。埃玛只好等着,等着人家接见。

老农民赛尔诺坐在一张特制的圆椅子上。他的屁股挤到了扶手和靠背的辐条的外面。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还在那里。他在看《教会星期日报》。

埃玛·丢勒提出了她的请求。赛尔诺倾听着，虔诚又友善。他的双手搁在肚皮上，就好象搁在一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上似的。

"是按照教会的仪式给你的丢勒举行葬礼吗？"

埃玛扯着她的黑头巾。"按照仪式！"

"要请神父先生给他送葬吗？"

"县里来人在墓前讲话。"

"是这样，一个自由思想者[1]！"这个体重一百公斤的男人点上一根纸烟。那个穿丧服的寡妇在藤椅上不安地蹭来蹭去。她还得把葬礼糕点送去请面包师傅烤制呢。拉姆施施展他的本领，用一只眼睛看着教会报纸，用另一只眼睛使眼色。胖子赛尔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后象报信天使似的，从喷出的纸烟烟雾里传出他的声音："你知道，我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是吗？"

"可能是吧！"埃玛说，要不是为了安东的丧葬，她真想放声大笑。

"可以把你的丢勒的遗体停在我们教堂的钟楼里。"

埃玛没有道谢，起身就走。

"等等，还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晚上必须把安东的遗体放进他的墓穴里去。下一天早上可以从墓穴里抬出来再停在大钟下。"遗体不得在教堂的屋顶下过夜！老章程！"

埃玛转回身来。"我们有了新制度。"

---

[1] 教会用语，指不信宗教的人。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从教会报纸后面露出他那张破相的脸来。伤疤变宽了，一副和善样。"管他新制度不新制度。教会的章程始终是教会的章程！你的丈夫要不然的话是会作祟的，如此等等，he will be a ghost（他会变成魔鬼的），这你可是不愿意的。"

埃玛不愿她丈夫变鬼作祟。必须把他安葬，让他安息。但是把遗体放进墓穴又拾出来，这过于使她不安了。

八

宇宙空间十分寒冷。蜜蜂脑袋踱来踱去，受着冻。他一再看到安东举起小拳头，冰凉的小拳头，对着天上的云。现在，他的朋友和同志，没有同他和解，将独自同死者为伍了。

安格蕾特随机应变。安东·丢勒并不是她的朋友。不过不要讲死人的坏话嘛！安格蕾特耍手腕，抚摩着她的哀伤的丈夫。蜜蜂脑袋咬了咬牙。"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

在安东去世的那天，安格蕾特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她要让她的男人穿上长统靴去参加葬礼。奥勒自从战争的年头以来，就恨这种皮靴子。它们有发号施令的味道，散发着不正义的臭气。

安格蕾特撒娇，媚态诱人。这又不是军官的靴子，是农民的靴子，结实，里面衬着毛皮。"就在这儿呢！"

蜜蜂脑袋瞧着靴子里暖和的羊皮毛。他冻得太厉害了。窗外新雪纷飞。他答应穿靴子。

有人敲门。是埃玛·丢勒。冬夜里来诉苦的小母鸡。"安东的遗体得不到安宁。难道他该受这份罪？"

蜜蜂脑袋突然被拽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受冻、发抖，全都丢

在了脑后。他可以为已故的同志出点力。他不是县议会议员、互助会主席、一个有点份量的人吗？"遗体放在哪儿，由我们决定！"他让人把安东的棺材抬到教堂钟楼的大钟下面。谁反对就站出来！

九

第二天早晨，锁在钟楼里的棺材却进了它未来的墓穴。埃玛哭干了眼泪。难道安东真的作祟了？

蜜蜂脑袋苦苦思索，心情压抑。是谁拖着安东的遗体作祟的？是谁把安东的早饭放在大树倒下的方向上的？他让人把这位已故的同志重新抬进钟楼里。

村长尼特纳格尔派村里的守夜人夜间在教堂花园内公墓的十字架后面站岗。

午夜以前，守夜人吃夜点心去了。半小时以后，他回到岗位上：死者躺在墓穴里。

村里议论纷纷，背地里悄悄说："死丢勒作祟；有人不遵守教堂的章程。"

蜜蜂脑袋把他的同志们叫来守卫遗体。这一夜，村长尼特纳格尔、扬·布勒特、维尔姆·霍尔滕和蜜蜂脑袋，象黑天使似的坐在老坟丘上，他们甚至连烟都不抽。

平安无事。扬·布勒特想出一条计策：他们全都到酒店去，装作看守看腻了。到了酒店门口，他们就转身悄悄回到教堂的花园里来。

一只猫头鹰在叫。它叫了三声，它的叫声是从教堂的耳房，从圣器室里传出来的。钟楼的门打开了。死丢勒的棺材出来了。

棺材并不飘飘忽忽，而鬼怪和幽灵是非飘飘忽忽不可的。它支着四条腿走过来，发出哼哼声和喘息声，绊了一下，一声咒骂，接着是普鲁士式的命令："齐步走！"

那些同志们俯身在坟墓的十字架后面。他们尽量不去惊动这口自信心十足的棺材。他们不愿安东的遗体被扔下来并受到伤害。

棺材走近了。他们认出了抬棺材的两个人影。维尔姆·霍尔滕，最年轻的遗体守卫人，实在憋不住了。"好啊！"他说。

棺材落地。人影拔腿就跑。就象一匹比利时马和一匹赛马在飞奔。

遗体卫士们包围教堂。蜜蜂脑袋看见跑起来象赛马的那个人影穿过墓地逃去。他追上去，一拳打去，击中一顶帽子，他感觉到了帽子下面硬邦邦的男人脑瓜。为了——鬼魂！

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踉跄了几步，拚足了劲，逃跑了。遗体守卫者们在教堂花园里搜索。那个跑起来象比利时马的人影溜了，消失了——象被地球吞食了。

同志们一起把安东的棺材抬到大钟底下，护卫着，再不让任何一只手接触这位已故朋友的小屋。

十

送葬的队伍很长。除去死者的朋友以外，来了许多好奇的人。他们要体验一下世俗的葬礼。教堂理事拉姆施和赛尔诺也身穿黑礼服，直挺挺地站在送葬行列里。

"瞧，锯木厂老板也来了！"人们耳语道。

"安东不是减少了供应他的坚木棍和栅栏木吗？"

"人死了总会得到原谅的。"

年老的女人们感到新鲜的是布道不用牧师①。丢勒家的孩子，安东第二和埃玛第二，熬过夜，脸色苍白，站在蜜蜂脑袋和他们的矮小的母亲之间。他们在哭泣。蜜蜂脑袋咬住牙强忍悲痛。公墓的枞树上，停着两只冬天里迟钝懒散的乌鸦。它们斜眼瞧着花圈上红色的纸玫瑰。胖子赛尔诺两手搁在他的小山似的肚皮上，十指交叉，尽管用不着做祷告。人们唱起了死者喜爱的歌："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松枝花圈散发芳香。县里党的书记处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带来了一个花圈——大如马车后轮。代表团的男人们大声唱歌，挑战似的。锯木厂老板不唱。他捏着喉咙，用嘶哑的声音说："感冒了！"

卡尔·克吕格尔讲述安东·丢勒的生平："这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平凡的人！如果有耶稣的话，耶稣也会从他身上得到欢乐的。"——枞树树梢上乌鸦哇哇叫。胖子赛尔诺真想去抚摩一下上帝派来的这两只鸟。它们多聪明，扰乱了这烦人的说教！卡尔·克吕格尔谈到了命运："命运是没有的，同志们，朋友们！命运同奇迹一样，是人为的。一个孩子得猩红热死了。是命运吗？不是。是没有及时请医生。一个人骑摩托车，撞在树上死了。是命运吗？不是！是道路坑坑洼洼。命运都有原因，恶运临头是由于疏忽或者耽误。我们亲爱的丢勒同志被一颗树压死了。是命运吗？不是！也许是没有遵守劳动保护规定。这件事要进行调查，同志们！"

---

① 在信基督教的地方，葬礼上由牧师布道。这里的"布道"应为"致悼词"，因为当时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只知"布道"，不知"致悼词"一说。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的长统靴不安地踩着撒在地上的枞树枝。"冷哪！"

卡尔·克吕格尔站在他的朋友的核桃棕色的棺材旁，挂在他睫毛上的泪水象露珠。"他现在躺在这里，这个平凡的人。他曾被求变革的高尚思想所激励，播下过求变革的高尚思想的种子。难道他白白辛苦了一场吗？这就要看我们了。让我们在他所想象的变革中生活吧！"

上年岁的妇女们呜呜咽咽地哭了。她们忘了，站在那儿的不是牧师，而是从前的马车夫卡尔·克吕格尔。她们擤鼻涕，感到没有白来一趟。赛尔诺徒劳地搔着肥大的脑瓜。

有些男人也在同眼泪作斗争。最后向死者行礼时，他们摘下了帽子。锯木厂老板半秃的脑袋上贴了一张膏药。蜜蜂脑袋满意地点头：让死者安息吧！但接着，他看到了锯木厂老板的长统靴。他把它同自己的那双一比较：靴统一样，长度一样，皮也一样。蜜蜂脑袋回头看去。人们不是已经咧开嘴在讥笑他了吗？安格蕾特把他打扮成了可笑的复制品，稻草人。他转过脸去，可别扰乱了葬礼。到了村里的街上，他简直是在奔跑。他觉得自己仿佛穿着一双冒火苗的拖鞋①在奔跑。

十 一

回到家中厨房里，蜜蜂脑袋剪下腿上的长统靴。他用剪刀从靴统一直剪到脚趾。他的妻子一声不吭地看着羊皮翻到外面来。蜜蜂脑袋剥掉了套在小腿肚和脚上的那层皮革，随手把这

① 德语中说某人"在拖鞋底下"，即指怕老婆或对老婆百依百顺。

两张皮革扔进灶前的劈柴箱里。

安格蕾特捡起皮革来，拿着它上了阁楼，把它挂在一根梁上。她坐到一个粮食口袋上，哭了。剪碎长统靴是她的一次失败。

蜜蜂脑袋在下面的卧室里换衣服，他把马裤扔出窗外。他要接着把黑上装也扔出去，但这时他想道：上装也许同长统靴没有瓜葛。他把平日干活穿的、已经磨薄了的系带的鞋子套到脚上。

他收拾完毕，回到厨房里，同猫说话，同狗说话，抽着装满烟草的烟斗，象一个小火车头在冒烟，一边等待着。他等他的妻子从阁楼上下来，因为他有话要对她讲。她把他弄成了稻草人一个，这可不是件小事。

一个小时过去了。天黑了。蜜蜂脑袋已经装了八袋烟。他一直还等着安格蕾特。末了他上了阁楼。灰白的月光下，这个女人坐在一个粮食口袋上。"安格蕾特！"

不见回答。蜜蜂脑袋犯倔了。这一回不该轮到他来请求宽恕。让安格蕾特在月光下呆着吧，直到她明白过来为止！

奥勒穿着磨薄了的系鞋带的靴子走过结成冰的新雪。小狼狗跟着他。蜜蜂脑袋觉得，从这条忠心的狗身上似乎传给了他一些温暖。

十 二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人发射出铁鸽，并且不耐烦地等待着它们的归来。人期待着其他星球上的兄弟们的一封油印信。

在布卢梅瑙酒店里，穿黑上装的男人、抬棺材的和掘墓的人在饮酒。时而有人舌头滞重地说一句，时而有人笑一声。安

东·丢勒的朋友们借烧酒压下悲痛；他的敌人们借烧酒助长欢乐。大家一起痛饮，这叫做吃丧宴。

蜜蜂脑袋不是蹲酒店的人，但今天晚上他却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这家喧闹的酒店。

酒店的门嘎嘎作响。铰链上有冰冻。一股污浊的热气扑向蜜蜂脑袋。

门口坐着拉姆施。他已有几分醉意，伸开了两条腿。蜜蜂脑袋不得不跨过锯木厂老板的毛里长统靴。他真想啐它一口。

人声嘈杂，笑声，舌头滞重的说话声。"蜜蜂脑袋！"扬·布勒特给奥勒让出坐的地方。布勒特的脸红得象铁匠铺火上的铲子。"蜜蜂脑袋，咱们得讲和！"

蜜蜂脑袋同布勒特碰杯。他们的喉结随着喝酒的节拍跳动。布勒特用一条胳膊搂住奥勒。"谁当家，换句话说——你们谁作主？你还是安格蕾特？那头公牛得除掉！咱们明天举行公牛葬礼！一言为定？"

奥勒不回答。他很清醒，不会赞成替公牛致悼词。但他们还是喝了酒，讲和了。

村长尼特纳格尔设法让奥勒补上大家已经喝下肚的酒。柜台上方的广告牌上写道："措恩村谷类酒使你前进！"奥勒正同自己和这个世界闹别扭；他没有拒绝。他喝了。

在烟斗和香烟的蓝色烟雾里，藏着一个小精灵。它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上，咬着这个农民的耳朵说几句，又捏一把另一个农民的鼻子。奥勒拿起酒杯喝酒。小精灵腾空托住杯底帮他灌。这个精灵名叫农民斗殴。它缠住他不放。蜜蜂脑袋一口比一口喝得快。三杯啤酒和三杯谷类酒已经没影儿了。

锯木厂老板在这暖和的酒店里也戴着帽子。Americanlike

(美国人的样儿)。他把腿搁在他的当差苦恼人曼佩坐的椅子上。曼佩蹲在椅子角上。锯木厂老板抬起他的右腿,用它招呼店主。"Go to the devil(见鬼去),戈特海尔夫,给每人斟上一杯,如此等等!"

蜜蜂脑袋不要。该死的靴子!真是命中注定!他不喝拉姆施的酒。他不要!

村长尼特纳格尔用手指蘸了蘸啤酒沫,捻着胡子。"你不喝,奥勒?喝吧,喝,阶级斗争的战士也得歇一歇!"

维尔姆·翟尔滕也把这杯不要钱的啤酒从面前推开去;拉姆施是他的老板,他嫌拉姆施奉送的啤酒太臭。"一口也喝不得!"

锯木厂老板一拍靴统。"嘿,新鲜!我出钱买的啤酒竟然不合我的雇工的胃口。不想喝我的啤酒的,举起手来!"

十三只手举了起来。蜜蜂脑袋一跃而起。"要喝我的啤酒的举手!"

又举起了十三只手。酒店里一共有二十五个男人。苦恼人曼佩两边的酒都要喝。

店主把二十六只干净酒杯放在柜台上。啤酒桶的龙头喷着酒。蜜蜂脑袋加码。"再来十三杯谷类酒,我付帐!"

"I kill you(我宰了你)!"锯木厂老板嘶哑着嗓子说,"哈罗,给我来个十三加倍!"

啤酒嗞嗞响,泛起白沫和珍珠般的小泡。烧酒闪闪发光。斗殴精灵吃吃地笑。

村长尼特纳格尔站起身来。"现在咱们最后一次为安东干杯。愿他安息!"

另一伙由赛尔诺致祝酒词。他气喘吁吁地从长凳上站起来。"咱们为健康长寿干杯,祝大家长命百岁!你们已经在丢勒

身上看到了；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死神临头是一转眼的事。那个小个子在伐一棵树，可是，他却象树一样倒了下来，这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蜜蜂脑袋全身打颤。“这么说，你们的上帝用手拿过安东的早饭？”

鸦雀无声。酒桶龙头嗞嗞响，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跳起身来。他的伤疤发青。“伤害神圣的感情。小子，亵渎上帝！”他从桌下抽出一条牛皮鞭，朝蜜蜂脑袋走去。蜜蜂脑袋站起来，嘲笑着说：“拖着你的笨鹅尾巴来吧！摘下你的帽子，亮一亮你脑袋上的包，亵渎遗体的家伙！”

教师站在拉姆施和蜜蜂脑袋中间。“我希望不要为信仰打架，同志们！”

锯木厂老板用身子撞教师居特勒。“我不是你的同志，告诉你！我们不让人辱骂教会，如此等等。来，小子！To the guns（站稳了）！”拉姆施一低脑袋，动手进攻。一张桌子翻倒。牛皮鞭在纸烟雾里呼啸。一个啤酒杯飞来。蜜蜂脑袋一猫腰。总统像落在他的背上。牛皮鞭一声响。一下抽中蜜蜂脑袋。啪的一声——鲜血从蜜蜂脑袋额头上溅出来。天旋地转，他再也站不住了，翻过一张长凳，倒在地上。

店主大嚷一声：“住手！”他用舀啤酒沫的勺子敲酒桶的龙头。没人理会他。

殴斗在继续。教师自卫，拳打脚踢。蜜蜂脑袋一直躺在地上。他头脑麻木。他看到了头顶上的一场混战。他看到了该死的锯木厂老板的靴子。现在这双靴子在踢他，哪个同志也没有发现；因为蜜蜂脑袋躺在用男人的腿组成的树林子里。这双靴子在踢他，踢他的身子，踢他的头。蜜蜂脑袋眼前一片漆黑，他吼了一声：

"谁关了灯？"这时他们才看见他，把他拖了出去。

扬·布勒特和维尔姆·霍尔滕拖着蜜蜂脑袋穿过冬天的月夜。那条灰色小狼狗夹着尾巴跟在后面。

在冬天光秃秃的李树后面，蜜蜂脑袋的刷白灰粉的新屋在闪烁。门口有一座凉亭。他们两个把蜜蜂脑袋抬到凉亭的长凳上。他们都怕安格蕾特，便悄没声地走了，就象下午离开已故的丢勒时那样。

凉亭的长凳冰凉。蜜蜂脑袋苏醒过来。他一摸额头，满手是血。他在哪儿？他蹲在自家屋前安格蕾特的凉亭里。两年前，她想要一个在炎夏季节可以坐坐的地方。她想要一座凉亭，想要，想要，因为锯木厂老板拉姆施也有一座凉亭。

唉，安格蕾特想同奥勒一起坐在这座凉亭里，天晓得她多么想这样做。结果并非如此。劳动和愿望……没有时间。农民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农民生活？奥勒，你还活着吗？

他要进屋。他的右腿僵硬、疼痛。他摇摇晃晃，扶住房屋的墙，抓住墙上的野葡萄藤。麻雀从藤蔓里飞入冬夜。

十 三

奥勒是在上帝生了木匠的儿子基督之后一千九百零五年来到人世的。基督背上他的十字架，踉跄地走了。

他的名字不同寻常，这要怪他的母亲。她一年读三、五回历书；尤其读遥远的国家的故事。在一则日历故事① 里，写一十

① 附在历书上的小故事，寓有教训意义，具有宗教和封建色彩。

可爱的小奴隶。他名叫奥勒，后来造反，被砍了头。母亲汉森要让这个黑皮肤的人之子再补做点善事，便费尽口舌，让人给她自己的独生子起了个教名叫奥勒。

奥勒是个爱幻想的人，不过不是坐在人生的角落里期待奇迹的那一种。他设法用行动把他的幻想变为现实。那结果是各不相同的。

他学会走路以后，这个栗子状脑袋的孩子用拴山羊的绳索做了一个千秋，悬挂在一根松树枝上。在摆动得最来劲的时候，他张开双臂，想飞过树冠。结果摔在沙丘地上，头破血流。幻梦破灭，他大喊大叫。

母亲问："怎么回事？"

"我飞的时候滑下来了。"

"傻孩子，人是不会飞的！"

奥勒张开双臂。"你难道没瞧见我的翅膀吗？"

母亲没有看见翅膀。

小奥勒觉得学校是个闷气的地窖。"屁股坐不稳！"教师说。这位教师的两撇胡子的末梢往下垂，象一只落汤鸡翅膀上的羽毛。

"你昨天在哪儿？"

"我在森林边上等你们。"

"难道为了你我们都得到乌饭树浆果和木头堆里去上课？"

"是的，屈斯特尔先生。"

教师打奥勒的屁股。通常体罚用的是橡树皮，但他用的是榛树皮，树皮后面有一层木头。请原谅他的无知；他是个退役的普鲁士中士。

奥勒的家乡布卢梅瑙村当时是两位老爷的领地。在森林的

树梢之上统治的，是天老爷。统治着森林和田野的，是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老爷。

奥勒的父亲保罗，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在男爵的林场干活。天老爷和领主老爷为表彰他对上帝的敬畏，赏了他伐木师傅的职称。

二十世纪的第十四年①，男爵的戴戒指的手首先填上了伐木师傅的虔诚的名字②和他的姓氏汉森，把他送上了战场。

在艰难的战争年头，奥勒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喂养小牲畜，拾谷穗和燕麦。他用母亲的剪刀把成堆麦捆上的穗子也剪了下来。庄园管家把他当场捉住。奥勒给汉森家的名声蒙上了耻辱。

母亲说："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我只拿春天里我拔蓟草的地方的穗子。麦秆都认识我，向我点头，都要进我的口袋。"

母亲只得把头探进口袋里，她也听到了麦穗在低声说些什么。

在波斯尼亚③爆发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它把儿童生活中的甜蜜也给吸掉了。没有糖，奥勒硬要田野和草场上的野蜂给他提供。他寻找蜂巢，做上记号，夜里把蜂巢弄回家去。早晨，茅屋窗台上倒放着几只花盆。那里面是奥勒的蜂群。黑褐

---

① 指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

② 他的名字保罗取自《圣经》。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载，保罗为基督教早期领袖之一。

③ 一九一四年六月，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该地指挥军队演习，被塞尔维亚爱国分子炸死。于是奥匈对塞宣战。

色和灰黄色的野蜂从盆底的小孔里飞出飞进。它们采来蜂蜜。奥勒用麦秆由蜂巢里吸蜂蜜。

母亲问："谁教给你的？"

"我的饿瘪了的肚皮。"

奥勒的赤脚朋友名叫扬·布勒特。他走路一瘸一拐。他是男爵老爷的牲口饲养员的儿子。扬·布勒特也把家里窗台上的花移掉，养起蜂来了。

奥勒和扬十二岁那年，男爵给教师送去一张便笺："……我希望，在祖国如此艰难的时期，应自此免除我的佃户汉森和布勒特的儿子夏季上学的义务……"签名和印章：一头戴王冠的公牛。

奥勒和扬成了牧童。他们只需每周一次到瘦牧师那里去上行坚信礼[①]前的准备课程。除此以外，他们便是自由的天空底下的自由的牧人。

奥勒当狗，扬当牧人，两个小时轮换一次。奥勒当牧人时，便去找野蜂巢，舔蜂蜜，哄骗他的饿荒了的肚子，望着浮云、隆隆的双翼战斗机和候鸟飞去。无数的梦掠过他的心灵。在梦中，他是大老爷和大领主，打着口哨，吹着引诱的歌，灰鹤从云中的草地飞降到放牧母牛的草场上。奥勒同灰鹤，他的领地的工人谈话，吩咐它们，派它们去非洲的银湖取橙子的种子。他让它们在放牧母牛的草场上种植外国的果树，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直到他又不得不充当放牧的狗，拖着舌头轰母牛。

牧场边上，一匹拉犁的阉马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督察官派人去请宰病畜的屠夫。奥勒和扬把马拖到一片育林区里，把它藏

---

① 基督教仪式。男女青年行坚信礼后始在教区入籍。

到那儿喂养，最后这匹马又能站起来了。他们两个当了几个星期骑马的牧人。

督察官看到两颗脑袋的半人半马怪物绕着放牧母牛的草场驰骋，他认出了这匹该宰的马，便跨上自己的母马去追赶那两个小骑手，并拦住了他们。他赏给奥勒和扬每人一个马克，表扬他们有骑马的胆量。这匹阉马则被他牵到宰马的屠夫那里。热泪落在这两个少年手心里冰凉的一马克银币上。

十 四

在牧场上过了两个夏天，在学校里过了两个冬天。战争闹哄哄地结束了。父亲，保罗·汉森回到家乡，他没受一点伤。

上帝仁慈！奥勒受了坚信礼，得到了长裤腿的裤子。他当上他父亲那个队里的伐木工人，学拉锯，抡斧头，揳楔子，码木头。他的双手和肌肉练硬了；尽管干着沉重的劳动，他的口袋里却一直是空空的。作为未来的继承人，他必须帮助父母维持这个农家的家业，买了一头母牛，喂养小猪，给房子换上新瓦。

可是，艰苦的伐木工劳动以及给父亲家里干零活，都没有熄灭奥勒的牧人梦幻。他捉到了一群野蜂，养着它们，让它们繁殖，把它们分成几群，收获蜂蜜，拿到县城里去卖。

他发现，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观察过蜜蜂，写过有关的书。他设法把有关蜜蜂的书籍搞到手，冬天在他的小房间里埋头阅读，他幻想着一座蜂房和嗡嗡萦回的蜂群，幻想着自己成为纷飞的蜂群的主人。

这个年轻的伐木工人在他养蜂的第四个夏天，用村里制车匠作坊里的废料造了一辆车。这是一辆蜜蜂的旅行车；奥勒要

带着蜂群从这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走到另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好让它们更加勤勉地采蜜。

他借了一匹农民的马拉着他的车子走出院子的大门。父亲保罗手拿伐木斧站在门口。"站住！难道要全村的人都讥笑你吗？"

奥勒生平第一次全身打颤。他扑向父亲，夺走他的斧子，把车子赶到了油菜花盛开的田野里。

保罗·汉森寻思着，怎么才能借助老爷们的手惩罚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有法子了。

在蜜蜂麇集的季节里，一天，奥勒在吃早饭的休息时间匆匆去看他的蜜蜂。正碰上一群蜜蜂在迁移。奥勒追逐它们，敲响一只旧桶，他想用这种声响盖过蜂王发出的嗡嗡声，把蜂群搞得无所适从。到了村边，有人给他一个喷射器。奥勒用水喷这群嗡嗡地飞着的蜜蜂。蜂王飞落到这个追逐者头上闪亮的夏季便帽上。刹那间，奥勒的头上、脸上全停满了蜜蜂。这个年轻的养蜂人连呼吸都困难了。他不愿失掉这群蜜蜂。他小心翼翼地戴着这顶停满蜜蜂的便帽，穿过村庄，朝他的车子走去。

正在吃早饭的伐木工人和酒鬼们在酒店的窗户里嘲笑着："嘿，奥勒，春天还戴皮帽？你得了腮腺炎和扁桃腺炎了吗？快进来暖和暖和吧！"奥勒梗着脖子往前走。"瞧这个蜜蜂脑袋！"酒鬼们喊着。——奥勒从脑袋上得到了这群蜜蜂，也从此得到了这个绰号，再也甩不掉了。

过了一天，蜜蜂脑袋被林场解雇了。据说，男爵不愿雇用一个脑子里尽想着蜜蜂、脑袋上也停满蜜蜂的人当伐木工人。父亲保罗也在背后使了一把劲。他要惩罚儿子，让他尝一阵子失业的滋味。也许失业会使他改邪归正，成为对老汉森的小家业

有用的人。

奥勒有着同他祖父一样的硬木脑瓜。这个老人十分固执，甩下了奥勒的祖母，独自闯美洲去了。他的孙子奥勒在他的蜜蜂车以外又造了一辆牧人流动车①，自己住在里面。他到处流动，从开花的槐树林搬到开花的菩提树林，又搬到繁花遍地的荒原。靠啃葱头和吃干面包过日子。他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收获蜂蜜的时候。

十 五

大多数村民都躲着这个怪人奥勒。男爵家的各式人等盯着他，他们是庄园守林人、庄园督察官、管家、他们的扈从，还有父亲保罗。

在这段时间里，奥勒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流浪工人安东·丢勒。安东白天在伐木工人队里干活，但他不受保罗·汉森的影响而对奥勒抱有偏见，并且在牧人流动车里过夜。

这两个朋友幻想着飞上星星，或者星星降落到他们身边。安东已经见识过生活的后院②，并会拐弯抹角地劝导奥勒。突然间，他的思想象翻跟头的鸽子，收拢双翅从星星上翻回到地球上来。“好是好，只不过你没法用你的蜜蜂来改变世道。”

“什么？不，但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让他们对我另眼相看。”

“要是一个人羡慕地斜着眼瞧那些企业主和地主，那他是制

① 一种有两个轮子的小木屋，供牧人在野外放牧时住。

② 指生活中阴暗的方面。

服不了这个阶层的。"

"我斜眼瞧了吗？"

"蜜蜂业主！"安东哼了一声。

这种谈话象给抱着幻想的奥勒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当他的朋友走后，他可以独自做那一捅即破的高攀梦时，这位未来的蜂房主人就感到高兴。奥勒渴望得到一匹马，一匹自己的驾辕的马，由它拉着他的蜜蜂车和牧人流动车随处走。

奥勒梦想着马的时候，他的年纪是不是使他有资格梦想姑娘了呢？

奥勒也梦想着姑娘。他身材修长，头发呈熟透了的栗子色，风吹雨打把脸给磨光了，他的皮肤散发着花和蜂蜡的香味。但是，姑娘们见了他就象见了禁果①。瞧他住在流动车里，真象个耍木偶戏的！真象个补锅的吉卜赛人！亲吻和相爱的夜一过，他就会把他的梳前刘海的小娘子套在车前，没等月亮躲进森林里，就拉着车走的。

夏夜里，在奥勒的牧人流动车周围，少不了这些讥嘲的话语和吃吃的笑声。可是，只要这个养蜂人向哪个好奇的姑娘伸出手去，她就会象蚱蜢似的蹦走。

"别理这些蠢货！"安东·丢勒会这样说，随后拿出传单抖得簌簌响。

奥勒跟安东到邻近的村庄去。在昏暗的小屋里，在烟雾腾腾的酒店里，安东向庄园雇工、雇农、伐木工人讲述一个新的世界，它会来到的，一定会来到的。奥勒分发传单。人家问他："这个矮个子讲的，你怎么看？"

① 典出《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果。

“得拿出点颜色来！”奥勒含糊其词地说道。

“时机正在成熟。劳工将获解放！”安东·丢勒盖过了他的声音。

“好汉靠自己！”奥勒嚷道。

在回去的路上，安东和帮他散发传单的奥勒大吵大闹，森林发出了回响，野鹿乱窜，逃离了正在狩猎的守林人。

岁月流逝，看来生活似乎已经证明正确的是蜜蜂脑袋而不是矮个子丢勒；因为奥勒果真建成了他的蜂房。这个实现了的梦想展现在休耕地的一个角落里！

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人人都看到了。只有安东视而不见。工余的时间，他到处奔波，召集会议，争取并告诫。他仿佛没有发现他的朋友奥勒走运了，成功了。一座有成百群蜜蜂的蜂房不是明明挺立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吗？

十　六

奥勒二十七岁了。夏天他住在流动车里，冬天他住在一个小农家牲口棚旁一间可以生火的小屋里。他有一张床，一口柜子，一张桌子。对于村里的姑娘来说，他已经成了一个古怪的小伙子。有些曾经夜间在他的流动车前象蟋蟀般唧唧叫过的姑娘已经结了婚，当上了母亲。

这时，决定奥勒今后生活的事情发生了。渔夫的女儿瞅了他一眼。当真是这样吗？不可能！安格蕾特苗条、俊俏，她是在湖泊中间的荒野上长大的。也许由于羞怯，她在走出森林之前，先要镇静一下。她高傲地走过村子。谁馋涎欲滴地盯着她，就会被她的鞭子似的目光打得低下脑袋。人家说，要是一个富裕

农民的儿子来追求她，她就会同意的。

奥勒找机会见一见安格蕾特，想要证实一下是否如人家所说的那样。他尴尬地打招呼，享受着这个渔夫女儿的目光。她的目光既是挑战又是许诺。蜜蜂脑袋的心象一只鸽子在口袋里扑腾。他的心灵点燃了，象童年时光圣诞节的魔幻蜡烛似地点燃了。

夏天来到，大地一片嗡嗜声。对于象安东·丢勒这样为德国的命运担忧的人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夏天。对于象奥勒这样一心只管追逐蜜蜂和爱情的人来说，是个快活的、丰饶的夏天。

夜间，奥勒在牧人流动车里思索着他该同黑眼睛的安格蕾特·安肯说些什么话。可是，下一天他一见到这个姑娘，他一肚子的话都干涸了，好似又鲜又甜的梨给制成了皱巴巴的干果。他浑身发热，敞开衬衣，让林中凉爽的风扇着他的毛茸茸的胸脯。

奥勒想象中的最最勇敢的谈话应该是这样的：

你好，安格蕾特。

你好，奥勒。你敞着衬衣到处逛，难道真热成这样了？

略感窘迫，久久地仰望天空。

你象太阳，白天黑夜地晒暖了我的流动车。

安格蕾特沉默不语。

请原谅，我不会再说得罪你的话了！

没什么，不过这些骗人的鬼话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还有好些这样的话呢，不过手头没有现成的了。希望你哪天晚上到蜂房来！

我会来的。

十 七

梦想。生活比梦想更有力量。使他们相遇的夏日是一个星期天。蜜蜂脑袋拿着钓竿坐在湖边。这是在收获蜂蜜之前，是养蜂人啃干面包和葱头的日子。湖畔的灌木林里虫鸣鸟啼。安格蕾特撑着平底小船，在湖湾里照看她父亲的捕梭子鱼的鱼笼。奥勒，这个偷鱼的贼，看见了安格蕾特，故意用钓竿击水，象是在赶睡莲上的青蛙。意外的相逢使他的爱的沉默象堤坝决了口。"你一人在湖上游逛，真象没伴的雌天鹅！"

安格蕾特仰起脑袋哈哈大笑。"瞧你这副模样也不象是能管住我的雄天鹅！"

一不做二不休。奥勒纵身跳进水里，向小船游去。安格蕾特的眼睛闪耀着激情的火花。蜜蜂脑袋抓住船帮时，她举桨打去。

"你发疯啦？"

"雌天鹅服帖以前也要挣扎的。"

蜜蜂脑袋掀翻了小船。"拚命呀，你这只会咬人的雌天鹅！"抓住的梭子鱼全都逃回水里。安格蕾特从睡莲的剑状绿叶间冒出水面，她睁大了眼睛，死抱住蜜蜂脑袋，象水妖似的把他拽到睡莲黄色的管状根部。蜜蜂脑袋揍安格蕾特，把她打晕过去。一次奇特的爱情的表白。

"好吧，你爱怎么摆布我就怎么摆布吧！你救了我的性命，把它捏在你手里了！"安格蕾特上岸以后这样说。蜜蜂脑袋随心所欲地摆布安格蕾特。简直是笨手笨脚，连他的亲吻都象是咬人。

八天以后，安格蕾特宣布：有孩子了！蜜蜂脑袋活象个疯子，

抽出刀子，当即削柳枝，编了一个摇篮。住牧人流动车的孩子！妙极了！

"不过要是我把真话告诉了你，你会不要我的。"安格蕾特说。

奥勒凝视着这个姑娘的太阳穴，太阳穴上的细血管，象大理石的纹理。

"把真话说出来吧，我会更疯狂地要你的！"

安格蕾特受了感动。她自然没说出她想说的话，而是说："我本该嫁给一个我不想要的人。如果我嫁了你，我的陪嫁里就没有我该继承的那份遗产了。"

事情再简单也没有了。蜜蜂脑袋才不问人家叫作嫁妆的箱子里有什么呢！

他用柳条编了一只摇篮，他用麦秆编了新的蜜蜂筐。鸟儿、蜜蜂和树叶都在歌唱他的值得赞美的行为。命运对他格外的好。晚上，他搂着安格蕾特穿过树林来到蜜蜂车旁。他一边唱着歌，他的歌声象鹿鸣一般粗野。

"咱们的孩子怎么样啦，吃了败仗的雌天鹅？"

"我觉得孩子还好。好极了！"

疯狂的夜，树木温柔的飒飒声。圆月之夜有苍鹭的叫声，清晨有鹤的象起床号的呜呜啼鸣。七天汇成一周。

蜜蜂脑袋又问道："咱们的孩子怎么样啦？"

"我感觉不到他了。"

"你也许不够安静吧？"

"不，我再也感觉不到他了。"

吸了一口凉气。安格蕾特疏远蜜蜂脑袋。蜜蜂脑袋觉得这并不奇怪。他观察过天底下的动物。那情形大概是一样的。

但是，安格蕾特好多日子没有露面。当她又来的时候，她说：“这回我既没有遗产也没有小孩就上你屋里来了。”

蜜蜂脑袋忧郁地望着他的牧人流动车。“不过我要现在这个样子的你！”

十 八

蜜蜂脑袋和安格蕾特结婚了。没有人来贺喜，奥勒的父母没有来，安格蕾特的父母也没有来，连安东·丢勒也不想当证婚人。“谁也不知道这年头会带来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我怎能帮你结婚呢？”

蜜蜂脑袋不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对他来说，世界是由一双黑眼睛和使他闻到湖水清香的姑娘的头发，由白昼和黑夜，由太阳和月亮组成的。

这对年轻夫妻搬进了一户小农家里底层的两间小屋。在这个租来的地方建了窝。小铁炉子给不了的温暖，由那张唯一的床来提供。

在又一个养蜂的夏季来到之前，在德国，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巨变①。铜鼓和喇叭声震天动地。布卢梅瑙的许多农民加入了操练的行列，他们穿上皮靴，锻炼毛皮裹上的双脚。一脚踢开社会民主党的教师，因为他不肯在课堂上讲德意志文化的范围远及非洲。一脚踢开牲口贩子，因为他露出了一副犹太人的嘴脸，收购小农们的牲口时，出价总比他的竞争者要高。一脚踢开邮电所所长，因为他在唱《威塞尔之歌》②时，把手插在裤兜

① 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

② 德国纳粹党党歌。

里。一脚踢开村长尼特纳格尔，因为他讲不清楚安东·丢勒究竟躲到哪儿去了。只有牧师无可指摘，因为他在得势①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幻灯讲演，谈到一个名叫钢盔的团体的性质，在这个团体的纲领上，也规定了要列队行进。

安格蕾特不问窗外事。这对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的夜晚已失去了亲亲热热的劲头。蜜蜂脑袋厌倦了无意义的甜甜蜜蜜。他又看到了小房间门外的生活。他忧愁，一肚子疑问。蜜蜂脑袋开始惦念老朋友安东·丢勒。他暗地里打听他的下落。新任村长，脚登锃亮的高统皮靴，在村里的大街上，绕过积水潭，趾高气扬地迈着大步，他也在打听安东的下落。

村里的小百姓纷纷传说，安东·丢勒留下一个未婚妻。真叫人难以相信！安东留下了一些书籍，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些书籍就象一个偷钱贼的存折似的被没收了。难道安东会同一个姑娘接吻？奥勒不敢相信。丢勒不是常把姑娘叫作蠢货吗？

关于安东的秘密未婚妻的传说越来越多了。它传进了大人小孩的耳朵里。

据说，安东·丢勒的未婚妻是埃玛·蒂姆，一个庄园雇工家的厚脸皮的姑娘，牛车把式的女儿。

矮小的埃玛坐在阳光下的田野上，正在收胡萝卜，高个子的奥勒的身影投在她的身上。

"你也来问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吗？"

"安东是我的朋友。"

"你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想是。"

---

① 纳粹的语言，指希特勒当上总理。

"十七个吻——我仔细数过的——，我和安东之间就有过这些事。"

蜜蜂脑袋很懊伤。"他禁止你同我谈话，对吗？"

"你要是他的朋友，干吗还来问我？"

在回家的路上，蜜蜂脑袋硬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安东已经把他划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了。时当仲夏，他却觉得已是寒冬了。他浑身发冷。他到安格蕾特身边去找温暖。

安格蕾特不再是婚后头几个月喜欢亲热的女人了。她精打细算，往一个渺茫的目标奔去。

"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让我上你的床，给我温暖呢？"挨冻的蜜蜂脑袋问道。

"找个工作做！"安格蕾特说。

十　九

一天，父亲保罗·汉森在这对年轻夫妻简陋的住处露面了。"上帝赐福！"

"怎么样啊？"

父亲保罗想同奥勒和儿媳妇言归于好。奥勒的母亲卧床不起，也拉过几下和解的小钟的绳子。

保罗·汉森把两捆松木撂在炉子边上，把一块自家做的黄油放到桌上，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伐木工人喝的烧酒。安格蕾特还没有讲究到不愿凑着瓶子喝酒的地步。

父亲保罗讲述过去的小故事，半是幸福的回忆，也有倔脑瓜子奥勒的往事。现在，母亲衰老有病，年轻夫妻该搬回家来住了。奥勒不作声。

父亲保罗话越说越多了：奥勒可以回森林去工作，男爵已经原谅了。保罗·汉森点点头，安格蕾特也点点头；奥勒刚要点头，父亲保罗说："不过……"

"不过什么？"

奥勒必须参加劳动阵线[1]，现在时兴这个；庄园督察官、他的扈从、林区管理员——全都加入了劳动阵线。

"不行！"奥勒不愿同这些上层人物在一条阵线里列队行进。他的脑子里还保留着安东·丢勒说过的某些话。

父亲保罗走了，和解了一半。他把一捆松木又扛了回去。

夏去秋来，风调雨顺。蜂巢里蜂蜜闪烁。这对年轻夫妻眼看着可以过一个满不错的冬天，晚餐时有肥肉就面包，星期天能吃上蛋糕。看来幸运之石滚到他的路上来了。

男爵一脚踩住了幸运之石。这位老爷到小百姓的路上来找什么？来人问道：你们口袋里藏的这一切：蜂蜜、蜂蜡、蜜糖、蜜汁，是奥勒的蜜蜂从哪儿弄来的？

"是蜜蜂从上帝的花朵里采来的。"安格蕾特回答督察官说，他是来递交男爵的信的。奥勒改正安格蕾特的话说："那是大自然的花和树。"

想得倒好，大自然有它的主人。主人就是男爵。奥勒的蜂房所在的那块荒地也是老爷的。爵府的信上指出："……为林业的正常进行，您务必腾出您为经营之用而擅自占有的男爵老爷的林地……您应于……内……务必……"印章：公牛和王冠。

男爵提醒蜜蜂脑袋，没有领主的允许，他休想靠自己和他的蜜蜂过日子。

---

[1] 纳粹时期的劳工组织。

但是蜜蜂脑袋，这个倔强的梦想家，并不罢休。到了春天，他手拿帽子进村去走访农民，恳求他们让他把蜂房设在他们的农田上。农民们取笑这个想成为蜜蜂业业主的伐木工人。

蜜蜂脑袋咬咬牙，走过大木材场，到锯木厂老板家去。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年纪不比蜜蜂脑袋大，但据说他差点在美国当上博士。今天他心情很好。有开玩笑的兴致。"如果我不同意你呢？"

"那会对你不利的。"奥勒吃不准该不该用"你"称呼这么一个出过远洋的人。

"没有我的蜜蜂，你的油菜和亚麻结的籽要减一半。"

"咱们试试吧！An exemple（试一试），如此等等！"锯木厂老板说。"集合你的蜜蜂，告诉它们，今年别到我的田地上来。Understand（明白吗）？让它们飞到我的邻居的地里去！到了秋天，我再同我的邻居比比谁的收成好。到那时，咱们再瞧瞧你的蜜蜂究竟有没有用。Well（怎么样）？"

蜜蜂脑袋忍气吞声地东奔西走，一边考虑着怎样才能剥夺男爵的权力，怎样才能打掉有钱的锯木厂老板的威风。他绞尽脑汁，心里直扑腾；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当安格蕾特听说了锯木厂老板怎样答复奥勒时，她脸色煞白，勃然大怒，说出了她本来不愿说的话。"这话是冲着我来的，我偏要证明给他看看！"

安格蕾特得到了渔夫家的继承人、她的哥哥的同意，在渔夫家的灌木园里为奥勒的蜂房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

二十

几年过去了。蜜蜂脑袋看来是走运了。还有额外的好事临头：人家通知奥勒可以回男爵的林地去干活，而且不必加入劳动阵线。去不去由他自己决定。是走运还是圈套？

蜜蜂脑袋还来不及拿定主意，便发生了一件大事，它象猪吞食橡树果实一样，吞食了小老百姓的欢乐，那是战争。

凡是蜜蜂脑袋所记得的安东·丢勒那些启发性的话，都没有谈到过战争。战争对于他来说，就象生活的江河决了堤。所有的男人都得去扛沙袋，堵决口！

他把蜂房交给能干的安格蕾特，便出发了。"祝你平安，"安格蕾特说："别往人家开枪的地方冲！"

蜜蜂脑袋受训完毕，同其他士兵一起上了运牲口的闷罐车，被运往前线。他看到了胜利。他听到了胜利的嚎叫。他看到炮弹爆炸，听到战斗的喧嚣。他看到同伴的笑和哭。他看到同伴战斗和阵亡。他战斗，哭泣，但没有阵亡。

休假回村，村长穿着褐色高统靴欢迎他，感谢他。蜜蜂脑袋不明白他有什么可以让人感谢的地方。

安格蕾特焕发了两天青春。她搂住他的脖子。她吻他。"我的大兵回来了！"

他吻她。这几乎是被忘了个一干二净的享受！

"要把背囊里的东西拿出来吗？"安格蕾特充满希望，拉开皮盖的带扣：脏衬衫，一条有血污的衬裤，一块硬面包——蜜蜂脑袋的背囊里只有这些东西。

"你一定很傻，到前线去了，是不是？"

"是在前线。"

"难道你哪儿也没见到过毛皮里的女靴吗："

奥勒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挨冻了。安格蕾特对她的大兵的兴趣不翼而飞。奥勒感到内疚。他不是安格蕾特所梦想的大兵。

如果有上帝的话，那得赞美上帝，尽管打仗，奥勒的蜜蜂繁殖起来了，家乡的亚麻和菩提树也在盛开花朵！在打仗的年头，见到玻璃杯里的蜂蜜闪闪发光，谁能不眼红呢？

二十一

安格蕾特要奥勒跟她一起进城。进城干吗？把蜂蜜变成钱和有用的东西！不去！奥勒回来休假，不是为做小生意的。

他象从前那样在森林里溜达，可是他觉得自己背后拖着这场战争。这虚假的和平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从炸弹和大炮下夺来的这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他对自己的生活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到处都写着的字：祖国。可蜜蜂脑袋的祖国又在哪里？是在这儿，在失望的安格蕾特的身边呢？还是在母亲死去的地方，在林边那所茅屋里？难道男爵的森林和田地是他的祖国吗？

松树在飒飒响。桦树在沙沙响。蜜蜂脑袋找不到任何答案。他真想象一头独角兽似的奔跑着向哪棵树撞去，好让他的这些念头沉默下来。

瞧！他兴奋得昏了头脑，象《旧约全书》里的英雄，见了神迹，双膝跪下。原来是安东·丢勒蹲在他面前，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你打听过我的下落。我就在这儿。"

蜜蜂脑袋看见了；可是，安东以前在哪儿呢？

安东隐姓埋名，在异乡为正在临近的小人物们的伟大时代工作。一天，他们认出了他，抓住了他，把他押走了。"去休养[1]。"安东加强了语气说，"力量来自欢乐！我是讲公道的，所以禁止自己说别的。"

现在安东已被释放，在这里监督劳动。村警、督察官、管家、村长、管林人——二十几只眼睛监视着他。安东四下望了望。他蹲下来，脱下裤子。"你有话要对我说吗？那就快说吧！"

"我现在理解你了，安东！"

"要实际的！要证明！"接着是不连贯的句子，只字片语，译成密码的启发性的话，用奴隶的语言讲的一堂课，总共不到一分钟。

灌木丛里咔嚓一声响。一只松鸦惊叫一声。安东撅着光屁股对准传来响声的方向。奥勒在乌饭树丛中趴了很长时间，没有被人发现。

二十二

奥勒所在的班抓到了一个女游击队员：一个高傲的姑娘，眼睛里是勇敢，肮脏的脸上是坚强。这个姑娘被带到连长，一个年轻的少尉那里。少尉闭上一只眼睛。"脱掉衣裳！"这个年轻女人听不懂。一个一等兵脱下了她的衣裳。

这个姑娘站在整队士兵面前，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几个兵笨手笨脚地摸着扔在一边的衣裳。他们是在寻找藏着的武器

---

① 这是纳粹劳动阵线下属的一个组织，安排职工休假等等。他实际是被送到集中营去做苦工。

呢，还是想要遏制他们对女人的欲念？年轻的少尉看出了这种情形。他朝这个姑娘没有血色的身子啐了一口。"想着祖国！"姑娘的目光扫中蜜蜂脑袋。他觉得仿佛是安东·丢勒在望着他。

少尉命令，把光着身子的姑娘带到团部指挥所去。蜜蜂脑袋从掩蔽壕的粘土地上捡起那个女人的衣裳。到了外面，他把衣裳还给了那个姑娘。班长眼开眼闭。难道他也不再有信心了吗？蜜蜂脑袋得到了这个外国女人投来的感激的目光。他这样做够吗？

姑娘被带到了团长的指挥所。从此没有人再见到过她。

一种要求留在了蜜蜂脑袋奥勒的心中。

第二天夜里，他被派去值监听哨。他走到前沿。他在羊皮底下藏了几只空罐头盒。他把空罐头盒散放在壕沟里。这是他的警报器。为的是不让值勤军官、那个年轻的少尉、他的敌人，趁他出神思考的时候，冷不防吓他一跳。

狂风怒号。冰雪呼啸。蜜蜂脑袋坐着值监听哨。他是祖国伸长了的耳朵，一只灰色的驴耳朵。狂风在这只耳朵周围怒号，在严寒里，这只耳朵卷了起来，正要堵上不再监听了。

那个年轻少尉穿过鹅毛大雪，检查壕沟，想给站岗的来个突然袭击，并且偷偷摸摸去到前面蜜蜂脑袋那里。他踢到了散放着的空罐头盒。哐啷一阵响。年轻的少尉压低嗓门骂了一句。蜜蜂脑袋吓了一跳。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而且挺奇特。这阵惊吓竟然传到了他的手上。他抓过步兵铁铲，在飞雪中举起。"妈呀，救命！"少尉一声喊，顿时成了窝囊鬼。

壕沟里响起警报。蜜蜂脑袋想翻过掩蔽物，爬出壕沟。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拖回战壕里。

团部军事法庭的军官审了几堂。蜜蜂脑袋过去一直是个“好兵”。他怎么啦？

“我以为被敌人包抄了。”

有几个声音说：“可能。”有几个声音说：“含糊，非常含糊！”

蜜蜂脑袋被押到后方，并被判决：监禁。

二十三

从下西里西亚的一座监狱出发，开始了回老家的行军。苏军正在逼近。囚犯们在押解下沿着公路走去。在蜜蜂脑袋旁边走着的，是一个杀害母亲的犯人；在他前面走着的，是他的朋友格哈德·弗伦策尔；在他后面走着的，是耶和华的证人①。这位上帝的证人冻僵了的脚趾露在木底鞋的皮面外。“天主将要开庭审判！”

弑母犯突然精神错乱，号啕大哭，请求他早已不在人世的、亲爱的父亲宽恕他的弑母罪。他的嚎哭声消失在狼犬的狺狺声中。

格哈德·弗伦策尔数着自己的脚步。“计数给人力量。你能忘掉痛苦！”

“力量只能来自上帝！”耶和华的证人带着哭腔说。

他们从下西里西亚出发时，总共五百人。到了下劳齐茨，只剩下两百人，个个筋疲力尽。

他们在尼斯河畔野宿，等待继续前进的命令。命令没有来。他们见到河对岸人民冲锋队②儿戏似的壕沟和防坦克障碍。押

① 即牧师。

② 是纳粹德国组织的守卫本土的民兵。

解的士兵心里在打鼓。囚犯们获准挖沟过夜。在挖沟时，蜜蜂脑袋无力再支撑了。在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的森林里伐倒过许多棵树的奥勒，如今躺倒在地，象一棵被伐倒的树。

同伴们在挖沟时，掘到了水萝卜。他们用沙土又把这些水汪汪的块根埋了起来。夜里，格哈德·弗伦策尔把水萝卜嚼烂了，塞进蜜蜂脑袋嘴里。奥勒吞下去，渐渐恢复过来。

他们在一座森林边上露宿。押解的士兵躺在篝火旁。狼犬围着囚犯转圈。它们不停地来回奔跑，在取暖的人和挨冻的人之间，划了一条分明的界线。

押解的士兵喝着科涅克酒，接着吵起架来。他们分成了两派。排长的一派主张把犯人统统毙了拉倒。另一派主张继续押送。"转移到家乡去！"他们把尼斯河彼岸的土地称作家乡。他们的家乡已经缩小了。他们自己也变得渺小了。

"咱们掷色子决定！"

排长一跃而起。"用掷色子决定犯人的性命？"

一名独眼士兵神经质地在火堆旁转圈。"张口犯人，闭口犯人，要是俄国人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那该怎么办？"

"你吓出屎来了？"排长啐了一口。"咱们掷色子！"

囚犯的窃听哨撤了回来。格哈德·弗伦策尔建议道："每人找一根木棍！"

囚犯中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太软弱，抡不动木棍。连耶和华的证人也背弃了他的慈悲的上帝。

篝火边的人们掷完了色子。"唱歌！"排长下令说。没有人唱。只听到篝火燃烧的劈啪声。末了，有一个人领头唱起《西里西亚之歌》。"我的西里西亚，我们会重逢……"

唱歌的时候，那个独眼龙站起身来。他竖起耳朵听森林那

边有无动静，并往那边走了几步。

“谁来模仿一下独眼龙嚎哭！”排长挖苦说。

森林后面传来隆隆巨响。车轮滚动，嘎嘎作响。林中的土地在震颤。“俄国坦克！”一个一等兵喊道。押解的士兵散开。开枪射击。

囚犯们紧张地喘息着。真的有救了吗？“让坦克过去！大家留神！”格哈德·弗伦策尔警告说。

机枪嘎嘎响。子弹呼啸。跳弹① 乱飞。格哈德·弗伦策尔中弹倒地。

蜜蜂脑袋真想扑到苔藓上他那垂死的朋友身边去，可是，他看到了同伴们。眼看就要得救了，他们却不知所措。他担当起领导大伙的责任。

排长挤到囚犯中间。“伙伴们，过尼斯河，回家乡去！”

“他的家乡不是我们的家乡！”蜜蜂脑袋喊道。

耶和华的证人的木棍击中排长。

苏联坦克向尼斯河岸边冲去。从对岸人民冲锋队的壕沟里劈劈啪啪射来了子弹。一个囚犯手拿一根扎有红布片的木棍，穿过呼啸的弹雨，朝一辆坦克走去。蜜蜂脑袋。

二十四

还是早春天气。蜜蜂脑袋找到一件军大衣，罩在了他的单薄的囚服上。他戴着一顶灰色帽子。这顶帽子是在平坦的田野上被风刮到他面前来的。这可能是一个商人的帽子。

---

① 指打在坦克上反弹回来的子弹。

布卢梅瑙已变成了一个村庄的残骸。房屋的梁木象骨头似的竖在空中。天还没黑，耗子就已出洞抢劫了。耗子在牧师的花园里扭打，争夺一根鸡毛掸子。

太阳从一个云窟窿里送来告别的光。一只白蝴蝶从空中飞落到一顶凹凸不平的钢盔上，扇着翅膀。

奥勒到处找人。他找到了六个苏联士兵，他们象三月里的羊羔，在村里草地上的菩提树下摔交玩。他们一见蜜蜂脑袋，面孔都板了起来。这个回乡者解开军大衣的扣子，露出了他的囚服。这些年轻士兵脸上的严肃表情消失了。

“你集中营的①？”

“你父亲、母亲、妻子呢？”

蜜蜂脑袋无法回答。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情况。这天晚上，蜜蜂脑袋和这些苏联士兵成了一家人：一个年轻的父亲和六个儿子。他们一起吃、喝，用马合烟和报纸卷烟抽。唱起了一首歌：“塔伊加盛开红色的花……”

蜜蜂脑袋脸色煞白。他的胃不肯一起欢庆。在场院里，他东摇西晃，倒在了一堆秕糠上。他睡了又睡。

当他醒来时，见自己躺在村公所的办公桌上。他的朋友们给他盖了一条被。他的枕头是文件。用花体字写的帝国粮食状况。

外面是声声鸟鸣的春天的早晨，还有一只母牛在叫。这一声叫给人温暖，它是生活的信号。

母牛站在窗前，急着下奶，频频跺脚。蜜蜂脑袋脱去囚服，卷起满是窟窿的衬衫袖子，走到屋外。

---

① 这是不合语法的德语。

他从捡来的灰色帽子里喝下第一口牛奶。牛奶象新打的井里的清泉。蜜蜂脑袋的新生命长出最初的纤维根。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开端，六个儿子给他们有病的父亲赶来了一头母牛……

二十五

蜜蜂脑袋站在凌乱的森林边他父母的茅屋的废墟上。贫瘠的园子里干瘦的果树都全烧死了。他父亲养的鸽子，有一只钻出低垂的云层，在这块房屋被烧毁的场地上忽闪着翅膀，象一只戴白手套的手在致丧礼。它衔来一根草茎，落到一棵松树的枝叉上。

你又在筑巢了吗，白鸽？蜜蜂脑袋到处寻找，但这里只有无言的、被炮火毁坏的森林和一只鸽子的白色的丧礼。挪亚[1]的鸽子衔回橄榄枝。奥勒的鸽子在大洪水以后衔回筑巢的草茎。

这位回乡者搬开略微烧焦了的地窖的活门。难道他以为汉森家的茅屋里会藏有财宝？

在地窖里他找到一具尸体。保罗·汉森趴在地窖的缺口边上窥视。这个老人手执一枝卡宾枪。这个死人曾经袭击过他。

保罗·汉森，他是个没有主心骨的男人，是各种外来观点组成的旋风中的一根绒毛。——他曾经趴在这里，拿枪对准他的解放者。一个奴隶的生命已经结束。父亲保罗的卡宾枪也曾对准过奥勒。

---

① 据《圣经·旧约·创世记》载：上帝后悔造人，要用洪水灭绝地上一切生灵，只留义人挪亚一家，并命他造方舟。洪水泛滥过后，挪亚放出白鸽，白鸽叼回橄榄枝，表示洪水已退。后人常以洪水比喻世上灾祸，以叼橄榄枝的白鸽象征和平。

安格蕾特从逃难的队伍里回来时，奥勒正在汉森家的旧地窖上，用田野的碎石和烧过两次的砖砌新的墙基。安格蕾特背上背着铺盖，象捡木柴的老太婆从森林里爬出来。奥勒认不出她。“您要上哪儿去，大娘？”安格蕾特的铺盖落在沙土上。

他们慢慢地相互迎上去。都要认一认对方身上还剩留下些什么。他们在园子里烧焦的树下接吻。奥勒的吻带着劳动的汗水的咸味。安格蕾特的吻带着弯腰探路的汗水的苦味。他们站着，紧紧拥抱了一阵。随后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双手还都完好。他们松开了手。“我要往前看。”蜜蜂脑袋说，他心里已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

二十六

雪青色的晨光透进卧室。野葡萄藤里，麻雀在吵嚷。蜜蜂脑袋一觉醒来，醉意消失了，肉体的疼痛，象被惹怒了的大黄蜂，一阵阵向他袭来。

牲口棚里，又叫又吼。屠宰场的喧嚣。母马长鸣，阉马不耐烦地踢厩墙。

难道安格蕾特不在家？蜜蜂脑袋要象昨天那样站起来。他翻身下床，结果摔倒在床前的羊皮毯子上。他的右腿不能支撑他。他又撑起来，跳着，摇晃着，伸开双臂，象一只瘫翅的鹤似的蹦着。

他到客厅里去找安格蕾特，他到厨房里去找。他突然感到不安。他操起一把屠刀，摇晃着到了楼梯口，拉着栏杆，噔噔地跳了上去。

他在阁楼上到处找：口袋、散落的粮食、阳台上挂着剪坏的

长统靴的毛皮、谷子的香味以及耗子的臭味——那儿是安格蕾特昨天坐的那个粮食口袋。

这个穿衬衣的男人叹了口气，扔掉了刀，跳下楼去。她没有寻短见，不会的，她不是这样不聪明的人。他脚下的楼梯滑走了。梯级象瀑布……

昏死过去的蜜蜂脑袋醒来后，爬过过道，回到卧室，倒回床上，静静躺着。他的床是一座岛屿；院子里的牲口吼叫，似汹涌的浪涛。

中午。安格蕾特露面了。她的衣裳透出一股冬日的清香，她微笑着，向奥勒弯下腰去。“我亲爱的男人！”为靴子吵架的事已被遗忘了。

安格蕾特抚摩被打伤的男人。“你别饶了拉姆施。”

蜜蜂脑袋微笑了。他会用车辕把拉姆施痛打一顿的。“报仇有时象蜂蜜一样甜！”

安格蕾特，严厉而无情地说：“控告他！”

医生来了：额头有裂口。一条腿骨折。送医院。

“这儿需要我，大夫。”

医生让步了，给他上了伸缩绷带。绷带的分量有三块砌墙的石头那么重。鞭伤也上了药膏。

蜜蜂脑袋睡着了，醒来了，又睡着了，又醒来了。他与世隔绝。风平浪静。不用忙碌，不用干累活，不用进城，不用参加县议会，不用去开各种会议。

当乌鸦迁到界田以外，入夜后在树梢上哇哇争吵时，蜜蜂脑袋真想去看看积雪下面的种子，真想到外面的大松树下去站一站。他坐起身来，房间围着他旋转。立地钟的钟摆在颤动。镜子掀起波浪。他的脑袋嗡嗡直响。

黑夜降临。蜜蜂脑袋想起了安东，一棵松树嘎嘎倒下——一扇房门关上了。门后是无尽的夜。什么也看不清。蜜蜂脑袋挨冻了。宇宙空间的寒冷。

清晨来临。安格蕾特来来去去，象星期日可爱的灵魂。她满身香味，从厨房里也散出诱人的香味。

蜜蜂脑袋得到了温暖；他不需要请求。安格蕾特轻轻弹着他的石膏绷带。“你简直象一块纪念碑！”

他们笑了，相互间不过尔尔，安格蕾特最后不笑了，说：“我现在可不想处在锯木厂老板的尴尬地位。”安格蕾特全身淫荡地一颤。

蜜蜂脑袋只是纳闷，锯木厂老板怎么到他们的床上来了。

二十七

白天里，锯木厂老板的房屋空场上，笼罩着锯木机的噪声。下班后，刺耳的噪声停止，鸽亭里传来鸽子的咕咕声，好似优雅的音乐。原先推动水车轮的燕子溪，流经花园，把占地很大的木料场分成两半，潺潺地流入耕地的界内。

上帝用严寒替我们的老祖宗灭蚊子、除害虫。真有点太浪费！老掌柜拉姆施就已经不让上帝这样不经济地滥施威力了。他请来一个嘲笑冬天寒冷的仆人——电，代替冻冰的小溪。

老掌柜死了。愿上帝与他同在！他的遗孀在同女厨师吵嘴。锅碗瓢盆叮当响。

厨房旁边办公室里，少掌柜尤利安·拉姆施正坐着算帐。女人吵嘴打扰了他。他把吸墨水文具朝门上扔去。“I beg you for silence（我求你们安静点）！住嘴！”

隔壁安静下来了。他又可以思考了：没有森林赐福，他的工厂该怎么办？在森林的腐殖土壤上，除去生长蘑菇和草莓以外，还为锯木厂出产原材料。同森林管理员的良好合作关系吹了，锯木厂老板该怎么办呢？——在布卢梅瑙已经没有森林管理员了。代理职务的赤色丢勒又这样可悲地一命呜呼了。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深为遗憾！

村里的人问道，"怎么会发生这场灾祸的？"天晓得！拉姆施只能讲他所看到的，赤色丢勒 in such a hurry（这样匆匆忙忙地），这样匆匆忙忙地奔向灾难。他从土丘后面冲出来，仿佛马蜂在背后追他。不是马蜂，ladies（女士们）和 gentlemen（先生们），是蜜蜂脑袋。"有谁知道他同安东之间是怎么回事吗？"

办公室的门轻轻推开。苦恼人曼佩，这个"万金油"溜了进来。他被吸墨水文具绊了一下。他迷信地退回去，又进来，踮起穿着破胶靴的脚，走到厨房门口。他跪下来，由钥匙孔里窥视。

"忘八蛋，你在祷告？"

苦恼人曼佩不是在祷告。他要看看空气是否纯洁。有饶舌妇的臭味。

他们走进黄玫瑰室。那里散发着真正的李子酒的香味。曼佩真想象一只闻到缬草味的雄猫似地打个滚①。"来点酒，尤利安！"

锯木厂老板拿过一瓶李子酒来。"一大清早就喝。你只能喝 little（一点），大拇指那么宽一格，要不 I kill you（我宰了你）！"曼佩喝了三个大拇指那么宽的酒，他微笑了。"牛皮鞭，尤利安，警察局，快藏起来！"

① 缬草可作镇静剂。雄猫在德语里又有酒后的难受之义。雄猫闻到缬草昏昏然。隔宿醉意要用酒来解。这里是语带双关。

拉姆施没流露出惊恐的神色。牛皮鞭可以让每个人来看。一件纪念品，家庭遗产。

曼佩狡猾地微笑，带着三分醉意。"这份遗产，让蜜蜂脑袋的额头开了花。"

"滚出去，如此等等，你这个酒鬼！"

锯木厂老板走进仓库。维尔姆·霍尔滕在捆扎花架用的细木棍。新伐的木材散发着清香。维尔姆·霍尔滕点着数。锯木厂老板指着成捆的细木棍。这些捆可不太粗了？

"同过去一样，每捆一百根。"

拉姆施拆开一捆，自己点数："一、二、三……"

维尔姆·霍尔滕火了："难道我不会点数？"

"Silence(安静)，别吵！九十八，九十九……多出三根。你要我赔钱。"拉姆施拿着这三根细木棍回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文件柜上，挂着那根招人恨的牛皮鞭。拉姆施把鞭子塞到上装底下，打起口哨，吹着一首流行歌曲，下了地窖。

一小时以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警察马尔滕和一个穿皮大衣的陌生人。锯木厂老板满脸堆笑，大学生时代留下的伤疤变宽了。他取来了科涅克酒、雪茄和香烟。

不必啦！不必摆阔气啦！这两个男人是为了公事才上门来的。拉姆施变得能说会道了。"何必匆匆忙忙呢？"匆忙，hurry(匆忙)，是人为的，象木板和豆梗一样。有人研究过，人家懂得这个：Save our souls (节省精力)！他口若悬河。"朋友们光临，是为森林管理员弗龙克尔逃跑的事吗？"那桩钞票事件！管林人的老婆，这个娘儿们，这个 woman (女人)。全都是无中生有。拉姆施怎么会把一百马克的钞票，一张张丢在她的住处呢？So

foolish（会那么蠢吗）？要是拉姆施在管林人的辖区内撒贿赂钱，他还会坐在这儿，坐在这个位子上，on this place（在这个位子上）？“Think that（想想看），想想看！”

人民警察马尔滕取下挂在文件柜上方的牛皮鞭。

“哦！哦！”拉姆施仿佛现在才明白这些先生们为何而来。他摘下脑袋上的绿帽子。半秃的头上的膏药象是一夜之间长出来似的。给人打的？是的，人家揍了他，只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此等等。”

马尔滕微笑了。“基督说过这话吗？”

“基督来晚了，little bit late（晚了一点），基督早已变成软心肠的了，他变得女人气了。”

穿皮大衣的男人检查牛皮鞭。他捡起那三根扎花架用的细木棍。这些东西并不使他感到满意。他走出去，径直穿过院子，进入仓库。

拉姆施屁股底下发烫了。他的伤疤还一直友好地微笑着。他同马尔滕聊天，讲述他很久以前离开的那个可爱的国家的故事：医学和美国。“是人就能适应。”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马尔滕说。

在美国，在这个有无穷机会的country（国家）里，拉姆施见过一个人，他手指上长鸡眼。

马尔滕摇头表示不信。

拉姆施看见穿皮大衣的人同维尔姆·霍尔滕一起走进屋来。对质，他想。霍尔滕可不会饶他。他继续对马尔滕讲：“您不信？”他预料到马尔滕不会相信，但是他所说的那个人非得手指上长鸡眼不可。“他用手走路。在一次牛仔斗殴时，他失去了两条腿，如此等等。”

马尔滕没有笑。

拉姆施听到男人们穿过过道，上了楼。也许不进行对质。他得给马尔滕讲个更开心的故事："从前有个聋子，goddam（聋极了），他老婆两只耳朵挺灵，可是暴风雨一来，他倒比他老婆先听到雷声。"

"不可能！"

拉姆施听到男人们下楼梯。他们去地窖。他继续讲："'轰！'那个聋子说，'我听到雷声了。'——'对，你怎么听到的？'那个woman（女人），那个女人问。聋子指了指他的屁股说：'我从后面听到的。'"

这一回马尔滕微笑了。

假如那根惹麻烦的钢丝从牛皮鞭里抽出来以后，不是藏在地窖的土豆堆里，而是仍然把它当作铁钎，挂在烟道口，再挂上十只火腿，那末，拉姆施可就凶多吉少了。他同马尔滕一起笑他讲的故事，做了几句祷告。他心里在祷告。要是穿皮大衣的人现在把他抓起来，那就危险了。人家会反反复复地审讯他。关于已经死去的丢勒的早饭，蜜蜂脑袋究竟知道多少？"主啊，吩咐我吧，同我的仇敌和解，但是，拯救我啊，拯救……"

"又是一个故事？"马尔滕问。

原来锯木厂老板方才把心里的祈祷念出声来了。

二十八

天气温和。山雀唱歌唱得更大胆了。鸡群在太阳底下唧唧喳喳。它们侦听自己体内的动静。难道它们听到了鸡蛋在体内滚动啦？

苦恼人曼佩赶着一头母牛来到蜜蜂脑袋的场院里。这是锯木厂老板的牛，个子挺大。安格蕾特不得不走到屋前台阶的倒数第二个级上，然后才居高临下地看着曼佩和母牛。"告诉你的老板，让别人牵来的牛，我们不给交尾。让他自己辛苦一趟吧！"安格蕾特知道，锯木厂老板是不会来的。说这样的话，她感到心里痛快，还清了一笔旧帐。她笑了。她的笑声发自内心深处。

锯木厂老板偏偏来了。他赶着自己的母牛，既没吆喝又没咒骂，来到了蜜蜂脑袋的院子。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上过大学；他的社交礼节甚至对牛也产生了影响。他脱去帽子，捂住了半秃的脑袋上的膏药。"请原谅，安格蕾特！"

安格蕾特走出谷仓，一手夹一捆干草，干草在抖动。是被解冻的风吹得抖动了吗？她绕着锯木厂老板的高大的母牛走了一圈。

"发情了吗？"

"它整夜地叫，如此等等。它叹气，声音比 my heart（我的心）还响。"

安格蕾特登上屋前台阶的最高一级。她闭上一只眼睛，居高临下地望着锯木厂老板和他的母牛。锯木厂老板再次脱帽。"Excuse（请原谅）。没办法。"

安格蕾特从牲口棚里牵出那头公牛。周围落下结成团的雪。公牛冲上去，闻母牛，朝它的肚皮底下喷出潮湿的求爱的鼻息。母牛不安了。它发作了。

锯木厂老板咬紧牙关，拿出勇气，牵住母牛。他的帽子掉在肮脏的雪地里。"Excuse me（请原谅）！"

公牛的欲火熄灭了；它气喘吁吁，转着圈子，寻找干草，啃着，冷冰冰地站在那里，象一个没有蒸汽的火车头。

"他不要她①！"安格蕾特语带双关地说。她牵公牛进厩。锯木厂老板等着。安格蕾特怎么也没法把牛链的环套到木棍上去。她手里的链条在颤抖。难道牲口棚里也刮着解冻的风吗？

锯木厂老板向她走去。"我有话跟你讲，安格蕾特，一定得讲。"

"你？"

"说吧，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吩咐吧！"

安格蕾特耳朵红了。"我没有时间。我的男人病在床上。"

安格蕾特听着锯木厂老板的耳语。对往事的回忆涌上心头。她指着自己住的房子。她的食指在颤抖。从她的酒涡里跳出一缕微笑。"如果你有事的话——我就住在那儿！你想要的，我是不会白送给你的。"

锯木厂老板脱帽。他敬礼并感谢。到了场院门口，他再次回过头来。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欢乐的光芒。

安格蕾特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有什么可以使她望着发呆的？一扇场院的门，灰木板，布满绿色的藻类。除此而外，你在那里还看到了什么，安格蕾特？

二十九

十九年前，在睡莲和水薄荷之间，在驴蹄草和黄菖蒲之间，渔夫安肯的女儿也象鲜花一样盛开了。她站在哪里或者走到哪里，那里的生活便显得充实了；因为如若没有人在，睡莲和百合又有何意义？何况安格蕾特是个美人；这早就是她的一个长处，

① 在德语中公牛是阳性名词，母牛是阴性名词。

只是她自己知道得最少。

但是一心想发财的老渔夫安肯，当然知道这一点。他租了男爵的几个湖泊，除了捕鱼以外，他还打着另一个算盘。

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同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并肩坐在母牛湖和小牛湖之间的灌木林里时，他丝毫也不表示反对。安格蕾特的金黄色头发象蔻蒂禾似的在风中飘舞。她的一双手即使在星期天和这样要紧的时刻也不静止、不安分。她用坚硬的石竹编织花冠，谁要谁就戴上。

老渔夫从远处看到这一对坐在那里，他的平底船越是靠近，这一对越是变得依稀可见。末了，他除去捕鱼笼外，什么也看不到了。他这样小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锯木厂老板的儿子是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甚至每星期天脸上都要横贴一块膏药，看来他不怕流血受伤。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将成为医生，而且是通过最妙的途径。他是在自己的肉体上学习的。上帝祝福能坚持这样做并承受其后果的人。

这位未来的医生每次休假都添上一个新的创伤。他第二次、第三次来找安格蕾特。他们坐在两个湖中间的荒丘上，相互间找不到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锯木厂少掌柜伸手摸上衣口袋。安格蕾特注意地盯着，看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会从口袋里掏出什么来。那至少是给她的一件礼物吧！

“噢，pardon（请原谅）！”这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学问实在渊博，他讲的是法语、拉丁语和布卢梅瑙农民的语言混杂在一起的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几卷纱布。他已经是那么心不在焉了。“Pardon，pardon，mille mal pardon（原谅，原谅，原谅我）！”

他说着吻了一下她的手。安格蕾特见不可能有别的礼物了，便满足于这一下亲吻。吻一下手这份礼可不算薄，那感觉仿

佛是被一只晕头转向的蝴蝶扑了一下。到了晚上安格蕾特还能想起这种感觉，她手背上被吻的地方红了一块。接着呢？这些纱布，一小卷一小卷，无瑕而洁白；为什么它们不该给这个年轻医生一个机会，显露一下他的学问呢？尤利安·拉姆施教安格蕾特怎样包扎伤口。安格蕾特聪明伶俐。她回到家里编织镂花床单，还把全部姓名笔划绣在新娘的内衣上。

“肘部受伤。”尤利安说，“怎么办？”

安格蕾特给这位医生包扎肘部。这不坏。

“伤了上嘴唇！”这就比较难办了。这个学医的说，先得在伤口上抹药。这种药叫做玫瑰叶酊。到哪里去弄呢？安格蕾特毕竟聪明，她吻了这个年轻巫医的上嘴唇，这是她头一次胆敢这样做。这种药起作用了。这个学医的还要这种玫瑰叶酊，不要贴纱布了。人是缺乏抵抗力的。他的身体的各部分都可能受伤。

后来，这个巫医还教安格蕾特包扎麻烦的伤口。对一个医生的情妇兼听诊时的女助手提出了许多要求。

年轻的拉姆施启程离去。两个月过去了。安格蕾特等着，经常独自坐在荒丘上弄情作爱的隐蔽处。村里的另一些小伙子在追求她。可是她骄傲得很，一个也看不上。她的头发象蒐蒂禾种子的软毛闪闪发光，头发下双眸乌黑，这可不是白长的。她可以指望得到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

渔夫安肯憋不住了，便在酒店里对老拉姆施说：“是啊，是啊，咱们得一起谈一谈了！”

老掌柜斜眼看着渔夫安肯说：“你要有鳗鱼，送到后门厨娘那儿去！”

渔夫安肯毕恭毕敬地站着。

三十

假期又到了。尤利安没有按时回家。据说，他在城里还有事情。实习、开业核准、考试、授博士学位，各种理由，全是些叫人头痛的名堂。安格蕾特被这许多外国字弄得七荤八素。她有要紧事对她的大学生讲。十分紧急。

现在该渔夫安肯出场了。不是为了给厨娘送鳗鱼。我有事找老掌柜谈。他从前门进了锯木厂老掌柜的家。老掌柜说："从什么时候起进我家的门可以不摘帽子的？你在男爵面前不也摘掉象鳗鱼那样粘糊糊的帽子的吗？"

渔夫安肯见势头不妙，只好含含糊糊地把事情给讲了。

老掌柜说："是这样？再没有别的了？现在谁还能让这样的事情演成悲剧？干脆说吧，你要多少？我给现款，一次付清。拖拖拉拉按月给，只会弄得家丑外扬。"老拉姆施一边用手帕擦嘴唇上的一个脓疮①。

渔夫安肯不知如何是好。这件事得同女儿和儿子、渔夫家业未来的继承人商量。

老掌柜说："别考虑了！讨价还价时间久了，公牛母牛都会落价的。——走吧！"他开了门。厨娘一把抓住渔夫安肯。"你要再捉到大鲤鱼的话，来一条！"

这个消息对于如花正开的安格蕾特来说，真好比一场五月雪。她不愿让别人拿自己做交易。五脏都烂了有好几年的锯木

① 此暗示老掌柜身患暗疾。

厂老掌柜，同她的恋爱有什么相干的？

安格蕾特写信给城里的尤利安。这是一封充满思念和哀怨的信。虚线上方是女学生的字迹，信角上方有勿忘我花：……“你的凶狠的父亲想要我卖掉我的孩子，你回来就可以劝阻他。可惜你没有教过我怎样包扎心上的伤口……”

安格蕾特期待着。几天以后，来了一封信。是安格蕾特自己发出的那一封。“查无此人。退回。”据说，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已经到美国研究美国医学去了。是啊，难道他在布卢梅瑙没有吸引他的姑娘吗？

尤利安·拉姆施在美国没呆多久。他被叫了回来。他的父亲病危。锯木厂老掌柜的儿子回来了。Well（好啦）！可是，尽管他到处学医道，一直学到美国，却没有这份能耐救活他的父亲。烂了就是烂了呗！尤利安只是挽救了锯木厂。他总算表明自己没有白喝那么多的墨水。

一天，他去打听安格蕾特，但她已经出嫁了，成了一个挨饿的人的骄傲的老婆，并且回避他。

“Well, let's go（好吧，拉倒）！”

三十一

女人安格蕾特坐在奥勒的床沿旁。她是那么爱说话，讲了又讲：“布勒特家生了一头瞎牛……头一批母鸡今天下蛋了……”

“不是有人牵着母牛来过了吗？”奥勒问。

“今年缺干草。”安格蕾特说。

那头公牛给她增添的活不是比她原先所想的要多吗？

“叫他滚蛋！”

“那头公牛吗？”

“锯木厂老板。”

蜜蜂脑袋翻了个身。他觉得锯木厂老板似乎一直躺在他背后。

温和的白天结束了。到了晚上。安格蕾特忙着干活，又累又乏。蜜蜂脑袋越来越想念田野和森林了。

黑夜来临。并没有人把她从蜜蜂脑袋身边夺走。阉马在厩里用力踢秣槽。咚咚的蹄声在这个农民不安稳的睡眠中变成了一场折磨人的梦：一门朽坏的大炮开火；大炮崩裂。没有脑袋的士兵从那堆废铁堆里拖出死了的安东。他们让这个冰灰色的矮个子竖起来。安东的被压裂的嘴对奥勒说：“开始吧！”

奥勒醒了，觉得冷。他想到安格蕾特身边暖和暖和，便轻轻地碰了碰她。

“别碰我，流氓！”安格蕾特喊道。

那是在一九四三年，消息传到村里：“奥勒·汉森背叛了祖国”，人家不是叫他的绰号：蜜蜂脑袋，不是。汉森这个正正经经的姓使这个消息具有官方的性质。“汉森杀死了一个少尉！”

“一个少尉不等于祖国，”扬·布勒特说。

“你是共产党吗？”村警问。

“谁皱了皱眉头，你们就把谁当作共产党。”扬·布勒特受到警告，就此沉默。

村公所劝安格蕾特同奥勒离婚。“你戴着一个叛徒的结婚戒指，这种事情谁敢哪？”当地农民中的纳粹党头头欣特奥芬说。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因病不能去打仗。他失去了获得功名和荣誉的机会。他把这个归咎于他在海外得的心脏病。

拉姆施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出力，他当上了村公所所长和管死亡、出生和婚姻的官员。他也来替安格蕾特操心了。

“算啦，”他说，“这个人年轻愚妄作了孽。这号人会象有节的木头那样消失的，如此等等。你总把我想得不怎么样，但我愿你好。要不要我给你办离婚手续？”

“替你的那些婆娘操心去吧！”粗野的渔家姑娘安格蕾特又清醒了。她不办离婚。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奥勒。或许也没有要求她这样做。

但是她知道：奥勒爱她。

打仗的年头很长。身穿黄色的本土制服的男人和他们的参加日耳曼妇女会的女人们，连瞧都不瞧安格蕾特一眼。要承受住村当局的鄙视，对于这个渔夫的女儿来说确实艰难。她自然希望小老百姓能对她表示一点好意，使她得到一些温暖，但是这种好意又不合她的想法，她过于只顾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了。

她在田间的路上遇见赫尔曼·魏歇尔特，上帝的崇敬者和臣仆。这个敬神的男人闭上一只眼睛说：“愿你耐心地在主的荣光下等待！”

安格蕾特破口大骂这个信徒：“难道你要向一个独身女人献殷勤吗？”

虔诚的赫尔曼差点哭出来，这可是活天冤枉。

“你的上帝是匹阉马！”安格蕾特喊着，尖声大笑。

尤利安·拉姆施同管林人穿过森林。他让管林人在供应锯木厂的树木上做上记号。安格蕾特在母牛湖后面摘乌饭果。守林人装作没看见她，招呼也不打便从一旁走了过去。一个叛

徒的老婆，在他心目中等于阴凉的森林里的一个树墩。但是，锯木厂老板则在安格蕾特身边站住了。“哈罗，安格蕾特，我看见你的嘴唇蒙上黑纱了！”

安格蕾特用衣袖擦了擦被乌饭果染黑的嘴唇。尤利安转过头去。他有手腕。他向安格蕾特问这问那，还开她的玩笑。安格蕾特抿紧嘴唇忍住笑。

“你知道那首歌吗？歌唱一个姑娘在清晨一边摘 berries，浆果，如此等等，一边往前走。”

“这不适合我唱，现在是中午。”

“这么认真，so strong（这么坚定），人家再也看不到你的美丽的牙齿了，渔夫的女儿。”

“难道要我在人家诽谤我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吗？”

“谁诽谤你？”

“不。”安格蕾特粗野地回答说，“他们疼爱我，把我捧在掌心上。甚而至于你，只敢在黢黑的林子里同我讲话，都不觉得遗憾！”

锯木厂老板感觉到了他面颊上的伤疤。“我想，你不想离婚是过去的事了吧。”

“你干脆说吧，你就等着我离婚！”

安格蕾特转身就走。但是在梦里，锯木厂老板却跟在她的背后走来了，摸了她一下。她大声叫喊。

三十二

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布满星星。星星活动的规律，在人看来，却是纷乱的，如同游戏一般。一根小拇指粗的钢索，被人

从一个冰窟窿里，沉入原先推动锯木厂水轮的燕子溪的水里。钢索沉入溪底的烂泥里。它并没有在冻僵的两栖动物中引起任何骚动！寒夜用新的冰盖上了那个窟窿。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女人安格蕾特把奥勒的狼狗关了起来。它的吠叫扰乱了夜晚的平静。

奥勒长久地躺着，锻炼耐心，抽烟，阅读。他听见变硬了的雪在一个晚归家的人的鞋底下吱吱作响。安格蕾特在屋里忙碌。令人心烦的声响时而传到病人的床头。

女人安格蕾特穿上她的新衣裳。她解开头发，披在肩头。她这么披着头发，仿佛是个少女。她过生日吗？难道她思念着返回到青春年华去？

一个男人，穿着冬季毛里长统靴无声地走进未上闩的场院的门。

客厅糊着蓝色糊墙纸。黄底蓝玫瑰。别人家里有黄玫瑰室，但是，蜜蜂脑袋家的客厅是蓝玫瑰。

那个男人站在蓝丝绒地毯上。他的裤子是绿色的，他的短外套是绿色的。这个来访者一身绿，连手里的帽子也是绿色的。蓝色糊墙纸快裂开了。

锯木厂老板低声打招呼。

女人安格蕾特大声招呼："晚上好，这儿什么都不保密！"

锯木厂老板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坐下。他不想打扰过久。他有一个请求。

"请讲吧，什么请求？"

拉姆施犹豫了。他不再是样样都行的男人了。年岁已经开始给他的英国式胡子添上银丝了。"你还是那么美！"

"你不是有什么请求吗？"

拉姆施请求安格蕾特，代他向蜜蜂脑袋说情。时运不佳，bad(糟糕)，如此等等。监狱的门洞开着。“挨了打的人，要是粗野地打还人家——会变成政治性质的。”

安格蕾特站在大镜子面前。她瞥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映像。这目光意味着：胜利了！好极了。“就这些，没别的了？今天谁还能让这样的事情演成悲剧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父亲曾经对我父亲说过的话。”女人安格蕾特打开门。“奥勒，我的丈夫，躺在隔壁！”

锯木厂老板拿起他的帽子。他的眼睛闪烁着孩子般忧伤的目光。他握住安格蕾特的手。“一句话，说吧！我接你走……永远！”

安格蕾特一愣，挣脱了拉姆施的手。“走吧！Good-bye(再见)！”安格蕾特象在年轻时那样道别。

三十三

夜里降下新雪，抹去了一切痕迹。从冬天的雾气里一个星期日脱颖而出。太阳从林床上坐起身来。它呈无光泽的红色，随后升起，白雪显出了光泽。

牲口喂过了。安格蕾特给奥勒端来早餐。她温柔地微笑着。奥勒没有以笑作答。“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谁？”

安格蕾特的脸变灰了。“哪个男人？”

“我听见外面有男人的声音。”

安格蕾特松了一口气。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她擦了又擦。她干吗呢？场院里是维尔姆·霍尔滕。他来帮忙。他遛了

马。马的脚都麻木了，因为站久了。从现起，他每天都要来。

“是党派他来的吗？”

“是的。”

蜜蜂脑袋很高兴。别人没把他给忘了！

安格蕾特呆视着窗外的雪。她说了谎：维尔姆·霍尔滕是拉姆施派来的。他高兴地来了，马上要见奥勒。安格蕾特拦住了他。“你到我家来帮忙，谁给你钱呢？”

“拉姆施给钱。”

女人安格蕾特握住霍尔滕的手。“你别告诉奥勒！”

维尔姆·霍尔滕不知所措，便不再去看蜜蜂脑袋。

女人安格蕾特呆呆地望着，望着。

“是怎么回事？”蜜蜂脑袋问。

安格蕾特转过身来。“我告了锯木厂老板一状。刑事警察找了他。牛皮鞭里只有木头，一根花架棍。我自己惹来了一场嘲笑。”

蜜蜂脑袋一拳头捶在窗台上。“你把我的脸也给丢了！”奥勒不是说过，他自已同拉姆施算帐吗？

“这样好！好极了！”安格蕾特满意地点头。

下午。阳光耍魔术从雪里变出了火花。山雀在蜜蜂脑袋窗前乞讨。一个音飘过房屋。它是从蓝玫瑰室传出来的。一个音——接着又一个音。农妇安格蕾特在弹钢琴。接着是第三个音——随后又无声息——，终于响起了第四个音。农妇安格蕾特用一个手指弹钢琴。这些单音好似寂静中的树木。它们拼成了一首情歌“我骑着马儿，穿过严寒，踏过深雪，去看我的心上人……”

这架钢琴是半年前蜜蜂脑袋从马伊贝格运来的。给蓝玫瑰

室添一架浅黄色钢琴。

蜜蜂脑袋用干草袋填满车子。钢琴上蒙了一块帆布车篷。马匹喷着鼻息。马首的挽具丁当响。钢琴的琴弦也丁当响。蜜蜂脑袋哼着歌。

安东从林子里出来。安东总在这种时候露面。他要蜜蜂脑袋鉴定新的种猪，接着掀起了帆布车篷。“哈哈，一头会唱歌的猪！”

奥勒发窘了：“一种音箱，挺便宜。”

安东热情洋溢。他要奥勒学会弹钢琴。期限：三个月。到圣诞节，让他负责一个歌唱俱乐部，一个民间合唱队。

“这架钢琴是给安格蕾特的。”

“原来是这样。”安东转过身去说，“一种食品柜。”

安东就是这样的，同志们，样样都是从一个口袋里掏出来的：热情和尖刻。

“我骑着马儿，穿过严寒，踏过深雪，去看我的心上人，我戴的首饰全是冰……”安格蕾特关上琴盖。紧锁孤寂的单音！一架钢琴里有多少情歌？懒洋洋的星期日下午。蜜蜂脑袋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场院里雪橇的铃铛丁当响。一匹马喷着鼻息，蹄声低沉，正开始奔跑。蜜蜂脑袋吃惊地坐起身来，屏息听着。多美啊，他心中想道，这女人兜风去了！新雪把她给引诱走了——太阳。她应该这样！她理应这样！

他们在这儿辛勤劳动了六年。奥勒的汗水已经使七顶帽子变得污渍斑斑了。安格蕾特已经把七双木鞋磨成了薄木板。由老汉森茅屋的地窖扩建成蜜蜂脑袋夫妇的新居，它好似老树桩上长出的一棵新树。奥勒的第一只母鸡是他在光秃秃的田野上

抓到的。它没有主人，象一只松鸡似的在那里生活着。春天，奥勒带它到邻村同一只公鸡配种。

厩里满是牲口。果实变动物，动物变果实，果实和动物无声地迁入住宅：五十公斤甜菜变成了床罩。土豆变成了衣袋。一个猪头变成了地毯。五十公斤谷物——一台收音机。十公斤猪油——一顶女用皮披肩。六公斤香肠——几个房间变成了蓝色、黄色和五彩的，玫瑰花糊墙纸，一盏葡萄串式吊灯。

"哒哒嘀哒！"蜜蜂脑袋窗下响起了小号声。三个穿得暖暖和和的孩子象乞丐国王站在新雪中。孩子们鼓起的面颊被冻得发紫了。

"台尔曼少先队带着千克羊来探望病人。时刻准备着！"

埃玛第二把羊放到奥勒的床上。千克羊是少先队饲养的安哥拉羊里最棒的一种。每一头羊产一千克羊毛！

奥勒是这个小队的辅导员和生产顾问。他们请他鉴定一下。耳朵怎样？胡子怎样？看看羊毛吧！

奥勒拿着揪下的羊毛对着光线。"毛和绒比例很好。祝贺你们！"

"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这只羊应当取名奥勒！"

"不——叫它卡萨诺瓦①。"

"卡萨诺瓦有什么成就？"

"也真没什么。好吧，叫它尚宾扬②。"

"尚宾扬是一种蘑菇，奥勒叔叔。"

---

①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探险家。

② 法语champignon的音译，意为蘑菇。与champion(冠军)发音近似。这里是奥勒搞错了。

"也是赛跑冠军。谁有小刀?"

三个男孩子都有小刀。在这么一个好日子里，主人蜜蜂脑袋不愿躺在床上。他让安东第二割断绷带的绳子。埃玛第二严厉地警告说："安东，你负不了这个责任。"

孩子们分担了责任。他们用两把小刀割断了绳子。他们想看看蜜蜂脑袋的腿轻飘飘地飞到天上去。但是它飞不了。上面裹着一层石膏。

埃玛第二去煮咖啡。奥勒和男孩子们在柜子抽屉里找蛋糕。小号挂在门道里的伞架上。

三十四

母马在小跑。急性子驱策着它。雪尘飞扬，在冬天刺眼的阳光下闪烁着。鞭子呼啸。铃儿丁当。农妇安格蕾特满面红光。

马蹄得得，过了燕子溪桥。锯木厂老板的房屋闪着土黄色的光，凉亭从空地上光秃秃的菩提树背后闪着淡绿色的光。安格蕾特驾着雪橇沿着顶端覆盖着一层雪的木栅栏驶去。她举目向那寓所望去，甩响了鞭子。雪橇的铃按着波尔卡舞曲的节拍丁当作响。母马正要跑开去。安格蕾特歪着身子坐在雪橇上，她的黑眼睛在召唤：往窗外瞧，伙计！

没人出来。屋子周围缭绕着新煎油饼的香味。雪橇在栅栏前留下两道痕迹。这痕迹在召唤：在雪地里写下一个信息吧！

安格蕾特到了森林又掉转头来，让母马一直跑到大木材场，勒住马，随后徐徐地驶过锯木厂老板的院子。她驶到黄色房屋旁。一个年轻妇女站在凉亭里。安格蕾特象坐在宝座上似的向

她望去。"我要找锯木厂老板说话！"

拉姆施出来了，他感到意外，拚命找话讲。安格蕾特一声不吭。她坐着，好一个高傲的女人，她点了点头。锯木厂老板询问似地望着她。农妇安格蕾特又点了点头。这时拉姆施也点了点头，于是安格蕾特驾着雪橇离去了。

三十五

锯木厂老板乘着他的浅蓝色的小轿车从马伊贝格回来。在森林管理所前的林间公路上，他看到一辆运家具的卡车。一个年轻的、矮胖的森林管理员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往屋里搬床垫和桦木床头柜。那个年轻的女人是蓝头发，热情奔放——一个画报上的意大利女子。拉姆施派了两名锯木厂的工人去给新来的森林管理员夫妇帮忙。

年轻的森林管理员夫妇并非不识抬举，他们接受了锯木厂老板的好意相助。拉姆施也露面了，对那位年轻的太太一鞠躬，赞美她的圣母的发型，递过一枝盛开的杜鹃花表示礼貌。他硬向这对年轻夫妇表示自己的盛情好意。"Welcome in this place(欢迎到此地来)！衷心欢迎！上帝保佑我们门户安全！愿二位如意，如此等等！"他邀请这对年轻夫妇星期日下午到他家去喝咖啡。

年轻的森林管理员夫妇走访锯木厂旁边拉姆施的黄粉墙住宅。在黄玫瑰室内，他们惊讶地注视着地毯上编织的鲨鱼。这些嬉戏着的海怪，牙齿就象轮锯的锯齿。

他们喝咖啡。饮完头一杯烧酒后，主人捏住那位年轻太太的手。"How beautiful(多美)！多美的手！"

这位黑发太太吓了一跳。她窘迫地把手塞进了她丈夫的脾

兜里。

这种矫饰作态拉姆施并不在意。"A little drink,please(喝一点,请)!"

两杯烧酒,一杯利口酒。

年轻太太讲到他们的五只羊。

"您家里喝羊奶,尊敬的太太?"

森林管理员的妻子脸红了。在这之前,还没人称呼她"尊敬的太太"。

拉姆施来劲了。"不要那些羊!"他现在捏住了森林管理员的手。"我给您牵头母牛去!"

森林管理员施丹姆缩回他的手;一只会使电锯的硬手。不,眼下不必牵母牛来!

拉姆施只好作罢。不谈羊了!朋友,如果这对年轻夫妻要找朋友的话,此地就坐着一位,他随时欢迎大驾光临。拉姆施边说边盯着那位年轻太太,瞧得她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拉姆施又斟了一杯。他同森林管理员碰杯。他们一饮而尽。"现在谈一句咱们男人之间的话。"

正在这时,安格蕾特驾着雪橇来到门前。男人之间的那句话没谈成。

三十六

晚上起风了。烟囱在呜呜地作响。猫在房间里喵喵叫。安格蕾特聊着白天驾雪橇兜风的事,随后她看了看钟。已经这么晚了!她还有事要做。闲逛了一下午!

窗前树上的冰劈啪响。种子卧在雪床上,多好啊!蜜蜂脑袋

回忆自己以往的岁月，仿佛穿越一座野林。在那里，他一再与安东不期而遇。

当蜜蜂脑袋从战争废墟中重建起老汉森的小屋时，埃玛，这个矮小而机灵的女人，推着一辆手推车进村来了。手推车里坐着两个孩子：安东第二和埃玛第二。他们是埃玛的全部家当。

奥勒一见这两个孩子，便撂下自己的还没有上屋顶的临时房屋，为埃玛修复了伐木工人的小屋。

他给坏了的地板换上新木板。木材是从锯木厂老板的货栈里取来的。他估计拉姆施一回来就会制止他，而他也有心要小小地报复一下。他并没有被人制止。锯木厂老板没有回来。

蜜蜂脑袋做着木工活，修修补补。地板上的新木板就象光斑似地闪闪发亮。这时门打开了。安格蕾特站在小屋里。"你搬到这儿来了吗？"

安格蕾特嫉妒了吗？当然，但不是对着奥勒的爱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一走，就没有了劳动力，留下安格蕾特一人坐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这样做合适吗？

安东回来了，村里的一切事情都有了新的方向。安东、蜜蜂脑袋、扬·布勒特和亚当·尼特纳格尔夜间象阴谋分子似的坐在学校的小屋里。

接着，小人物们抓阄儿的日子到了。分配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的土地。①

桌上放着一顶帽子。这是奥勒在回家乡的路上迎面吹来的

---

① 指土地改革时抓阄儿分地。

那顶商人的帽子。帽子里是纸条、报纸的纸边。有时六只以上的手同时伸进帽子里去，口子太小了。男爵的土地象结婚蛋糕似的被切开了。每个新农民得到一块贫瘠的、一块中等的、一块好的土地。

奥勒也抓了阄儿。他把纸条递给了安格蕾特。安格蕾特激动了，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头发还一直发出柔软的蔥蒂禾的光泽。

安东分发土地证。大伙逐字逐句地仔细检查，随后用指甲刮着土地证上盖的印章①。

安格蕾特有个问题："锯木厂老板不必交出他的地来吗？"

安东微笑着说："干吗这么激进，安格蕾特？锯木厂老板有六十摩尔根②，让他留着吧！"

安格蕾特还有一件事情：蜜蜂脑袋夫妇的地在村界尽头，是最糟的。"全怪奥勒！他一谦让，惹怒了娘儿们！"

众人大笑。大家允许安格蕾特自己抓一次。难道她现在就抓到天国了？没有，她抓到了一块紧挨着蜜蜂脑袋夫妇临时住房的土地，她满意了。奥勒感到羞愧。

三十七

渴望与饥饿挥舞鞭子。劳动和干劲使黑夜变作白昼。从一家到另一家的便道上丛生的杂草又消失了。修补好的屋顶象茨冈人的衣裳在阳光下斑斑驳驳。风和雨被扔到了屋外，户内与

---

① 这是试印章真伪的办法。一句描写，点出农民的习性。

② 德国旧田亩面积单位。一摩尔根相当于二五〇〇——三四〇〇平方米。

户外又有了区别。

每一个分到一小块土地的人，都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男人也罢，女人也罢，心里的打算，都表现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上。并非每一个新农民都象土地神似的一头扎在地里，努力获得最高的产量。

奥勒，农民互助会主席，到处宣传。城里需要面包。能力强的农民应替能力弱的农民的歉收作保，若后者缺粮，则由前者提供①。这是互助会的章程规定的。

这份章程只对安东、奥勒、扬·布勒特以及一些讲公道的人来说才是章程。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它只是一张废纸，但仍然还叫作章程。

对于奥勒来说，最难的是在自己家里，也就是对安格蕾特宣传公道的事情。

“公共事业？”安格蕾特说，“这样的动物②我在马戏团里也没见过。”

对安格蕾特作宣传，必须由更强的人来：安东·丢勒。

安东来同安格蕾特打交道了，他让她领着去瞧她的牲口。“多好的牲口。你的手真巧，安格蕾特！”

“可能吧！”

安东瞧了瞧猪，又摸了摸母鸡的屁股。“准是天天下蛋，一天也不少。你得有许多谷子才行。”

---

① 此指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若缺粮的农民完不成，则由收成好的农民补上。

② “公共事业”的德文是 Gemeinwesen，系由 gemein和 Wesen组成的复合词。Wesen 可作“生物”解。所以安格蕾特说“这种动物”。这里是存心抬杠。

“这个你不必担心！”她让安东去看谷堆，请放心吧！

安东惊叹着。“差一点就够上模范户了！”

“干吗差一点？”

安东以安格蕾特的虚荣心作为突破口进行宣传。“缺点集体精神。”

“不是这样，我们家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安格蕾特铲了五百公斤黑麦卖给国家。她让安东撑开粮食口袋。

奥勒事后觉得自己叫来了安东，就象叫来了诱拐安格蕾特的骗子。这个女人象中了爱情的邪魔似的在屋里团团转，并且折磨他。过了三个星期，他才又得到温暖。

你是否听农民说过，从一座喷火的山里吐出烈焰，吞没了茅屋，烧焦了他们的逃跑时穿的衣裳。这座山刚闭上喷火的大嘴，农民们便又回到还发烫的火山石上来定居了，他们盖起新茅屋，种地，干活，喝酒，跳舞，如痴若狂，忘掉了这座征服不了的大山。

蜜蜂脑袋必须征服这座山。他向安东许过诺言。安东的遗言又对他具有威力了。安东经常说，时钟嘀嗒，光阴穿梭。蜜蜂脑袋定睛看着荧光钟面。他得同安格蕾特谈一谈此事。总得谈一次才行！

在亮灯的厨房里，肚子鼓鼓的猫坐在桌上一只空盘子旁边呜呜叫。

蜜蜂脑袋一瘸一拐地走过过道。他拽开屋门时，透进一股凛冽的寒气。这个农民贪婪地呼吸着。客厅里没上灯。“安格蕾特！”蜜蜂脑袋喊道，尽可能用温柔的声音。“安格蕾特，你在这儿睡着了吗？”

没有回答，黑暗里一阵簌簌响。蜜蜂脑袋打开灯。

锯木厂老板一跃而起。一只正在撕扯的野兽受了惊。蜜蜂脑袋哼哼着，冲进过道，踉跄着。上了石膏的脚，妈的！血冲上受伤的头部。他火冒三丈，浑身颤抖。这个农民抓起楼梯下面的一根棍。他冲进房间里，象条狼狗似的怒吼。锯木厂老板穿窗户逃走了。

前院不见人影。皮靴的印痕象一个个黑窟窿留在新雪中。蜜蜂脑袋拖着上石膏的腿跑到街上。

寒风吹透了这个狂怒的人的衬衣。大雪纷飞，裹住了他的身子。蜜蜂脑袋在飞雪中一路冲去。他忽而喊叫，忽而呜咽，忽而狂笑："不要脸的滚出来！霍哈！霍呼！"

雪中的灯光。这个狂怒者突然站住：酒店的窗户里透出灯光。蜜蜂脑袋转身回去。

他拖着身子向丢勒家伐木工人的小屋走去。他的吼声震响了寒冬的森林："安东啊安东！"一只野鸭在雪天里嘎嘎一声叫。蜜蜂脑袋稍稍平静了一些，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可是一到家，他又激动了。

他寻找安格蕾特。这个女人不见了。"出来，你这个婊子，哈喃哝，出来！"吓人的喊声。狼狗嚎叫，马蹄刨地，公牛喷鼻息。"哈喃哝，你这个婊子，出来！"奥勒用棍子敲钢琴。屋里噪音隆隆。"我骑着马儿，去看我的心上人……"

溶化的雪从这个受骗者的衬衣上滴下来，好似泪水。他浑身颤抖得厉害："我得干点什么，你才能让我到你的床上来，好害了我的性命！"

三十八

发生了什么事，同志们？一个男人病倒了几个星期。他的老婆跟另一个男的私通。那个男人意外地撞见了他的老婆跟另一个男的。他愤怒发狂。

后来呢？没别的了。这对夫妻或者离婚，或者讲和。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蜜蜂脑袋躺在医院里。他的腿治好了。石膏绷带取下了，但是现在他的肺出了毛病。他得了肺炎。一个男人嫉妒心发作，在冬夜里身着衬衣，在风雪中狂奔。他的肺吃不消了。

蜜蜂脑袋的喊叫吓坏了同室的病人。他看到谋害安东的家伙穿着衬衣穿过雪地逃跑。逃跑者没有面孔。他的鼻子和嘴都是数字。一个斜的“1”字是鼻子，一个横着的“3”字是嘴。“站住！打死他！”

邻床的病人劝慰蜜蜂脑袋。他用水湿润蜜蜂脑袋因发高烧而噘起的嘴唇。蜜蜂脑袋已经在胡思乱想着别的事情了：安格蕾特同她的公牛躺在黄色的沙发床上。“她躺在这儿，这个荡妇！”蜜蜂脑袋唱起了歌：“我骑马去看我的心上人，她在深雪中温暖着我……”

蜜蜂脑袋在患病的第九天上，被推进了太平间。医生绝望了，心情沉重。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一个年轻护士照料着这个垂死的农民。

“你是安格蕾特吗？”

年轻护士沉默着。

“我们要用你的钢琴去给别人娱乐！”

年轻护士沉默着。

“你听到安东在呼唤吗？”

年轻护士哭了。

奥勒坐起身来，跳下床，摇晃着，又倒下了。他的叫声震响了整座房屋：“我将遵守诺言，安东！”

夜里，太平间里又复寂静。是死神扼住了蜜蜂脑袋的喉咙吗？不。这个农民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医生大为惊讶：医学上的规律对这个大脑袋的农民竟然是无效的。

三十九

从前，尤利安·拉姆施不多不少也是布卢梅瑙的农家孩子，他在村里上小学。可是，十岁那年，他被送到城里去上文科学校，并开始变样了。他学习法语，他学习英语，头戴一顶彩色帽，上补习课，从一个班级到一个班级地受着罪，他是个出色的浪子，十三岁脑子里转的便是那些阔小姐的内衣是些什么颜色。

他留着英国胡子，叹着气进行毕业考试，家里本来想让他成为建筑师，进土木系。这不合他的想法。他要学医，他心里想着将来找他看病的年轻妇女。啊，你裸体的天使呀，你！

老掌柜拉姆施同意了。“随你的便！”医学也许不是一门坏学科。锯木厂老掌柜身患一种慢性病。

锯木厂少掌柜最初的短暂的恋爱关系是正正经经的。只是老板娘觉得那些弹钢琴的、学蜡防印花的、收集草药的、骑混血种马的姑娘，都及不上自家儿子可爱，便把这些女大学生撵出了家门。“你得娶个会算帐的厉害老婆，孩子！”

尤利安同渔夫的女儿安格蕾特搞上了。结果父母都不乐意。

尤利安·拉姆施从操医用骨锯转为操木锯的当口，不得不在老掌柜临终的病榻前发誓要守住锯木厂这份家业。买卖有盛有衰。有地不愁吃穿。有地有业最保险！

拉姆施少爷一直没有娶老婆，他象闯入别人的林区似的闯入别人的家庭去偷猎，去寻欢作乐。末了他竟认为爱的魅力就在于此。

难道拉姆施就象小人物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恶劣的人，是那种无耻之徒的典型？对于做买卖和他们的法律，这小子可精通啦！他是一家加工木材企业的规矩的继承人。在今日小人物的时代里，这叫做善于钻营。在时代的恶浪中，使企业象船一样绕过各种法律和规定，这叫做脑子灵活。这就是说，要掌稳舵，不管那些海上巡逻队，把船驶向未来。

拉姆施有时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留在美国。但是，没有职业，从他父亲的买卖中得不到钱，他在美国又怎能发迹呢？此外，他天生不够勤奋。然而在家乡，他有现成饭可吃。他于是坐享其成，并且一直怀念并感激他的父亲。

拉姆施有时到一个岛[1]上去，那里散发着他所向往的地方——美国的气息。在这麻烦的岁月里，偏偏这件事可以办得到。他在那里会见了他父亲过去生意上的老朋友，拜访了过去大学里的同学。

“哈哈，你是从月亮背后来的吗？你还一直在替俄国殖民地的黑奴制作木屐吗？”他就是要听人家讲这样的话。

---

① 指西柏林。

“你在自由世界至少有个银行户头吧？”

这个他有。

老朋友们都有了新朋友，新闻记者和美国人。他可以用英语聊天，回味他昔日在美国的那段岁月。对于他的 Sirs-Seele（绅士灵魂）来说，这可是一股升天的风。难道一个企业主没有灵魂吗？

“What you say! How interesting!（瞧你说的！多有意思！）”大家都喜欢用这种上帝的语言讲表示惊叹的话。

说话的是位庄重的先生，戴一副镍边眼镜，也就是老掌柜拉姆施以前戴的那种。他精明，父亲般地慈祥。一位绅士。拉姆施尤其爱同他交谈。初次见面，就意气相投。这位绅士幽灵般苍白的面孔，露出全神贯注地倾听的表情，令人感到愉快。一位善于安慰人的朋友：不是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能插翅飞到美好而古老的美国或者它的殖民地去的。在原地坚持下去！象昔日留存下来的一座纪念碑似的屹立着！让他的同胞联想到已失去的理想！会有出头之日的，allright（一定会的）！

拉姆施深感宽慰地回去了。可是这种安慰维持不了多久。不论这位可爱的绅士在这个落日岛上说些什么，在拉姆施的故乡，战争① 以后，一个新的种族的人已经占了上风。这个种族看来很少关心增加他们个人的财富。他们看来在管理并增加某种看不见的人民的财产。一些难以接近的人进入了机关办公室，尤其是森林管理处。这些森林野人！

---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四　十

天气的脾气改了。柔和的气流穿过大地上空。夜间降雨，冻土层溶化了。山雀叽叽喳喳，乌鸦象在春天似的哇哇乱叫。

农民们不相信这种早春天气。“准是扔了一颗原子弹[①]。”

“谁？”

“又是美国人。”小人物们说。“难道他们同日本就没完了？”

“不是美国人。”拉姆施和赛尔诺说，“是俄国人扔的，俄国人。”

森林管理员利用这温和的天气，补做他的前任耽误的事情。他让植树队的妇女把他家园子的地翻了一遍。

蓝头发的施丹姆太太坐在阳光闪烁的窗前，缝缝补补，等她的丈夫跨上老式摩托驶向林区后，她便从针线盒里取出一本书来。一本厚书，整整八百页。施丹姆太太能把她美丽的灵魂渗到这本书的纸里去。

有时，一个妇女在匆匆掘土时铁锹碰上了一块石英石。土地的心脏发出一声叹息。窗户旁的那位太太吓一跳。她恼火了，黑眉毛跳到额头上。

“日安！”埃玛・丢勒说。年轻的施丹姆太太慈祥地点点头。这大概是她从书里学来的。

“打扰了吧？”埃玛大声说，好让关上的窗户后面的森林管理员太太听到。

---

① 指农民以为天气过早回暖是哪儿扔了原子弹的缘故。

“没有，一点也没有！”施丹姆太太继续看书。

一刻钟以后，锯木厂老板的蓝色轿车停在管理员家园子前的街道上。拉姆施穿过园子，同林业女工们打招呼。凡是同森林和木材有关系的，他都打招呼问候。他甚至对矮小的埃玛·丢勒一鞠躬。埃玛啐了一口。

拉姆施看见年轻的管理员太太坐在窗户旁，便从翻掘过的土地上走过去。

“Excuse me，请原谅。”

施丹姆太太吓了一跳，羞红了脸，打开了窗户。瞧哪！拉姆施捏住了她的小手。“尊敬的太太，请把这当成亲吻吧！”

锯木厂老板本来是来找林区管理员施丹姆谈谈的，但是，他自然一样喜欢，不，更加喜欢这位年轻太太。

拉姆施是个能说会道的人。“Your friend, be sure（当然也是你的朋友）！”奶牛的事怎么样了？

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和他的太太只管拿定主意好了，拉姆施可以接受别的回报，什么都行。

年轻的施丹姆太太不能决定此事。她不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是否已经打定主意。今天早晨一只山羊又发情了，撞翻了施丹姆太太手里的奶罐。换了一头老实的母牛就会叫人放心了。不过，她已经讲过了，最后拿主意的是林区管理员施丹姆。

拉姆施怎能只同这位年轻太太唠叨羊和牛的事呢？他是这样没有教养吗？当然不是。他也会同女士们谈书，谈精神产品。他不是有着神圣的科学的伤疤、大学生时代留下的伤疤吗？锯木厂老板称赞年轻的管理员太太读的那本书，并把这部小说捧上了天。这本书名叫《随风而去》①。正是恰到好处！年轻的管理

① 美国女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所著(1936)，旧译作《飘》。

员太太不也有些什么东西随风飘去了吗?如此等等。这本书是一个美国男人写的。"Think that(想想那些)!"是啊，是啊，美国!

年轻的太太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纠正说:"这本书，这册心灵的《圣经》，是一个美国女人写的。"

"这自然也一样!"拉姆施是不是有些尴尬了呢?"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和先生们)，权利完全平等!"关键在于，这是一本美国书，不是乱七八糟的赤色俄国的书，如此等等。

施丹姆太太是偷偷地读这本书的。她承认，这不能让她的丈夫发现。他本来要她去清扫羊圈，给园子施肥的。

拉姆施自有安慰人的办法。他熟悉林区管理员住宅的园子。这儿不施肥植物也能长得很好。土地歇足了。前任管理员没有利用这个园子。此外，羊粪太肥，会把新栽植物的根烧死的。

常来常往，站在这个窗户旁，谈谈书和《随风而去》这些精神产品，拉姆施会感到其乐无穷的。在这儿，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能遇上有才智的人，是非常难得的。

"I respect you, thanks (我尊敬你，谢谢)!"

年轻的管理员太太又脸红了。

"Good-bye (再见)，adieu (再见)!"

"再见!"

四十一

在蜜蜂脑袋家里，房梁在悲哀地叹息。安格蕾特却听不见。她在想心事。象在年轻时那样，她站在大镜子前面，观赏自己穿

上各种衣裳时的模样。她穿着高跟鞋在蓝色的起居室里踱来踱去，对着镜子中自已的映像点点头，看着自已的嘴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有约会，拉姆施太太。"

维尔姆·霍尔滕推着一车厩肥从窗下走过时，安格蕾特赶紧坐下来，做出卑微的样子，看那些年轻时候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她和尤利安·拉姆施，这位医科大学学生，坐在湖中间的荒丘上，欧内曼方镜相机照的照片，六乘六。未受欺骗的感情。没有皱纹的青春。

安格蕾特百看不厌。她现在老了吗？瞧哪，她的目光炯炯！第二个青春象一阵暴雨似的袭来了。

而尤利安呢？满身污点吗？才不是呢。要不然她若干年前会爱上他吗？他曾一再追求她的爱；即使当她同奥勒一起过那段艰苦日子的时候，他也如此。这一点她现在明白了。是啊，但是尤利安究竟怎样？他是个孝顺的儿子，尊重老掌柜的心愿，这个老头子不是东西。

象多少年前那样，安格蕾特写了一封信给尤利安·拉姆施："……你现在不是在美国。我们之间有路可通，有穿过园子的小道——不再是大海大洋。我等啊等啊，你却不来……"外加一大堆废话和昵称。"你这头残暴的老虎！呵，无底的深深的爱！"

安格蕾特疯了吗？

布卢梅瑙邮局里的人，拿某些私通者的高雅行为来开心。是啊，现在隔开三幢房子那么远，也要书信往来啦。不也可以在广播电台点播音乐来互相致意吗？

三天过去了，锯木厂老板毫无表示。相反，传来了流言蜚语，这是农村里的七头毒蛇：尤利安·拉姆施呆在新搬来的林区管理员太太的园子里。以目传情。亲切交谈。上流社会的派头。

安格蕾特同这番谣言斗争了整整一天。可恶的毒蛇，给我滚开！她祈祷着，象在童年时为实现自己的圣诞节愿望那样。她穿上工作服，在院子里干活，收拾，喂牲口，哪样活她都不觉得太费力气。她平易近人地、几乎是温柔地同维尔姆·霍尔滕交谈，弄得他莫名其妙，屋顶上的鸽子的灵魂也比不上她那样洁白。

但是，第二天一早，她穿上高雅的、去教堂穿的黑色套服，乘车进城去了。

四十二

蜜蜂脑袋的健康状况在逐渐恢复。他又觉得象在零年①似的：他要用自己的双手，眼下还没有血色的双手，掌握他自己的生活，并重新开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仿佛已经出院了，已经闯过卧床、呻吟、谈病情、打针、吃药这些难关了。

台尔曼少先队员来探望他。埃玛第二从小背囊里取出一件安哥拉羊毛衫。"我们听说你发高烧，打寒颤，挺厉害的，奥勒叔叔。"

"谁说的？"

"妈妈说的。我们小队希望你得到温暖，恢复健康。时刻准备着！"

扬·布勒特也来探望当年一同放牧的老弟兄。他把半只猪后腿放在奥勒的被子上，拍了两下。"布勒特一家愿你恢复勇气和力量！"

在交谈时，扬避而不谈布卢梅瑙村里的事情，仿佛县议会已

---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一年。

经把这个村子卖给了萨克森人似的。

奥勒不想回避村里的事情，这是他的家乡。他想着那儿，一心想着那儿。“用不了几天，我就能站起来了，象一根圆木，你瞧着吧！”

“不行，不行，你得彻底疗养！”

“你会看到我把土耳其人劈成两半的①！”

“别激动！”

“把事情了结！开始新的工作！”

“放心！我们正在进行，安东的死会搞清楚的。”

他们谈不到一起去。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年轻的护士来说：“来过一个女人找您。”

奥勒在读一本书：《混合肥料或农民的储蓄存款》。

他停止阅读。“一个女人？一个矮小的女人，比小母鸡大一点？”

“一个高大的女人，金头发，黑眼睛。她穿一身黑色套服。”

“噢，是这样的一个吗？”

“没让她进来。”

奥勒神经质地翻着书。“你们把她打发走时，她低着脑袋吗？”

“没有。我把她带到医生那儿，我方才说了，医生没让她进来。我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点闪闪烁烁的亮光。”

“咱们不让她进来也许是对的。”

“不让谁？”正忙着的护士问道。

---

① 指有勇气和力量。

“那位女士。”

四十三

现在蜜蜂脑袋又跨进生活中来了。他带着一个行李走进院门，并且只得满足于听听母马表示欢迎的嘶叫。有流浪人唱的小曲和民歌，唱他们长途跋涉，回到家乡，但心上人已经同别人结婚了。

蜜蜂脑袋幸亏从未记住过这类小曲。在他的心里也没有沮丧与厌世的位置。他感觉到狼狗的热乎乎的舌头在舔他的手背，他也感觉到花猫围着他的宽大的裤腿在献媚。

蜜蜂脑袋夫妇的床本来是两张拼在一起的，现在已经拆开了。安格蕾特的那一半搬进了蓝玫瑰室，也就是客厅。奥勒的那一半象一个裂开的伤口孤零零地留在卧室中央。

蜜蜂脑袋把床推到墙边。现在房间里有空地方可以举行舞会了。

到了晚上，肚子饿了。蜜蜂脑袋穿过黢黑的过道，走进厨房，去摸电灯开关。

黑暗中有陌生人的呼吸声。“谁在这儿？”没有回答，只有急促的呼吸声。蜜蜂脑袋在电灯开关旁边碰到一只手。这只手又瘦又凉。它慢慢地缩回到黑暗里去。两扇门砰砰地响。厨房仍旧是漆黑一片，蜜蜂脑袋又走了。

回到卧室里，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怀表：正是以前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莫悲伤！世界上有更重要的事情：智慧之石，新型的农民团体，它在奥勒住院的那些夜晚，增添了越来越强的光辉。这光辉

给他安慰，他一刻也不能等待，他要实现已故的安东·丢勒的遗愿。

四十四

一盏油灯照亮了雇农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块绿色马粪纸。上面写着一句箴言。在银色的字母上方，粘着蝇屎。这些污点犹如蛀虫蛀的小洞：

有信仰之处即有爱。
有爱之处即有和平。
有和平之处即有福。
有福之处即有上帝。
有上帝之处无苦难。

箴言旁边一个自制松木衣架上，挂着一件黑色人造毛上装。这件上装的空袖管在这间漏风的小屋里晃悠，好似一个稻草人的两袖。

这是老农民赛尔诺庄园上雇工赫尔曼·魏歇尔特的小屋。赫尔曼从前是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领地上的牛车把式。他是从天国来的，被贬谪到了人间，如果他无可指责地过完这一辈子，他又将返回天国。在人间，赫尔曼从童年时代起就不走运。

老农民赛尔诺对待赫尔曼挺客气，但他不是赫尔曼的朋友。尽管这个天国来的人在赛尔诺那儿已经扛了五年活。

那个晚上赛尔诺和他干瘪的妻子出去了。赫尔曼正在做晚祷。如果赛尔诺夫妇都在家，他做祈祷时就不得唱歌，因为他一

唱，庄园上的狗就要吠叫。那末，上帝的造物怎么表达他虔诚歌唱之乐呢？

赫尔曼把赞美诗集放在腿上，劳动裤脏得发黑。在油灯昏暗的灯光下，他尽管戴着眼镜，也得很费眼力地才能认出赞美诗集上的字。这眼镜是一副射击用的眼镜。橡皮筋代替了钢丝架。这是赫尔曼于大战结束后在一个士兵墓旁捡到的。

最好的朋友在天上；
人世间朋友稀少……

赫尔曼唱着，庄园的狗猜猜。他唱到第二节时，猜猜的狗转而对一个陌生人狂吠。赫尔曼唱着，直到那个陌生人站在了他的房间里，他才摘下眼镜。戴着眼镜看来客，他总觉得就象戴着手套同人握手一样不礼貌。

赫尔曼的小房间里没有椅子。农民蜜蜂脑袋不等主人开口就坐到了床沿上。

赫尔曼心中升起了一股奇妙的天国的喜悦：经过考验的奥勒登门找他来了。他的赤色朋友，自由思想者安东·丢勒，被上帝召唤去了。上帝的裁决是神秘莫测的。接着，上帝又作了一个更加神秘莫测的裁决，使农民蜜蜂脑袋丢了他的老婆。现在，蜜蜂脑袋孤单单一人，准是寻找精神安慰来了。赫尔曼在他虔敬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他搜寻了一些话语，作一次小小的布道："半信半疑的人哪，你们得到了安慰，你们逃不过主的眼睛。他的眼睛看得见隐藏得最深的心事，他的耳朵听得见最轻的风声，他的双手巨大，好似村子后面的休耕地……"

蜜蜂脑袋打断了他。他要来听赫尔曼讲一讲，五年前分配

土地时他为什么不要。

“因为这是偷窃，这是罪孽。”赫尔曼又戴上了他的破眼镜。对于不敬神的来客他不表示敬意。

那末当时是谁劝说赫尔曼不参加分地的呢？

教会理事长赛尔诺警告赫尔曼要敬仰上帝。

奥勒笑了，他在这间寒冷的小房间里大笑，简直是犯了莫大的罪孽。“这么说，赛尔诺警告你，而他自己却变成了你的主人。”

“我的主在天上！”

奥勒觉得，仿佛安东在彼岸鼓励他：别松劲！积极宣传！

奥勒对赫尔曼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听，上帝和人的奴隶！”

赫尔曼感觉到振振有词的许诺和一些外国字灌进了他的耳朵：新型的农民团体，人人都是兄弟，互相帮助。没有主人，没有雇工！要么大家中午都有烤肉吃，要么大家都没烤肉吃……

赫尔曼咽了一口口水。他，这位敬神的信徒，他所想象的天国怎么也比不上蜜蜂脑袋所描绘的逸乐园美。他又对蜜蜂脑袋怀有敬意，并摘下了眼镜。“上教堂行不行？”

“只要你愿意，一天去三次都行！”奥勒并不小气。赫尔曼却起了疑心，因为神父一星期只讲道一次。

奥勒使用了一个宣传招数。他变成了一只白鸽，飞落到赫尔曼的虔诚心灵的田野上。“我们大伙将一起坐在一条小溪边上，溪里流的是牛奶和蜂蜜，我们吃的是烧鸡和猪头……”

这一回是赫尔曼打断了他。赫尔曼表示要同神父商量。魔鬼扮作乡绅，来考验善人和义人，这种事情确实有过的。

蜜蜂脑袋的虔诚的宣传在赫尔曼身上行不通了；他便破口大骂。他用粗鄙的话诅咒着，活象魔鬼显形，冲出了小屋的门。

赫尔曼和善地微笑着，活象《圣经》上写的得胜者，他又戴上

了破眼镜，继续唱道：

……因为在虚伪的尘世喧嚣中，
诚实经常要吃亏……

在场院里，狗吠叫着送奥勒离去。过了片刻，狗又用吠声替赫尔曼的歌唱伴奏。

四十五

锯木厂老板的蓝色轿车停在马伊贝格商业组织的饭店前面。为什么不该停在那里？难道拉姆施没有权利邀请一位未来的朋友的妻子喝一杯咖啡，饮一杯苏联科涅克酒吗？谁能阻止他在衣帽架子后面的角落里同这位女士交谈，对她说些不花钱的恭维话呢？"您想想，尊敬的太太，长角的羊会把您的美丽的眼睛挑出来的。What a danger（多危险哪）！"

林区管理员的妻子浑身一颤，赶紧喝下第三杯科涅克酒。她天生能做出迷人的窘态来。

在这一刹那间，两道恶狠狠的目光通过镜子的反射拐了一个弯投到锯木厂老板身上。农妇安格蕾特坐在客厅的另一个角落里，喝她的科涅克酒，双份科涅克酒。

拉姆施忘记了他的良好教养。他在一位女士面前哼起小曲来了："塔希提岛的女人们，用匕首般的目光刺死你，她们一见美元闪光，便欣喜得窒息……"多美的窘态！

施丹姆太太揉了揉眼睛：那里坐着的，不是星期日见到过的那个女人，那个坐在雪橇上的女王吗？或者她酒喝得太多了，现

在才摆出这样一副面孔来？也许到此结束为好。家里的山羊还等着挤奶呢。

她身子朝后一仰，象一个晕船的少女似地一声叹息，随后朝拉姆施探过身子去，抓住他的衣袖。“我得走了，请允许……请允许，我得走了。”

“Never！Beg you pardon（别走！请原谅）！”拉姆施从电子琴上拿过一份画报，递给了森林管理员的妻子。“Moment，please（请等一下）！”

他马上，立即，如此等等，去要一杯双料加双料的莫卡①。

施丹姆太太看着画报。画报倒拿着。“多美，影电演女员的时髦服装！”②

拉姆施在去柜台的路上向安格蕾特打招呼。安格蕾特穿着黑色套服、白衬衫。一位女士。

“So sorry in the spring-time（春天里竟然这么难过）？”

“在这种痛苦的时刻，你应该讲德语！”

锯木厂老板打开了话匣子。“A bad error（误会了）！安格蕾特，求你温柔点，多谅解一点，就好办了！”一个年轻女人和他同桌，对吗？对，他承认，这会引起误会，但这是为了买卖，仅仅是为了买卖。

安格蕾特的醉意不下于管理员太太，可是，她身子笔直地坐着，象一幅油画上的女人。黑服女士。年轻时的安格蕾特·安肯，用目光鞭笞人的安格蕾特·安肯又活现在眼前了。

电子琴传出糖精般甜的音响。管理员太太心烦地跟着唱了

① 一种产自南阿拉伯的上等咖啡。

② 这是把画报倒着看产生的错觉。应为“电影女演员……”。

起来："小屋子在树林——边，明朝我就——来……"施丹姆太太拉了拉侍者的上衣下摆，象是对待高中的老同学似的。她在手提包里找钱，把手绢、粉盒、口红和小物件摆了一桌子。

"哈哈，哈哈！"骄傲的渔夫的女儿安格蕾特放声大笑。

拉姆施跳起身来，匆匆吻了一下安格蕾特的手。"请原谅！回头见！"他冲着柜台喊道："两杯双料莫卡，快，如此等等！"他又坐到了管理员太太的身边。

安格蕾特敲了敲她的酒杯，象作一次庄严的讲演似的站起身来。"掌柜先生，请来一把锋利的刀！"

四十六

在伞形松树下，头一茬绿草尖钻出了土地。雄雀用求爱的长笛般的声音争夺配偶。安格蕾特既看不到嫩草，也听不到雀儿的歌唱。

在林区管理所附近，她下了自行车，沿着园子走去。

林区管理员施丹姆推着摩托车匆匆走出大门，直愣愣地望着这位农妇。"您会挤羊奶吗？早晨好！"

安格蕾特会挤羊奶。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年轻的管理员太太病了吗？"

"不太舒服，老实说吧，她不在家。一夜没回来。但愿她没出事。"

安格蕾特可以让管理员放心。她想起来了，她在城里见过那位年轻太太。由合适的人陪着。会出什么事呢？她马上就会来的，坐着汽车，很快活，很健康，条条路上，阳光明媚。妙极了！

管理员灰绿色的眼睛忽闪着困惑而恐惧的目光。他拔腿就跑，发动了摩托车，一跃而上，开走了。不打招呼，也不表示感谢——只有一溜尘烟。

安格蕾特挤完羊奶，把盛满的奶桶放在门前。那儿放着施丹姆太太的木屐。

这个农妇朝小木屐上啐了一口。眼下她拿不出别的招数来，于是按照老例，啐了三回。

锯木厂老板的蓝色汽车在公路上闪闪发光。年轻的林区管理员太太的脑袋靠在拉姆施的右肩上。她睡着了。

在人们叫作大教堂的茂密的灌木林前的拐弯处，疾驶的绿色摩托和蓝色汽车相遇。林区管理员骑着摩托朝城里飞速驶去。

拉姆施猛踩油门，可是，过了片刻，他从反光镜里看到，林区管理员在他背后开来了。锯木厂老板一边让出超车的道，一边加大油门。一场角逐，一场小规模竞赛开始了。

一度不分胜负，随后林区管理员勇敢地冲到了前面。年轻太太被嘈杂声吵醒。"我的丈夫！"

"Keep silent, sweet blue-hair（别出声，亲爱的蓝头发）！"拉姆施停车，下车，朝年轻的林区管理员走去，还没到施丹姆面前，他就鞠躬。"请原谅，never mind（对不起），如此等等！"锯木厂老板的话象滔滔流水，险些把林区管理员冲到公路旁的沟里去！"请放心！"年轻的太太没出事。她活着，爱着，精神饱满。她错过了公共汽车。拉姆施想送她回家。但是，呵，上帝，一连串不幸的麻烦事！命运的一次恶作剧！他们要开车走的时候，拉姆施看到一把屠刀。一把屠刀插在他的汽车的后轮胎上！没有

备用的轮子。在这个公务员的国家里，修车站晚上是不开门的。年轻的太太疲倦了，累了，如此等等。她只好在饭店过夜，舒服地过了一夜…… “That's the matter. Excuse me (事情就是这样，请原谅)！”

那位年轻太太走过来了。她脸色苍白，一夜没睡，可是她活着，她的微笑未受损伤。

无言。凝视。林区管理员或许觉察到了什么。不，他宁可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是个倔强的青年，他给自己描绘了一幅他的姑娘的画像：赤裸裸的姑娘，在北非狮子的利爪下，没被碰一下……

他对拉姆施点点头，对他的妻子点点头，用颤抖的拇指指了指他的摩托的后座。

那个女人上车。不再看拉姆施一眼。

摩托一声吼。蓝烟……拉姆施看到一个绿色的宽阔的后背和一个蓝色的窄小的后背，在远处，渐渐模糊，变成无色泽的一个点。他一定得给林区管理员送头母牛去——至少试一试，而且不要钱，这得看情况了。

四十七

森林从北边延伸进村子的地方，有一所孤零零的新农民的房子，从外表看，还始终象是一所未上灰泥粉刷的建筑。没有篱笆把场院同森林分开。场院上长着松树。一棵歪歪扭扭的松树旁，是一个用板条箱的木条钉的狗窝。板条上写着：“多吃鱼，身体好！”狗才不管这种广告宣传。这条俄国猎犬过去是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的，给它什么，它就吃什么。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男爵躲到了安全的地方，不再有心思宠爱动物了。难道人家要整治他吗?才不呢。他本来可以在离布卢梅瑙五十公里的地方，象农民一样，种他的二十摩尔根的地。他料到会落到这种地步，就逃走了。

牲口棚边上，荨麻丛中，风声飒飒。一个漏底的牛奶桶横在房屋的角上。粪堆上放着一辆破烂的手推车。

只有马棚的窗户是擦干净的，象住家的窗户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尽管棚里没有马。

这是新农民弗兰茨·布默尔的家园。他以前是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的马车夫。弗兰茨主要给男爵老爷驾车。男爵少爷和夫人自己驾驶汽车。男爵少爷不讲旧规矩，男爵老爷对他儿子的这些市民派头看了不顺眼。

男爵少爷对他父亲的荒谬的旧信念也挺恼火。老头子断言，地是方的，并且一心要证明这一点。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要亲自证明地是方的，让世人不再相信地是圆的这种十分荒谬的说法。

弗兰茨·布默尔是专门选派来帮男爵老爷去完成他的生活使命的。

“出发，布默尔，走吧!”男爵老爷说。弗兰茨驾着马车朝地平线驶去。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他总是到不了目的地。

“走啊，布默尔，走啊!二十三点整我们必须到达那里!”

弗兰茨驾着马车朝地平线驶去，直到男爵老爷睡着了，他便驾车回家。仆人们把沉睡的老爷从马车里抬了出来。地是圆的。

伟大的战争结束后，弗兰茨·布默尔也分到了耕地和林地，尽管他那趟错误的地平线之行差点使他没份儿。同志们，气量

大点！他是这种环境的牺牲品，我们不都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的吗？一个马车夫，学会了他的老爷们的爱好。可是，他的境况不允许他有这些爱好。

弗兰茨·布默尔偷偷放猎犬猎野兔。他还爱打牌，不输个精光决不歇手。打牌的时候，他的翘鼻子变直了，那些正经人都这么说；布默尔得闻一闻，王牌在哪儿。但是，弗兰茨·布默尔最爱好的是马；不是耕地的马，而是种马。弗兰茨觉得自己同这种高贵的动物是亲戚。"如果我再投胎，我只愿变成种马！"

正做梦梦见一匹阿拉伯马的弗兰茨·布默尔猛地惊醒了。有人在场院里叫他的名字。他竖起耳朵听着：山雀在松树上唧唧喳喳。母牛在圈里吼叫。布默尔的妻子已经走了，不在家。她有时去替胖子赛尔诺干活，挣口饭吃，再拿他几个芬尼。

这时，又传来一声喊，把弗兰茨从昏睡中吓醒了："布默尔，你的牛饿了！"

弗兰茨穿上裤子，和那件旧的马车夫外套。

一个人影，苍白得好象天使，进屋来了。

"是你蜜蜂脑袋，还是你的鬼魂？"

是奥勒站在这儿，不是什么鬼魂！布默尔，你可别把上衣和裤子穿倒了。这晃晃荡荡的肥大衣服里面，是一副人人熟悉的瘦骨头。不过，奥勒沙哑的嗓子可喊不过母牛的吼叫。

布默尔把母牛轰到森林里去。他讨厌母牛，这种拉屎的畜生。把牛圈在圈里，这可是当地人的一个愚蠢的习惯。在弗兰茨和男爵老爷去旅行过的一个国家里，无论冬夏，母牛都呆在户外，甚至呆在大街上。只是汽车司机多点麻烦。这个城市叫孟买，在印度国。

母牛犹犹豫豫地慢步走进森林。它还希望有人会给它的食

槽放满草料呢。

弗兰茨用湿木头生火。奥勒站在浓烟里，连声咳嗽。是为了这件事情：成立新农民团体！

"有农民互助会还不够？"

"保留着！"协会和集体也象水泵似的会使用坏的。这一回换上新的压水把，下一回换上新的汲水管，眼下，奥勒想的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团体：有困难不再单独承当，需要帮助不用再提出申请！

"听起来倒象是天堂里的婚礼！"弗兰茨·布默尔一边吃早饭：一块嚼烟草，温和的代用咖啡。"参加这种天堂协会代价有多高？"

不花代价，只要参加就行，带着你的皮囊和灵魂，老婆和家庭。早饭有牛奶！面包夹香肠！

弗兰茨表示相信天使奥勒的预言，不过，在他的天堂里允许人家玩施卡特牌① 和养马吗？别让人将来眼巴巴地向这位政治先知祈祷恳求。没有马，不让玩牌，对弗兰茨来说，人生好比沙漠。

奥勒含糊其词地说："愿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还不曾考虑过，养马和玩牌对于他的新农民团体有什么意义。

猎狗抓门。"进来，狗的天堂的使者！"

狗放下一只被咬死的野兔。弗兰茨夸这条狗。"中午的肉有了。可惜并不是满地跑着这些肥家伙。"

奥勒送他两马克买人造黄油。弗兰茨把两马克的银币扔到空中。咦，没了！这把戏叫做神父口袋。奥勒马上体会到了。弗

---

① 一种三人牌戏。

兰茨一闻到钱，就不知疲倦了。“咱们玩会儿牌怎么样？”

奥勒没这种瘾头。他宁可奉送弗兰茨三马克。

现在弗兰茨不能不参加新农民团体了。酒钱捞到了。买卖会兴隆。按马贩子的习惯，他拍手成交。“连皮带毛一起加入！”

奥勒松了一口气，咳嗽着走了。一位得意的先知，做法稍有不正直的地方，不过挺成功。

布默尔剥去兔子的皮。年轻时他曾在《圣经》上读到过：天使身穿农夫的衣服来到农村。也许眼前是这么回事？有一句箴言说：“你不要因为天使穿着你的兄弟的衣服而认不出他来！”对，要留神！

四十八

妒忌心使安格蕾特坐立不安。她忽而等待拉姆施的信息，忽而责备自己。真是欠考虑！她用刀划破了尤利安的汽车轮胎，反倒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同那个象外国人的黑头发婆娘过了一夜。

安格蕾特决定去林区管理所。您听着，林区管理员，您这个新手，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您别以为自家那只黑猫是个童贞女；连在梦里都不会是！

安格蕾特想去林区管理所，但是没有去成。苦恼人曼佩给她捎来了锯木厂老板的一封信。

“谢谢！”

苦恼人曼佩站等着。

“谢天谢地，终于来了！”

苦恼人曼佩在蓝丝绒地毯上蹭他的穿窟窿的胶皮靴。“我们

写了这封信，你倒连一小口酒都不给渴死的信使预备着吗？”

安格蕾特尴尬了。她在餐柜里找苋蒿烧酒或者薄荷酒。什么也没有。苦恼人曼佩微笑着，使了个激将法：“一个男人没有老婆——这还凑合。一个女人没有丈夫——这就不行了。家里没有一滴酒。叫人挨冻。”

安格蕾特拿出一张五马克的钞票。曼佩十分满意地蹭地毯。“这封信归你，安格蕾特！”

安格蕾特拆开信：紫色绢纸上写的字，客套话，请求原谅，彬彬有礼。“……请你谅解我没有亲自来见你，是为了求安静。一个聪明的买卖人是不会去刺激竞争者和敌人的……但是，我手里捧着你的信，我，敬启者，等着你……”

傍晚时分，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沿着村子的大街走去，昂首阔步，目中无人。甚至晚风都觉得自己太弱，不敢去吹拂这个农妇蒐蒂禾种子色的头发。只有安格蕾特一人知道，她在走这段路的时候，尽管傲态十足，心里却在打颤。

在锯木厂老板家的凉亭里，安格蕾特碰见了尤利安的女秘书，这个姑娘既害怕又佩服地望着蜜蜂脑袋奥勒的不贞的妻子发愣。

拉姆施手捧一束盛开的风信子花，亲切大方地迎接安格蕾特。他引她进了黄玫瑰室。李子烧酒和木犀草的气味混在一起。令人讨厌又有刺激性。

“Present for you（献给你）。”拉姆施挥动风信子花。“最忠诚的仆人！”他吻了安格蕾特，同年轻时一样性急。安格蕾特又认出了他。一股热流流遍了她的全身。她没有弄错。是他，粘在了，挂在了她的嘴上，疯了，狂了，他的胡子里面的白须，也许只是因为冬天夕阳的反照才显得这么白。

拉姆施并没有认出他自己，他的青春岁月使他心情紧张激动。他所说的一切，他同安格蕾特所干的和还将干的一切，都是真心诚意的。伟大的一天！

但是这一天并不伟大。妒忌心在安格蕾特心中作祟，象山羊撞着做白日梦的稻草人。她蓦地泪如雨下。那个象外国人的黑头发婆娘！尤利安怎么同她过那一夜的？

“规规矩矩。没有私情。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转过。免税的买卖上的杂费开支，如此等等。”难道安格蕾特不能设想一下，一个锯木厂老板需要主管的林区管理人的优待，需要他的妻子、雇工、使女、家畜等等的恩惠吗？

安格蕾特不能这样设想。拉姆施是拉姆施，尤利安是尤利安。别为了生意低三下四；这样会伤安格蕾特的心。

锯木厂老板沉默了。他也许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关于做事要正直的理想。安格蕾特抓着他的半秃的脑袋四周的头发。“伤了你的心了吗？”

尤利安才不在乎呢。安格蕾特讲得有道理，如果他考虑，给林区管理员夫妇一头母牛，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打通同他们的关系。

“给她母牛！”

“天哪！”这可不行，尤利安的母亲知道了，是会揪掉他的头发的。

“上帝就在眼前！”难道尤利安忘了，这个安格蕾特·安肯现在已经属于他的了。母牛已经准备下了，一头带铁链、有乳房和四道斑纹的母牛。

锯木厂老板把一口袋的感谢和好话抖落到安格蕾特头上。这是沙发床！这是枕头！安格蕾特又要占有她的位置，并且对

讨厌的举动伸出她美丽的舌头，哈哈！他们已经从深深的爱的苦海中被拯救出来了，如此等等。

四十九

安格蕾特午夜时离开锯木厂老板。她走后门，穿过花园，进入田野。无月的夜。醒着的土地散发芳香。饱足的一夜。

锯木厂旁边笼子里的狗吠了又吠。一刻钟过去了。狗还不静下来。

拉姆施又穿上裤子，抄起一根短棍，朝放肆喧闹的狗跑去。在屋檐下有人压低嗓门喊道："尤利安，听我说！快！"苦恼人曼佩走到场院里的灯光下。

有人编造了安东·丢勒并非偶然死亡的流言。刑事警察局的那位同志又进村了，这一回没穿皮大衣。现在是春天了。他敞着衬衫领子，被人当成了林业局派来的辅导员。

安东所在的林业队里的人都被询问过了。大家一致作证说，事故发生的时候，锯木厂老板已不在现场。蜜蜂脑袋也只能这么说。

锯木厂老板带苦恼人曼佩进了黄玫瑰室。

"房间里有女人气味，尤利安。"

"管你什么事？你想要什么？"

苦恼人曼佩先要一杯李子烧酒。那还用说。接着他说，来一双旧胶皮靴也不坏；现在雪化了，到处是春天的泥浆，他的那双靴子都露出脚趾来了。这不体面。苦恼人曼佩还要什么呢？"他们对安东的死挺关心，他们在调查，尤利安。"

锯木厂老板急了，给曼佩倒了一杯李子烧酒。曼佩喝着酒，

高兴得身子直晃。对，明天那个装成林业局辅导员的便衣警察还要找曼佩盘问的；因为曼佩今天躲起来了。

拉姆施发火了。"事情不是很清楚的吗？我坐到你们身边来时，是你把丢勒的早饭搬走的。傻瓜，是他们要说你蓄意谋杀吗？"

"说我蓄意谋杀，尤利安？说你！"苦恼人曼佩自己斟了一杯。"定定神，尤利安！没人能加害于你。你只是把安东的早饭再往那边挪了一点。这并不是违禁的。"

锯木厂老板在倒酒时，手发抖了。"你是要靴子吗？"

苦恼人曼佩一边喝酒，一边露出他的发紫的脚趾。锯木厂老板从前厅取来了他的冬季毛里皮靴，把它推到曼佩面前。"第十一诫：不该受冻[1]！"

要苦恼人曼佩懂得，人家盘问他时，他该怎么作证，是需要时间的。这对于锯木厂老板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曼佩醉得越厉害，他就越不顺从。

"人家问你时，你怎么说？"

"我问……我说……靴子，我说……"

"把靴子穿上！"

苦恼人曼佩使劲想把胶皮靴从脚上扯下来，但怎么也扯不下来。他要锯木厂老板帮忙。他真的帮着扯。曼佩象个吃饱了的婴儿似的微笑了。"尤利安，尤利安，这样开心的时候我这一辈子可不是常有的！"锯木厂老板把曼佩的胶皮靴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曼佩穿上了毛里长统靴，舒服地叹了一口气。"象睡在床上似的！现在从上面暖和暖和吧，plies, pleis（请，请），如此等等！"

---

① 基督教有十诫。这是曼佩瞎编的。

苦恼人曼佩看见他的杯子底下压着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珍贵的啤酒瓶盖，尤利安。活见鬼！扔掉太可惜！”他一边喝，一边收起了那张钞票，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想要回家去。

“人家问你，你怎么说？”

“对，我怎么说，尤利安，胡扯蛋，晚安！”

拉姆施把曼佩拽过身来。“我要坐下来的时候，你把丢勒的早饭挪了一下。别的你什么也别说。”

“不说别的？你可是又挪动了那么一点，尤利安，好儿子！”

“没有！没有！”

“没错，我的小儿子！”

拉姆施日子不好过。要按大学生高尚的博爱精神搞新的攻守同盟，现在没有合宜的气候了。对于不顺当的事情一吐舌头就算完，已经不可能了。

五 十

扬·布勒特是个瘸子。他一生下来就不得不将就着把和面槽当床睡。爵府饲养员布勒特家的摇篮有别的孩子占用着。“和面槽不够长，容不下九磅重的孩子，我的左腿罢工了，不再长了。”扬·布勒特自己讲这个笑话，省得别人拿他的残疾开心。

短了一截的腿也带来好处，尤其在战争年代。大战中的绝大部分时光，扬·布勒特是在男爵家的牛棚里度过的。只是到战火烧到了自己国土上时，人家才命令扬去参加人民冲锋队。这时，男爵要到西部的亲戚那里去作一次休养旅行。

布勒特在应最后的征召去当人民冲锋队员之前，把他家里的人隐藏到母牛湖岛上一所茅屋里。随后他去到爵爷的城堡。那

里现在驻有一个团指挥部，指挥大德意志军队有计划的转移运动。

岗哨拦住布勒特。"上哪儿去？"

布勒特并拢足后跟，这个一条腿短一截的人尽可能把立正的姿势做得合乎规矩。"冯·韦德尔施泰特男爵的传令兵！"

"男爵呢？"

"在人民冲锋队。我来领他的望远镜！"

布勒特领到了望远镜，一架夜间用的望远镜。他就用这个办法自封为传令兵。他一瘸一拐地从这条战壕走到那条战壕，讲笑话，在人民冲锋队松松垮垮的防线上制造混乱。

就靠这种办法，他让一个上尉（原是马伊贝格的食品商）带着他的连队去后方驻守一个军用仓库。扬报告说，那里有国家储存的铁，首先是真咖啡，需要守卫。原来是食品商的上尉巴不得接到这样的命令。连队出发去后方抢救咖啡。

不久，布勒特又在人民冲锋队的另一个地段冒了出来，这一回，他自称是刚到的团长冯·兴斯特罗夫的传令兵。这个地段的上尉，原是个忠于德意志的林区总管，因为打兔子，耳朵有点聋。"什么？"

扬·布勒特立正："新任团长冯·兴斯特罗夫命令：立即掩埋武器！换上平民服装！让敌军过去！掘出武器！当狼人[1]！"

这位林区总管把双手弯成贝壳形，罩在耳朵后面。"把命令重复一遍！"

扬·布勒特重复传达了命令。

---

[1] 纳粹德国濒临覆没时，戈培尔扬言要建立的一种武装组织，实际并不存在。

这位连长说："给我接电话！同团部通话！"

报务员，原马伊贝格的邮政局长，忙着接线。他脸色苍白地说："线路断了！中间有部队破坏！"

扬·布勒特握住裤袋里绞电线的剪刀，偷偷溜走了。

年迈的林区总管大声叫骂。他不愿当狼人，而是想去猎狼。可是他服从祖国的领导，打发他的部下回家换装。

这时，扬，祖国的领导，躺在一个布满苔藓的洞里，他用灯心草把洞里垫成一个鸟窝似的。他用男爵的夜间用的望远镜，观察苏军阵线的运动。

夜里，他往苏军阵地爬去。他背后，是林区总管负责的地段，已经被他瓦解了，但是前面可能有地雷。他在耕地中泥泞的犁沟里爬着。当一颗照明弹照亮了这个无人区时，他恨不得变成一条虫。

第二天，布勒特同林区总管在苏军团部的茅房里相遇。林区总管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他捂着屁股，不愿同一个如此卑劣的人民冲锋队员一起蹲厕所，他要另找机会。

"左边团部有纸。"扬·布勒特说，继续蹲他的茅房。

五十一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儿更快活的地方了！"

"是啊，在布勒特家！"

在布勒特家，冬季里乐声悠扬。父亲扬，这个爱讲笑话的人，年轻时就拉小提琴，拉得还凑合，有时在村子的小乐队里拉第二提琴，奏乐伴舞挣点钱。

时过境迁。现在布勒特已经是一个有声望的农民，不再是

吹吹拉拉的艺人了。现在他只为了家庭的需要才弄弄音乐，而且是全家一起演奏。

扬，这位红脸颊的父亲，拉第一提琴；儿子克劳斯拉第二提琴伴奏；一个女儿拉手风琴，另一个女儿弹曼陀林。母亲在去年圣诞节得到一件礼物，一个小的打击乐器。那魔鬼提琴和马尾弓子她想学也来不及了。

布勒特家庭乐队演奏民歌、农民舞曲、有标题的乐曲，也演奏新的流行歌曲："老玉米，老玉米，人人都知道，指的是香肠，挂在杆子上……"

听了布勒特家的音乐的人，决不会想到，这音乐还掩盖着不和呢。十七岁的克劳斯想进城去正正经经地学音乐。但是，扬·布勒特不愿失去他这家模范户的最得力的台柱。"你可以在这儿拉第一提琴。我让位。"父亲扬说。

克劳斯在家庭乐队里拉了一段时期第一提琴，接着，他又要一根萨克管；他要吹出人的笑声来。

"萨克管是件黑人乐器。"父亲扬找岔说，为的是省下这笔钱。"黑人的东西不怎么样。"

克劳斯噘起了嘴，该他干的活他不干，最后父亲扬只好同意买萨克管。

既不感谢，也不鞠躬！难道克劳斯应该不拿工资白干活？这个想当萨克管手的小伙子，天天坐到深夜，吹他的铁皮烟袋锅，尖声刺耳。

"比一窝挨饿的小猪叫还难听！"父亲扬指责说。

清早，克劳斯没睡足觉，给母牛挤奶也没挤干净。父亲扬板起了面孔。"母牛第一，小猪管子第二！挤不好奶，就别再弄音乐！"

克劳斯盼着自己的生日。到了十八岁，他不需要得到父亲的同意就可以去学音乐了。

父亲扬对新时代里这种不理智的规定挺恼火。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就可以自作主张了？他懂得个屁。"党有时简直是给自己掘陷阱！"

如今已是三月，布勒特家庭乐队演奏《彼得堡雪橇游》，同冬天告别。春耕大忙季节开始了。克劳斯象百鸟迎春音乐会上的新秀，用他的萨克管吹《雪橇游》。母亲猛敲雪橇的铃铛，不让父亲扬听出吹错的音。

喧闹的乐声盖住了蜜蜂脑袋的敲门声。他穿着笨重的毡靴闯进这伙疯狂的雪橇游人中间来了。

父亲扬在小提琴上奏出一个短促而响亮的音。海尔塔在手风琴上按了一个和弦。从克劳斯的小猪管子里同时发出一声马嘶。大家愕然，面面相觑，仿佛发生了什么非常不体面的事情。父亲扬头一个镇定下来。"欢迎蜜蜂脑袋回到活人中间来！"他奏起《接骨木之歌》，演奏中间用弓子指点一个座位，让奥勒坐下来。两个姑娘唱道：

接骨木，接骨木，
鲜花盛开在五月。
树丛中，一小鸟，
唱起忠诚爱情曲……

母亲挥舞鼓棒。她觉得这首歌对可怜的蜜蜂脑袋并不适合。其余的乐师没有发现母亲在挥舞鼓棒。他们只顾自己埋头吹拉弹唱。

……快回来，快回来，
我心中最爱的人儿……

母亲急得要命，猛敲大鼓上的铜钹。大家生气地转过头来瞧她。这又不是进行曲！

接骨木早已不再开花，
树丛中没有鸟儿唱歌……

奥勒点燃烟斗，咳嗽，想仔细听听。没有特别的忧伤，唯有克丽斯蒂娅娜·布勒特的眼泪落在了铜钹上。

接着，朋友们在炉边就坐，喝草莓酒，谈这谈那，就是避而不谈安格蕾特。发酵的草莓汁爬进了老兄弟布勒特的脑瓜里，鼓动他的舌头夸口吹牛。"今年又是两头小母牛！"牲口棚里组成了一条牛乳房和牛尾巴的阵线。墙要裂了。扬非扩建牲口棚不可了。

奥勒谨慎而克制地说："二十摩尔根土地总归是二十摩尔根土地。"这么多的牛，扬从哪儿去弄饲料呢？

扬醉意正浓，说话也不留意了："咱们乡里不是还有无主的土地吗？"如果登记本上村前的休耕地统统有主的话，村长尼特纳格尔准会满意的。

奥勒替他考虑说："那末，劳动力呢？"难道扬能永远打孩子们的算盘吗？

不用担心！我扬的孩子，感谢上帝，管教得很好，很听话。家庭就是宝啊！

奥勒微微一笑："每个新农民都象你似的有这么一个大家庭吗？"

不，哪家也没有；比如蜜蜂脑袋就没有，他连老婆都没了，如果他已经开始同她散伙的话；不过，老婆当然还会找到的，能娶来的，对吗？

蜜蜂脑袋既不难过，也不觉得受了侮辱。草莓酒激起了他的幻想。新农民团体又增添了新花样：一个养鸡场，一个养鸭场，为市场种鲜花。一起劳动！土地合伙！到处是笑脸！连扬·布勒特也会抵御不住这种富裕的吸引力的。

扬·布勒特十分关心地问道："你头上的伤还疼吗？"奥勒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干拉姆施，给他点农村老无产者的颜色看看？

奥勒耽于自己的幻想，他说："我已经动手了！"

醉醺醺的扬一听这话就够了。"奏乐！"他喊道，"奏乐！"

乐队立即奏了起来：

园里的小花
不再使我高兴。
我的宝贝走了。
好不沉重啊我的心……

布勒特家的姑娘唱道。奥勒坐在炉边，脸色苍白，但勇气犹在。他的烟斗象火车头的烟囱似的呼呼冒烟。在这个站上，火车只停了片刻，因为没有人上车。

五十二

林区管理所里，房门上方挂着鹿角。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原来是个能干的伐木工人，受到他所在单位的伙伴们的推荐他进了林业学校。布卢梅瑙林区是他当管理员的第一个地方。他能干，眼观六路，森林里有一点木屑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如果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在家里时目光也稍稍敏锐一点的话，那就会诸事顺利。但他搞上恋爱的时候还很年轻。他的细鼻子的妻子是他偶然得到的一件礼物。在这方面，他未曾指望过他的生活会给他这么多的幸福和奖赏。

年轻的林区管理员太太！她的血液在沸腾。在中学时，她已经读了许多森林和蛮荒故事。赫尔曼·吕恩斯①的《荒原深处》、《杂草和测锤》，如此等等！她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当她不得不替代她的父亲经营烟草店时，她便跨进了文学的最阴暗的地区。

林业学校学生施丹姆在科德丽亚的店里买烟草。起初是一周买一包，随后是一天买一包。细线变成了粗绳子。

年轻的科德丽亚梦想着野林里有雕鸮叫声的圆月之夜，梦想着鹿鸣和九月的芳香。

后来，未来的森林管理员施丹姆晚上也去了，在柜台后面品尝未来的岳父贮藏的香烟。订婚不能再拖了，它是正式结婚的种子。施丹姆考试完了就办婚事；倒不是由于年轻人一般急于提前结婚的那种原因。不是的，在这方面林区管理员施丹姆懂

① 赫尔曼·吕恩斯(1866—1914)，德国作家。

得怎样克制自己。他体贴他的年轻又罗曼蒂克的妻子。只要一切圆满！

就这样，他们结了婚，年轻的施丹姆看来不是女学生科德丽亚所期望的那种大胆的守林人和驯鹿人，他会帽上插着沾了野兽鲜血的树枝回家来，他会带着妻子在月夜里去猎山鸡和黑琴鸡。有过这样的事吗？没有，他根本不打猎，他脑子里只装着木材、栽松树和立方米，而且一点也不浪漫，好象森林里的一根铁杆子。

林区管理员太太一夜没回家——不错。他们一问一答。解释。保证。"再也不了！"黑头发的管理员太太发誓说，从她的蓝眼圈看，她似乎受了罪，脸色也变了。林区管理员突然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说再也不了？你不是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是的，是的——再也不这样了。"

新婚夫妇间容易原谅。幸亏林区管理员总是一摘下骑摩托车的风镜就把他锐利的目光也一起摘下了。他走到屋外，把园子的栅栏上几根松了的板条钉牢，并且又恢复了心境的宁静。当他正想进屋时，一眼瞥见屋门上方斜挂着的鹿角。这东西天天都使他恼火。他用新的螺丝钉把它固定在房屋的木板墙上。

林区管理员太太不顾家里刚恢复的平静，她那棕色的前额后面，又出现了种种想入非非的念头。她丈夫不在家时，她便坐在窗边的读书椅子上，容光焕发，让远处的景物映入她的黑眼睛里。自从在马伊贝格的饭店里过了那一夜以来，她走到哪里都闻到一种香气。香料和美国香烟烟丝的混合香味。弗吉尼亚①。这个词儿就象北美大草原的钟声在远处传响。但是，显然没有

---

① 一种美国香烟的牌子。也是美国的州名。

希望去那里了。

可是，命运又在招手了。命运挥动着一条山羊的后腿。林区管理员太太在挤羊奶时被这条山羊后腿踢中了。一脚踢在了小肚子上。林区管理员太太被羊奶洒了一身，躺在了草荐上。有片刻工夫，她感到呼吸困难。

过了片刻，她又能站起来了，在羊圈的过道里来回走着。她听见远处传来了她丈夫的摩托车的声音。她身上的疼痛顿时加剧。

林区管理员驶入大门。那女人一身羊奶，踉踉跄跄地走过场院，倒在床上，呻吟起来。她小声呻吟，但又急又重。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吃了一惊，连忙坐到床头柜上，那上面放着一个花瓶，插着早开的紫罗兰。

医生来了，检查、触摸林区管理员太太的身子。林区管理员施丹姆跑出屋外，半是醋意，半是心疼。医生微笑了。"不要紧，但是要小心，小心……年轻妇女……小肚子……不是闹着玩的。"

医生告辞。林区管理员上下打颤。年轻的太太低声呻吟。"我们要有一头老实的母牛该多好……"

林区管理员便去催拉姆施把答应给的母牛牵到他家来。年轻太太的病马上见好了一些。

五十三

十八年前，农民赛尔诺让人送来了一个孤儿。他象根据奥古斯特·施图肯布罗克商品包装发行的货单预订似的，预订了这个孩子："请寄下健壮的男孩一名，要能过得惯农村生活，并符

合众所周知的条件。敬礼。赛尔诺。”

男孩领来了。他叫维尔姆，他的名字在孤儿院的名单上被划掉了。

赛尔诺打量这个男孩，仿佛在打量一头新买来的小牛犊似的。“他确实是德国血统而不是吉卜赛或犹太血统吗？”

“你瞧，他蓝眼睛，红头发，一脸德国雀斑。”他的干瘦的老婆回答说，她皱起鞣皮脸，想挤出一丝微笑来。

赛尔诺每月一次抱着他的养子称体重。量长短和称重量在赛尔诺的庄园上属于维持生活的活动。称体重，被那个干瘦的农妇亲切地搂几下，这都是抚爱的举动，维尔滕·霍尔姆就是在这种抚爱下长大的。不，不，他生活得很不坏，因为赛尔诺不是那种不通人情的人。这个男孩每逢圣诞节得到一套新衣服，从二十岁起，还得到五十马克的现钞。

维尔姆夏天放牧，冬天是牲口棚里少不了的劳力。他的个子长得很快。他的手很小，胳膊很细，好象是天生适合掏牛棚和猪圈里的粪水沟的。

维尔姆在施了坚信礼以后，根据当时的要求，进了由那个黑胡子的雅利安人①命名为劳动服役队的组织。

胖子赛尔诺写了一份申请书：“这小伙子还没有发育完全……”赛尔诺写的时候，想到的却是他的牲口。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大写字母写上了教会理事会主席这个头衔，但是这也不管用。战争已经打了四年。那些战争狂人没有时间等待替他们扛枪扛铁锹的人发育完全才上战场。

年轻的红头发的维尔姆·霍尔滕学着扛铁锹，可是要时间，

① 指希特勒。当时的青年都要参加一年的劳动服役。

他肩上的铁锹变成了炮弹，维尔姆被编入高炮部队。他甚至可以不花钱到国外去。他到了波兰，在那里当了俘虏，被遣送到苏联。世界真大，无奇不有！

在苏联，维尔姆在一个集体农场干活，老实又卖力。他挺满意。他对于伟大的生活进程增加了了解，他的胡须茬也密了。

维尔姆由战俘营被释放时，他真不知道自己这个孤儿应该回哪里去。他去了布卢梅瑙。那里生活着他所熟悉的人们。

不久事情就见了分晓，原来他过去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养父赛尔诺。他们发生了争吵。维尔姆不愿再象从前那样为了换口饭吃，为了圣诞节得到一套衣服而干活了。

"你被人家抓到野蛮的俄国去时，我们可担心哪！难道这算不了什么？"胖子赛尔诺说。"我们每星期天都为你祷告。不是吗？"赛尔诺的干瘪的老婆点点头，用左手抹掉了右眼的一滴眼泪；一点不假！

维尔姆没让他们留住。他找到了工作，在布卢梅瑙的新农民盖房时打短工。他搬到丈夫打仗阵亡的寡妇西姆森家住宿包伙。安东·丢勒给他以政治保护，安东是一切摆脱上帝权势的人的村长和神父。

维尔姆后来到锯木厂老板那里去工作时，安东也没有反对。

锯木厂老板拉姆施这时恰恰想到了他父亲的告诫，比以往要多关心一些农务。比方说，这么大的木料场有什么用呢？场上已经没有木材了。一切都从手里进到嘴里——马上消化了[1]！锯木厂老板雇用了维尔姆·霍尔滕。"把木材场犁一遍，如此等等！"

---

① 此指战后缺粮，木材都拿去换食物了。

"种什么，老板？"

"早熟的土豆……能卖好价钱。"

"好，您去乡公所报告一声！"

"这管你什么事？"

维尔姆·霍尔滕露出了幼稚的神气劲儿："我是人民监督小组的！"

锯木厂老板隐忍不语。好一个统战政策！他寻找机会，用正当的办法把监督他的维尔姆·霍尔滕打发走。机会找到了。维尔姆·霍尔滕被派到了蜜蜂脑袋的场院上。他的劳动力被用来制造气候。为锯木厂老板在安格蕾特那儿制造良好气候！

当时，维尔姆·霍尔滕是村里妇女喜欢见到的男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妇女，全都竖起耳朵，想套他讲讲蜜蜂脑袋夫妇闹翻的事。连他的女房东的女儿，弗丽达·西姆森也利用这种机会。"蜜蜂脑袋家发生了这样污七八糟的事！象我这样没结婚的大姑娘听了，没法不害怕结婚。"

维尔姆·霍尔滕不搭理她。

"奥勒现在睡在牲口棚里，安格蕾特和拉姆施则睡在奥勒夫妻的床上，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维尔姆·霍尔滕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如果你的老婆离开你，你会哭吗？"

"我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不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维尔姆脸红了。他没有娶弗丽达，也没有吻过她。

维尔姆·霍尔滕不让好奇的弗丽达·西姆森缠住自己。一种内心的苦恼折磨着他。在村里的大街上，他听到一个秘密消

息，便老是想着它。这消息来自弗兰茨·布默尔。“蜜蜂脑袋找过你参加他的新型农民团体没有？”

维尔姆脑子里出现了三个大问号，他从布默尔神秘的谈话中听出，奥勒没找他，奥勒对他生气了。

晚上，他来到蜜蜂脑袋撤空了一半的卧室里。他坐下来，先说些敷衍话，继而吞吞吐吐，末了才摆脱了他的苦恼。他要奥勒原谅自己，因为他没向奥勒说出真情：派他到蜜蜂脑袋场院里来的不是党，而是拉姆施。

不是意外消息，不是引爆火种。奥勒并没有火冒三丈。过去的事情了。已经宽恕了，忘却了。新的春天，新的寨！

“请用饭。”蜜蜂脑袋请维尔姆吃他的可怜巴巴的单身汉伙食：杂和汤，带皮的熟土豆，没洗过的腌青鱼。一顿晚饭，在给牲口煮食的厨房里随随便便地凑合成的。

维尔姆·霍尔滕望着可悲的青鱼说：“吸收我进你的集体农庄① 吧！”

蜜蜂脑袋囫囵吞下了一个没嚼碎的带皮的熟土豆。

五十四

苦恼人曼佩赶着一头母牛来到林区管理所。母牛胸前有块疤，曼佩觉得眼熟。这头母牛以前不是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的厩里的吗？

苦恼人曼佩顾不得多考虑这头母牛多变的生活：命令总归是命令，任务总归是任务！他把母牛赶进了林区管理所的院子。

---

① 维尔姆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呆过，所以知道“集体农庄”这个名称。

林区管理员年轻的太太马上要挤奶。那头母牛容忍着。

“这头母牛可老实啦!”苦恼人曼佩说。“有一小口喝的没有?”

“有的，有的!”年轻的林区管理员夫妇怎能这样粗心，竟忘了苦恼人曼佩也是管理所的常客呢?

在起居室里，苦恼人曼佩不只喝那么一小口。林区管理员给这位牵牛来的人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托他转交给拉姆施。这并没有同锯木厂老板说好，可是林区管理员夫妇不愿欠任何人的情。方便的时候还一张收据吧!

苦恼人曼佩把钞票塞在他的蜡布帽子里面，再把几只羊拴在一起，朝牲口棚的门啐了一口嚼烟汁:“多交好运!”他牵着五只长角魔鬼似的山羊回村里去了。

在槐树林里，这个牵羊的人同一根路标打招呼，他摘下帽子，象在一个大人物面前似的挥舞着。钞票从帽子里飞了出来。“好吧，就算我不注意把你给丢了。”牵羊的人对这张一百马克的钞票说，同时注意这张钞票在林中的微风吹拂下往哪里飞去。

出了槐树林，赶羊的人把羊拴在一棵树上，又返回去。他捡到了一张钞票。他感到意外。在村子里很难找到一个这样有钱的人，会丢失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

五十五

当年，老农民赛尔诺并不特别欢迎那场伟大的战争，但他也不诅咒它。一场漂亮的战争对于一个富农来说不会有什么害处，尤其是当战争在国外很远的地方进行的时候，而他本人又不必去打仗。战争提供了廉价的雇工——战俘。雇主不需要给他们

付疾病保险金，给他们吃猪吃的土豆就行，也不必象注意一匹好马似的注意让他们休息。

一场战争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这场伟大的、目前来说是最后的战争，结果表明是投机投错了，是一次不幸的失败。它象一只螃蟹，往回爬了。当它快爬回到马伊贝格时，老农民赛尔诺破口大骂，完全不象个基督徒的样子，他装满了三挂大车，逃难去了，当时叫作迁移。

在零年，赛尔诺赶着两匹瘦马拉的一辆小车回来了。他的双下巴没了。他的背心皱皱巴巴。看来他似乎变得矮人一头了。他心情沉重地嘀咕说："谁想得到，咱们的军队会被打得这么惨！"

几个月以后，粮食和牲口又增加了，因为赛尔诺的工厂，也就是他的耕地，除了几道战壕和坦克碾过的车辙外，未遭多少破坏。

布卢梅瑙原来的农民组织头头海因里希·欣特奥芬，从莱茵兰写信给赛尔诺："亲爱的朋友，想打听一下，你们是否已经把你们那里的俄国人赶走了。致以德国人的忠诚问候。你的海因里希·欣特奥芬。"

老农民赛尔诺回信说："希望渺茫。你就留在你现在呆的地方吧。另外，能否给我寄一公斤咖啡来，因为你们那里离殖民地[1]近。"

这样一来一回花了两个月时间。那一公斤咖啡却不见寄来。因此赛尔诺就把他朋友的那块土地归自己耕种，把它犁了。土地养活他的主人！

---

① 指德国原来的殖民地。

岁月流逝，赛尔诺又发福了，他的胆囊病又复发了。他懂得了如何适应这种新的环境，甚至变得开明了。他禁止自己的妻子再讲男女雇农这些旧名堂，他现在只雇用农业帮工和家务帮工。他甚至进而把每年经济上的盈利拿出来给帮工们分红。

每年春耕开始时，赛尔诺在他的庄园上举行一次称体重节。他让帮工们替他称体重。他的体重增加多少磅，伙计们就可以得到多少磅肥肉或者香肠，这是通行的工资数额以外的所得；他还让他们自由选择，究竟要肥肉还是香肠。

又到称体重节的日子了。这一回准备在打谷场上举行。苦恼人曼佩，这个临时工、当差、"万金油"和隔一段时间便要狂饮一次的酒鬼，也穿着皮毛里的长靴来参加这个节日。

干瘪的赛尔诺太太把一公升粮食酒放在切草机上。赫尔曼·魏歇尔特搬来了磅秤。女雇农们把蔓生的长春花编成一个花冠，还插上去年的最大的谷穗。

苦恼人曼佩看管烧酒，并且先尝了尝，因为曾经有过掺水的事。此外，他认为女雇农不该喝太多的粮食酒。"再没有比一个喝醉的娘儿们更可怕的了！"

赫尔曼·魏歇尔特也表示同意，因为烧酒是地狱里的一种饮料。

赫尔曼相信这种说法，苦恼人曼佩求之不得。他还代替赫尔曼，又喝了一大口，随后把两个手指头插进嘴里，吹响口哨。房门洞开。胖子赛尔诺走了出来。

这个老农民穿一身薄夏装，光脚穿着木屐，吱吱地向打谷场走去。薄薄的夏裤紧裹着赛尔诺的大腿。

苦恼人曼佩又拖起酒升喝了一口。粮食酒里的魔鬼使他放肆起来。他摸了摸那个农民的薄夏裤。"难道你在寒冬腊月不

穿衬裤走路？”

“别问这种问题，有姑娘们在这儿。”赛尔诺一本正经，道貌岸然。

年长的女雇农吃吃地笑。年轻的女雇农拧赫尔曼肋骨上的肉。赫尔曼浑身打战，仿佛极乐园里生命树上的蛇咬了他一口。

赛尔诺光脚登上磅秤。苦恼人曼佩松开平衡杆。十二只眼睛盯着秤舌。八只眼睛是雇农的，四只眼睛是那对农民夫妇的。八只眼睛和四只眼睛的眼角膜后面，藏着不同的希望。

两岑特纳[1]十一磅——这是赛尔诺去年的体重。秤砣往下落。赛尔诺打鼾似的大笑。他的体重减轻了。

苦恼人曼佩蹲下身子，摇了摇磅秤。“磅秤陷下去了。”年长的女雇农在打谷场上铺上一只口袋。赛尔诺颤抖着走上铺开的口袋。赫尔曼把磅秤推到口袋上。十二只眼睛的游戏又开始了；秤砣翘上去了。

“乌拉！”苦恼人曼佩加砝码。“太多了！”曼佩取下砝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女雇农们趁机从没人看守的酒瓶里喝了一口。

最后，秤舌停立在水平位置上。增加的砝码计两磅半。年轻的女雇农皱起了塌鼻子。“为这点东西不值得再干了。”

年长的女雇农拿起酒瓶来喝。人需要某种安慰。苦恼人曼佩总是从她手里把瓶子夺走。

赛尔诺穿上木屐。“你们对我照顾得太不够了——你们对我。事情就是这样。照顾得不够，人就不长肉。”

嘟哝，窃窃私语，心中隐藏着不满。

---

[1] 重量单位，合110.23磅，等于五十公斤。

年长的女雇农把长春花冠套在这位农民的肥肉脖子上。"上帝给你更好的食欲，农民！"

"那你就把饭菜做得更好些！"

年长的女雇农拉下了脸。

"这纯粹是要人玩。"年轻的女雇农说。

农民的老婆瞧了她一眼。年轻的女雇农吐出了舌头。

"这是什么意思？"

"我凉快一下我的舌头。全是酒里的酒精闹的。"

赫尔曼悲哀地动手收拾磅秤。看来只有苦恼人曼佩对老农民体重增加有限不怎么在意。侥幸的是，他最近有别的外快。

干瘪的农妇分发实物。老农民赛尔诺象一只戴上花环的得奖的公牛站在场院上。接着，他满意地走进屋里去了。称体重节结束了。

在这关键的日子里，如果赛尔诺在裤兜里藏一个十磅的砝码，让身重增加十磅，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赫尔曼·魏歇尔特把磅秤和砝码从打谷场上推走。这位虔信上帝的人平日总显出快活神情的嘴巴也起了皱纹。不值得再干了！赫尔曼本来打算把这份开春得到的肥肉去孝敬神父的妻子。两磅半——多寒碜！还不够塞一只瘦兔子①。奥勒，那个蜜蜂脑袋，不是说过，在他的新农民团体里将按照早期基督徒的原则："我的也是你的"行事吗？

五十六

三月里的一个寂静的晚上。初春在吸气，它该用雪使冒冒

① 这是一种烹调法，在开膛的兔子里塞上肥肉再烧。

失失发出来的蓓蕾打寒颤呢，还是该用阳光来抚摩它们呢？

蜜蜂脑袋以为听到了起居室里安格蕾特的心跳。"唉！"这是他自己的心在捉弄他。静下来，你这不知疲倦的心肌！过去的幸福不再给人温暖！一次间歇犹如探索者道路上的一个坑。回忆的雪飘进坑里，探索者绊了一跤。莫间歇，莫绊跤！

蜜蜂脑袋敲约瑟夫·巴塔施家的门，又找卡尔·李卜舍交谈。这两个都是新农民，从外乡迁居此地的，农民互助会的热心的会员，赞成奥勒的新型农民团体，这块智慧之石。

约瑟夫·巴塔施是个凡事都留有余地的人。每逢要跨出改变生活的一步时，他都需要时间去考虑。在一个新的家乡扎根，他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谨慎地点头同意蜜蜂脑袋的辉煌计划，可是，他同逍遥自在的弗兰茨·布默尔一样，没有同这位组织者握手，因为这个团体究竟是什么模样，一时还很不清楚。"还得考虑一夜再决定，行吗？"

卡尔·李卜舍，一个稳健老练的同志，他也把手插在裤兜里。这不是卖牛，也不是做马的生意！"也许得去一趟俄国，瞧瞧人家那儿是怎么搞的。"

蜜蜂脑袋哪里有时间去旅行。两人怀疑，两人拒绝。有必要到哪儿去恢复一下精力，到一个好客的人家去，找一个襟怀坦白的人谈谈，但是，安东已经去世了。

三月的月亮已经升到烟囱上面。蜜蜂脑袋走近他的住宅。门槛上坐着一个男人。那人把头和脸埋在一个铺盖卷里，睡着了。奥勒把他叫醒。赫尔曼·魏歇尔特虔诚而悲哀的眼睛望着他。"我来了，哪儿是我的房间？"

"嘿，你这个天堂里的魔鬼！"蜜蜂脑袋惊讶之余，在原地转

了两周。

赫尔曼一听他的新上帝和主人这种不虔敬的话，险些哭了。“我睡在哪儿？”

蜜蜂脑袋口吃了。他的牙齿在打颤。他的事业有头绪了，而且在零下二度的三月的黑夜里，竟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把农民团体的头一名成员领到哪儿去呢？

两个男人无计可施地站在夜空下面。蜜蜂脑袋搔着帽子下的脑袋。“对，房间！”有一间饲料房。赫尔曼原来住的寒碜的雇农房间可比不上它！有一个七十五支光的灯泡！

赫尔曼用他的眯缝眼瞧着耀眼的人造光线。有节制的虔诚的微笑！在这儿，他终于可以不戴眼镜念他的《圣经》了，不过，难道在新农民团体里只有电灯，没有床位吗？

有的，有的！赫尔曼今后会有两张摞起来的床，一张平时睡，一张星期日睡。现在要解决这第一夜。蜜蜂脑袋就曾在这种转折关头的黑夜里在地上睡过，没有铺垫，用较大的石块当枕头。对于一心要干什么事情的人来说，没有床铺是难不倒他的。

蜜蜂脑袋用切碎的稻草装满三只口袋。“清香的燕麦秆，闻一闻鼻子就通气！”他把三个口袋并排放下，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上糠秕，铺上潮乎乎的鞍褥。“就数马的香味好闻！”赫尔曼有了一张天国的床。

在赫尔曼的心里，天国的床可不是这样的。“奥勒，你可别犯过失啊！”他打开铺盖卷，把上教堂穿的衣服挂在切草机的飞轮上。

人要离去时，总要握手，全世界都兴这种规矩。赫尔曼也同教会理事会主席握手告别。赛尔诺给这个雇农三磅肥肉作为额外工资。赫尔曼没有被他挽留住。这东西新农民团体有！他谦

卑地站在他的床铺前。"我现在把自己交到了上帝和你的手里了，奥勒。可别领我走迷了路！"

蜜蜂脑袋昏昏然了。赫尔曼把他捧得同上帝一般高。他打算从屋里给赫尔曼取一条白床单来。赫尔曼还要点吃的。他的额外工资，赛尔诺给的肥肉，他不能吃。他答应给神父太太的。这是天国的肥肉。

蜜蜂脑袋摸进牛棚，给一头母牛挤奶。这头母牛不愿下奶。它不习惯一夜被人挤两次奶，它哪里知道新农民团体有急需。

三月的月亮钻进村外草地上的灌木丛里。奥勒敲锁上的屋门。安格蕾特不开。"唉！"他绕着屋子走，进了前花园，去敲客厅的窗户。他不情愿地在月夜里喊他以前的妻子的名字。没有动静。奥勒望着乳酪般灰白的月亮。月亮好象在狞笑。奥勒朝月亮的方向啐了一口，愤怒地捶窗框。他屏息听着，终于听到了玻璃窗后面的耳语声："尤利安，是你吗？"

蜜蜂脑袋猛地往后一闪，仿佛真是尤利安向他扑来了。这耳语声使他难过，但还没有到使他又为他的情敌大动肝火的地步。

两个男人可怜巴巴地一起喝壶里的剩酸奶来解饥。蜜蜂脑袋同赫尔曼一起躺在干草袋上。"我的也是你的！"新农民团体的骨干在这寒冷的三月之夜相互给以温暖。

五十七

一到阳光明媚的日子，农妇安格蕾特就更坐不住了。今年，她不再属于扛着粪叉到地里去施肥的人们的行列。去冬，她变了，她不再去想什么农田和收成了。

安格蕾特穿上灰色套服，登上女靴，学城里人的样子，把春大衣披在肩上，象个休假的妇女，穿过村子。

在村里的大街上，即使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也会有饶舌的女伴。冬天的生活没带来多少花样。安格蕾特大胆通奸的事，谈起来多有味道啊！瞧，她来了，身穿套服，模样高雅，这个私通的女人。能不聊几句就轻易放过她吗？

赛尔诺的干瘪的妻子，两片薄嘴唇，可会甜言蜜语啦！“我中了女巫的妖法，安格蕾特，你可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美了！能责怪那些男人们吗？”

安格蕾特象小猫舔奶油似的舔着这些甜蜜的话。“别以为我心里轻松！”

那还用说！赛尔诺太太感觉得出来，同丈夫离婚的女人，心情有多么沉重，不过，这种事情是预料之中的，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农家妇女，这是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婚姻。农民的本性，非反抗不可，非摆脱不可。

不，这不是主要的，安格蕾特可以告诉她：主要的是爱情。

“爱情，上帝，不错，这么说，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对吗？”

这一问，刺到了安格蕾特的疼处。“多谢你关心。事情都会办妥的！”

村里的图书馆由村长的妻子，尼特纳格尔太太管理。安格蕾特头一回上尼特纳格尔太太的图书馆去。尼特纳格尔太太挺高兴。一位新读者！凡是图书馆管理员，都把人分成读者和非读者；尼特纳格尔太太也是如此。为了统计，她要把安格蕾特的名字登记下来。“我这儿把读者分成好几栏，有雇农、贫农、新农民、中农、富农和其他。我该把你的名字填入哪一栏呢，安格蕾特？”

“你瞧着办吧！依我看，填在富农栏里。”

安格蕾特找了好半天，才找到一本合她口味的书。首先不要俄国书，作者名字那么拗口，正常人是记不住的。

安格蕾特终于找到一本书，书名是：《我歌唱美国》。

她回家煮咖啡，开始阅读。她脑子里太乱，读不下去。

此外，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黑人歌唱家，很少谈到美国。那个黑头发的林区管理员太太真会看书吗？安格蕾特不相信。这个女人也许只是捧一本厚书，做样子给男人们看的。

连心灵深处都没有一点安宁的地方。一个女人，颤抖着，等待着——这就是这一年春天的安格蕾特。

黄昏时分，她坐在赛卜拉老大娘的房子里，这是她的养老产业①。"用牌给我算一算，看一看我的手纹，问一问你的小镜子！"

安格蕾特痴恋着，心神不定，神经衰弱！赛卜拉老大娘应当象过去帮助渔夫的女儿安格蕾特·安肯那样地帮助她。

安格蕾特摇晃着身子，讲着。赛卜拉老大娘，这个聪明的女人，微笑着鼓励她讲下去。要给别人出主意，就得知道点别人的情况。

末了，安格蕾特沉默不语了。散发霉味的老太婆的房间里一片寂静。从赛卜拉大娘的衣服口袋里爬出一只蝙蝠。

"啊呀，这个会爬的丑八怪！"

赛卜拉微笑了，她打开窗户，让蝙蝠溜到晚空中去。"头一个魔鬼出去了！"安格蕾特生活中所有伤脑筋的事情都是因为日子富裕才发生的。

安格蕾特说不是。她现在夹在两个男人中间，因此很伤脑筋。

---

① 指把产业拨给继承人后留给自己养老的部分。

其中一个男人，她不再喜欢了，也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可是她所喜欢的那个，她又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她，而他是应当喜欢她的。

赛卜拉大娘解决过生活中种种纠缠不清的事情。她微微一笑，一瘸一拐地走进卧室去。她从卧室里拿来一小包药粉，用一根白骨在上面划了几道。"把这个放在锯木厂老板喝的饮料里，他就会象公牛等待发情的母牛那样对待你的。"赛卜拉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直愣愣地望着这块半模糊的玻璃。"我在镜子上看到了三个人：一个穿裙子，两个穿裤子。穿裤子的在左边，穿裤子的在右边——其中一个是疯子。金，木，水！小镜子，你说是谁！"

寂静无声。安格蕾特觉得自己听到了肥大的春蝇在窗玻璃上瞎撞。赛卜拉大娘拿镜子的手倒向右边。"右边穿裤子的那个是疯子！"

安格蕾特该怎么办呢？

如果安格蕾特不太吝啬，肯烧掉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赛卜拉老大娘就会说出怎么使疯子变成有用的人的办法。

安格蕾特并不吝啬。她把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放到桌上。

老大娘要安格蕾特把手放在钞票上，一边望着她的变红的眼睛，直到钞票变热。

安格蕾特颤抖着照她的吩咐做了。那钞票热了，她听见它发出燃烧的声音。钞票烫了，烧着了她的手。她缩回手，使劲吹气，又把手贴到耳垂上。可别烫出泡来！

钞票消失了。赛卜拉一副死人面孔，靠在椅子上。肥大的苍蝇嗡嗡叫。时间过去了。安格蕾特顿时觉得害怕：难道赛卜拉在她眼前死去了。

老太婆的双下巴颏动了。她咽了一口唾沫，咳嗽一声，又从

阴间回来了。这是阴间的良策："这里有一个男人，他自认是佛兰德国王，终日无所事事。他的脑子不灵了，但他的妻子聪明伶俐，'嗳呀，你是佛兰德国王吗？'

"'是的，我还是奥兰尼亚亲王呢。'

"'那就把你的财宝拿出来给我看看！'

"疯子跑到田野上，背了一背篓的石头回来。

"'佛兰德国王，这都是你的黄金吗？'

"这个男人又走了，背来了更多的石头。他从早到晚搬运大石头。到了第三天，石头就足够建一堵围墙，围住院子，把疯子关在里面。就这样，疯子和那个女人，这两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安格蕾特应该领会这个譬喻给她的暗示。赛卜拉老大娘不能再进一步作解释。现在的人民警察比过去的村警严厉得多，过去，村警有时也来找赛卜拉大娘给出主意呢。

五十八

在丢勒家那幢林业工人的小屋里，门槛上有一个坑。在这幢木屋里已经成长了四、五代林业工人。伐木工人的硬底靴、木屐、孩子的光脚，在门槛上踩出了这个坑。房间里的地板，被踩得同餐桌的桌面一样白。甚至地板上的钉子也闪闪发亮，好象用沙纸打过似的。

埃玛·丢勒不能总是悲伤痛哭，同志们；因为真正的悲哀并不表露在脸上。安东去世后，她就在林区妇女队里劳动。艰辛的劳动，成年日晒风吹雨淋，催人憔悴。

孩子们自己在家做午饭，尽他们的所能。有时候，安东第二，

这个机灵的男孩，忘了给土豆加盐，或者在汤里放糖。埃玛第二噘起了嘴。"不好吃，不好吃。"

安东第二板起面孔，活象个大人样。"想想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埃玛第二想着这个年份，但是土豆和汤的味道并没有变得好一些。孩子们吵架了，汤盆也弄翻了。他们各走各的路，奔到森林里去找妈妈告状。

"等着，等我回家。"埃玛说。"我给你们做辣椒面包汤！"

孩子们都乐了。这个小世界又恢复了和睦。

现在春天来了，房屋后面的大菜园需要播种；因为靠村里的合作社供应蔬菜是靠不住的。埃玛不仅在菜园里干活时觉得少了安东，现在谁也不来了，而过去，到了晚上，总有人来，或者争论一番，或者讲些客套话。

安东在世时，这幢小屋里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同志们用手拉门上的拉铃。"安东，这件事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安东想办法，尽可能给他们出主意。

现在埃玛常常需要有人给她出点主意，可是晚上没有人来拉门铃。同志们一个也不来。

真的！今天晚上有人来拉门铃了，旧日的尘土纷纷飘落。蜜蜂脑袋出现在这所低矮的小屋里，脸色苍白，病恹恹的，气喘吁吁。他坐下来，被虫蛀了的椅子吱吱响。

埃玛："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接着呢？蜜蜂脑袋望着埃玛，埃玛望着蜜蜂脑袋。埃玛回想往日，安东坐在这张桌子旁边讲他必须讲的话。两行泪水从她红里发青的小脸颊上淌下来。蜜蜂脑袋尴尬地搔着后脖子。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水冒出来，但是，如果水是从一个受痛苦折磨的人的眼睛里流出来的话，那就比涡轮机里喷出来的更急，因为它产生同情的水流。这同情，这苦恼所生的子女，也有一双手。同情伸出抚摩的手，但这仅仅是一种表示，如果伸出有所作为的手，那才能铲除苦恼的根源。

两分钟过去了，只听见隔壁卧室里两个孩子在悄悄耳语。首先镇静下来的是蜜蜂脑袋。真要命，他不是闲着才来的！他不能失去时间。“你能不能忍着点别哭啦，埃玛，马上就要开会了。”

“开会？在哪儿？”

同过去一样，在这幢小房子里；凡是关系到一些不该马上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时，过去总是在这儿商量的。

“党的会议？”

有点这种性质，又不完全是这样。安东死后，党小组在哪儿呢？无影无踪了。难道埃玛不能当书记，继续干安东的事业吗？总而言之要开会，不是最糟的一次会，如果埃玛参加了感到不高兴，蜜蜂脑袋就把这一把半旧扫帚吞下去。“现在先不说。”

埃玛刚把一块红色长条布铺在桌上，换上星期天穿的上装，稍稍整了整发髻，这时，赫尔曼·魏歇尔特穿着上教堂的服装露面了，他象教堂钟楼的钟声一样准时。“上帝祝福你们！”

“嗡嗡嗡！”埃玛说。“是举行末日圣徒会议吗？欢迎之至。是你约他来的吗？”

蜜蜂脑袋没有回答。门又开了，维尔姆·霍尔滕跨了进来，孩子眼睛，红金色头发，他坐到了灶旁的木箱上。

弗兰茨·布默尔把他的索菲推进小屋。他的马车夫制服是新洗过的，缺门牙的索菲大嫂身穿保存多年的结婚服。

所有这些穿着整齐的人，都受到蜜蜂脑袋郑重其事的接待，

随后，身着绿色粗呢上装的他，坐到了吊灯底下。他的肤色还是灰白的，可是，他那双眼睛却象在疯狂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地闪闪发亮。

新农民团体的全体成员和发起人奥勒都到了，还有莫名其妙的埃玛作东道主。

蜜蜂脑袋用他的小刀的刀刃敲了敲一只小花瓶。花瓶里插着埃玛前花园里长的雪花莲。宣布会议议程。维尔姆·霍尔滕谈俄国见闻。

"我？"

"对，你是成员不是？"

维尔姆一跃而起，结结巴巴地。他因为窘迫，便抄起一把火钩，挥舞起来。埃玛夺走了他手里的火钩。"你要把我的电灯砸碎不成？"

"不，不！"可是维尔姆讲话时，手里总得拿着点什么才行。埃玛给了他一块劈柴。

维尔姆谈俄国见闻，讲到连成大块的耕地，成群的牲口，难以计数，象天边的云团。维尔姆当战俘后，在那里生活过，劳动过，象当地人一样。他把他的听众带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家里。妇女们都伸长了脖子。"他们厨房里有自来水吗？"

"没有，院子里有井。"

"反正有水。请往下说！"蜜蜂脑袋是个严格的会议主持人。

维尔姆谈到了农村合唱队，晚上在菩提树下唱歌跳舞。经过战火的菩提树又活过来，发出了绿叶。唱的歌有："啊，晚上的乐声！"和"小钟轻轻地敲……"

布默尔太太插话了。"这种事我只好不参加。我五音不全。"

奥勒敲花瓶。安东第二溜进开会的屋子，把花瓶换成了圣

诞树上挂的小铃铛。

赫尔曼·魏歇尔特举手。“在古怪的俄罗斯国，他们怎么对待上帝的？”

维尔姆想着怎么回答。“是啊，他们怎么对待天上的上帝的呢？他们象你似的上教堂，或者象我似的呆在家里。他们的上帝是让人自愿相信的上帝。”

赫尔曼说：“我听人讲，他们的神父留长头发，象女人似的。这可为罪孽大开方便之门啊。”

奥勒摇圣诞树小铃铛。“谈正题！”

这当口，门开了，来人是村长尼特纳格尔。他的小胡子尖硬得发直，象是上了皮带蜡。

多少有点尴尬。村长尼特纳格尔，一个地方当局的小官，未受邀请。

尼特纳格尔找一个坐的地方。“来这儿是否要获得准许还是什么的？”

“你可以在我们这儿当客人或者不。这一点无关紧要。要办的事一定会办成！”

尼特纳格尔坐到埃玛的小板凳上。他仰着脖子望那张桌子，象人在地窖里讲话似的说：“背离党的道路可了不得！”参加会的人不必害怕，而且，正应当欢迎他来参加，欢迎他坐在这里听一听，如果冒出反党言论的火苗，他就用脚踩灭它。

他这么一说，东道主埃玛先发火了。“反党？难道你这个伤风感冒、鼻子不通的人才是正确的！”到现在为止，她听大家谈的，都符合安东的想法。如果安东是反党的话，那末，列宁讲的也就不是完全都对头了，而安东可是样样都是从列宁那里学来的！

尼特纳格尔又缩回到他的小板凳上去。这里就象不再有他

这个人似的。他又一次当了人家的替身。原来是他的女秘书弗丽达·西姆森派他来监督这次未经允许的会议的。"亚当，你这个老糊涂，要提高警惕！"

这时，操纵者奥勒从幕后出来了。他身穿绿色粗呢上装，仪表堂堂，站在那里。他不谈那些次要的事情，什么农村合唱队啦，教会和神父啦，等等。在布卢梅瑙将要发生一件事情，这不是糟糕的父母传下来的。奥勒讲的时候，不仅有具体数字，而且有声有色。满载庄稼的车辆开进小木屋，把木头地板都压得塌陷了。牛群把地板都踩裂了。

但是，笃信上帝的赫尔曼·魏歇尔特此时举起了手，毫无畏惧地跳进未来的牛群中去。"别忘了，我得有两张床。最好是上下铺！"

接着，又是弗兰茨·布默尔打断了奥勒。"我有意见，奥勒没有在这里宣布：在这个新协会里允许买卖马匹和打牌！"

圣诞树小铃铛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频繁地发出清脆的声响，提醒房间里的成年人回到正题上来，同时也使卧室里叽叽喳喳的两个孩子听了高兴。

参加会的人终于转而讨论现实问题了。他们问新农民团体的土地究竟有多少。

没有多少可以计算的。蜜蜂脑袋奥勒的和弗兰茨·布默尔家的土地加在一起，总共四十九摩尔根耕地、草场和森林。还及不上一个中等农户。

村长尼特纳格尔突然醒悟他是干吗上这儿来的。他有了一个好机会，就象一个流浪者在迷宫里遇到了仙女。他负责村前尚未分配的土地，所谓的土地资产。土地资产是休耕地这一名词的官称。尼特纳格尔负责不让这些土地荒着，但这些土地一

直杂草丛生，他因此总遭到县政府的批评。

尼特纳格尔和互助会主席奥勒每年都得象请愿者那样，挨门逐户地去求农民至少凑合把乡有的土地种上。有时种了，有时没有种，全看农民们对尼特纳格尔的态度而定。

眼下可是一个好机会，一个有利的时机，干脆把乡有的土地交到专人手里，交给蜜蜂脑袋去担保吧！

尼特纳格尔从他的小板凳上站起来，慢吞吞地就象从地窖里爬出来似的，他慷慨地宣布：把乡有土地分掉，一劳永逸。

维尔姆·霍尔滕站起来。"给我二十摩尔根！"他一点也不含糊。他见过集体农庄，二十摩尔根土地对于集体农庄来说，简直是一堆鸽子屎，算不了什么。

二十摩尔根给没见过集体农庄的赫尔曼·魏歇尔特。"不用担心。土地有的是。"

"给亚当·尼特纳格尔二十摩尔根！"弗兰茨·布默尔从炉边吼了一声。"当官的想一身轻吗？"

尼特纳格尔心里翻腾起来了，他象被一发炮弹击中了似的，接着，他捏住自己的小胡子，同意了。

"乌拉！"

继续分配休耕地。"给埃玛·丢勒二十摩尔根！"蜜蜂脑袋嚷道。

埃玛身子一颤，一枚发针从她的发髻上掉了下来。"不，不行！"

"难道这不是安东最后的心愿吗？"

沉默。寂静象一个洞。大家注视着埃玛。这位女同志梳的老式发髻上的发针亮闪闪的，透露出她方才在匆忙中还抹了一些润发油。"蜜蜂脑袋谈到了安东最后的心愿。安东最后的心

愿是：蜜蜂脑袋应当把家里的事情解决好。我没有见安格蕾特在这儿，难道她藏起来了不成？”①

五十九

灰濛濛的雨象棉线把天和地连在一起。这是传播流言蜚语的天气。“蜜蜂脑袋丢了老婆。他活着没乐趣了。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人了。谁要什么就赶紧去！”

“蜜蜂脑袋吃不消锯木厂老板的牛皮鞭。他现在把自己当成一位先知，想要穿过针眼进天国。”

“蜜蜂脑袋得到了俄国的使命。他要建立集体农庄，逼得我们农民去逃难。”

谣言从教会理事会和锯木厂里传出来，也传到了弗丽达·西姆森伸得太长了点的耳朵里。他们背着党干了些什么“非法勾当”？

党就是弗丽达·西姆森。其余的同志们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党。对于全世界的几何学家来说，保存在巴黎一个地下室里的米尺，才是标准米尺；对于布卢梅瑙的党来说，弗丽达·西姆森就是这样一把标准米尺。

闹钟马上要响了，弗丽达就满三十岁了。她既不漂亮也不难看，为人枯燥乏味，缺少吸引力。这还不算什么叫人受不了的，问题在于她患了一种病，不是黄疸病，而是好教训人的毛病，要不然的话，弗丽达也许已经嫁人了。

安东·丢勒的伐木队里的工人，鲧夫赖锡希追求过她。他

① 埃玛的意思是：安格蕾特不参加，她也不参加。

们偷偷地约会，他吻她，封着了她的嘴。

在最初的几次接吻以后，弗丽达就躲开了。那个林业工人在合作社前面遇到她。“咱们两个的事就算吹了吗？”

“你不行。”

“什么不行？”

“思想意识方面。”

“如果党举办学习班，我就参加。”

“可是你嚼烟叶。”

“这是为了减少森林起火的危险！”

这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可是弗丽达仍旧要改变赖锡希的习惯，说话时还用了冷漠和嚼烟意识等高深莫测的概念。

赖锡希象被人用肥皂洗了澡以后的狗似的摇晃着身子，因为他不喜欢这些他听不懂的口号，如同弗丽达不喜欢嚼烟叶那样。

“这不是友谊！咱们两个成不了！”

弗丽达当教师不更好吗？不行，她缺乏慈母般的性情，孩子们不喜欢好教训人的教师。

弗丽达的前途就是当一头永保童贞的小母鹿，只是这个概念大家别作过于偏狭的解释。

在伟大的战争中，弗丽达在马伊贝格的兵营里当文书。她不否认自己喜欢穿制服的人：银条纹和铜星[1]越多，她越是喜欢。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姑娘看到，身穿带金、银条纹的军装的人并不是最棒的小伙子。接着，弗丽达的父亲在前线阵亡

---

① 指军服上表示军衔、级别的标志。

了，他的死使她思索起问题来。当本土兵营里的士兵被调去拯救疆域已经缩小了的祖国时，她没有一起去，而是让她的母亲，林区的一个女工，把她藏在了沼泽地里的一个岛上。

伟大的战争结束以后，弗丽达在村里帮忙办事。她帮助清除战争的破坏，并不遗余力照顾迁居到此地来的人，在分配土地和许多必要的会议上，她做记录。就这样，她慢慢地参与了党的工作。安东·丢勒象一家之长似的操劳着。弗丽达在同德国坚强的儿子们①打交道时，学会了一种强盗语言。"咱们要是干掉他就好了！"她说。安东·丢勒竖起耳朵听着。"你是个妇女还是女兵？"

弗丽达不懂，但她答应要改。安东和他的同志们派她进党校学习。改变人，也改变语言。

弗丽达从县党校回来了，语言未变，可是她变成了能背理论原则的能手，无论醒着还是睡着，她都掌握着辩证法四原则以及在讨论时可以用来压服别人的各种条条。

好为人师的弗丽达也不放过她母亲的房客维尔姆·霍尔滕。在她的指导下，维尔姆读了高深的党的书籍，他下了一番功夫，并没有越学越笨，可是，当弗丽达考他时，他却不用书上印的词句来回答，而是把学到的东西用自已的话讲了出来。

弗丽达不满地打断他说："如果每一个愚蠢的同志都用自己的胡言乱语来糟蹋经典作家的原话，那可怎么得了？"

性情开朗的维尔姆也犯了犟脾气，把那些教科书远远地扔在了一边。

不久，连半通术语的安东也对付不了弗丽达那种带上强盗

---

① 这是纳粹用语，指德国士兵。

语言的战斗特色的、倒背如流的成套空话了。

敏锐的安东挺苦恼。他讨厌那种象被驯化了的动物似的人。他觉得这类人是世上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高业绩上的一个可悲的污点。"党是消灭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利益集团!"

"非常正确!"弗丽达说，可是她的言行却让人觉得党是个求乞者和忏悔者的团体。

弗丽达当上了乡公所秘书，当身边没有别人可以教训的时候，她就教训亚当·尼特纳格尔这个老社会民主党员。安东在世的时候，弗丽达一直在乡公所，并且是个派得上用场的人，因为一个有可靠记忆力的女秘书挺适合在乡公所工作。

村长尼特纳格尔口授一份文件。生动的句子到了弗丽达的打字机上，就僵化成了官僚主义的冰块德语。

"新农民奥勒·汉森，人称蜜蜂脑袋，建立了一个新型农民团体……"

弗丽达抓起香烟，深深地吸了两口，摸到键盘，打起字来："新农民奥勒·汉森，人称蜜蜂脑袋，构成一基本杠杆[1]以实施建立一……"

弗丽达突然停下。"'新型农民团体'，这是什么名堂?"

"是什么得有一段时间看一看再说。"

"这样一个机构是允许的吗?"

"没说不允许。"

弗丽达不免感到吃惊，难道尼特纳格尔又搞起他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来了。"不管怎么样我得提醒你，亲爱的亚当!你应该去监督，结果自己却爬进了一口木箱里去[2]，它也许会是你

① 意为:发起。

② 意为:卷了进去。

的棺材哩。你可别栽跟斗，尊敬的亚当！”

尼特纳格尔已经听惯了，不再觉得弗丽达说话的口气不得体。这个姑娘有她好的一面，作为打字员确实是块料。尼特纳格尔只要讲几句不连贯的话，弗丽达就能把它变成官样文章，而且不留下社会民主党的用语的痕迹。

同尼特纳格尔谈完以后，弗丽达的嘴巴抿成了一条线。同亚当，同这个社会民主党的傻瓜蛋谈一谈是应该的。干起危害党的勾当来了！弗丽达必须采取点什么行动。

六 十

接二连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象一条项链，装饰着这个早春季节。最后的泥雪融化了，流进路旁的沟里。田野汲饱了水份。

接着，三月的风刮来了。树木不得安宁，飒飒作响。树皮里面酝酿着树木夏季的活力。

人也不得安宁了。他们沿着田间的路走去，试一试耕地是否能承受住犁头。农民的一年开始了。

弗丽达·西姆森的威胁，埃玛·丢勒的拒绝，都影响不了蜜蜂脑袋。他象一个发明家，目光转向内心，东奔西跑，一心只想着他的目标。他必须证明自己的发明是有用的。

怎么对埃玛说呢？她晚上来到蜜蜂脑袋寒碜的卧室里，从篮子里取出用一条羊毛围巾包住的东西，她掀开围巾，里面是一个罐子。罐子里是冒热气的汤。

“怎么回事，埃玛，我有饭吃！”

“哼，象铁匠铺里的耗子，早晨、中午、晚上都啃马掌和铁

片！”别不好意思啦！埃玛晚上给三个还是五个男人做饭，哪个衙门也管不着。蜜蜂脑袋和同住的弟兄赫尔曼如果愿意省了她走这段路，那就劳他们大驾，天天晚上到丢勒家去吧。没有山珍海味，但能填饱肚子，有热汤喝。“别废话了。再见！”

丁香树的芽，一夜之间，发出了嫩叶。春天又往前迈了一步。风把三月的花粉撒向田野，仿佛它夜里研究了农民的历书。

集体农民挖淤泥。新农民团体的全部耕地，只靠蜜蜂脑袋和布默尔家的粪肥是不够的。腐烂的水生植物和湖里溢上来的杂物有很高的肥力。蜜蜂脑袋知道这个。当然知道。

他，索菲·布默尔和维尔姆·霍尔滕变成了泥人。他们在湖边挖稀泥，一刻也不休息。

弗兰茨·布默尔和赫尔曼·魏歇尔特驾车比赛。如果弗兰茨驾着劲头十足的母马追过驾阉马的赫尔曼，他就拧一下赫尔曼的鼻子。总得开开心嘛，要不然的话，这样单调的活计，布默尔是忍受不了的。

老农民和向来如此的人笑着说风凉话：“蜜蜂脑袋在彻底改造世界。先搬掉淤泥！这是安东·丢勒的遗嘱。”

当他们热火朝天地干着的时候，安东第二跑来了：拖拉机来耕地了。

蜜蜂脑袋离开了湖和淤泥，奔进村子，同拖拉机手交涉：“有点小变动，亲爱的伙计！”他让拖拉机手先运淤泥。不上肥不耕地！

“运淤泥？”拖拉机手是被派来耕地的，中等大小的地，他得完成指标。就这样。

蜜蜂脑袋耍起外交手腕来了，他讨好地说：“农民团体请你去，伙计。”

“农民团体？这名堂没听说过。”

蜜蜂脑袋派安东第二去取啤酒。碰杯。“干杯！”拖拉机手变得好说话了。

蜜蜂脑袋乘拖拉机来到湖畔。那儿吵上架了。弗兰茨·布默尔同渔夫，安格蕾特的哥哥在争吵。“不经别人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事？”

“污泥不受法律保护。”布默尔回答说。

渔夫朝布默尔冲过去。“淤泥由我作主！”

“你就作主吧！”布默尔嚷道，把一铲湖泥扔到了渔夫的肚子上。第二铲污泥飞到了渔夫的脸上。

蜜蜂脑袋只好上去劝架。渔夫边啐边骂。“等着瞧吧！”他不允许别人弄死鱼苗。他要去告状。

渔夫把人民警察马尔滕请来保护他。马尔滕觉得要自己扮演所罗门王① 的角色这可不好办。他请党员同志蜜蜂脑袋停止运淤泥。渔夫得完成国家的养鱼计划，再说他也负有责任。事情将由政府解决。马尔滕还在湖岸呆了一会儿，防止爆发新的淤泥大战。

政府的决定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下来。托马斯·闵策尔②不是早已宣告，耕地、森林、水域都归农民吗？托马斯·闵策尔，这个老家伙与政府有什么相干？现在事情涉及到人民养渔业。

时间过去了，地必须耕种。肥料问题变得严重了。蜜蜂脑袋到县政府去碰碰运气。他需要人造肥料，至少用于他和他的

---

① 所罗门王（公元前965--926），以色列王，据传他的判决是智慧而公正的判决。

② 托马斯·闵策尔（1489—1525），十六世纪德国农民革命领袖。

同伴接受下来的乡有土地。

蜜蜂脑袋真是这么天真吗？四点钟，他带着一个复杂的希望来到县政府，而五点就要下班，办公室关门。尽管不是接见来访的日子，还是让他进去了，这还不够吗？

不错，不过蜜蜂脑袋是县议会议员。

县议会已经作了决议，但是县政府遇到了困难。

人家对蜜蜂脑袋不能说不客气，不过，要确定解决提前供应人造肥料这一特殊情况的权限问题却是相当困难。蜜蜂脑袋能不能到秋天再积肥呢？

要施肥的土地是几星期前才交给新农民团体的。办事人员翻法律条文。哪儿也找不到与新农民团体有关的文字，没有规定，没有实施条例。法律条文上没有记载的，就是不存在的。蜜蜂脑袋身为县议会成员，当然应该懂得。难道他不懂吗？

蜂蜜脑袋恼火了。人家让他去见另一个办事人员。

蜜蜂脑袋到那儿把自己的愿望说了一遍。人家又让他去见另一个办事人员。

最后他忍无可忍了。难道要他跪下来哀求人造肥料吗？难道他要人家的恩赐吗？"我希望得到确切的答复！"

五点差五分，蜜蜂脑袋得到了确切的答复：如果事关布卢梅瑙的乡有土地，即土地资产，问题就很清楚：村长尼特纳格尔应等到如同往年那样向他提供人造肥料的时候。为什么今年这么急？

蜜蜂脑袋真要作新的说明，时间已到五点。那位同事还要在工作时间以外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他现在不能再谈下去了。无论如何不行了。

蜜蜂脑袋去敲县议会主席的门。门锁着。已经五点半了。

门房抖动着钥匙。蜜蜂脑袋气得直想吼叫，想打进去，但是这儿涉及到的人不是锯木场老板，不是反动派，也不是敌人。

六十一

县城马伊贝格是个农民城。三座塔楼在这儿向游人致意。两座教堂的塔楼致以天国的问候——基督教的和天主教的。火车站旁边一座胖乎乎的仓库塔楼则致以人间的问候。在这座塔楼附近，散发着粮食的香味。市场周围是一圈房屋。它们的模样象年老的市民太太，头戴女帽，站在那儿闲扯。

市场中央饰有一座纪念碑，是普鲁士老王后的墓碑。这位王后据说曾经是很美的，一如广大世界上的年轻人。她死在异国，可是她的遗体被运回家乡。灵车把她送回柏林。昼行夜宿，也在小城马伊贝格停留过。在一个繁星之夜，女王的遗体和随从停留在这个寂静的市场中央。这曾是昔日马伊贝格的市民之夜。有墓碑的铭文为证：在这个地点，啊，我们泪如雨下……悲痛啊，她已离开人世……七月十九日夜她的遗体停放在这里……

市民的眼泪嵌进石头里。一根铁链保护着墓碑和石棺，不让人触摸。遮荫的栗树后面，有一座市民房屋，系公司滥设时期[1]的别墅式样，党的县委书记就住在这里。

那里刚搬进一位新任县委书记。老县委书记卡尔·克吕格尔的健康状况已不能适应他的工作了。他精力衰退，用当地的话说，缰绳从他手里滑走了，他讲话用词都表明他没有受过多少

---

① 指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德国经济虚假繁荣时期。

党的专门教育。

这个农业地区的许多新事物使他疑惑不解，他的心里象是一团乱麻。他给农民太多的自主权，自己又受他过去在农业方面的经验的局限。他太不懂得随机应变了，同时，时机也已成熟，必须在县委中换上一张新的面孔，换上新生力量，换上一个完全掌握一切新事物的理论的头脑。卡尔·克吕格尔需要作较长时期的离职休养。

新任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还在忙于交接工作。他不再干原来的工作，对新工作还没有摸门。

就在这乱哄哄的时候，弗丽达·西姆森缠住了他。她作了自我介绍，一上来就显示出自己警惕的一面。她告了一通状：布卢梅瑙的党小组内生活散漫，还有危害党的事情和别的奇谈怪论！

冯施格特劳伊没有时间细细了解这位不速之客的忧虑。"基层组织怎么说？"

"基层组织？"原来的书记死了，新的还没有。

"新书记就坐在这儿！"冯施格特劳伊开玩笑说。

弗丽达一听，以为这是党的钟声敲响了。她低垂双眼，尽可能做得自然些。"同志，请允许我说，我不过是个小小螺丝钉！"

冯施格特劳伊一挥手。"党小组开会，表明态度，向我汇报！直接向我汇报！全面汇报！"

这对于弗丽达来说，真是一种没有料想的前景。晚上，她一头钻进教科书里。一个快当上党的书记的人，必须能对下面的人来那么一套！

弗丽达·西姆森哗哗地翻书，好象钻在干草堆里的老鼠。维尔姆·霍尔滕正在为蜜蜂脑袋的发育不良的小猪凿一个木

槽。西姆森大娘在林区干了一天重活，筋疲力尽，已经上床睡了。

“你倒挺自在，”弗丽达叹息说，“下班休息。象我们这样的人，还得埋头读书，进修提高。”

“你也可以休息嘛！”

“你啊，这是对党的事业消极怠工！”弗丽达这个玩笑开得还算成功。她今天是那么轻松。她面前出现了如此令人喜悦的前景。她感到自己有一种少有的兴致，想要尽情胡闹一番。“我现在罚你给我点一支香烟！”

“好吧！”维尔姆给她点了。

“把香烟塞到我的嘴里！”

“好吧！”维尔姆也照办了。

“你现在就吻我一下！”

“好吧！”

弗丽达全身放松，她倒在维尔姆怀里。简直可以说是咬了一口！维尔姆咬还她，丝毫也不吝啬。粗木头要用粗楔子①！维尔姆突然感觉到自己就象当年的情形那样：一个喝醉了的女雇农请这个可怜的孤儿下馆子，半是抚爱半是发善心地把他抱到教堂建成纪念日集市上的旋转木马上去……

地球在宇宙空间运行。过了一刻钟，弗丽达说：“你现在夺走了我的贞操。作自我批评吧！”

六十二

党小组终于开会了。弗丽达·西姆森让人看到了她的好的

---

① 意为：粗野的行为要用更粗野的行为来对付。

一面：开会是她促成的。

谁当新的书记？意见很分歧。三种建议：扬·布勒特、奥勒·汉森或者弗丽达·西姆森。弗丽达用暗示让其余的人明白，她是所谓以新任书记冯施格特劳伊为首的县委领导选定为村党小组书记的。

"不同意！"奥勒反对。他说，弗丽达热心肯干，想做出成绩来，可是，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去做。弗丽达好讲大道理，说漂亮话，讲得别人都害怕了。这也是安东的意见。弗丽达脸色发黄，板起面孔说："在这儿讨论用不着把安东搬出来！"

泥瓦匠凯勒，这个两米高的大汉说："这么说，讨论时也用不着把列宁搬出来，他不也死了吗？"

弗丽达轻蔑地说："这个譬喻太不恰当了！"

埃玛·丢勒发火了："你们都看到了！"弗丽达，不尊重死去的同志，她当书记？不行！

轮到讨论选奥勒·汉森当书记的建议。如果她不说一通蜜蜂脑袋的坏话，那末弗丽达就不是弗丽达了。"必须指出，汉森同志背着党搞起了不许可搞的机构！"如果选蜜蜂脑袋，她弗丽达是不会赞成的。她不想栽跟斗。

末了，选了一直是副书记的扬·布勒特当书记。

时间晚了，很晚了。不管时间晚不晚，弗丽达仍旧要求讨论蜜蜂脑袋危害党的倾向。要汇报。弗丽达要对县委领导负责。

埃玛·丢勒跳了起来。"不行，绝对不行！"从此时此刻起，由扬·布勒特负责，他是书记。

扬·布勒特对于村党小组书记的工作，有他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说不上是正确的。他认为蜜蜂脑袋丢了老婆，挺不幸，无

辜遭殃，象得了病，神经有点不正常，必须给他治一治。

布勒特邀请蜜蜂脑袋参加他的家庭节庆。他的儿子克劳斯十八岁生日，成年了。蜜蜂脑袋是克劳斯·布勒特的世俗监护人。他曾经用接骨木给这个小伙子制作了第一支长笛。他曾经同这个光脚的小伙子一起爬上教堂的钟楼，指给他看那些大钟，并在一个太平无事的星期三晚上，他们为一家人家的婚礼敲响了这些钟。村里的人们纷纷跑到屋外来时①，这两个作恶的家伙已经钻进一个堆干草的棚子里藏了起来。

管弦齐鸣——布勒特家的节庆还能是别的样子吗？乐队齐奏，欢迎蜜蜂脑袋光临。主人请他坐到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开开心。沙发上坐着罗泽卡特琳·森夫，奥贝村一个离了婚的漂亮妇女，身上戴满了亮闪闪的加布朗茨产的首饰，垂挂得活象柏林酿酒师傅的马。罗泽卡特琳拍拍沙发表示邀请。"这儿坐，蜜蜂脑袋，苦恼人就得互相安慰！"

"又变成二十岁的小伙子……"家庭乐队奏乐。十三岁的海尔塔和十五岁的蒂尔达满怀激情地唱着这首流行歌曲，仿佛她们俩都已经快到五十岁了。

罗泽卡特琳表示抗议："这首民歌不合我的胃口！"她捏了一把正在沉思的奥勒的膝部。"难道咱俩都已经是空胡椒罐②了？"

克劳斯的萨克管发出笑声，绢花在水晶花瓶里颤抖。克劳斯因为过生日，让人理了一个新的发式。并不特别时髦。村里的理发师格奥尔格·沙贝还没有理发推子。他用剃刀象割草似地把克劳斯的头发削下来。真不容易，不过代表进步的事物也会在布卢梅瑙取得胜利的！

① 教堂敲钟皆有定时，否则，便是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

② 意为：年老又精力衰退。

家宴开始：烤羊肉和红麦糊。猪头和酸菜。奶油浓咖啡浇成“十八”字样的蛋糕。草莓酒、伏特加和瓶装啤酒。扬·布勒特的老掉牙的诙谐歌曲。“小子，你穿上了背心，你平常可是个好心人……”奥勒年轻时就熟悉扬·布勒特的这首诙谐歌曲；他忘了吃烤羊肉、蛋糕和酸菜。

罗泽卡特琳照料着坐在她身旁的蜜蜂脑袋，不让他少吃一样。尝尝猪头吧！“我要是又找到一个男人，尽管象你这样饿着肚皮，我也会爱你的，你信不信？”

奥勒该怎么回答呢？“干杯！”他喝下第四杯草莓酒。罗泽卡特琳点点头，把身子挪近他一点。“真遗憾，咱们已经用‘你’称呼了。现在接个吻，为友情干杯，那多随便啊！这个我是非常在行的。”

奥勒热了。他脱掉上装。他的衬衫袖头没有扣子。他卷起了袖子管，罗泽卡特琳望着这毛茸茸的男人胳膊，怎么也看不够。“要是我再干下这一杯，我马上会咬男人胳膊的。”

奥勒宁愿同扬和他的内兄小喇叭舒尔策交谈。他们为种土豆的事在争论。小喇叭舒尔策的舌头已经大了。“什么正方形网点播种法①？又是俄国人的办法！他们那里反对个人主义。一见单个的东西就不乐意。连土豆也得一个坑里种三个！我就是这么个看法！”

扬·布勒特给罗泽卡特琳使了个眼色。“难道请你来是为了焐暖沙发的吗？”

节庆活动又升级了。玩抵押游戏②。罗泽卡特琳把她的首

① 指在苏联推广的一种土豆播种法。

② 这是一种问答游戏，谁答不出来，就拿出身上一件东西抵押，如果他想收回，就得按对方的要求，做一件寻开心的事情。

饰都抵押出去了。戒指、项链、手镯、耳环都落到了做庄的克劳斯手里。"再输我只好解胸衣了。"森夫太太唧唧喳喳地说，她无所谓。

"解胸衣？这可不行！"布勒特的妻子可不愿负这个责任。谁知道男人们肚子里的主意？克丽斯蒂娅娜赶紧端上餐后小吃：细腊肠和土豆色拉——这是阻止醉后胡闹的世俗的办法！

吃罢细腊肠吃樱桃。怎么收回抵押品呢？让人用沾着樱桃汁的嘴亲一下。正正经经地吻一下，这谁能禁止！蜜蜂脑袋免不了也吻了。最后，罗泽卡特琳又挂满首饰，光闪闪地站在屋里了。

接着大家跳舞，又喝酒。自由青年①的朋友们来参加了。他们是开完会来祝贺的。"我们愿你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跳起了更时髦的舞。华尔兹和波尔卡都是老奶奶跳的了。"契科，契科，查理"和"特奥道尔，特奥道尔……"

扬·布勒特讲话，摇摇晃晃地讲话，克丽斯蒂娅娜大嫂扶住他。"表扬妇女！尊重妇女，她们缝缝补补，粘粘贴贴……她们是金黄色的种子里的蓝芙蓉！男人，这里就不提他们了；没有女人，男人就要走下坡路！富裕就会象沙子一样从他们手里溜掉的。女人能把一切捏合在一起。女人万岁！"

"一万个正确！"罗泽卡特琳·森夫拍手叫好。

蜜蜂脑袋在第九杯草莓酒下肚以后也动了心，他让罗泽卡特琳陪着出了门。扬·布勒特活象市场上的马贩子，在奥勒背后眨眼睛。

蜜蜂脑袋和罗泽卡特琳坐在蜜蜂脑袋家前面的凉亭里。春

---

① 即民主德国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简称。

天的凉风使人清醒。"千万别以为安格蕾特不再在我心里转悠。这是一场噩梦。过去你以为这一辈子有了可靠的爱情。可是，你打开了一扇门。两个人各奔东西。你感到心里在打颤。生活变得黯淡了。你的蜡烛有一枝熄灭了！"

这番话并没有给急于求爱的罗泽卡特琳任何希望。她小心翼翼地，安慰似地把脑袋靠在奥勒的肩上。她叹了一口气，想用这个再来试一试。"咱们都有过这种经历，这是不好受的啊！"这一声同病相怜的叹息是为了搭桥，可桥还是没有搭成。

六十三

晚上，奥勒围着新农民团体的土地绕了一圈。他的健康恢复得差不多了。牛皮鞭留在头上的伤，有时要作疼，但已经让人能够忍受得住了。

月亮升起。土地散发清香。蜜蜂脑袋觉得，自己仿佛被农田浓郁的香气托举着。一个念头向他飞来：解决缺肥问题。

蜜蜂脑袋坐在一块石头上，全面地考虑他的这个想法。

第二天早晨，新的肥源象泉水似的喷涌了。新农民团体的成员把腐草堆和荒野上的腐土运往村前原来的乡有土地上。

这最肥的肥堆是赫尔曼找到的。上帝，万物的创造者，也创造了对人有用的腐烂物。赫尔曼正在卸肥，浑身是汗，这时，他听到一声熟悉的口哨声。胖子赛尔诺踏着沉重的脚步从地里走来。"你走得太远了，教友。你现在变成小偷了！"

不过，这些陈年的腐草弄脏了森林的边缘和上帝的高贵的大自然。

大自然也罢，上帝也罢，这肥堆是属于教会理事会主席的。

偷就是偷嘛！

赫尔曼羞得连耳朵都红了。他又去卸车，但是赛尔诺不答应。他要赫尔曼马上到他的庄院里去给母牛修蹄掌。

赫尔曼赶着一车肥和坐在上面的赛尔诺进了村。他帮着修牛蹄掌，一直干到中午。干瘪的赛尔诺太太给他吃了一顿午饭。他又干一下午的活来顶这顿饭钱。他，身为奥勒的义人团体①的成员，不愿要赛尔诺的任何赏赐。到了傍晚，他才把一车肥赶到了乡有土地上。多昂贵的肥料啊！

羞惭和多少有点矛盾的心情驱使赫尔曼去找神父。如此这般，神父先生。

神父考虑了良久。没有一个神父不懂外交和政治的！最后他说："我的儿子，把无用的腐土变成肥料，不是罪孽！"

他甚至允许赫尔曼去清除神父院内厕所的圣坑，把坑里的粪也变成肥料。

现在，罗泽卡特琳经常拦住蜜蜂脑袋这位耕耘未来的人的去路。她亲切友好，投去热情的目光。"我从布勒特家来，见到你独自一人垂头丧气地东奔西走，我马上想，最好我来替你洗衣裳吧。"

蜜蜂脑袋报以拒却的目光："不必为我操心！"

但是罗泽卡特琳又找到了别的机会。她骑自行车进城。到了布卢梅瑙，她把轮胎放了气。奥勒能不献点殷勤给检查一下吗？

---

① "义人"是《圣经》中的用语，指信奉上帝，信守十诫者。赫尔曼是个虔诚信徒，新名词到他嘴里，便变成了教会的名堂，所以他把"新农民团体"叫作"义人团体"。

蜜蜂脑袋检查了。轮胎上缺了气门心，那是因为罗泽卡特琳把它拔下来放在手提包里了。

“你怎么会丢气门心的？”

罗泽卡特琳说她不知道。她是那么心不在焉，全怪春天一来给闹的。如果她确切知道，有个象奥勒这样站在她身边的人找上了她，她会把自己都给丢了的。

奥勒带着天国的发明家的目光说：“你们奥贝村有没有无主的腐土堆？”这也是谈情说爱吗？谣言传出来了：蜜蜂脑袋奥勒大病一场以后，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大脑了。

安格蕾特也来推波助澜。她四处散播些小小的谎言，首先是在村里大街上那些爱说人闲话的女人中间：这同挨牛皮鞭毫无关系！奥勒的脑子里早就有了一条虫，一种病菌，在尤利安·拉姆施出于嫉妒用木棒敲他的脑袋以前就有了。哪个女人受得了啊！要是她的男人拿着斧子爬到她的床上来的话，她能忍着，不当回事吗？拿着斧子来同老婆亲热，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事？

“上帝保佑！你让他拿着斧子上床了吗？”

那哪儿成！安格蕾特自卫，把蜜蜂脑袋推出门外，他这才在大冬天里穿着衬衣跑到村里的大街上去。这是谁都知道的。谁要是不信，那就看看蜜蜂脑袋现在怎么去向人家乞讨垃圾堆吧！简直可以说，他一见大粪就高兴。

安格蕾特对自己讲的这番瞎话感到惊讶，这番瞎话毫不费力地就从她的舌头上蹦了出来。她还对自己流了眼泪感到惊讶。

晚上，她象一个女贼，蹑手蹑脚地围着锯木厂转。她害相思哪，可又不敢去敲窗户。尤利安同赛尔诺和别的男人在商谈。谈生意。

这个农妇不怕有失身份，去找住在破旧小屋里的鳏夫苦恼人曼佩。“请把这壶热咖啡给尤利安·拉姆施。让他在花费心思商谈完生意后提提神。这一小瓶伏特加给捎东西的人。”

暖壶盖里是一张小纸条。咖啡里放进了赛卜拉老大娘给的药粉。

六十四

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到处转，年轻人的眼里流露出操心的神情。在他的管区里情况不好吗？不，一切都好。林业工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有时脱掉工作服，同他们一起干个把小时的活，弯着腰把木材拖出密林。

林业队的女工们也喜爱她们的年轻的管理员，尊敬地谈论霍斯特，这个大小伙子。林区管理员施丹姆不受贿赂，和气，乐于助人。“您的锄把不好使，西姆森太太。”

“是啊。旧锄把昨天断了。得让维尔姆·霍尔滕给我削一根更好的使啦！”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贺订婚之喜啦，西姆森大娘？”

才不是哩！西姆森大娘的女儿弗丽达，这个人啊，除非生下头胎，否则就谈不上贺喜。弗丽达这个姑娘，可假正经啦！但愿这回同维尔姆·霍尔滕的事能够顺利。“规矩的小伙子，心眼好，讨人喜欢。”

可是，年轻的林区管理员眼睛里流露出担忧的神情是为的什么呢？他在为他的妻子担忧。最近她身体不舒服，早晨一阵恶心就醒来了，连忙奔出屋去。管理员听她在院子里呻吟，就穿上拖鞋追出去。“又呕吐了？”

“没有，是的，恶心过去了。”

一段时间以来，林区管理员的妻子讨厌刚挤下的热奶的气味。林区管理员施丹姆只好自己去挤牛奶。中午，他把牛奶分送给林区妇女队的工人。

这个女人是因为那次被羊踢了一脚留下的什么病吗？施丹姆很担心，要陪妻子去看医生，可是她不肯。“Never mind（决不）！”

“你说什么？”

“用不着。”这位年轻的管理员太太还是十二岁的姑娘时，就有过这么一回。当时，她连青鱼都吃不得。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位年轻太太的肚子里有虫，有寄生虫？

林区管理员施丹姆照旧很担心。她妻子肚子里别是一条大虫，一条绦虫。

关心备至的林区管理员从药房买来了打虫药。他妻子咬碎吞服，到了下午，便稍见好转了。

年轻的林区管理员想让他妻子散散心，便带她到森林里去。他领他的科德丽亚看苍鹭的栖息处，指给她看鱼鹰的巢。还有这样的飞禽！可是林区管理员太太却对树木和木材更感兴趣。“我看，这是一棵桦树，可那边的是什么？”

“那是落叶松。”林区管理员能给他的妻子当教员，教给她点植物学知识，心里感到挺高兴。

第二次去森林散步时，这位黑头发的管理员太太对各种木材堆感到了兴趣。“我看，这是坑木，可那边的是什么？”

“那是硬木。”

“用来做什么的？”

“嗯？”

“硬木给谁呢？”

“硬木给锯木厂。”林区管理员能给他的妻子详细解答有关木材的问题，心里感到挺高兴。

林区管理员太太象往日似的妩媚可爱。她摘下金合欢树叶算命：“他爱我，不爱我，爱我……”

接着，她想知道眼前这几堆硬木是给哪家锯木厂的。

“运往马伊贝格，我的宝贝！”

“这些硬木统统运往马伊贝格吗？”这位年轻女人十分惊讶。“也给拉姆施先生的锯木厂吗？”

现在轮到林区管理员感到惊讶了。他的饱含着爱的目光在改变颜色。这是在森林里，不是在家里玫瑰红的灯罩下。施丹姆太太吓了一跳。本来在轻松地谈着树呀，木材呀，现在谈话突然中断了。林区管理员往家里走去。

林区管理员迈开大步，施丹姆太太吃力地跟着。她想让她丈夫的善良的心软下来，便站住不走，脱下一只鞋，搓着脚，一边呻吟。不管用。在这几分钟里，林区管理员的心变成硬木做的。象橡木一般坚硬。

林区管理员从厩里拉出母牛，赶进村去。他把这头魔鬼的老实的母牛拴在拉姆施办公室前的百叶窗上。“母牛拴在这儿啦！”

拉姆施非常惊讶。“是不出奶，还是不老实？”

“这是头危险的牲口。”施丹姆不再说别的。这笔母牛交易他可做够了。

可是五只羊已经宰了。“What a pity（多遗憾）！”

“管他遗憾不遗憾！母牛拴在那儿了！”

拉姆施明白了，便算起钱来：五只羊，每只七十马克，一共三

百五十马克。他把钱递给林区管理员。管理员犹豫着，没有把钱收起来。他的景况还可以，所以当时还给了一百马克补差额，钞票是请送牛的那个人转交拉姆施的。

这一百马克的钞票拉姆施可没有收到。抱歉。“So sorry(真抱歉)!”不过，一个正直的人说另外给过一百马克，那是不会错的，只能怪苦恼人曼佩记性不好。

“一百马克，请收下!”做生意，要忍让——直到进坟墓。

林区管理员收下了钱，也不道别，径自走了。

六十五

苦恼人曼佩只要有钱，就连喝四天，用水一般清的伏特加把他眼里的周围世界粉刷成玫瑰红。但是到了第五天，他的脑袋瓜里仿佛有许多玻璃碎片，连头发根都作疼了，这时，他便抓住自己的衬衫领口，摇晃自己，责备自己。“施利文，施利文，你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村里的年轻人听人说起苦恼人曼佩从前名叫施利文，是村里一十能干的裁缝时，就好比在听人讲故事似的。可是老年人还毛骨悚然地记得，爵府的督察官如何诱拐这个裁缝的年轻的妻子，并把她逼死。施利文当时正期待她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在她死后，他不是同逼死他妻子的那些人作对，而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他开始借酒浇愁。后来，痛苦渐渐可以忍受了，目光也不那么呆滞了，可是，染上的酒瘾就象乞丐上衣上的牛蒡，再也戒不掉了。裁缝铺的家当都变成了杯中物，他也沦落为一个吊儿郎当的临时工。村里人也曾替他难过，但毕竟不象他似的长久苦恼。大家给他起了“苦恼人”这个绰号，并取笑他。

唯独锯木厂老掌柜拉姆施是个例外。施利文可以到他那儿去诉苦。老掌柜的大耳朵竖起一半，听施利文哭哭啼啼。这是有原因的：象老拉姆施这样一个灵魂蒙上一层老茧的严酷无情的生意人，有时候也需要有个人到他面前来诉苦。

起初，老掌柜专心听苦恼人曼佩诉苦，然后劝诫他。有时，他一边劝诫，一边把电话听筒捂在一只耳朵上，让县邮电局的小姐也听听，爱听多少当然随她自己喜欢。"你说什么？你完了？任何人，在上帝审判以前，都不会了结。你这可怜的酒鬼，你这个酒囊，你这个烧酒桶，你这个啤酒窖，嗜酒鬼，你这个酒精瓶！你的灵魂在烧酒里游泳。烧酒会从你耳朵里流出来的。到末日审判那天，上帝会把你当作焰火和火炬的。你来诉什么苦？到厨房去吧！吃饱肚子，去砍硬木棍！"

老掌柜从来不白给人饭吃。他也从来不白白骂人一顿。他骂人一句话，至少值一芬尼。他的劝诫越长，苦恼人曼佩从他那里得到的工资越少。可是，苦恼人曼佩却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并且感激老拉姆施让脾气古怪的厨娘给他放在灶台上的那顿饭。他作了忏悔，第二天晚上便来听老拉姆施抱怨。

老掌柜患有暗疾。这病是他一次去柏林寻欢作乐后染上的。他要曼佩以上帝的名义，不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能让住在家里的拉姆施太太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些浓疮，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真够老拉姆施受的。

"您也许得敷上熔化了的枞树脂。"曼佩建议道。

不，老掌柜已经敷过了赛卜拉老大娘的死人胶①，现在他要用阿魏胶的烟来熏浓疮。他让曼佩到药房去买阿魏胶，但不能让

① 指涂在棺材上的沥青。系巫婆骗人的偏方。

人疑心他患有暗疾。

曼佩和老掌柜之间就这样开始往来了。但是阿魏胶也救不了老拉姆施的命。他“在长久地忍受了痛苦之后”呜呼哀哉了。

苦恼人曼佩想象依附于老拉姆施似地依附于少掌柜尤利安。尤利安象接受遗产似的接受了他父亲的这个临时工和“万金油”。

苦恼人曼佩在清醒时，便回想起他的老师的告诫：“上帝正在看着你呢！”他设法同上帝好好相处，想试一试变得虔诚些。他求上帝这个那个。但是上帝大概不愿当曼佩的帮手。上帝只是在心情好的时候，垂听他的奴仆曼佩的祷告。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上帝不灵验的次数极少。这一点曼佩也不否认。“请指引林区管理员同锯木厂老板交好！”他这样祈祷着，上帝垂听着。上帝帮他隐瞒了把一百马克钞票喝个精光的事。

苦恼人曼佩再次到老农民赛尔诺家干活。时势不好。赛尔诺不能再让孤儿院送有劳动能力的孩子给他了。雇农……唉，农业帮工，不好找了，而且都很狂妄。他们一来，不是先象下等人似的脱帽敬礼，而是开口就问工资标准。对于赛尔诺来说，工资标准和粮食交售定额等名词同猪的红腿病等的名称一样可怕。

苦恼人曼佩狂饮了四天以后，赛尔诺干瘪的妻子就来给他洗涤灵魂。“罪人在人世贪求什么，他们死后，主就用他们所贪求的来惩罚他们。”这个农妇抬起她的灰白的眼睛望着苍天。“主让荡妇来惩罚嫖客，弄得他精力衰竭。”

这样的话，我在天堂里就不会再见到你这个冷酷的老太婆了，曼佩心里想道。

“主把放高利贷的埋在钞票里。”

准是用通货膨胀时的钞票，曼佩心里想道。

"主用烧酒灌酗酒的人。"

主会好好招待我的，曼佩心里想道。他于是便去干活，并且很卖力气。他又知足了，赛尔诺也对他感到满意了。

晚上，他躺在自己的铺上，也就是原先的裁缝桌上，消化赛尔诺家带皮的土豆。曼佩的床早已找到了买主，这张裁缝桌却没有。桌子太大，而且在裁裤子和上装时被裁缝用的小齿轮划了许多道道。

曼佩又想开始新的生活。他在晚上休息之前，把所有瓶子状的和使他回想起过去生活的东西都搬出了他的遍地破烂的小屋。他甚至把醋瓶也藏进了厩里。

村里的菩提树上蚱蜢唧唧。曼佩躺在昏黑的小屋里倾听着这些会飞的绿色提琴手。它们靠阳光和叶绿素生活。苦恼人曼佩不记得自己曾经见到过一只喝醉酒的蚱蜢。

屋门被推开了。"曼佩，are you there(你在吗)?"门嘎吱一声扰乱了蚱蜢可爱的唧唧声。"你在家吗？回答呀！"

曼佩心想，自己要是不在家那该多好，但这时一个打火机被打着了。曼佩闭上眼睛。呵，他现在如果是菩提树簇叶间的一只蚱蜢该有多好！来人劈头盖脸地对他一顿臭骂。这咒骂声中夹着一个词：私吞①。

曼佩象在清醒的日子里那样一声不吭地忍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拉姆施走了。小屋里还充满着那连声的诅咒和粗鄙的辱骂，象绿头苍蝇似的往窗玻璃上撞去。

---

① 此指曼佩吞没了林区管理员给拉姆施的那一百马克。

六十六

锯木厂老板心情压抑地四处溜达。连嘴里吹一支快活小曲的劲头都没有了。那头母牛使他大伤脑筋。人家知道了，人家琢磨出来了，用牛换羊的事，都是别有用心的。他同林区管理员的业务关系又遇到麻烦了，或者说，产生了误解。看来，人家把母牛送回来，意味着好不容易搭上的业务联系吹了，这种联系还没有起作用就吹了。

退还母牛足够说明问题了：锯木厂老板同林区管理员的黑头发太太的私情，也许在他们夫妻共枕私语时，她已经坦白了。

把做生意和勾搭女人结合起来，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意图，可不容易哪！尤利安·拉姆施从临死的老掌柜手里接过这买卖时，他不曾想到会有这等困难。他继承了拉姆施锯木厂，制造木栅栏、箱子等等，享有世界声誉。拉姆施厂的木栅栏！过去做规矩生意的梦想。

不同的时代要求新的规矩、习惯、方法和靠计谋取得的最大成就。老掌柜的办法好比过时的雨伞，放在柜子里，积满了灰尘。

锯木厂老板缺少什么？难道他没有吃的、喝的？他没地方住？他无法生活吗？他以及老掌柜的遗孀和厨娘等等，难道他们的境况是这样的吗？难道他不曾扩大了他的锯木厂吗？难道人家不要他的产品吗？不是有国家的订货等等吗？难道他不是没有遇到销路和竞争上的困难、没有遇到危机地生活着吗？

What is the matter（怎么回事）？他究竟要干什么？这些都是刚懂得一点共产主义道理的小青年提的问题。真正的生意人

要随心所欲地扩大自己的企业。要有劳动大军、受人尊敬、汽笛齐鸣、铁路支线、一本万利、幸福与灾祸、议会里的席位，如果有这么一个议会的话。各种各样的美梦。但是这个小人物的共和国不是做这种美梦的地方。锯木厂老板需要听别人讲点安慰和鼓舞的话。

在首都新栽的菩提树下停着一辆蓝色小汽车。挡泥板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些。一个男人从汽车上下来，拎着两只箱子沿弗里德里希大街走去。这个男人机械地念着办公楼和商店门上的招牌。德国作家协会，德国民主农民党，德国统一委员会——这些都不是这个男人所熟悉的，也不是他要寻找的。他朝一个通地下室的阶梯走去，拎着箱子消失在地下。他在那里登上了一艘地下游艇①。

两个工人上了车厢。他们佩戴臂章，都是人民检查员，打量着旅客。

这个男人懒洋洋地坐到箱子上，用一本书遮住脸，做出专心阅读的样子。书的标题挺显眼：《论共产主义教育》。

游艇呜呜地开动了。隧道墙上的标语，先是缓慢地，随后越来越快地溜了过去：多干活才能改善生活！文字消失了，标语变成了色斑。游艇消失在地下运河里。

在地下行驶五分钟，随后另一个地下港口的灯光出现了。又是标语在窗外一溜而过，先是色斑，随后是画成的直角，随后变得可读了：价廉物美，请吸骆驼牌②！

---

① 此指东、西柏林间的地下铁道。

② 一种美国香烟。此指入西柏林境界。

这个男人吸了一口气。自由世界的香气在他周围飘拂。尽管地下港的尘土味同那边赤色口岸的尘土味并无区别，可是这里的尘土味混有淡淡的蜜桔的芳香和北美大草原产的香烟的麻醉人的烟雾。

这个男人惊讶地走过这个岛屿城市的街道，凝视着橱窗发愣，妨碍了匆匆忙忙的岛屿居民走路。这个男人设法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便以每小时七公里的速度往前走，一边观看种种迷人的、令人兴奋的东西。嗳唷，嗳唷，这些时髦的女士们！她们一清早就这样温情脉脉地瞧着他！选帝侯大坝和陶恩青，yes，没错。

救世军在这个岛屿的罪恶遍地的臭气里，弹着吉他唱着他们的歌："呵，如果我们迁到耶苏姆，那该有多美……"

这个男人觉得这首劝诫曲是生机勃勃的自由生活中一个可憎的污点。怎么啦？难道他不虔诚信教啦？不是他家乡教会理事会的理事啦？难道他的虔诚只是某种抵御传统习俗以保护自身的偏袒精神？

好不愉快的自言自语。这个男人情愿去吃早餐，喝甲鱼汤，吞牡蛎，自由世界的享受。他这儿喝一杯，到那儿又喝一杯。

在自由港的一个货币兑换处，这个男人把赤色钞票换成自由世界的钞票。这钞票是卖掉一头母牛的所得。这头母牛是一件礼物，是这个男人的情人送的礼物。简直是上一世纪的一个story（故事）。这个男人把卖赤色母牛的钱兑换后，存入自由世界的这个岛屿上一家银行中他的户头里。

这个男人去见他的朋友。

"哈罗，拉姆施，老弟，你还活着？"

"You see(瞧)。眼见为实。"

"床头还始终放着流放西伯利亚的干粮袋吗？"

当然是这样，拉姆施没有值得一提的事可讲。他们一起嚼了一会儿口香糖，咀嚼着对往事的回忆，把口香糖连同那回忆吐到远处，随后便可以好生相处了。

下午，拉姆施去见那位慈父般的、给他出谋划策的人，也就是那位戴镍边眼镜、目光象哲学家一般深邃的、严肃的先生。是啊，是啊，那个陈旧地方，那个落后的星球。在那儿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崩溃和失败。但这儿那儿总有那么一位高尚的人，作为旧时代的证人，作为活生生的纪念碑。"最尊敬的朋友，你们那边已经崩溃到什么地步了？"

谈不上什么崩溃！那边有一个生命力很强的种族，都是小人物。他们抱成一团，互相支持！这样，全面崩溃就不容易了。现在，在锯木厂老板家乡的村子里，又搞起了集体农庄。

"How interesting（多有意思）！"拉姆施的慈父般的朋友擦了擦眼镜。他的眼皮搭下一半，大山猫眼闪闪发亮。"您详细讲讲吧！"

拉姆施讲了。这个集体农庄不算太小，占全村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没人反对。就这样搞起来了，还会这样搞下去的。

这位先生严肃地微笑道："Not at all（不见得）！Be sure（没错），现在这才是真正走下坡路的开始！"

对于这老一套的安慰话，拉姆施已经不象以前那么听得进去了。谁愿意谁就坚持呆在那儿吧！说得多好：赤色波涛中的旧时代的纪念碑，但是，他可不是花岗石造的人，不，他不是！

这一天象太阳底下的巧克力似地融化了。锯木厂老板把沉甸甸的两箱子农民自制的新鲜黄油和熏肉拿了出来。这对于岛上居民来说，可是鲜美食品啊！

两只箱子装满了海外进口的香烟、厂里用的钉子、给厨娘的

橡皮带和给老板娘粘假牙用的粉剂。

锯木厂老板让脚夫把他的箱子搬到月台上，他上了长途区间列车①，完全是一副绅士派头，从柏林市的动物园②乘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他在那儿下车。

六十七

太阳给大地以慈母的温暖。燕麦和黑麦发芽了。蜜蜂脑袋不得不经常提取他的存款：甜羽扇豆和苜蓿种，化肥和向日葵，玉米种，还有这样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用花钱的！弗兰茨·布默尔申请预支买一件上装。他不能永远穿着这件旧马车夫制服，身为新农民团体的成员，怎能老让人瞧着从前男爵的这份赏赐啊！

弗兰茨得到了这笔预支。蜜蜂脑袋是为了赶紧把这位申请人打发走。他还有别的操心事：从前蜜蜂脑袋家贮存的土豆不够新农民团体播种的需要。

土豆，这种无害的圆地瓜，却使蜜蜂脑袋大伤脑筋。他骑上摩托车，向邻村驶去。他在农民的鼻子尖前晃着钞票。土豆窖的门打开了。维尔姆·霍尔滕是布卢梅瑙新农民团体的土豆收购员。他们以高价分别买到二百五十公斤和五百公斤土豆种。坚韧不拔的人，应受称赞。

哪家答应卖给蜜蜂脑袋土豆，他就撕下一页党报《新德意志报》，戳在那一家前院的木栅栏上。这是给虔信上帝者和大车把

① 指东、西德之间的长途列车。

② 动物园在西柏林。此指拉姆施由西柏林回到东柏林。

式赫尔曼·魏歇尔特做的记号，告诉他该在哪儿装车。农民们笑着说："一个疯子！"

蜜蜂脑袋的院里卸下了头一堆土豆种。稍稍松了口气。有眉目了！弗兰茨·布默尔和他的索菲可以开始种土豆了。可是，弗兰茨上哪儿去了呢？

弗兰茨·布默尔起床就走了，他走后，布默尔家厩里的母牛也不见了。索菲哭着诉苦：没错，弗兰茨讨厌母牛，可是，这回主要要怪蜜蜂脑袋。是他给弗兰茨买了件新上装，弄得他神气活现。弗兰茨准是跑到西方去了，把她扔在了家里。

蜜蜂脑袋安慰索菲说：不用担心！她是团体的一员，新型农民团体的一员。

索菲不仅要团体和新型团体，她也要一个男人。管他是什么德行。

蜜蜂脑袋答应索菲，弗兰茨一回来，就狠狠揍他一顿。这也是一种安慰！索菲不哭了。她还在抽噎。几个鸡蛋，蜜蜂脑袋能不能给她几个鸡蛋？她还没有吃早饭，因为弗兰茨把柜里的东西全都随身带走当干粮了。

蜜蜂脑袋可以给索菲面包，他在自己卧室的床下还找到了一块黄油，但是鸡蛋！索菲不是有母鸡吗？现在是春天，正是下蛋季节啊！

不错，不过索菲的母鸡都在树林里的灌木丛背面下蛋。索菲没工夫去找这些该死的东西。她知道该种土豆了。

这也给蜜蜂脑袋添了一个新任务，把养鸡业安排好！象新农民团体这样的现代化大农业单位不能让人追着鸡去拣蛋。而且也不能等到老母鸡想到要孵蛋的时候，才安排孵化。好吧，搞个集体鸡舍，集体养鸡！

蜜蜂脑袋趁尼特纳格尔家吃中饭时，来了个突然袭击。"现在该你去管鸡下蛋啦！"他对尼特纳格尔的妻子说。

"你疯了吗？"

干吗说人疯了？尼特纳格尔夫妇连同二十摩尔根土地一起参加了新农民团体。尼特纳格尔的妻子，这位女同志，得去饲养集体的母鸡和两百只小鸡。活不会太多的。

半小时以后，蜜蜂脑袋和尼特纳格尔女同志①一起去捉布默尔家的鸡。一阵吱喳乱叫，仿佛狐狸蹲在鸡群里。弗兰茨·布默尔家的鸡反抗着，不让抓到蜜蜂脑袋家的大鸡舍里去集体饲养。

向来管理乡图书馆里作家笔下佳作的尼特纳格尔太太，从一扇荆棘篱笆门里爬出来，脸也划破了，头发也弄乱了。在抓布默尔家的鸡时，蜜蜂脑袋象听到枪响后的兔子，到处乱窜。公鸡飞到一棵苹果树上，拍着翅膀，踞高临下，向它的敌人发出挑衅的啼叫声。

蜜蜂脑袋爬上树去。苦恼人曼佩正好走过。"小奥勒，你跟这只公鸡干什么玩儿？"

公鸡从树上飞落到野地里。蜜蜂脑袋想下树，不料上衣被枝杈钩住了。他悬挂在半空中，两手乱划，最后掉到地上，迷迷糊糊地躺在那里。

"这一阵发作算是过去了。他现在太平了。"苦恼人曼佩自言自语地走开了。

村子的另一头，鸡群也在乱叫。那是扬·布勒特家的鸡。扬也在抓鸡，鸡喔喔乱叫。

春天把鸡群引诱到野外。农民都在自家的院子周围筑上了

① 指尼特纳格尔的妻子。

篱笆。鸡不承认这些由人规定的疆界。它们的空间是旷野。

有时，这家的鸡到了邻家时，突然要生蛋了。母鸡并不是器量狭小的，哪儿能找到合适的窠，它们就在哪儿下蛋，至于它们的所有者的财产关系，它们才不管呢。

约瑟夫·巴塔施不爱同本地人吵架。他去找邻居布勒特说："把你们的鸡捉回家去吧！"

扬·布勒特只好到巴塔施家去。巴塔施这个人不难打交道，也很客气，他帮着捉鸡。尽管菜园的苗圃被啄得乱七八糟，他也没说一句责怪的话。"这些鸡，合伙饲养，这办法也许比我们现在这样聪明，不是吗？"布勒特望着他的邻居，就象望着一个有神经病嫌疑的人。

布勒特家的园子里，有精心培植的果树。农田里也干净极了，仿佛杂草都用扫帚扫掉了似的。这个大家庭，有许多双勤快的手。

巴塔施的土地和森林同布勒特一般多，可是，他的牛干得慢，他的马也老了。

这两户新农民早晨走进场院时，都隔着篱笆打招呼，弹一弹帽沿。

"你们好吗？"

"还过得去！"

"那就好。"

巴塔施在春播时完全可以请邻居帮一点忙，但他不愿求人。他想必碰过不少钉子，因此变得很敏感，在这个村子里还一直象个忍气吞声的外人。

而扬·布勒特呢，他主动向巴塔施提供帮助吗？只有在蜜蜂脑袋，农民互助会主席催他的时候。"帮巴塔施一点忙吧！回想

一下过去村里有贫有富的年头吧！”

“今天贫富只是个人勤快不勤快的问题！”扬·布勒特回答道。

奥勒和布勒特象多少年前伯爵府的牧场上放牛时那样争吵开了，直争到布勒特末了从厩里拉出驾辕和拉套的牲口去帮助巴塔施为止。

眼下，巴塔施正在帮扬·布勒特弄走抓到的鸡。维尔姆·霍尔滕走进院门来了。“有点儿剩余的土豆种给新农民团体吗？”

巴塔施表示愿意。“有，有的。”

扬·布勒特抓着鸡悄悄溜走了。他不再象几天以前那样笑蜜蜂脑袋了。这个该死的老顽固竟然抢在他前面一步把乡有土地都种上土豆了。这种背离政策的行径，党能放任不管吗？

六十八

那张飞走了的一百马克钞票还给苦恼人曼佩带来了别的烦恼。胖子赛尔诺虽说日子很艰难，但还是不要曼佩在他这个基督徒的家里和地里帮忙干活了。一个农业帮工，竟然把基督徒兄弟拉姆施的钞票当作街上的废纸那么对待，这样的人，老农民赛尔诺可不能再雇佣了。“这是七个马克，一个星期的工资。走吧！”

曼佩心里痒痒，真想到村里的合作社去把这七马克换成烧酒。这样一个酒鬼，要开始新的生活，可真不容易。他想了一整夜，继而想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由于这一番考虑，他的脑子就象给肉蛆咬烂了似的。他于是跑到合作社去，想买一瓶烧酒。他要把这瓶无色的烈酒灌下肚去，随后去找拉姆施，告诉他，在曼佩眼里他是个什么人。杀人犯——他要让拉姆施听听这个最能

叫人俯首帖耳的头衔。

随后，曼佩打算从厩里取出过去拴羊的绳子，到他妻子的坟头一棵榛树上上吊。这样，他就永远开不了口了，只会对所有询问他的人吐出一条蓝舌头。

这是一个星期六，温煦的晚风轻拂。接骨木花散发芳香。夜晚从来就爱恋大地。从世界各大战场回来的上帝，也显得疲惫不堪，准备在家里过一个周末。他星期天要娱乐一下，于是满足了小人物们的愿望。他看见苦恼人曼佩的控制灯亮了红光，便用他的宽大的拇指在人的愿望卡片索引上移动过去，按在了苦恼人曼佩的愿望卡上，并给他派去了一位守护天使①。

这位守护天使，身穿去教堂的黑服，沿着村子的大街而来，在村里的合作社前，缠住苦恼人曼佩聊起天来。这位天使的尘世姓名是赫尔曼·魏歇尔特，他正在去听周末讲《圣经》的途中。赫尔曼，这位上帝的虔诚信徒，他若不为云端之上的王国及其独裁者上帝搞点宣传鼓动的话，他是决计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沉沦的苦恼人曼佩的。"你上哪儿去？"

"天知道！"

对，天知道，但是，赫尔曼，上天在尘世的一名代表，他也知道，苦恼人曼佩要去买周末烧酒。"你还是用上帝的话来当酒喝吧！"

曼佩表示愿意，这真使赫尔曼出乎意料。以前的裁缝施利文心想，在上吊以前，同上帝言归于好，也非无益之举。也许他的回心转意会打动神父的心，使他不再象对待其他自杀者那样，

---

① 这里按迷信说法，即曼佩命里注定不该死。作者用这种写法，以产生滑稽的效果。

而是替曼佩举行仪式，并在墓前讲道。

苦恼人曼佩随赫尔曼一起去听讲《圣经》。神父即兴地发挥了一下《圣经》的这一处："若是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① 苦恼人曼佩心想，在神父剜完眼睛以前，合作社不打烊就好。不喝烧酒，他没有勇气去上吊。好极了，眼睛就在脸上，就在表面，可是，象曼佩这样，就得把咽喉抠出来。但他不割开自己的皮肉，是抠不出来的。听讲《圣经》，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真妙！

可是，这一天晚上，上帝偏偏大发慈悲。听罢讲《圣经》，赫尔曼仍纠住苦恼人曼佩，并且使他几乎不受留难地从合作社门前走过。赫尔曼劝曼佩加入义人团体，也就是奥勒的新农民团体。在那里，曼佩只要不惜力，干一小时活就可以得一马克报酬。一马克，上帝的赏赐。

赫尔曼与曼佩去找蜜蜂脑袋。他不在家，也不在埃玛·丢勒家；他不在地里，也不在谷仓里；他象篮子里的水，盛不住。末了，他们在鸡舍里找到了他。

赫尔曼不满意，这位主任在神圣的周末还这样不敬神圣地忙碌不停！

蜜蜂脑袋顶撞说："难道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为了把自己养成个大肚汉吗？"

熟读和通晓《圣经》的赫尔曼说："哪位先知也没讲过一个人肚皮稍大一点就不行！"《圣经》上只讲到过好酒贪食的罪孽②。

①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这里的引文与《圣经》文字稍有出入。那意思是："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象曼佩这样见酒就馋的，应把咽喉抠出。在这一节中，作者多处采用对《圣经》的滑稽模仿。

② 《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

好酒贪食同便秘的意思差不多。奥勒消瘦了，因为他成天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人不让上帝有时间在他的心中停留。匆匆忙忙的人会错过上帝考虑周全的祝福。如果明年春天主任奥勒也称一下体重的话，新农民团体的成员是分不到什么肉的。"到时候你会有多少分量？比一只蝗虫重不了多少，这样一来，团体的成员就得把自家的香肠和肥肉拿来孝敬你，让你吃胖才好！"

蜜蜂脑袋微笑着倾听赫尔曼虔诚的星期六训诫。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季节。到冬天他再来喂肥自己吧！苦恼人曼佩在这儿，象个臣仆似的，卑微地张大着嘴，他有什么事吗？

苦恼人曼佩想加入圣徒团体。赫尔曼愿为他作保。老裁缝施利文得救了，回到了上天的怀抱里！

蜜蜂脑袋心里明白，苦恼人曼佩参加新农民团体只是客串一下罢了，不过演这么一场戏娱乐娱乐，对他并不乏吸引力，因为这会气坏他的敌人拉姆施的。

当上帝认真打算拯救即将不明不白地去死的他的一个造物的时候，他不得不看到，办一件事情，得绕多少个弯啊！

这么说来，办农民团体，不仅要蜜蜂脑袋操心，要他付出辛劳，有时也会给他带来小小的欢乐。星期天，弗兰茨·布默尔回来了。他把自家的母牛换来了一匹马。布默尔跑了很远的路，一直往北到了梅克伦堡，随后牵着马步行回到布卢梅瑙，这当然要好几天的工夫。

索菲并没有高兴得手舞足蹈。什么样的马呀！瘦得皮包骨，髋骨上可以挂帽子和头巾，不是白马，也不是黑马，而是一匹象是全身叮满苍蝇的白马，而且至少有二十岁了。弗兰茨是副什么模样呢？蜜蜂脑袋给买的新上装哪儿去了？

"在这儿呢。"

索菲仔细看他男人身上的破烂衣服。"你难道精神完全失常了?"

索菲怎么说都可以，就是别说马的坏话！那是弗兰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来的。一匹纯种阿拉伯马，这是一百年的系谱证明书！

索菲绝望地朝这份系谱证明书上啐了一口。全是骗人的！

"瞎说！"弗兰茨受不了啦。难道看不出这匹马的血统吗?高贵的血统，干起活来，会使出身体和灵魂的全部力量的。阿拉伯大草原上的一朵鲜花！这匹母马，是风神是妻子！瞧它站在厩里，是多么驯服温良啊！索菲可以长久地躺在地上。弗兰茨牵着这匹母马从她身上跨过去。索菲决不会被踩着，会好好地重新从地上爬起来的。"躺下吧，索菲！"

索菲忍无可忍，向她的弗兰茨扑去，打他的耳光，抓破了他的脸。随后她跑去找蜜蜂脑袋。"原谅他吧，宽恕他吧！一切都解决了！"

六十九

安格蕾特自从十八岁至今，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如此不安的春天。那时候，是由于同尤利安一起在荒丘上度过的那些白昼，是由于要实现心愿，可现在是因为什么呢?

夜里，安格蕾特躺在床上，失眠，想心思，伤脑筋，身心憔悴，感觉到自己苍老了。

一些日子以来，她的衣柜里随时备有葡萄酒和利口酒。她喝这种五颜六色的甜酒。毫无用处。喝酒既不能使她心静，也不

能让她安眠。难道尤利安现在也学他父亲的样了？这个老掌柜，为了他的生意，不怕害人性命。她孤独地期待着，只忘了一点，尤利安就是尤利安，是老于世故的、好向女人献殷勤的骑士，不是莽莽撞撞的。

赛卜拉老大娘的药粉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见效，但终于见效了。拉姆施夜里来了，爬窗进屋。难道这是绅士风度吗？这一点安格蕾特没有仔细想过。反正他来了。她胜利了。

尤利安满面春风，平易近人，绅士派头，一如既往。殷勤敬礼，上咖啡，献点心，交谈，显示教养，斗嘴，打打闹闹。年轻时的那种逗趣，嬉耍。

安格蕾特忘了得不到安慰的干等的那些日子。她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拉姆施抚爱，施狂，陶醉。他穿着绸子内裤。象从前一样优雅。青春的回忆。

事后，他们象从南国旅游回来似的坐着。大落地钟嘀嗒响。月亮在蓝丝绒地毯上画图案。糊墙纸上的玫瑰，象一块块蓝色的糊状物。

尤利安坐在床沿上。他的小腿没有肌肉，没有血色。他的胡子里的白须在月光下闪烁。锯木厂老板象在家里似的搔着自己赤裸的前胸，摸他的绸子内裤。“So sorry（真遗憾），我们当时没有一起去美国！”

一次爱的证明。安格蕾特的心象羔羊一般愚蠢地跳着。“为什么非去美国不可？难道这儿不好吗？”当时障碍很多，老掌柜和他的生意人的体面，还有那毫无用处的学医。现在，伟大的日子来了！安格蕾特象当年荒丘之春时那样诱人地微笑着。“什么

障碍也没有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娶我！”

唉，安格蕾特知道什么呀！她大概成天想着专制栅栏和木箱等等的拉姆施锯木厂鸿运高照吧。哪家花园没有拉姆施厂的木栅栏？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是远处夕阳映红的船帆了。

生活不曾用金梳子给安格蕾特梳过头发，但是，她的尤利安，难道会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吗？成捆的钞票，为小小的婚礼预备一百公斤鲜花，给我未来的夫人买两、三架钢琴。请看，这是拉姆施过去答应她的。

在这次无与伦比的爱的旅游之后，再谈起这种事情，拉姆施心里真是难过，可是安格蕾特已经谈开了头。可怜哪，真可怜！如果他结婚的话，他不得不算算新娘带来的嫁妆。老实说吧，他正指望着它呢。可怜哪，真可怜！“问题就在这儿。”

安格蕾特的眼睛里泪花在闪烁。这是锯木厂老板真正担心的事吗？不，不是！现在他们真正从软绵绵的爱的云端上掉到了硬邦邦的土地上，掉到这个陈旧的星球上，这里的生活处处在崩溃。由于赤色分子丢勒莫明其妙的死亡，人家怀疑到他锯木厂老板的头上来了，上帝还没有替他解除这种怀疑，那个曼佩，那个苦恼人，加入了已经发了疯的蜜蜂脑袋的集体农庄。

安格蕾特有着热恋者敏锐的听觉。她一听这话便问：“苦恼人曼佩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尤利安讲到苦恼人曼佩了吗？这是他无意中提到的。不管怎么说，曼佩是忠心耿耿的，是他父亲留下的一份遗产，可以派一些用场，是旧时代的一块纪念碑。虔诚！

安格蕾特又把锯木厂老板拖上床。接吻。盖上爱的图章。小火苗，再没有熊熊烈焰了，因为安格蕾特的思想不集中了。难道她也精神失常了？她似乎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期待着，梦想着。

一天，门开了。苦恼人曼佩把手搭在帽檐上：报告一件新闻！

新闻？

安格蕾特，你变穷了。

什么？

一个名叫蜜蜂脑袋的男人抢了你，使你变穷了！

怪事！安格蕾特被一种生活所左右。这种生活是无耻的，快活的，又是盲目的。她抚摩着沉默无语的锯木厂老板。"我现在也许还没有穷到让你瞧不起的地步！"

"我害怕。"

"你不该害怕。你不该是这样的人。"

七十

蜜蜂脑袋很晚才从鸡舍出来。女同志尼特纳格尔在那里照料二百五十只小鸡。新农民团体又添了一批家禽，一份喜悦。

可是，瞧这意外的事情：蜜蜂脑袋的床又挪到了卧室中央，立在那儿，那另外一只床又放在旁边了，没半点裂缝了。

这不是小事情！是要让蜜蜂脑袋大大高兴一番了。一朵出其不意地开放的花。一朵花？一朵秋水仙。蜜蜂脑袋把它踩在脚下。难道安格蕾特同拉姆施吹了？难道她要强迫他，利用他需要温暖这一点，并用这种办法同他和解吗？蜜蜂脑袋不敢脱去衣裳上床睡觉。他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蜜蜂脑袋心烦意乱，穿过田界走去。能同安格蕾特和解吗？还会有共同的路吗？过去有过吗？

当年，他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七拼八凑做成蜂房，但是，蜂

房使他获得的蜂蜜和钱曾使他心满意足过吗？安格蕾特高兴地接管了蜂房，从中得到了蜂蜜，赚到了钱。蜜蜂脑袋却已经走上了别的道路。他试验培养长嘴蜂，这样就可以采到深藏在三叶草花萼里的蜜。他拆散了一些蜂群，从中挑出长嘴蜂，并配上相称的蜂王。

在那些日子里，安格蕾特的细鼻子上头一次出现了一道斜皱纹。"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成天胡思乱想，不考虑有没有用！"

蜜蜂脑袋成了新农民后，就试验改良母猪。他想让母猪多产仔。到了母猪发情的时候，他就用马车把它们拉到外村，同他专门选中的一头公猪交配。他把自己家的公猪留在圈里没用。

结果是，第二代母猪产仔多了。但也有挫折。蜜蜂脑袋用马车拉母猪去交配的途中，带回了红皮病。死了几头猪。安格蕾特厉声责骂。"我还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的败家子！"

"废话，生活又不是保险公司！"奥勒继续做他的改良母猪的试验，并取得了成功。

安格蕾特坐享其成，据为己有。

天色已黑。蜜蜂脑袋蹑手蹑脚回到他的卧室里。第二张床还空着。他和衣坐在床沿上……以防万一。

门开了。蜜蜂脑袋心里一惊。不必费心思了！站在门口的是赫尔曼·维歇尔特，上帝的虔诚信徒，看来他喝了天上的琼浆玉液。赫尔曼象个满足了心愿的孩子似地微笑着，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摸了摸枕头；接着把上教堂穿的黑上装挂到蜜蜂脑袋的衣柜里，取出他的小玩意儿，唠叨着："一位上帝宠爱的农妇，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不喂牲口，不做饭，深居简出，可是她却尽基督徒的义务。"蜜蜂脑袋答应给赫尔曼一张床，可是他给了吗？

那位农妇，那位穿平装鞋的天使，给了赫尔曼房间和床。他已经说过了，奥勒成天匆匆忙忙，上帝没法在他心中停留。

赫尔曼戴上破眼镜，取出他的小开本《圣经》，补做晚祷，唱道："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

"赫尔曼，你酗酒了？"

"酗酒？不！"赫尔曼同那位农妇喝了五小盅晚餐用酒。难道蜜蜂脑袋不懂得，这酒是基督的血？赫尔曼继续唱道："……一切皆破灭时，上帝不离弃你……"他唱着，直至仰面躺倒在床上。

这又给蜜蜂脑袋添了一桩心事。夜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他的新室友的阵阵打鼾表演。快天亮时他才睡着，但又被维尔姆·霍尔滕唤醒了。"偷窃，奥勒，偷窃！"夜里，公牛从厩里被偷走了，还有一头在牲口系谱上登过记的母牛。

蜜蜂脑袋并没有大声乱嚷。他象一个梦游者似的很有把握地去敲安格蕾特的房门。安格蕾特睡眼惺忪地开了门。家庭日历上的一幅画：原先的夫妻身穿睡衣在日出前相遇。安格蕾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气包围了饥渴难熬的蜜蜂脑袋。他颤抖了。"我得做点什么，你……你偷了公牛和母牛！"

安格蕾特镇定地胸有成竹地说："你干吗发抖？这是我的公牛。"

"不过，这是你弄走的第二头母牛了。"

"这份家产有一半是我的。"

蜜蜂脑袋回到过道里。他关上房门，房门仿佛有一百公斤重。

七十一

前县委书记卡尔·克吕格尔的房间，换上了新的糊墙纸，摆上了橡胶树和月桂树作装饰。每个屋角摆一棵盆栽的树。屋子一通风，就象在南国丛林里似的瑟瑟作响。

卡尔·克吕格尔的黑色写字台是一九四五年从一个工厂主遗弃的别墅里拉到共产党的县委来的。现在已经换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浅色写字台了。时势变得光明了，可也变得复杂了。当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发觉这张长写字台象一个柜台似的横在他的办公室里时，已经太晚了。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他再让人把这张昂贵的写字台换掉，就会显得自己太苛求于人了。

对那张高大的皮垫靠背圈手椅，冯施格特劳伊也不负责任。写字台的高度要求椅子有相应的高度。这张写字台前陈放的给来访者坐的折叠椅，都是普通产品，而且都很矮。书记的太师椅后面的墙，被一帧巨幅油画遮盖着。这幅油画出自马伊贝格县最进步的画家之手，系县委内党的工作者在冯施格特劳伊四十大寿时赠送的寿礼。

本来这幅油画是要挂在书记寓所的，可是画太大，而且同冯施格特劳伊女同志所喜爱的落地窗发生了矛盾。此外，冯施格特劳伊还持这样的意见，“艺术品属于公众。资本主义艺术品收藏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冯施格特劳伊以前是房屋油漆匠，他有自己的梦想，曾悉心复制油画。他的椅子背后的这幅画，在他看来，不是什么艺术品。画的是铸铁场面，画家大量使用红颜色。尽管铁水画得很红很浓，但看画的人却无动于衷。铸铁工人的脸上都戴有保护面罩。

画家画的时候挺轻松。

不管怎么说，这幅画是一份礼物，而且在地区展览会上受到过评论界的赞赏。至于什么是艺术，学过专业的评论家毕竟比只有业余欣赏能力的冯施格特劳伊懂行。

对待绘画，情况是这样。对待文学，冯施格特劳伊并不觉得更好办些。他讨厌在他四周放上他没有读过的书。读书需要花时间。冯施格特劳伊的时间，只够仔细读报，仔细看许多提案、小册子和通知。这位书记在星期日休息时，有时用两、三个小时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剥夺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时间。

只有当地区领导或者中央委员会再三要求读某一部文学作品，并把这当作做党的工作必需掌握的知识时，冯施格特劳伊才让人从图书馆里把这本书找来。

由于上述原因，冯施格特劳伊经常感到心中有愧。到处要他去参加会议，要他讲话、指示，所以，他怎么也没工夫去读本地区作家的作品。他没有读过本县两位作家的作品，这件事他倒并不很在意。这是两位无党派的儿童读物作家。在党校时，冯施格特劳伊就知道了高尔基有关儿童读物的名言："为儿童写作必须同为成年人写作一样，只能写得更好些！"冯施格特劳伊不相信这两位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他们还会呆在马伊贝格吗？要不然的话，《新德意志报》会始终对他们两个保持沉默，连提都不提吗？

冯施格特劳伊一再变换和改进他的工作作风。尽管如此，对于凡是要求他具备专业知识的领域，他仍然不了解情况。

黄昏时分。县委前繁花盛开的栗树丛中和风轻拂。

这是一个冯施格特劳伊很少有的空闲的晚上。在他的面前，放着尚未阅读的日报，那边呢？噢，是最新一期《团结》杂志！冯施格特劳伊可以回家去了，但是，一到家里就读不成了。他得教孩子做家庭作业。他得听妻子的责备。"真丢人，县委第一书记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这么糟糕！"

如果要冯施格特劳伊帮孩子们做数学作业，那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要求孩子们学习的东西很多，而冯施格特劳伊如果作报告谈人民教育的话，他甚至会对孩子们，对教师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可他自己也得学习数学！

正在这时，有人使劲敲县委办公楼的大门。值夜班的门房正在煮茶。他没有马上到门口去。"等等，等等！"

站在大门口的是红脸颊的扬·布勒特。"找冯施格特劳伊同志！"

"约好的吗？"

"都这个时候了，还用约定吗？"

布勒特坐在冯施格特劳伊面前。他们互报了姓名。冯施格特劳伊说话简炼。"什么事？说吧！"冯施格特劳伊左颊上有一个弹片留下的伤疤。伤疤紧绷着。冯施格特劳伊的脸看去仿佛永远是在高傲地微笑。布勒特坐在矮矮的椅子上，觉得自己好似扫罗王面前的大卫①。"能抽烟吗？"

可以的。

事情是这样的：扬·布勒特需要党的帮助。他的儿子从家里

---

① 《圣经》人物。扫罗是以色列王。大卫是牧羊人。扫罗曾召见大卫。此喻冯施格特劳伊高高在上。

逃走了。偏偏在这春耕大忙的季节。这小子要自费去学音乐。"这符合我们有关青年生活的方针吗？"

冯施格特劳伊沉着地说："就这些吗？"

不，不止这些。"比如说有一件事，象发疯似的分送土地的病。"

"分送土地的病？"

"说它是分送土地的病倒也不完全是。那位同志叫蜜蜂脑袋，他又私下把乡有土地据为己有。"

"蜜蜂脑袋？"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使冯施格特劳伊想起了弗丽达·西姆森的来访。"书面汇报呢？新的党小组书记定下来了没有？"

新任书记是扬·布勒特。他就坐在此地。在领导工作方面还缺乏经验。如果县里派一个传达指示的或者派一个诸如此类的人来，那就好啦！

布勒特和冯施格特劳伊的晚间谈话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不是例会。冯施格特劳伊心里嘀咕道：这个没有主见的同志。他把家庭问题放在党的问题前面。再说，他剥削了他的儿子。冯施格特劳伊说："会派联络员来的。就这样行吗？好，就这样吧！"

一刻钟以后，冯施格特劳伊乘车回市郊居民区他的家去。司机伸了个懒腰，春困哪！市场上菩提树间风声飒飒。从汽车的无线电里传来单调的冒牌爵士节奏："春天里，女人的眼睛，嚓，嚓……"

"关掉吗？"司机问。

"等一等！"

春天也阻止不住铁栏杆围着的那座死去的王后的纪念碑独自哭泣：在这个地点，啊，我们泪如雨下……他们驶过市场的圆石路面。收音机里劈啪一声，小小的间歇——随后是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女皇索拉耶的命运未卜凶吉……"冯施格特劳伊倾听着。"你收的是哪个电台？"司机拧了拧调频钮。新闻播音员的声音象从地窖里传出来似的："东占区第一个集体农庄……"冯施格特劳伊一把抓住司机的肩膀："听下去！"

"……在布卢梅瑙，马伊贝格县的一个村子，按苏俄模式，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它是按照共党最高级官员的指示建立的。农民们被迫把他们的牲口集中起来，并且象俄国乡巴佬那样地干活，换取填不饱肚子的工资……"

冯施格特劳伊让停车。他在县城主干大街的半中间下了车。"有烟吗？给一支！"这位书记象所有不抽烟的人那样匆忙地抽着，他脸色苍白，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

片刻后，他又上车。"去县委！"司机开动了车子。"等等。你认识去布卢梅瑙的路吗？"司机认识路。

他们在春季潮湿的乡间公路上赶上了扬·布勒特。因盛怒而颤抖的县委书记朝这个孤独的骑自行车的农民吼道："难道你们这个穷村子里的人都发疯了？"

七十二

一个牧童把他的鞭杆插入一个蚁穴，好奇地捣了几下。蚁群骚动了。半分钟过后，蚁穴里只剩下激动不安的蚂蚁。

在冯施格特劳伊和布勒特谈话后一天的布卢梅瑙乡就是这个情形。扬·布勒特没有下地干活。他东奔西跑。这位本乡的

信使按着车铃在村里穿梭。安东第二放学后，成为加急信使，挨个儿地通知党员同志：新任县委书记主持下的党小组特别会议！

村长亚当·尼特纳格尔发抖了。弗丽达·西姆森已经向他吹过风了，她的那些唬人话不是从《民主待人守则》上引来的。“这下子你得喝几口水啦，亲爱的亚当！”

脑筋灵活的弗丽达想出了一条特殊标语来装饰会场。村合作社的女同志丹克用商人的笔体在红条布上写下了这一标语：为实现计划每敲一锤子，就是在战争发动者的棺材上钉一颗钉子！！！三个惊叹号。

时间已到晚上。一个温和的晚上。在村里的草地上县委书记的小汽车附近，蛤蟆啯啯。草场上，秧鸡在叫唤，仓鸮在欢呼。所有在白天没有了结情事的生物，都又在利用这个夜晚。

弯松酒店里，有两间屋子亮着灯：客厅和聚会厅。客厅里坐着老农民赛尔诺、小喇叭舒尔策、林卡、马兰特、渔夫安肯，以及所有以自己的方式编织本村命运的人们，当然少不了还有锯木厂老板。

聚会厅里坐着同志们。除去店主戈特海尔夫·米舍以外，任何人不得入内。米舍既知道共产党人也知道老农民们对于某些事情，特别是对于蜜蜂脑袋奥勒的集体农庄的意见。米舍要是会绘画，便可以给自己画一幅肖像。他的买卖怕遇风险。因此他是无党无派。他是农民互助会的正式会员，因为他平日也种地。他是人民团结之友。这就够了。

聚会厅内的枝形吊灯上只亮着一个灯泡。米舍首先得看人家要些什么。同志们的脸都在昏暗里。弗丽达·西姆森想出来的标语也照不到亮光。

坐在桌旁的有：客人冯施格特劳伊同志，以及弗丽达·西姆森，女同志丹克，泥瓦匠凯勒，埃玛·丢勒，简而言之，那儿坐着的是党小组的领导。其余的同志都散坐在靠墙的长凳上。

扬·布勒特宣布开会。他首先向县里来的客人致意，感谢他的光临。弗丽达·西姆森举手："根据议事规程，按习惯，先唱一支歌！"

他们唱得不好，但是他们唱了。

谁召开会议，应该先讲话。扬·布勒特不善于在会议上讲话。他不象往常在村头和地里那样，讲得那么随便、自然、幽默。他的语言好似踩上了高跷。布勒特操起官方会议发言人的腔调来了。凡事都有一定规矩，在教堂里就不准吹口哨。"女同志们和男同志们，鉴于我们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准备在柏林召开党代表大会。布卢梅瑙党小组的工作，也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保持平衡的杠杆……"

那些同志们，以前都信过教，都知道这种套话。过去，在教堂里，人们把这一套叫做礼拜仪式。现在，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大家都等待着这番套话后面的正题。

"党的纪律问题怎么样呢？很遗憾，在布卢梅瑙党小组里，党的纪律问题出了点毛病……"

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的同志们，都挺直起身子。言归正传了。扬·布勒特吸了一口气，这口气吸得稍多了点，稍长了点。"我们就拿大家叫他作蜜蜂脑袋的奥勒·汉森同志做例子吧。难道他过去没有作出过出色的成绩吗？谁也不能否认，他从前支持已故的书记安东·丢勒，起过一定的作用。蜜蜂脑袋过去是农民互助会的模范主席……"

蜜蜂脑袋觉得自己听到的是对他的一篇悼词。他发现自己

右脚上的胶靴有一个窟窿，便死盯着它。

“蜜蜂脑袋作为县议会议员，也作出过重要成绩！他在农民的条件许可的范围以内，是乐于助人的。但是现在呢，同志们？他现在越出这个范围了。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蜜蜂脑袋背着党别出心裁，他的那套东西将引向何方？……”

店主戈特海尔夫·米舍低垂着目光走过聚会厅，问他的主顾们要什么。他装得象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家说的话他全都听不懂。主顾们要了啤酒、雪茄和烧酒。米舍现在可以把枝形吊灯上另外两个灯泡点亮了。

在客厅里，老农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店主。“他们是要用腿夹住蜜蜂脑袋狠揍他一顿吗？”

“他们正在揪他的耳朵！”戈特海尔夫·米舍赶紧咬住了舌头。漏出了这么一句话，但愿不会影响他的生意。

锯木厂老板一听这话，便致了一番简短的祝酒词。他眨着眼睛，环顾四座，讲道：“搞集体农庄？行不通，如此等等。”眨眼睛。“我不是反对我们的朋友，但是俄国是俄国，土地多，勤劳的人少。德国是德国！很遗憾，德国人不赞成吃机器生产的粮食和土豆。德国人主张从事可贵的农业劳动！”

小喇叭舒尔策喝一口啤酒表示赞同。戈特海尔夫·米舍不用这种方式表示喝采，但他心里是一团火，同意得很，他的下巴上的肉瘤也变红了。

赛尔诺的肥嗓门发出了声音。这声音象是从堵住了的留声机喇叭里传出来的。“上帝惩罚布卢梅瑙。人们不再象几年以前那样听从上帝了。主刚把丢勒，这个不安稳的精灵叫回去——难道不是这样吗？——主又让蜜蜂脑袋，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民和好汉发了疯，让他来整这个乡——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聚会厅里，扬·布勒特脱掉了背心。他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中间插几句骂人话，这样一来，他讲话也就顺当了。“大家知道，那一次，蜜蜂脑袋挨了一下反动派的牛皮鞭，且不管那人是不是出于嫉妒才打的，但蜜蜂脑袋反正不是挨了他的没心肝的爹妈的打！”遗憾的是，尽管同志们催他要同打人的家伙算帐，蜜蜂脑袋出于男子汉的虚荣心却偏偏不干。可是，这一鞭子给蜜蜂脑袋留下了后果。“蜜蜂脑袋同志病了。他搞起一种发疯的名堂，把这个村子给搅乱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那年冬天的晚上挨了一鞭子以后开始的。好吧，对发言人，首先对当事人蜜蜂脑袋发表意见吧！开始讨论！”

冷场——这也是一种流行的现象！没人愿意第一个发言。亚当·尼特纳格尔不敢替奥勒讲好话。人家会指责他又搬出过去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来了。

弗丽达·西姆森脸色煞白，想出点风头，正在找适合于这种情势的某一句经典作家的话。此外，冯施格特劳伊同志还没有发言。他坐在那儿，听着，象是在高傲地微笑。势态不明朗，挺棘手。象在走钢丝的弗丽达保持了一下身体的平衡。

维尔姆·霍尔滕赞成蜜蜂脑袋和他的集体农庄，但他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去办。一个人夺去了一个姑娘的贞操，就不再是一个没有把柄的人了。弗丽达曾经带点威胁的口吻对他说：“在蜜蜂脑袋的事情上你可得适可而止，否则党的监察委员会会来找你的！”

女同志丹克是中立的。不管土地是个人经营还是集体经营，反正农民要到合作社来采购。她的销售计划是不会受影响的。

埃玛·丢勒涨红了脸，象春天里下蛋前的小母鸡。“奥勒，人家说你疯了，你听见了没有？”

扬·布勒特说：“我可没有这么说。”

大伙都瞧着蜜蜂脑袋。蜜蜂脑袋脸色煞白。他两颊的肌肉在颤动。他仿佛把许多的话咽下肚去又吐了出来。“我没有病。我没有疯。

“我先说一种农民，他干活过日子，活象一个魔鬼。他不靠运气，也不靠天气。他让地尽其力。国家出好价钱买下他的粮食。这个农民富裕了。这是好样的农民。

“我再说一种糟糕的农民。他不精耕细作，靠碰运气。他的土地的收成，只有应得的一半。他卖给国家的粮食有限，他无意之中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自己也很穷！人的能力有大小。原先的女农民，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可以星期天乘马车到处逛。而女农民索菲·布默尔只好蹲在家里，因为她没有星期天穿的好衣裳，更不用说马车了。老农民赛尔诺个人出钱，把教堂粉饰一新。新农民巴塔施并不比赛尔诺懒惰，可是他买不起木条，不能给自家的前院围上栅栏。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区别。我正在做试验。母鸡孵蛋要三个星期。到时候它才能感觉到身子底下的蛋起了变化。在它的肚子的羽毛下有新东西出来了。小鸡孵出来了。你们都知道，小鸡不愿呆着，它们要走出窝到旷野里去，扒呀，啄呀，扑翅膀呀，高兴得很。母鸡是有心眼的。它并不是蹲在那儿，任其自然。它跟在从自己的羽毛下面爬出来的新的生命背后。它保护它们，照料它们。乡亲们，你们去抓一只小鸡试试！我劝你们还是别去抓为妙。母鸡的喙会把你的手啄出血来的，那时候，你们的欢笑就会变成呼喊了。

“在今天这个暖和的日子里，我们坐在这儿，象母鸡蹲在窝里。污浊的空气在一间小房间里发出臭味。我们希望有一股穿堂风来换换空气，而未来就是这么一股穿堂风。难道我们比一只头脑简单的母鸡还要愚蠢吗？你们究竟是想让自己的孙子辈

指着一座坟墓说，祖父就埋在这里，还是想让他们指着一群牲口说：瞧，这群牲口在吃草！这群牲口的种畜是祖父喂养大的！瞧，这个公园！这也是祖父和他的同志们开辟的，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奴隶！——你们究竟想让自己的孙子辈说些什么呢？将来人家会怎么议论你们，这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新的道路通向原始森林。在黑暗里你会遇到什么埋伏呢？会有什么东西从树上跳下来卡住你的脖子呢？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会把树木砍倒，清出场地，开辟出茂盛的草场。牲口从早到晚在那里奔跑。人的手将去抚摩野苹果树。野果将变成金色的硕大的果实！”

坚强的埃玛在用手擦眼睛。假如安东还在，听了这番话，一定会高兴的。那位合作社的小姐，女同志丹克，此时此刻对于怎样经营土地也不再抱无所谓的态度了。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蜜蜂脑袋把这宇宙扯下了一块，拿到这空气沉闷的会场上来了。

他的这番话给县委书记留下了印象。这个农民讲的话还真他妈的有点道理。好固执的观点。冯施格特劳伊反驳不了，但是，如果向外界一宣传，这些观点不会引起混乱吗？县委书记没有把握。这时，扬·布勒特和西姆森觉得自己更有把握了。弗丽达陶醉于自己出场表演的这一伟大时刻。“同志们，如果我们，也就是党，根本不想搞什么集体农庄，那末，它同我们，也就是党，有什么相干呢，同志们？同我们有关系的显然就是民族特点。我要问蜜蜂脑袋，难道我们不再允许有个体贸易了吗？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是不是就犯错误了呢？回答！”蜜蜂脑袋不回答弗丽达。布勒特说了这样的话：最糟糕的是蜜蜂脑袋要其他同志加入他的小宗派。把土地合并吗？象男爵老爷在的那种时候去当总管和督察官吗？

如果让象布勒特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模范户的家业拿去赌博，输个精光，党不就闹笑话了吗？“你们的小宗派在接管过来的休耕地上会得到什么收获吗？只会破产。蜜蜂脑袋是要让大家挨饿。”

冯施格特劳伊微笑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假如党想干你现在所干的事情，党早就号召大家全力以赴了，可党为什么没有号召呢？”

埃玛·丢勒举手。“蜜蜂脑袋操心的事情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继承了我的丈夫安东的遗愿。难道到现在为止蜜蜂脑袋干的都是坏事吗？”

扬·布勒特：“恶果在后头哪！”

埃玛：“难道党是一家保险公司吗？共产主义是从亚当的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实验。这是安东说的。”

弗丽达·西姆森：“你就知道你的安东！”

埃玛回答得也快：“这样的男人你还找不到呢！”

泥瓦匠凯勒，这个两米高的大汉，捶了一下桌子。“不准搞新的资本主义！我赞同安东和蜜蜂脑袋！”

“集体农庄万岁！”喊的人是维尔姆·霍尔滕。弗丽达·西姆森没能控制住他。“蜜蜂脑袋万岁！”

蜜蜂脑袋一直很冷静，尽管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我反复地思考过。我认为，我在寻找前进的道路而不是后退！”

冯施格特劳伊：“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后退，我想，永远由党来决定。难道你想教训党吗？”

蜜蜂脑袋颤抖着：“在我的想象中，党要谦虚得多，党会洗耳恭听人家热爱什么，担心什么的。难道党是一个自满自足的上帝吗？我也是党！”

许多人脸色变了，脑袋缩进去了。蜜蜂脑袋在毁自己！

西姆森脸色发黄，尖刻地说："这太过份了！"

冯施格特劳伊："是非可以弄清楚。糟糕的是，蜜蜂脑袋同志给敌人提供了子弹。敌人在煽动。他们在电台上给我们这个县抹黑。我们怎么向地区领导交待？"

蜜蜂脑袋在他的上装口袋里掏着。他用颤抖的手把党证放到冯施格特劳伊面前的桌上。

"如果你认为我帮助了敌人的话……"

冯施格特劳伊跳了起来，他抓住蜜蜂脑袋的衣袖。蜜蜂脑袋一下子挣脱了。"你没有讲过我一句好话。党是这样的吗？"他向门口走去。

尽管他穿着胶靴，别人仍旧能听到他走的每一步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同志们呆了。

蜜蜂脑袋重步走过客厅，看着两边喝酒喝得通红的脸膛。蜜蜂脑袋仿佛觉得安东象从前那样抓住他的肩膀：最困难的是过渡阶段！

蜜蜂脑袋正要关门，他听到了他的仇敌的可憎的声音："这一回他们终于把他给打得趴下地了，如此等等……"

这个农民浑身打颤。现在反正都无所谓了：他猛地扑向锯木厂老板，把他拽倒在地。杯盘破碎声，叱骂声。狂怒使蜜蜂脑袋变成盲目了。他厮打着，拳头呼呼挥去。锯木厂老板喊着："Help，help(救命哪，救命哪)！"没人去救他。住手，放开我这个老头子！这是为了女人，也为了政治！

七十三

村里的街上阒无一人。蜜蜂脑袋在月夜下向母牛湖走去。林

中风声飒飒。野鸭掠过夜空。

接连几天暖和的日子使草场上的青草猛长起来。蜜蜂脑袋把手伸进露水沾湿的草的潮水中去。他在一块草场上歇了歇。这是他父亲保罗·汉森的侏儒国产业中的一片草场。

蜜蜂脑袋想到自己年轻时曾在这儿张大了嘴听他父亲讲这片草场的秘密："人会被命运抛来抛去。什么你都可以丧失，包括你睡的床，如果当真到了这种地步的话，但是，这片草场你不能丢失！"

当时，父亲向他透露了这片草场的秘密。年轻的蜜蜂脑袋每小时长高三公分。他是继承人，父亲把秘密告诉过他。他知道了一个秘密。

蜜蜂脑袋现在半夜三更到这片草场上来干什么？真象布勒特所说的那样，他脑袋有毛病吗？锯木厂老板的那一鞭子把他打疯了吗？蜜蜂脑袋摘下皮帽，敲敲头颅。要是有人看到他这样的话，真会以为他疯了！

过去，胖子赛尔诺的父亲到了星期天就拿自家地里的泥土塞进口袋里。在神父布道的时候，他把农田里的泥土从口袋里掏出来，让泥土受到祝福。

"你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戈特霍尔德[①]？"

"血和土！"

老赛尔诺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末了，他把土撒在他的赞美

---

① 这是赛尔诺的父亲的名字。

诗本子的书页间。发疯了！人家禁止他搞这种祝福泥土的名堂。他抗议。对他来说，谁不象他那样对待泥土，谁就是疯子。

现在村里的守夜人的前任，每当晚上出去巡夜时，头上总要套上一个布罩。他在罩上剪了两个窟窿，露出了自己的眼睛。他说："我可以挨近撬门贼，而他看不见我。"村里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怕这个幽灵般的守夜人更甚于怕盗贼。——疯子不知道自己发疯。

蜜蜂脑袋同自己过不去，快天亮时他才回到在幸福地打鼾的上帝的信徒赫尔曼旁边的床上。他觉得自己病了，病得只好躺在床上。随他去吧！他是一个低能的人！

村里有一座不用电也不用电线的电台。它只需要饶舌的嘴巴和伸长的耳朵，随后它就可以广播了。真是一台永动机，不过，它也象所有的机器一样，有时也得加点油。

村里的通讯社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格奥尔格·沙贝的理发店，一个是合作社。合作社同时又是布卢梅瑙妇女们的咖啡馆。人们吃着饼干或者糖果，聊天，等着合作社的运货卡车。

电台广播："蜜蜂脑袋退党了。"

反广播："他被开除了。"

评论："退党是不允许的。即使本人要退党，但还是要被开除的。"

电台广播："村长尼特纳格尔被撤职。"

反广播："尼特纳格尔暂时停职，因为他对乡有土地的处理太轻率了。"

评论："社会民主党员全都软弱动摇。弗丽达·西姆森接管

了村长的工作。”

电台广播："蜜蜂脑袋把锯木厂老板打翻在地。”

没有反广播。

评论："够意思。”

全世界到处都一样，最新消息在一刻钟以后就变成了历史。妇女们现在在研究村里的怀孕登记簿。

年轻的林区管理员太太走进合作社。她客气地打招呼。她买了小面包，一小瓶伏特加，一瓶卡莫尔①。妇女们说："卡莫尔有益健康。”她们看着施丹姆太太的夏季大衣，观察她的脸色。"我们恭喜了，施丹姆太太。快了。小床早就准备好了吧！”

管理员太太脸红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些太太们搞错了。管理员太太喝了母牛下的热奶伤了胃。

合作社的汽车来了。这辆汽车好比神奇的号角！它带来了四面八方的国内贸易的祝福：一批夏季穿的厚短袜，收割时用的冬季厚手套，游泳用的小水橇，一批剪指甲刀而不是大家想要的晾衣服夹子。②

施丹姆太太在村里溜达。她还不曾在此地仔细观过光。比方说，教堂是什么建筑式样的啊？"不，不是哥特式的。”林区管理员太太还看了其他的值得一看的建筑，消防站，历史悠久的小学，弯松酒店。从酒店里出来一个人，真巧，是曼佩先生，送母牛来的那位。管理员太太爱回忆那次母牛交易。那头母牛真逗人乐。管理员太太一叫它的名字："纳乃特！”母牛就"妈——”的一声叫。

---

① 一种开胃饮料。

② 此指合作社进的货物不合当地需要。

是啊，是啊，这么说是曼佩先生罗！他很快会见到拉姆施先生的，是吗？

“不一定。”

年轻的管理员太太并不小气。她的提包里正好有一小瓶伏特加。这东西也许能给曼佩先生提提精神。“请吧！”

曼佩先生拿过来喝了一口，他的喉结上下跳动。他接过一封给拉姆施的信，放到鼻子前闻了闻，他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尤利安，真是条天堂里的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弹两架钢琴。”

林区管理员太太不懂。苦恼人曼佩把信放在帽子里面。这封信让厨娘转交拉姆施。“行吗？”

“再好不过了，曼佩先生！”

村里的广播电台也使安格蕾特心神不定。对她的虚荣心的小小满足：拉姆施和蜜蜂脑袋在争夺她。小小的怀疑：为什么拉姆施没有来信？难道安格蕾特是石头人？

晚上，她借薄荷酒解愁。她身穿星期天的衣裳，在大镜子前踱来踱去。晚上的约会延期了吗，拉姆施太太？

上帝知道！

有人轻轻敲窗户。安格蕾特顿时变年轻了。外面是苦恼人曼佩。“Go in（进来），上帝派来的天使！”安格蕾特急着听消息。

曼佩前世一定是只苍蝇。他隔墙就闻到了酒味。“给一杯润润嗓子，安格蕾特。”

安格蕾特斟了一杯酒。她把曼佩当作家乡——锯木厂——来的熟人。他们碰杯。“为我们所爱的！”

曼佩不反对。他爱烧酒。

"锯木厂里情况怎么样？"

"还可以。时而有信什么的，但是栅栏木却来得不多。"曼佩同锯木厂已经没有瓜葛了。

他们又喝了一杯。曼佩为什么要离开锯木厂老板？

锯木厂老板曾经威胁曼佩，要把他送警察局和法院。他还把曼佩在赛尔诺那儿的差事也给捅了。"难道他是个霸王？难道我们生活在建封① 的修道院里？"

安格蕾特："同我讲德语，别讲俄语！那一百马克的钞票呢？"

曼佩："沉默，消失！"

"给我讲德语！"

这一百马克可是没完没了啦。为了它，曼佩还干过重活呢。

要是安格蕾特没有弄错的话，那末曼佩曾经替拉姆施运过黑市上弄来的木材？

"木材？"曼佩连喝两杯薄荷酒。"一棵树倒在一个男人身上。压在树下的这个男人会怎么样呢？象木材一样直挺挺的了。这件事不准我讲。保持沉默同干重活一模一样。这样的德语还不明白吗？"

安格蕾特举起半空的瓶子威胁说："住口！"

"你也想禁止我说话吗？你还不是拉姆施太太哩。"

"我是安格蕾特·安肯！"

"一个普普通通的婊子！"曼佩倒退到门口。他已经夺过了酒瓶。自卫。

安格蕾特的嘴唇在颤抖。她照镜子——一个醉醺醺的苍老

① 应为"封建"，曼佩说颠倒了。

的女人。她一脚向大镜子踢去。镜子粉碎。碎片吃吃地笑着落到地板上。

安格蕾特奔向锯木厂。她得去警告她的情人提防曼佩。锯木厂老板不在家。

七十四

夜色暗蓝，满天星斗。锯木厂老板不乘汽车，不带背囊，去走访林区管理所。林区管理员去县城学习，已经离开两天了。那位年轻的太太也许没料到会有客人来，因为她迎接拉姆施时身穿晨衣："pardon mille fois（请千万原谅）！"

他们喝巴拉顿湖①产的白葡萄酒，那是林区管理员五瓶存酒中的一瓶。在这间挂着鹿角的屋子里，锯木厂老板感到不愉快。鹿角象禾叉似的从墙上凝视着他。他到这里来，是因为林区管理员太太的信上说有要事相告，而且非常紧急。是木材生意吗？也许？

谈话渐渐热和了。"对了，那头母牛是怎么回事啊？"

母牛挺好的，但是，林区管理员太太受不了，受不了牛奶的气味。"我眼下的情况……"

锯木厂老板举杯。"Be happy all the days（祝你永远快活）！"他们碰杯。第三杯白葡萄酒使话题离开了母牛。林区管理员太太做梦似地望着虚无缥缈的远方。"我想不起来上次咱俩之间是这么拘束。"

"多谢，我也有同感。The same opinion."但是，周围的这

① 在匈牙利境内。

些……这些鹿角。简直是刑讯室。

“噢！”您可以到隔壁房间里去。如果她指的是卧室的话，拉姆施在不在意呢？

不，拉姆施不想去。他心神不定，这位 Gentleman（绅士）。

林区管理员太太喝下第四杯白葡萄酒。她低下了头，在寻找一个字眼。她又喝了点，找到了这个字眼，可是没有说出口。拉姆施一辈子独身一人，没有孩子，难道不觉得可怕吗？

“孩子？真会开玩笑！”锯木厂老板扯了扯他的蓝色领带。“孩子就是这个！”①

呵，请宽宽衣服吧！脱了上装，背心，随他方便。

拉姆施脱了上装。背心——不脱。他知道分寸。拉姆施是用背带吊着裤子。他的运动员似的肚皮系上皮带挺难受。凡事都有定时，不用急！

锯木厂老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站住了，侧耳倾听。

“有人在窗下走动吗？”

“狗在溜达。”

锯木厂老板脸上的剑疤煞白。能把百叶窗关上吗？

林区管理员太太，又羞又激动：“没有必要。没人会走错路撞到这里来的。”她把自己的细鼻子钻到锯木厂老板从衣钩上取下的上衣里。弗吉尼亚——这个字眼终于脱口而出。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灵魂吧）！锯木厂老板脱身不得了。

林区管理员太太在锯木厂老板怀里依偎了一阵子。“弗吉尼亚！”

① 指有了孩子就是束缚。

“ What mean's that(那是什么意思)?”

“快生孩子了。”

“什么?”两架钢琴的协奏曲：在这样糟糕的岁月，正值生意上前途未卜之际，孩子是拉姆施最讨厌的。这位绅士瘫倒了。现在，林区管理员太太也听到他那一套了：坚木，栅栏木，也就是说，木材的分配之类，如何限制了锯木厂老板随心所欲地做买卖。做买卖?在现在这样的年头，做买卖意味着什么?是受刑，是钉十字架。成百个监视者，象成百条蚂蟥，盯着一个做生意的。

林区管理员太太心里难过透了。她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的啊！想替他弄到栅栏木，坚木；她还为了这些事情同她丈夫争吵过。

锯木厂老板眼里泪花闪烁。可能他真的流泪了。

林区管理员太太梦寐以求的这位罗曼蒂克英雄，开始在她的眼前象三月的阳光下的雪人似的融化了。她将避免还能避免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未来的孩子的父亲是谁。

“感谢在天在地之灵！”锯木厂老板当真哭了。“我将永远忠诚于你，决无二心！”

“弗吉尼亚，”林区管理员太太低声说，她心里已经快同锯木厂老板一刀两断了。庸俗作品从粪堆和污泥里开出了花朵。

拉姆施掏出钱夹。林区管理员太太皱了皱她的圣母式细鼻。“干吗?”

“买婴儿车！有挡太阳和防寒篷的婴儿车。收下吧！”

锯木厂老板在林区管理员太太的眼里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或许是他变傻了不成?

七十五

安格蕾特跟踪她的情夫。他的足迹把她领到林区管理所。原先的蜜蜂脑袋的妻子站在林区管理所窗下两棵无辜的夏季开放的花儿之间。窗户很高。她没法往里面瞧，但是，她听到了尤利安同林区管理员太太聊天，欢笑，亲亲我我。

天幕拉上了。林区管理所的房间里也变得静悄悄的。只剩下床头柜上一盏灯的亮光。低声耳语。安格蕾特，这头孤寂的母狼，真想嚎叫一声。

她在路旁一棵山毛榉下站了半夜。下起雨来了。雨滴好似冷拳。雨水湿透了安格蕾特的头发、衣裳……

白日又临。路上行人渐多。林业女工去上班。安格蕾特朝母牛湖走去。她在水边，在雨天的倒影边站了片刻。芦苇丛中雨声淅沥。成千只耗子咬啮着生命之线。不！不！安格蕾特心脏的跳动声压过了死神的耳语声。

这么一副悲观的模样！蜜蜂脑袋还躺在床上。赫尔曼，他的同室共床的同志，早已起身，正在喂牲口。魏歇尔特的心中充满着上帝的平和，天主赐他在生活的坎坷中保持平稳的力量。

门开了。小母鸡埃玛窜到蜜蜂脑袋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嚷道："你怎么回事啊？愁眉苦脸，穿着睡衣，难道一名战士是这种模样的吗？你会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想呢？要是安东看到你这样，哼！"

蜜蜂脑袋疲倦地表示拒绝，干吗要他起床呢？他也许是疯了，也许是敌人；不管怎么说，是个没有党证的人了。

埃玛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新鲜空气和清晨的阳光放进屋里来。“安东疯了没有？”

“没有。”

“安东是敌人不是？”

“不是。”

那么，蜜蜂脑袋也一样，既没有疯，也不是敌人。至于党证，安东常说，在苏联就有有党证和没党证的同志。上帝是看内心的！蜜蜂脑袋虽是皮包骨头，但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

埃玛已经辞掉了林区的工作。从今天起，她听新农民团体的调遣。弗丽达·西姆森会给乡有土地除草吗？休想！揉了面粉就得烤面包，干事得有头有尾！

蜜蜂脑袋跳下床来。

“天主啊，这两条毛茸茸的男人腿！”埃玛啐了一口。“安东也没那么浓的毛！”这只小母鸡一溜烟地出了屋子。

蜜蜂脑袋叹着气穿上胶靴，正在找他的劳动服，这时，房门轻轻地开了：安格蕾特。她没有跪在他的面前。她没有吻他的手。她只是站着，在找话说。十分尴尬。

“有风，”蜜蜂脑袋说，身子在打颤。

没有回答。静得憋死人。末了，安格蕾特问道：“我得向你请求宽恕吗？”

“用不着，不需要。说有什么用？还不是一风吹。”

“但是你曾经救过我的性命。”

“救过。就一次！”

“能象过去那样再来一次吗？”

蜜蜂脑袋在她的熬夜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看到了这个女人的眼角的皱纹，这种岁月的编织物。他觉得冷。“我得

做点什么……决不能象过去那样再来一次了！”

“谢谢！”安格蕾特把头往后一甩。她走了，又一次骄傲地挺直了身子，象当年的安格蕾特·安肯似的走了，到了蓝玫瑰室的门后，她象全世界受骗的女人那样不痛不痒地哭了一场。蜜蜂脑袋留在原地，浑身颤抖。

安格蕾特在蓝玫瑰室里踱来踱去，踱来踱去。她踩着那些碎冰块。大镜子的碎片仍旧留在地上。传来了玻璃被踩碎的声音。

安格蕾特近来抽起烟来了。她听人说，抽烟能安神。她喝薄荷酒，随后，来回走动。她该同锯木厂老板分手吗？这将是悲伤的，又是泪汪汪地甜蜜的，她曾在哪本小说里看到过这样的描写。多加保重，这是一场梦。我不再是安格蕾特了。你也不再是尤利安了。青春已经过去，荒丘约会的日子也已经过去。最后的几句话要写得尖刻些：你并不比你的父亲好。生意，生意。你踩着别人的尸体走去。别了，别了！①

但是，薄荷酒没收到预期的效果。狂怒的渔夫的女儿苏醒了。难道安肯家的女人会抛弃她所爱的人吗？

她想起了荒丘约会的日子里那些荒唐的梦。其中有一个缠住她不放。那便是关于海岛的梦。

深夜里，她用浆糊、报纸和剪刀来写信。她把报纸的标题剪下来。她把句子破成单词，再把单词破成字母，又把字母拼成新的单词。比如把“Sozialismus（社会主义）”这个词，破成字母，又拼成“So muss（准是）”。凌晨时分，这封信才好不费力地用浆糊粘成了。

---

① 这是安格蕾特醉后想给拉姆施写的信。

亲爱的拉姆施先生：

我们数人为您的命运担忧。我们从可靠的来源获悉，又将重新调查赤色分子安东·丢勒的死亡事件。准是有人胡说什么，把死者的早餐放到树下去的是您。若您爱惜您的自由，我们劝您当鸡[①]立断。现在时间还不晚。致以关心者的敬礼。

七十六

专制栅栏、箱子等的拉姆施锯木厂的锯木工人们，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荫底下。他们在吃早饭。从燕子溪的水中，爬出一条蛇来。黑小子舒尔茨把他的铝制饭盒向这条乱窜的蝮蛇扔去。蝮蛇钻进一堆木板底下。

吃早饭的时间过了。胃口也倒了。男人们搬开那堆木板。在最后一块木板底下，盘着那条蛇，发出咝咝声。它看到无路可逃了。蛇腺喷出难闻的爬虫类的气味。它的舌头吐了又吐。男人们手拿木棍和石头站在那里。“瞧见毒牙了吗？”

“我闻到毒气了！”三块石头再加一棍子。蛇死了。

男人们把蝮蛇钉在一根棍上。他们把棍子立在仓库旁边。

厨娘一瘸一拐地走过院子。蛇身一阵抽搐。它僵直地横在空中。一条蛇鞭指着老板的住宅。厨娘失声大叫。老掌柜太太出来了。“你们打死了我的家蛇！”

---

① 应为“机”。系安格雷特的错别字。

女人们把这条再也不会伤人的蝮蛇埋在黄玫瑰室的窗下。"只愿不会带来灾祸！"老掌柜太太端来一碗温和的牛奶放在蛇的坟头上。她请求这位守护家业的神灵宽恕。

灾祸已经进了家门。少掌柜接到一封信。信挺厚，一股酸面味。它使锯木厂老板心惊肉跳。这些森林里的魔鬼又来跟踪他了。"该死！"

村里的大街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锯木厂老板赶紧藏进地窖。过了一会儿，他又从地窖里钻出来。那是给店主米舍送啤酒的汽车。紧接着，锯木厂老板又钻进地窖里。他将了解到，在落后的东占区①的一个村庄里，每天有多少汽车开过。他可以当交通部长了。汽车开到村里来干吗？这纯粹是走投无路时的胡思乱想！

锯木厂老板没有别的办法，他将背弃自己向临死的老掌柜许下的诺言。难道家乡的地产都被他赌博输光了吗？难道他没有出路了吗？难道他的机灵的脑袋瓜子失灵了吗？

他派厨娘去找苦恼人曼佩。

黄昏时分。曼佩终于来了，曼佩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拉姆施装出和气的样子。"吃了吗？喝了吗？日子过得怎么样？"

曼佩日子过得不坏。在埃玛·丢勒家吃饭。在蜜蜂脑袋的新农民团体里干一小时活挣一马克。

谈话中止，象风停树静。拉姆施盘算着。曼佩冷眼瞧着，喝着酒。木材的香味从窗户里飘进来。森林边上，一只雄鹿在鸣叫。

---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苏占区。此指民主德国。

“有人说我们的瞎话，”锯木厂老板说，“是你吗？”

曼佩不明白。

“我不提被你私吞的钱了。就算送给你了。”

曼佩没有私吞过人家的钱。这份钱是他挣来的。“要逃命，这价钱太低了。”

“你要多少？”

“五千？”

“I kill you(我宰了你)！”

曼佩只顾喝他的酒。

锯木厂老板转而讨价还价。他准备出一千。

苦恼人曼佩装聋。

锯木厂老板继而苦苦哀求。曼佩心里美滋滋的，这辈子竟然会有人来舔他的靴子，哀求他。他只顾喝酒。

“My dear(亲爱的)，”锯木厂老板哀求道，“看在老掌柜份上！”

“我是什么？一条牲口吗？”曼佩的酒劲上来了。哈哈，老掌柜！他的儿子是孬种。及不上他老子的一半。得花柳病的人生的，纸糊的，尿裤子的胆小鬼，软骨头！

锯木厂老板推倒他的椅子，抓住一把大剪刀，拿出来，扔过去……

苦恼人曼佩已经到了屋外。剪刀插在门上，响了几声，震颤着。

七十七

在接着的几天里，锯木厂老板竖起耳朵，激动异常，象森林

里一只被切断了回窠的道路的大蚂蚁。拉姆施扳着指头计算日子，他发出一封信，等着回音。命运攸关哪！夜里，他睡在堆干草的阁楼上，时刻准备着，只要有一辆汽车驶近锯木厂，他就从地板的窟窿里钻出去，跳到花园里的木屑堆上。

三天以后，回音来了。从莱茵兰的丁斯拉肯[1]发来了一份电报。这是给老掌柜太太的："李申病危。"——老掌柜太太亲爱的姐姐不能不安排好遗产继承事宜就去世啊。老掌柜太太启程了。

胖子赛尔诺感到突如其来。自从赫尔曼·魏歇尔特离开了他，他又得亲自动手跟着干农活了。活挺累。他掉肉了。蹬自行车进城，简直是件要他老命的事情。现在他可以有汽车了。他的朋友拉姆施当真对自己的汽车不感兴趣了吗？

拉姆施坐不起汽车了。生意走下坡路。老实说吧，他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碰碰运气。"千万别说出去！对任何人都别说！"

胖子赛尔诺惋惜地摇了摇头。如今连锯木厂老板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乡里又少了一位教友。非常遗憾，非常遗憾。但是光说遗憾帮不了拉姆施的忙。

"这辆汽车贵了一点。"

难道让拉姆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当要饭的不成？

"你在海岛那边银行的户头上会空空如也吗？不会吧！"

瞧瞧，中计了。赛尔诺在敲诈他。基督徒的友爱。拉姆施脸色煞白，用低价卖掉了他的汽车。他的希望正飞向旧世界。那是一个有正派的生意人信誉的世界。比如诺伊堡公司[2]，就代表

① 西德城市。

② 烟草公司。

价廉物美的香烟。那里也是一个有大学生团体精神的世界。大学生脸上的剑疤取代了身份证。

拉姆施是在准备行装去逸乐乡吗？他把银餐具装进箱子。他是要去赴宴，而且是赴那种希望来宾穿黑礼服的宴会吗？他把绸里黑礼服装进箱子。他在屋里忙碌着，叹息着，掂量着。他把老掌柜太太的画像从镜框里取下来，放到箱子里的银餐具上。他把老掌柜太太结婚时戴的花冠上的银叶子摘下来。老年人都惦着这些小东西！这个结婚花冠上的叶子是用真银打的。

花猫绕着桌子腿在献媚。拉姆施锁上了贮藏室的门。他关上了黄玫瑰室的窗户。老天在眨眼，雷雨将至。这样离去，对于他，一个老美国人①来说，决不是轻快的事。你要守住土地！土地养活他的主人！这是老年人的金玉良言，但他们难料身后事。

锯木厂老板把他的母亲骗出家门。不然的话，她的眼泪会使他心酸，并使他改变主意。她也许会说服他留下来，等待着那种不能让它发生的事情，直到他被抓进监牢关起来。

他是一个罪犯吗？他曾经想避免破产，便搞了一次偶然事件。自卫。他的破产真是迫在眉睫吗？不见得。但是，为他的买卖开辟道路，不是他的权利吗？难道这已经行不通了吗？他知道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开辟做买卖的道路，把土著和贱民成群地赶走。

拉姆施到牛棚里走了一趟。以往，他只是站在外面往里瞧，挑出肥的牲口去卖。

母牛从地上站起来。它们的眼睛呆滞地望着灯光。拉姆

① 这是指拉姆施去过美国，学了一套美国作风。

施用旅行帽碰了一下燕子巢。小燕子害怕地叽叽叫。老燕子发出报警的尖叫。

锯木厂老板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在场院上的沙土里玩耍。燕子从他头上飞过，消失在牛棚里。他发现了燕子巢。他看见满身绒毛的小燕子在巢边探头张望。他要把它们弄到手。

他学会了爬梯子。他去掏燕子巢。贪婪的手捏死了没有长羽毛的、易受伤害的雏燕。捏在他手里的，不是他想要的。

老燕子在这儿，象一道蓝光，来去匆匆。他学会了射击。他开枪，他打中了。无非是一束羽毛落在了他的脚前。捏在他手里的，不是他想要的。

他这一辈子就是如此：捏在他手里的东西却不是他想要的。可是，他的占有欲却有增无减。

他想得到骄傲的渔夫的女儿。他把她搂在怀里，当她屈服的时候，她就不再是他想要的了。

他使一棵被砍伐的树倒在不知满足的丢勒身上……那结果也不是他想要得到的。

费尽心机，虚度岁月，一无所获，而今，他要找他所理解的自由去了。

锯木厂老板把箱子拎到汽车里。他把车开出院子，下车，锁上大门。老掌柜的太太不喜欢敞开大门。

他驶入赛尔诺的院子，把箱子搬到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汽车推进谷仓里。赛尔诺驾马车送拉姆施上火车站。电光闪闪。远处雷声隆隆。老农民赛尔诺伸出肥手握别——这是拉姆施接触到的最后的乡土。

七十八

夏天的太阳照耀着义人与不义的人。大麦熟了，黑麦黄了。小麦的麦浪，象鱼儿成群的湖水拥向岸边的田埂。

新农民团体的成员毫不气馁。瞧船长奥勒！瞧他在狂风恶浪中稳站船头！瞧这快活、泼辣的埃玛，一只小母鸡，它站在哪儿扒土，谁都休想把它轰走！瞧维尔姆·崔尔滕，他宁愿离开他的未婚妻也不愿丢下奥勒和他的集体农庄！

其余的成员也忙忙碌碌，各尽所能地干着。他们不等待出租站派来的机器。谁知道机器什么时候来！他们的辛苦将得到报偿。收成将是不坏的。

蜜蜂脑袋的摩托车停在门口。蜜蜂脑袋要进城去取钱。他一溜烟地跑进屋里去取存折。他把存折放在一个大礼帽盒里。那顶毫无用处的结婚大礼帽蜜蜂脑袋已经送给扫烟囱工人了。蜜蜂脑袋还是一个党员同志和符合标准的人时，这个空空的大礼帽盒里，还装着他的党证。

蜜蜂脑袋把手伸进盒里。存折不见了。存折不见了？近来，蜜蜂脑袋经常用它，他几乎象赫尔曼用他的赞美诗集似的经常地用它。

蜜蜂脑袋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难道他的记性不灵了？他找着，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他在柜子底下寻找。难道赫尔曼不诚实？上帝不偷东西。是安格雷特？存折被安格雷特拿走了！

蜜蜂脑袋盯住蓝玫瑰室里的安格雷特。难道她永远不再从屋里出来？

蜜蜂脑袋锉了一把钥匙。他在院里的磨刀石上把它磨光。他

从磨刀石那儿可以看见安格蕾特房间里的情形。安格蕾特光脚走到窗前。

"干什么?"

"没什么。我在这儿磨东西!"

黄昏时，鹌鹑在黑麦丛中歌唱，夜莺在吹长笛。安格蕾特出门。她走到母牛湖边。野鸭乱嚷，一只苍鹭嘶哑地惊叫。安格蕾特什么也听不见。夜晚，珠母色的波浪，从田里飘来的谷香。安格蕾特毫无感觉。她是个陌生女人。湖里的一朵被连根拔起的水莲。风和浪的玩物。

安格蕾特进林时，天已经黑了。燕子溪旁锯木厂前青蛙咽咽叫。

安格蕾特站在黄玫瑰室的窗下。她等呀等呀。毫无动静。她敲窗，绕着屋子转，敲这儿，敲那儿。敲厨娘的窗，敲老掌柜太太的窗。哪儿也没人回答。青蛙咽咽叫。星星高悬。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一块石头飞向窗户。玻璃碎了。安格蕾特爬进去。她象一个女贼似的爬进黄玫瑰室。

差不多与此同时，蜜蜂脑袋家一扇玻璃窗也被砸碎了。蜜蜂脑袋爬进蓝玫瑰室。他锉的钥匙不灵。

蜜蜂脑袋在房间里摸索。一个花瓶碎了，一张相片从床头柜上掉下来。谁的相片?肯定是他的情敌的。他把相片扔到炉角里。

蜜蜂脑袋翻箱倒柜。他找到一捆信，项链，一只手镯，剪碎的报纸字母，肤霜，香水，但是他找不到那个两人共有的存折。

蜜蜂脑袋还在瓷砖炉里找。炉膛里塞满了纸头。他把纸掏

出来，还摸了烟道。他划亮一根火柴，看到了原来放在床头柜上的摔破了镜框的照片：年轻的蜜蜂脑袋，戴着上浆的结婚大礼帽，钮扣眼里插着白丁香。安格蕾特紧贴着他的肩膀。骗人的过去。

蜜蜂脑袋坐在床沿上，真有点一筹莫展了，被烟灰弄黑的胳膊在空中挥动着。赫尔曼顺从上帝，鼾声如雷。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不管黑夜有多长，安格蕾特总得回来吧。她回来以后呢？他要存折。他听见索菲·布默尔哭哭啼啼：家里没钱了！奥勒，给钱！

村里的人会笑的，小宗派要垮了！

安东，怎么办？同安格蕾特和解吗？你会要我这么做吗？

苦恼把蜜蜂脑袋压倒在床上。安格蕾特回家来了。蜜蜂脑袋去找她。月光照进蓝玫瑰室。安格蕾特脸色苍白。她同从前一样坐在一个粮食口袋上。

把存折给我！索菲·布默尔要钱。埃玛·丢勒有两个孩子。安格蕾特，存折！安格蕾特吝啬而专横地：休想！——你把我当成应声虫了。你听见人家在笑吗？

蜜蜂脑袋醒了。两只母鸡在窗前咯咯叫。

蓝玫瑰室的窗帘从砸破玻璃的窗户里飘出来，犹犹豫豫地挥手告别。房门开着。安格蕾特出门时，两只手都拎着东西，没法关门。桌上一束蓝芙蓉。是花还是野草？那下面是一张撕剩的相片。相片上用木匠的蓝粉笔画了几道。一道横杠打在奥勒的脸上。

蜜蜂脑袋从门口走到钢琴旁。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死人的房间里。他盖上琴盖。一阵令人悲痛的不谐和的音浪冲向蓝色的糊墙纸。

第　二　部

一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一个黯淡无光的太阳从林中翻滚而出。苍白的光芒洒遍大地。林木稀疏，视野广阔。初秋。

沾露水的灰蒙蒙的草地上有一串大脚印。这是一个男子留下的脚印。他脚穿胶皮长统靴走过湖边的草地。

太阳照在森林湖上。森林湖张开眼睛。那个男子举起手来放在额上。湖面波光闪烁，直晃他的眼睛。初秋。

那一串男人的脚印绕着森林湖延伸开去，它在说，在此地行走着的是"丰茂田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星期天日出前他来摸摸这湖的底细。

几年前这个合作社叫作"新农民团体"。蜜蜂脑袋和他的朋友们象分裂出来的教派的圣徒那样受到人们的嘲笑。过去的事啦，已经成为历史了。

"丰茂田野"合作社现在有二十五个人头或者更多；因为蜜蜂脑袋是一个有三个脑袋并外加一个顽固脑袋的人。并不要求胖子赛尔诺、小算盘渔夫安肯或者精明的农夫小喇叭舒尔策那样的人喜欢他嘛。对他们来说，蜜蜂脑袋是一群黑斑母牛中间的一头红色牡牛，一个败坏了良好的农民道德的人，一个伤风败俗的人。

扬·布勒特，这位从前一起放牧的兄弟，也不怎么瞧得起蜜

蜂脑袋，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对布勒特来说，蜜蜂脑袋是个莽撞轻率、正在败坏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农民阶级的声誉的冒险分子。

更令人担心的是，并非所有的合作社社员都齐心协力坚决支持蜜蜂脑袋。"'丰茂田野'不是一个自愿的组织吗？"他们问。"不是答应了要让所有的社员过上好日子的吗？"现在得到什么好处了？大伙儿必须累死累活地干，干活多，收入少。而别的挣钱的门路却有的是。"想伸手要贷款吧！别拿你们那副穷相给全乡抹黑啦！"国家机器通过女村长弗丽达·西姆森的嘴说道。

蜜蜂脑袋，这个死顽固脑袋，艰难创业时只借了一小笔贷款，贷款刚拿到手，这个铁了心的人就开始琢磨着要还清这笔债务了。"你也要贷款，他也要贷款——谁也没钱送人；一个小老百姓的年轻国家更没有钱。"他说完，再不提贷款的事。

弗兰茨·布默尔和苦恼人曼佩想偷吃天国蜂蜜，可是蜂蜜罐让人给挪到哪儿去了呢？自从蜜蜂脑袋吸收那位退休的县委书记卡尔·克吕格尔加入"丰茂田野"以来，这个乐善好施的主席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倘若蜜蜂脑袋不是最不会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话，人们简直会以为他是个地主的大管家了。真是一匹马，这个奥勒，一点不假！

一年以来，在东一个西一个的长满苔藓的村舍屋顶中间有一个一色红瓦铺成的新屋顶在闪闪发光。这是新盖的合作社牛厩的屋顶，一种装饰，一种气派。不管全体农民是否都认识它的重要意义，这反正是一部新村史的丰碑。对于苦恼人曼佩来说，这个新厩也许意味着二百三十瓶没开盖的烧酒；对弗兰茨·布默尔来说，这是五百八十局尚未开局的纸牌戏。对于胖子赛尔

诺及其一伙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还没有受到惩罚的亵渎神明的行为。

不过，蜜蜂脑袋现在也并没有心满意足、高枕无忧，他不消极等待生活的恩赐。不，他积极面向生活，让人瞧瞧吧，你的大口袋里替"丰茂田野"的人装了些什么！

昨夜他睡得不好。生活将母牛湖和小牛湖呈现在他的面前。一个湖有什么用处？

湖是一块覆盖着水的土地。如果就靠这一百个人用一些机器将这块地上的水排干，那么它对一个合作社将会有什么用处呢？还跟孩提时代那样，蜜蜂脑袋会同物件和动物谈话。"你这一湖湖水多好看，可是你能干些什么呢？"他对沐浴在一片阳光里的湖说道。

阳光温暖着空气。微风轻轻吹拂。芦苇沙沙作响。这也是一种回答。

蜜蜂脑袋也同醒了过来的芦苇杆谈话。"你们骄傲地伫立在这儿，低声耳语着，几乎成了废物，你们本来可以变成一张报纸、一张招贴画或者一领苇席的嘛。"

湖中流出一条小溪。涓涓溪水流经草地，使草地变为泥沼，变成酸性。蜜蜂脑袋在那儿的一个草地上站住脚，割下一根赤杨枝条。这根枝条比他的身子高出一倍。他身高一米又八十公分——那是战争开始参军时量的身高。

蜜蜂脑袋将便帽往脑门上推了推。他的头发露了出来。那头发现在呈现出发了霉的栗子的颜色。他将那根枝条插在泥沼草地上，又把它拔出来，用手掌一捋，满意地点点头并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他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不，这样向四下里张望是他多年来的一个老习惯。

蜜蜂脑袋得到湖的答复了吗?看来是这样;因为他不是象一个主席那样迈着沉着稳重脚步在行走，而是在茅草堆上连蹦带跳,深情地望着天空，仿佛那儿有个什么神奇的物体在飞行，他傻里傻气的,全没正经模样。

二

自从他当牧人的那些日子以来，蜜蜂脑袋到哪里也做着一个梦。有些人的梦是用纺线织成的。蜜蜂脑袋的梦似乎是用织网的线编结成的。

年轻时的奥勒在这个梦里站在春天的天空底下。一群来自南方客居国家的候鸟从厚厚的云层底下掠过飞回巢居国去。那只领头的鸟兴高采烈地大声鸣叫着。奥勒全身一阵震颤，而这一阵甜蜜的震颤使这个少年想起了一首歌。纯粹是魔术！这首歌奥勒哪儿也没有听见过；这大概是他出生时从娘胎里带到世上来的。他用口哨吹这首歌,那只领头鸟在空中和着唱。“特里里里!”它降落到牧牛场上，那群鸟也随着它纷纷降落下来。它们聚集在奥勒·汉森的脚跟前。这个少年喂那些旅途劳顿的鸟;它们伸长脖子,露出充满希望的神色望着奥勒的双手,啾啾叫着。

后来，鸟儿们吃饱了。它们腾空飞离而去。它们在空中排成两行，组成一个楔形。空中写下了一排楔形文字。只有奥勒懂这种文字。

光做梦不行动等于只开花不结果。又是一个星期天。蜜蜂脑袋蹬上他那辆患气喘病的摩托车，径直向海边驶去。他的这辆破车行驶几公里路就象老太婆啃面包棱一样的费劲。

八

蜜蜂脑袋从一个渔夫那儿买了飞鸭：九十只母鸭和十只公鸭。

他开车回家。天黑了。摩托车砰砰拍拍、巴哒巴哒地响，然而蜜蜂脑袋的想象却盖过了这嘈杂声。他觉得，仿佛头顶上繁星密布的天空中，有一群鸭子正嘎嘎乱叫着朝布卢梅璐地区飞去呢。

三天以后，那批飞鸭便到了奥伯多夫火车站。蜜蜂脑袋将那些生性爱飞的鸟儿的翅膀剪短，将它们圈进鸡场的一个栏里。白天，飞鸭在栅栏里跑来跑去；娇小秀丽的动物，体态象野鸭一样优美，性情象印度人的鸭鸟一样温良。

蜜蜂脑袋必须驯服那些鸭子。这些日子里，驯鸭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他将谷粒饲料撒在一棵丁香树下，一边在嘴里吹着口哨。他的口哨吹着昔日的那首少年牧人之歌。"日子很快就要好起来了；主席在逗鸭子玩呢！"苦恼人曼佩挖苦地说。他已经把一小瓶伏特加灌下肚了。

可不是吗，主席的这种奇怪的举动确实象是在闹着玩！在蜜蜂脑袋的霉栗色的脑袋瓜里，始终有一种象一支快活的小舞曲那样的孩子般的创造力在起伏着。他一边用口哨吹着那首小牧歌，一边在心里默诵着歌词。接着他哼哼开了，随后又唱了出来：

去吧，灰雄鹅，飞吧！
雾在升起。
彩鹀不语。
秋霜正浓。
冬雪又稠。
用你的双翅

剪碎降雹乌云！

绿色的风高唱新曲。

一个星期过去了。蜜蜂脑袋打开栅栏。那群鸭子犹犹豫豫地一摇一摆走进合作社大院。它们围着大车和机器唠叨；它们冲着马和狗饶舌。哪儿淌水，它们就往哪儿跑，斜伸着脑袋，倾听那水声潺潺。

那儿，稀释的牛饲料正从马车上的一只大桶里往提桶里缓缓地流。鸭子听见这声音就想喝水，它们想钻到沙土地里去。大伙儿见了直笑，笑得最欢的是苦恼人曼佩。

养鸡大娘尼特纳格尔替鸭子们说话。“多么富有人情味儿！我认识一个人，他只要一听见酒瓶子丁当响，喉咙就会发痒。”

苦恼人曼佩悻悻然转过身去。“你没酒瘾，值得庆幸！”

蜜蜂脑袋的鸭子在秋季换毛以后又能飞了。初冬的一个早晨，它们腾空而起，绕着合作社的楼房盘旋。两百只翅膀扑棱着、呼啸着。一只雄鸭担任那群鸭子的前导。一股上升的气流冲击着鸟儿们的翅膀。“等着，等着！”领头鸟在院子里那棵栗树的上空叫道。蜜蜂脑袋，这位鸭的教员，以为这是冲着他喊的。他脸上绽出了满意的笑容。

鸟儿们发现了那一大片水，那个母牛湖。它们朝那儿飞了过去。

到了中午时分，鸟儿们没有回来。蜜蜂脑袋脸上现出不太满意的微笑。到下午了。蜜蜂脑袋叼着他那截短烟斗。他抬头望望天空，低头瞧瞧地上。泰奥·廷佩，那位挤奶工，站在牛厩旁讥笑。“天气怎么样？”

天黑了。大田作业小组收工回家。蜜蜂脑袋正瞪大眼在空

中搜索。大田作业小组的人站住脚。"在看什么呀?"他们一起帮主席察看。甚至连新任支部书记卡尔·克吕格尔都一本正经地带着期待的神色朝天空望去。蜜蜂脑袋是个在年市货摊上玩有彩转轮① 的人。他能中彩赢得熏鳗鱼吗?

母鸡们早已进了鸡笼,鸭群终于回来了。"等着,等着!"它们在鸡舍上空盘旋。蜜蜂脑袋忐忑不安地微笑着。他的脑袋随着鸭群一起转动。他的嘴吹着那首鸭子歌:"去吧,灰雄鹅,飞吧!"

泰奥·廷佩、苦恼人曼佩、卡尔·克吕格尔以及大田作业组的人都呆呆地望着。一阵呼呼的声音。鸭群降落了下来。蜜蜂脑袋喂它们。那只领头的雄鸭张口就吃他手里的面包碎屑。卡尔·克吕格尔摘下被汗水湿透的帽子,赞许地点点头。"干得很出色嘛!"蜜蜂脑袋骄傲得连身子都长高了一截。他如今是他少年牧人时代梦想中的鸟儿的主人。

三

深秋。雾霭笼罩着大地。时光在流逝。主席的爱好音乐的鸭子们变得平淡无奇了。

那些母牛,那头种牛,所有带角的或象母牛那样哞哞叫的,全都归泰奥·廷佩,归那个挤奶工饲养。他是应农民报上的一则广告到布卢梅瑙村的"丰茂田野"来的。

"景色秀丽,水多,洗澡方便,靠近城市……"广告上这样写道,它是会计博伊希勒登到报上去的。

---

① 一种带指针的轮盘,转动后停下时,指针若指着彩门便中彩(如熏鳗鱼一条)。此指蜜蜂脑袋在干不着边际的碰运气的事情。

泰奥·廷佩来信称："得给我一所漂亮舒适的房子，否则我不来……致以合作社社员的敬礼。泰奥·廷佩。"

布卢梅瑙没有宽敞的住房。村住房委员会在商讨。"蜜蜂脑袋，那个单身汉，他的住房最宽敞。"弗丽达·西姆森断言，她这么说大概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要蜜蜂脑袋把他的房子让给一个陌生人，这不那么容易。我们知道，同志们，这房子是他亲手盖起来的，某个叫安格蕾特的女人曾经帮过忙。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经过蜜蜂脑袋的手砌上的。砖缝里渗透着他的汗水。在这幢住宅里他毕竟度过了一些幸福快活的时刻。

蜜蜂脑袋竭力设法避免搬迁。他去找扬·布勒特。这两位从前的放牛娃相互笑脸相迎。从前的那些芥蒂都已经宽恕并忘却了吗？

蜜蜂脑袋没有绕弯子。"我有困难。帮帮我的忙吧！'丰茂田野'需要一个'瑞士人'①。新盖的牛棚。现代化的牛棚。到我们这儿来吧！不会亏待你的！"

"咳，吭，吭！"布勒特一下子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这鬼天气！"

蜜蜂脑袋不谈鬼天气，而是谈母牛。

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布勒特是"瑞士人"，拿现在的话来说，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挤奶员。

"到我们那儿去当挤奶工组长吧！"

"我不当这个挤奶工工头。"布勒特不象某些由于怕破产才到"丰茂田野"来找出路的人，他还没到穷途末路呢，何况他又不

---

① 在德国过去把受过专门训练的挤奶工、牛倌称作"瑞士人"。

是一颗应急用的钉子。蜜蜂脑袋是想挽救他的房子，不愿意把它交给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挤奶工。“难道不是这样吗？”

奥勒，这个耕耘未来的人，觉得自己的心思被人看破了。他给泰奥·廷佩腾出了房子，自己则搬到埃玛·丢勒的林中小屋去住。

泰奥·廷佩的妻子优雅而妩媚。一只小松鼠！她在城市长大，聪明伶俐、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她想稍稍抚慰一下合作社主席。搬进他屋里去住的不是那种不通人情的人。有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喝咖啡。

“你看上这个美男子了？”廷佩问。

埃尔娜·廷佩知道她丈夫在吃醋。她不屑于跟他争吵。主席来了。

他们边喝咖啡边谈论母牛、牛奶罐的冲刷以及合作社的一个牛奶装车平台。廷佩精明能干，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把自己加入“丰茂田野”看作是他对蜜蜂脑袋的一种恩赐。牛奶事关重大！

对一个能干的挤奶工，蜜蜂脑袋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对他来说，廷佩几乎是太能干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想用赛马的速度繁殖牛。牛多，饲养费多，牛奶多，奖金多。

蜜蜂脑袋主张发展养牛业和增加饲料要平衡。没有足够的饲料，母牛会成什么样？紧绷一张皮的骨头架子上系着个缨子——乳房。

廷佩在桌子上一揉，弄得咖啡碟子丁当响。“饲料要买！别人也买的嘛！”

饲料到处都短缺。要蜜蜂脑袋拿贷款去买议价饲料吗？那是蚀本的买卖。三两年后“丰茂田野”会生产出足够的饲料来

的。合作社就可以保持不欠债！

廷佩长着一个鹰钩鼻。他挤奶时用他那只鹰钩鼻，一如骑马的人用马刺。母牛的奶水是小跑着流出来的，苦恼人曼佩这样说。不过这位挤奶工的鼻子也还另有别的用途，比如同人争论时就用得着它。他鄙夷不屑地皱着鼻子，于是他的对手们便不由自主说出了考虑欠周的话。

饲料同我廷佩有什么相干？人家要求多养母牛。人家要求多产牛奶。蜜蜂脑袋的观点反动。

两个男人争吵着，埃尔娜·廷佩，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由于情绪激动竟喝起蜜蜂脑袋杯子里的咖啡来了。泰奥·廷佩见了，圆睁大眼："你竟舔起他的杯子来了？"

这个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女人，听了这话竟象个腼腆少女似的羞得满脸通红。泰奥·廷佩醋劲发作，他的脑袋里顿时起了种种疑心。从此以后他便把蜜蜂脑袋看作一头膘肥体壮、春情发作的公牛，他得不时地用棍棒狠揍这头公牛的脑门才好。

四

廷佩一个劲儿地缠住女村长弗丽达·西姆森。"你们想让一个远道而来的挤奶工饿死吗？"

弗丽达·西姆森又对蜜蜂脑袋不抱好感了。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曾经后悔过，作过一次词恳意切的自我批评的吗？

对啦，对啦，同志们，生活是沿着它自己的奇特的道路发展的：弗丽达·西姆森不再寄希望于维尔姆·霍尔滕。对于她来说，他的水平提高得太慢了。霍尔滕虽然跟蜜蜂脑袋和克吕格尔一样，也属于"丰茂田野"里富有才智的人物之一，是个不知疲

倦的拖拉机手和有进取心的人，但是这在弗丽达看来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是在她指导下读《联共(布)党史》读到第十章就读不下去了吗？

对于弗丽达来说，蜜蜂脑袋，这个恢复了党籍的人，突然成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干部了。蜜蜂脑袋奥勒变成了积极分子，提高了水平，在身边没有女人的长夜里准保读了大量参考文献，从而达到了现在这个水准。他成了弗丽达心中想象的那种男人……他是多么有吸引力啊！

在党员大会上，她坐到他的身旁，替他往杯子里斟塞尔特斯矿泉水，蜜蜂脑袋的短烟斗一灭，她便递过火柴去。她想方设法动手帮忙，对蜜蜂脑袋亲切友好犹如五月里的早晨，有雾的五月里的早晨。她甚至关心起蜜蜂脑袋的健康来了。"你可别糟蹋了自己的身体呀！放松放松筋骨，别得了经理病①啦！分明写着呢：'人是最可宝贵的。'现在谁给你补袜子上的窟窿眼儿呀？"

在弗丽达冷漠的关怀下，蜜蜂脑袋不知所措，弗丽达却步步进逼。

"你把你的袜子给我吧，怎么样？我们是同志嘛。"

在一个村子里有什么事能瞒得住别人呢？蜜蜂脑袋知道，弗丽达连自己的袜子也不补的。"还要我拿我的破袜子去烦扰你母亲吗？"他说。

弗丽达眼里露出了凶光。复仇是甜美的。就看机会了。

这下机会来了：蜜蜂脑袋在四壁敞开式牲口棚问题上裹足不前，还让弗丽达也跟他一同一瘸一拐。布卢梅瑙就该一直是全县唯一一个没有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的村子吗？蜜蜂脑袋一心

① 指资产阶级上层管理人员因长期过度紧张而患的一种心血管病。

惦记着那个大牲口棚，用慢慢来的速度发展养牛业。纯粹是个不幸！无党派人士廷佩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积极发展生产，而一个顽固守旧的党员却在压制他。

西姆森不得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她可以负这个责任。她有她的主意！

一天，一辆载重卡车一拐弯开进了合作社大院。这辆卡车车身很长，它的拖车有半截不得不待在大街上。梁、木板、椽子、檩条，各色木料应有尽有，装满了整整一车，象一车干草那么高。“这马戏团拉到哪儿去呀？”

蜜蜂脑袋不在家。泰奥·廷佩很在行地对这车木料仔细审察了一番。他让人将那些木料卸在牛棚后面的一间草料房里。

蜜蜂脑袋回到家里，打量着那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料。一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赶时髦。要这玩意儿干啥用？

蜜蜂脑袋脸色阴郁、跌跌绊绊地走进办公室。这四壁敞开式牲口棚谁爱盖谁就去盖好啦。社员大会上没有决定盖这个牲口棚。

泰奥·廷佩站在牛棚门口。看到合作社主席在生气，他心里美滋滋的。

盖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用的木料在原地堆放着。整整一个冬天，那些木料就在那间草料房里发霉。一只老野兔在那堆木料下面替自己筑了个安乐窝。谁也不会想到，有人竟会为了这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而死于非命。

五

冬天来了。大雪覆盖了村子。安闲舒适的时光开始了。不

过对现代化的农业来说这并不是安闲舒适的时光吧？报纸上的醒目大标题不是在命令：不要终日蜷缩在炉子后面！

不要这么着急嘛，同志们，不要游手好闲，这当然是对的，但冬闲是必要的。乡村故事得讲，得流传给后人。倘若乡村故事没人讲了，人和人之间漠不关心，象石头一般，那岂不就糟了！

为什么扬·布勒特，这个爱说笑话的厄仑史皮格尔①，精力会慢慢枯竭，以致不适宜当党小组书记的，这难道不该好好讲一讲吗？

那是在六年前的夏天，正值收获大忙季节。扬·布勒特准备起程。他应该并且必须以代表的身份到柏林去参加党的会议。家里妻子卧床不起，她抬东西扭了腰。

扬·布勒特在一只木板一样硬的公文包里塞进一件汗衫、两小包烟叶、一大块面包、一块黄油和十来个煮鸡蛋，使劲吻了一下妻子后说："我这一次去开会也是不得已，不去不行呀！"

他给女儿们订下了必须遵守的规章。"每天都给我把那头公牛遛一遛，别把种猪喂肥了，夜里把狗放开，别给母鸡吃麦粒，给园子里的黄瓜浇浇水，别跟小伙子们眉来眼去的！你们还太年轻！管束住那只公山羊，别让它去跟母山羊胡缠，明白了吗？"

"不要我们照看母亲？"

"当然也得照看好！"

布勒特匆匆赶到火车站，刚刚赶上末班火车，他一屁股坐在木头长椅上便睡着了。他打鼾，他呼呼喘息着，吼叫着，一直到必须换车时才醒过来。

---

① 德国民间故事书《梯尔·厄仑史皮格尔》(1515)中的主人公。

换车以后他睡意消失，因为他的目的地逐渐逼近，他为他所肩负的任务而心惊胆战了起来。他听见了弗丽达·西姆森的呆板的声音：我，代表党，给你这个任务……！

竟然要布勒特在柏林发言。我的天哪！让他去冒这么大的险。他倒是能讲，但先得喝上五杯，有时甚至得喝他七杯伏特加。在一个如此庄严的大会上会有伏特加吗？

下一次换车的时候，布勒特为了谨慎起见买了两小瓶开动思想机器的饮料。在昏暗的车厢里他尝了几口，顿时驱散了他身上的寒意。他又喝了两口，思想机器便开动了起来。零星的思想汇总到一起，聚成一个演说词的腹稿：如果大家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诸位在座的同志们，如果大家周密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得说，同志们，我们也必须提醒大家注意。有些事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同志们，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有一些同志，同志们，这些同志简直发疯了，竟把辛辛苦苦分好了的庄园主的土地重新归并到一起！不，布勒特觉得“庄园主”太温和了，他想说，“容克们”。这听起来更有政治觉悟。同志们，现在你们会问：究竟谁在合并容克们的土地哪？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我不能说。在这儿我不点任何人的名字。我只不过是想说：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人早就被看作是精神失常了，因为他，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总是出馊主意。所以，我向你们呼吁，我们必须煞住他的这股歪风，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农村的团结，从而也为祖国的统一贡献出我们的力量，直至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布勒特觉得最后几句话特别有份量。他看见代表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听见了雷鸣般的掌声。但在掌声雷动时有人吹起了尖厉刺耳的口哨。那是火车头在鸣笛。

扬·布勒特坐在党代表大会上。他在听大会发言；他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些什么。他在苦苦思索自己的事情，象是坐在一块草地上，草地上不是一根根的草，而是一个个的词儿在破土发芽。布勒特采集花朵词儿编扎他的演说词的花束。特别中他意的词儿，他便在自己的指甲上一一划写；例如绊脚石这个词儿。布勒特觉得这个词儿很好，适合用在他的发言里：同志们，在有关农民自由的问题上去教训教训那些绊脚石吧！

布勒特觉得折衷主义这个词儿更漂亮。这是个象蒲公英花一般美丽的词儿！他觉得，用它代替"疲沓"这个普通字眼，真是再时髦、再干净利索不过了。妙极了！布勒特将这个醇和甘美的词儿写在自己拇指的指甲上。

这活儿蛮紧张。休息的时候布勒特来到供应冷食菜的小卖部。他掏自己的腰包喝了三杯烧酒以防万一，因为讨论会可能会提前举行。

在游廊的一个角落里，布勒特一眼瞥见了县委书记冯施格特劳伊。终于见到了一个熟人，闻到了一点乡土气息！

布勒特想过去跟县委书记打招呼，可是那么多的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人们正在交谈，象深深扎根在腐殖质里的树那样深深陷入热烈的讨论之中。游廊里一片喧腾，布勒特想方设法让县委书记看到自己，高高举起酒杯挥动着，作着碰杯的动作。

冯施格特劳伊终于看见了布勒特，举起他的杯子，用塞尔特斯矿泉水做碰杯动作回敬他。

布勒特毅然决然从人群中挤过去。烧酒壮了他的胆。"我将在这儿会上发言，我亲爱的！"

冯施格特劳伊仔细听着布勒特讲话的腹稿。他脸上的那个弹片留下的伤疤象一个胸襟饰针，使他的脸上永远带着一种高

傲的微笑。

布勒特为自己的讲话腹稿感到振奋。他甚至让县委书记看他指甲上的那响当当的词儿。

一个报社记者准备给布勒特和冯施格特劳伊拍一张照片。冯施格特劳伊把手搭在布勒特的肩膀上。"也许你还是先看看形势，别急于作你那个讲话为好，布默特同志！"

"对不起，我叫布勒特，可是我是受了委托的呀。"

冯施格特劳伊狡狯地一笑：世界在发展。昨天是错误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正确的了。

布勒特听从了这个劝告。酒劲顿时消失。他的发言恐惧症又冒头了。对于弗丽达，对于这个聪明透顶的怪人的批评他大可不必担心。他已经收到县委书记的一个相反的命令了嘛。

他象漩涡里的一小块木头转到大厅里，固着在他的座位上。从讲台上又翩然飞来了新的词儿。一个长而又长的词儿飘落下来，几乎缠绕在会议厅的空气里：农业生产合作社。布勒特试图弄清楚这个词儿的意义。这个巨大的概念里总不会包含有类似他那个可惜发了疯的朋友，那个蜜蜂脑袋入冬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推行的那件事的吧！

布勒特又仔细倾听了一会儿，于是他明白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社，这个玄奥的词儿其实就是蜜蜂脑袋的新农民团体的意思。"现在大家都疯了吗？"布勒特大声地，甚至是很大声地说道。邻座的同志们发出嘘声。布勒特连忙俯下身子。他身旁的那个人将他扶直。"你怎么了，同志？"

"我得出去一下。"

"那你就去吧，别妨碍别人听呀！"扬·布勒特的邻座站起身来；邻座的邻座站起身来，人们一个个依次站了起来，最后竟是

一排同志列队站着送布勒特出去解手。

布勒特想干什么？他弯着腰，急忙穿过那行列。他满头大汗来到过道里，低垂着眼帘走了出去。他回头望了望在会场门口把门的人，硬着头皮进了厕所。他不知道他在那儿要干些什么，他在镜子前面抹了抹额角上的汗，也算没有完全白来这一趟吧。

六

平素象吃干面包需要抹黄油一样地需要随时看清方向的蜜蜂脑袋，在党代会期间拖着沉重的脚步四处徘徊，犹如一头还不能完全离巢飞行、过早地从巢里掉落在地上的鸟儿；新农民团体该收割的地里始终还不见一台拖拉机的影儿。弗丽达·西姆森，那个女村长，象一个复仇女神似的对这个分裂出来的教派进行了惩罚。这个母亲党罚蜜蜂脑袋，罚这个执拗的男孩子站壁角。他建立新农民团体，图的就是这个吗？

又是漫长的不眠之夜。半夜里他起床，从衣柜里拿出他那套结婚礼服，刷去衣服上的灰尘。这黑布织成的回忆勾起他的什么心事啦？

天还没亮他就象个贼似的偷偷溜进鸡舍。饲料室里有一个盆，盆里盛满了新鲜鸡蛋。这些鸡蛋，都是国家的鸡蛋，一个个都那样的洁白！天色早，国家还在睡觉。蜜蜂脑袋在一只篮子里撒上木屑，把鸡蛋放进篮子里。

蜜蜂脑袋是在诳骗国家吗？没了党证他竟堕落到这步田地了？别这么吹毛求疵啦，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蜜蜂脑袋得为新农民团体筹划钱。咦，国家吃鸡蛋难道不付钱的吗？钱倒是付的，不过国家付给蜜蜂脑袋的钱太少了。奥勒需要钱，哪怕

一个芬尼也是好的。不是他自己要花钱，这你们是知道的。

蜜蜂脑袋来到县城的农民集市上，往那儿一站，便用假嗓子叫卖开了："新鲜议价鸡蛋！"

他不用叫喊多久，妇女们便拥挤到这些罕见的新鲜鸡蛋周围来了。未经转运直接上市的鸡蛋是稀世珍品；因为国家贸易部门的人看法时髦，认为一个好的零售鸡蛋必须象原桶啤酒那样经过重重关口的检验、装上一条条的桶箍。

两个穿皮茄克的男人巡视着集市上一个个的货摊。那是集市检查员。蜜蜂脑袋身上没有证件可以证明他的农民团体已经完成了向国家交售鸡蛋的定额。他用那套结婚礼服盖住鸡蛋篮子，走到卖日用品货摊前的主顾们跟前。躲过了穿皮茄克的人，危险过去了。"买新鲜议价鸡蛋！"

一位养老金领取者站住脚，戴上眼镜，仔细打量着那套结婚礼服。"你为什么卖它？"

"日子过得好了。人一天天胖起来。我哈哈一笑背心的钮扣就要掉！"

"看你的样子，你好象没有什么好开心的。"那又怎么样。这位养老金领取者需要一套黑色套服。他不能穿着方格子短外套到养老金领取者舞会上去跳舞。"这套衣服要多少钱？"

"并不贵，每个口袋里还外加一个鸡蛋。"

一只手搁在蜜蜂脑袋的肩膀上。"喂，你是在这里卖衣服吗？"原来是那个日用百货摊的售货员。

蜜蜂脑袋同那个养老金领取者一道走进一家人家的过道。老头儿摸过那衣服，眨了眨眼睛。"这身衣服不会是偷来的吧？"

突然间，卡尔·克吕格尔，那个老县委书记，象嗅到基督徒汗味的魔鬼一样闪进了过道里。"蜜蜂脑袋，你在这儿搞黑市买

卖？我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奥勒气得发抖。“你没有资格用这种口气说话！我是无党派人士。”

“我给你一记耳光！你骗什么人？”

“这是大实话！”

克吕格尔和蜜蜂脑袋象好斗的公牛一样互相凝视着，末了克吕格尔气呼呼地说：“党不是九柱戏俱乐部！党是一支军队。没有退出这一说！只有阵亡！”

“我已经阵亡了。被从背后来的子弹打死的。”

克吕格尔脸色煞白。

一个小时以后，这两位老朋友便坐在克吕格尔的退休干部小房间里了。他们喝了一小杯烧酒，阳光照在窗户前面的天竺葵花上。蜜蜂脑袋的鸡蛋篮子摆在过道的衣帽间里。

蜜蜂脑袋讲述着。自安东时代以来终于有一个同志在倾听他的心声并试图了解他。

“不要委屈得什么似的！看到你这副模样，我的牙齿都疼了。”克吕格尔说。

“同志们把我甩了，我还要做出一副笑脸来吗？”

“你先把他们甩了嘛。”

“会有人说你是在给敌人帮忙的吗？”

克吕格尔搔搔头皮。“你操之过急了。这既是罪过，又不是……情况会变好的，你放心！”

下午，当蜜蜂脑袋又在地里挥镰收割的时候，他回想着这一席谈话。情况会变好的，情况会变好的！镰刀嚓嚓响着。可是

到了傍晚时分镰刀声变得微弱起来。蜜蜂脑袋挥舞不动镰刀，他起了疑心。

晚上他汗流浃背坐在埃玛的农家小屋里，他实在抬不动脚，不想到他那所冷清的光棍住所去了。埃玛拿一把小刀挑手上的蓟草刺。小喇叭里传来雄壮的进行曲，那乐曲声传遍小房间的每个角落。孩子们已经上床睡觉了。

蜜蜂脑袋坐了半个小时，没有吭一声。

“别在这儿睡着了！现在我可要洗脚啦。”埃玛说。

蜜蜂脑袋沉默不语。他没有理会这个暗示，呆呆地凝视着埃玛那副别致的儿童脚趾出神。

埃玛不好意思地说：“你也有鸡眼吗？”

闹钟滴答响，时间在流逝。蜜蜂脑袋沉默不语，休养精神。可是突然间，埃玛光着脚咚咚咚从地板上走过。走到扩音器旁她摘下头巾，仔细倾听着。一位播音员在播送关于党代会的一篇评论：“……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众所周知，态度严肃认真的同志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过探索了……”

埃玛摇晃那个哑巴客人的身子。“奥勒，他们在说我们，你仔细听！”

两分钟以后，蜜蜂脑袋和埃玛在农舍小屋里跳起舞来了。一只小母鸡试着教一只熊跳舞。埃玛吃力地移动着脚步。“你连慢步舞都不会跳了，你这个瞌睡虫！”

他们蓬嚓嚓地跳着舞。小埃玛光着脚，蜜蜂脑袋穿着劳动靴。“安东要是能见到这情景该有多好！”这个身材瘦小的妇人气喘吁吁地说着。哟，什么情景，什么情景哪？该让安东见到什么情景才好哪？让他看到他的寡妻在这儿光着脚教蜜蜂脑袋跳舞？

埃玛第二穿着背心从隔壁房里走过来。“和奥勒叔叔举行婚礼吗？”

可是安东第二，这个警觉的男孩，从床上喊道：“妈妈，有人敲门。”

穿过低矮的农舍门走进来的是卡尔·克吕格尔。那两个浑身冒汗的舞蹈者象被当场拿获的罪犯似的站着直发愣。卡尔·克吕格尔全身冒着热气。他是骑自行车赶来的，已经把上衣、背心都敞开了，裤腿上夹着铁皮裤腿夹，两腿叉开着。

“蜜蜂脑袋，你出头的日子到啦！”

七

唉，扬·布勒特！别以为他出了那一场丑以后又去参加党代会了。他对它没有兴趣了，因为它肯定了蜜蜂脑袋以及他那荒诞无稽的新农民团体。布勒特心里感到委屈；他感到自己病了。他跑遍柏林搜寻钉子和金属丝网。钉子他买到了；金属丝网，这件稀罕物品，他没买到。于是他便乘车回家。

暮色苍茫中，他挟着那包钉子悄悄地进了村。他真想躺到床上蒙头睡上一觉，但他不能躺下睡觉。他家里已经有两个人卧病在床了：妻子和小女儿。是互助组的那头公牛闯的祸。女孩子们事太多，她们象好动的牝马一样东奔西跑，没有时间去遛那头公牛。

两天一过，那头公牛又蹦又跳。女孩子们将它牵进院子。公牛撒腿就跑。女孩子们悬挂在公牛的锁链上，公牛穿过院门飞奔而去。它压伤了小海尔塔，压断她三根肋骨。

克丽斯蒂娅娜太太脸色煞白坐在床沿上。“一定得把那头

公牛从家里弄出去！把它交给蜜蜂脑袋那一伙人！那儿才是它的归宿。”

一听这话，布勒特钻进被窝蒙头就睡。这么说来，如今新农民团体这个瘟疫也侵入到他妻子的肌体里去了。

过了一个星期。本来没有什么大病的扬·布勒特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去召开一次党员大会。这是县委要求召开的。

这是一次值得注意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冯施格特劳伊同志也开着小汽车前来参加了。

扬·布勒特向同志们，向为首的县委书记同志表示欢迎并顺水推舟想让县委书记先讲话。冯施格特劳伊不同意。还是应该先由有幸光荣地亲身参加了柏林党代会的扬·布勒特来报告一下会议经过吧。

天上地下一切善良的神灵哪！扬·布勒特不讲不行啦。“是的，”他说，“那都是些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在谈正经事以前还是先谈谈，先谈谈伙食吧。伙食好极了，早餐、午饭或晚饭都很好；伙食可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烤肉和酱汁，土豆，敞开吃，香蕉；心情舒畅，同志们！”

作为谈正题以前的第二件事，布勒特报告了会议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首先在那儿看了一部描写开垦处女地的电影，我们可以学学人家的榜样的嘛。其次，看了一场舞蹈，那些舞蹈演员一个个象蚱蜢似的互相在头顶上跳来跳去。此外，有一位艺术家登台作了表演，那是一位业余演员。他演奏齐特拉琴就象旋风飞舞。这齐特拉琴他是作为业余演员演奏的，但是随后他便同时以专业演员的身份吹口琴替齐特拉琴伴奏，一边用脚踩着一件打击乐器。

“一台会奏音乐的联合收割机！”泥瓦匠凯勒喊道。

布勒特提高嗓门。“同志们，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奥妙来吗？布卢梅瑙也要认认真真考虑一下怎样丰富文化生活的问题！”

“你不愿让你儿子学音乐。”维尔姆·霍尔滕叫道。

布勒特只当没听见这一指责。“现在，同志们，别再在布卢梅瑙搞每周一场电影这种折衷主义破玩意儿啦！”

埃玛·丢勒举起手来。“我觉得，在柏林似乎曾经作出了什么决议。”

“决议？也作了，当然罗。庄严的决议！非常重大的决议！你们会在报上读到这些决议的！”

县委书记插话道：汇报会准备工作做得很差。没有横幅标语，没有旗帜，没有铺台布，也没有花。“布勒特同志家里也是这么一副凄凄惨惨的样子吗？”

“比这还要凄惨：老婆有病，女儿断了肋骨，儿子出走了。”布勒特倾诉他的苦衷。他景况不妙。党代会的精神他跟不上。请上帝原谅吧！现在请冯施格特劳伊同志讲话。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党员同志们都笑了。有的人是幸灾乐祸，有的人出于同情。扬·布勒特这个人，正如人们所说的，从前是个机灵鬼，现在思想简直一点也不开窍了。是什么使他变蠢了？是自己的母牛和猪吗？他脚底粘上太多的自家的牲口粪了吧？弗丽达·西姆森脸色铁青，绷着脸嘟哝道：“一个草包，这个布勒特，真不争气！”

冯施格特劳伊同志简明扼要地报告了党代会的经过，只字未提吃、喝和娱乐活动。“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希望和力量。会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泥瓦匠凯勒的眼睛闪着亮光，消费合作社的丹克同志点点

头。

冯施格特劳伊同志继续说："至于说到前进方向，那么，尽管有种种缺点和毛病，布卢梅瑙人是远远走在前面的！"

同志们仔细倾听着，感到十分诧异。

"布卢梅瑙有几个同志为全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埃玛·丢勒猛地跳起："哪几个同志？"

"恐怕主要是蜂蜜脑袋同志吧。"

泥瓦匠凯勒哈哈大笑。"你生活在月球上吧？"

一根发针从埃玛·丢勒的辫结上掉下来。"如果你指的是蜜蜂脑袋同志，那么，他遭到了什么下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激动，骚动，笑声。冯施格特劳伊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他当然记得开除蜜蜂脑袋的事，但是不是全体成员都出席了的吗？大家不是象今天这样都在场的吗？冯施格特劳伊不是受了大家的蒙蔽，走上了歧途的吗？"当时那么急急忙忙开除蜜蜂脑袋的那些同志们现在在哪儿呀？"

扬·布勒特举起手："我恶心想吐。我得躺下休息。盲肠炎发作了。"布勒特现出满脸痛苦的神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我们也走吧，同志们，弗丽达·西姆森的那一套从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自我批评我们就免听了吧。顺便说一句，她仍然还是村长。扬·布勒特当不成支部书记了。一场盲肠炎发作的蹩脚戏可不是自我批评。

八

蜜蜂脑袋把他的党证放进上衣侧袋的最深处，放在他透过上衣里子感觉得到心跳的那个地方；之后，他在村里的大道上欢蹦乱跳了起来。

两片厚纸板封面，几张纸，上面盖有印戳——它们竟然能够使一个成年人感到幸福和不幸福，这可能吗？

能使人幸福和不幸福的不是纸和厚纸板。那又是什么呢？是附在那个小本本里的党章吗？那党章并不给予随身带着它的人任何优待，它只提义务，纯粹都是义务。

一个党员同志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不同寻常的，与小老百姓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正相反。

这是事物的进程，小老百姓叹息道。

事物的进程是人决定的，党员同志回答道。

不是你决定的！小老百姓讥诮道。

是我们决定的！党员同志反驳说。

谁有权有势，谁就决定事物的进程！小老百姓若有所思地说道。

但是我们决定谁有权有势，党员同志回答道。他坚持这一点，尽管看得见的迹象似乎证明他说的是假话。但一个党员同志善于看到隐蔽的、却会证明他是正确的那些迹象。

对于一个象蜜蜂脑袋奥勒这样的人来说，在向未来前进的行列里当排头兵还是当排尾，这可是不一样的。他必须是探索道路和留下脚印者中的一员。

当初，蜜蜂脑袋的小小党证曾经引起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如今，这条重要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蜜蜂脑袋又恢复党籍啦！"

老农民赛尔诺不顾肥胖的躯体，钻到上帝的背后躲了起来。"一份党证难道比《圣经》还管用？有人要动摇农民的根基，上帝是不会容忍的。他将张大嘴巴喷出火来的！"

扬·布勒特长期病病歪歪。这四方形的进步思想怎么也装不进他那圆形脑袋里去。在他看来，党在倒退。难道他又该象从前似的，同大伙儿一块儿下地去干活吗？现在谁是管家，谁是男爵呢？谁料想得到，赛尔诺和布勒特私下的思虑与担忧竟会如此相近？

埃玛·丢勒在农舍里款待蜜蜂脑袋，祝贺他重新获得党证。筵席上的菜肴有：煮带皮土豆、浓牛奶蒸青鱼、啤酒和杜松子酒。埃玛用烙铁把头发烫成了发卷，现在又因为喝了几口杜松子酒而两颊通红。"我破例拥抱你一下，你看可以吗？"

蜜蜂脑袋并不介意。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知道，蜜蜂脑袋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有时我心想，党内有类似天使一样的人，要不是暗中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蜜蜂脑袋一边啃着那块青鱼尾巴，一边喃喃地说着话。"这话你千万别在党员会上讲！"

两天以后，蜜蜂脑袋几乎相信起埃玛的党内天使来了，因为他竟成了一个名人：一位编辑和一位摄影师驱车来到从前的蜜

蜂脑袋大院。摄影师爬到院里大门入口处的那棵栗树上，拍下了合作社大院的全景。之后，他便想给蜜蜂脑袋同志拍一张半身照片。

"就按你们的想法办，不过得快着点！"

这不应该是张普普通通的相片。编辑搜索枯肠。他想呀想呀，他眉头一皱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奥勒得站在一块丰收的庄稼地前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站在硕果累累的处女地前头。

安格蕾特仍旧盘桓在蜜蜂脑袋心房的一隅。他想念她。也许他应该给她寄一张报纸去？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跟着摄影师走去。要蜜蜂脑袋站在黑麦地里。他不乐意。他不是野猪，现在也不是战时。摄影师答应待会儿把踩倒的麦秆扶起来。

蜜蜂脑袋站在黑麦地里。摄影师还不满意。劳驾，请蜜蜂脑袋站在一条犁沟里。这是透视缩影的需要：人就会变小，麦秆就会变长。

蜜蜂脑袋又想到了安格蕾特，便依从了。摄影师在地上趴下，肚子贴地滑动着，从取景器里张望着，他的两条腿惬意地晃动着。

相片照好了，编辑又向蜜蜂脑袋发起了进攻。"您是……怎么说呢……是什么事情感动了您？"

是安东感动了蜜蜂脑袋。他死了，否则他可以把事情经过讲一讲的。安东死的时候蜜蜂脑袋起过誓，但是人家都把他当成了疯子……

编辑挥挥手。对他的报纸来说，这太阴暗，太令人毛骨悚然了，不够乐观主义嘛。"您没有……怎么说呢……时刻不忘集体的利益？"

“是没有忘，可是尽管如此，人家还是把我当成了疯子！”

“这话已经说过了，现在谈谈未来吧！”蜜蜂脑袋同志怎么估计未来？“还得到时候看！”

编辑瞠目结舌；他简直哭笑不得。他需要一份能够鼓舞人心的报导。于是他故伎重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埃玛·丢勒。小埃玛得读报。弗兰茨·布默尔和赫尔曼·魏歇尔特得做出一副笑脸从埃玛的肩头瞧报纸：合作社在认真钻研党代会决议。

小埃玛将那张报纸揉成一团。她将报纸掷到编辑的脚前。“我们不是展销会上叫卖商品的人！”

九

蜜蜂脑袋的照片登在县报上。麦秆高高的；人矮矮的。他露出询问的目光站在庄稼地里，他蹙起额头：一位创新者的脸——向未来挺进。

蜜蜂脑袋对记在他名下的那些优秀品质不胜惊讶。此外，他还被人称为首创者。这听起来象古罗马的元老或大将军一样高贵。奥勒想从镜子里照照脸。脸上准保生出什么光辉来了！蜜蜂脑袋家里陈设中仅有的那面镜子没有镜玻璃。安格蕾特留下的一个纪念，纪念她一脚踢碎了镜子。

这篇报刊文章带来的结果是，除了两台拖拉机以外，新农民团体的地里还开来了一台联合收割机。那台联合收割机在麦地里纵横驰骋。它到哪儿，打谷场就跟到哪儿。令人瞠目结舌。

连罪恶的世界也有它的善行！赫尔曼·魏歇尔特不必再用镰刀狠命地割麦子了；大伙儿不必再将麦秆抱起、打捆、垛堆、用

麦杈叉了。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这纯粹是上帝的杰作！赫尔曼吓一跳。方才他的信仰略微动摇了一下，摇摆的幅度并没有超过使母牛打喷嚏的一根草茎的粗细。上帝会原谅他的这个罪孽的！

晚上，奥勒高高兴兴从地里收工回家，甚至边走还边哼唱着。已经看见了一线希望，一丝未来啦。

不过好事多磨，这一回也还会有波折。赫尔曼、维尔姆·霍尔滕和蜜蜂脑袋正在一起喂牲口，他们不时的停下活儿，在井边喝两口井水。地平线上弥漫着夏天的烟雾。太阳象一个火红的南瓜在院里那棵大栗树后飘浮。这时候，一辆小卧车驶进新农民团体的大院。小汽车的轮胎上嵌有白色边圈，后窗户的窗帘也是白色的。它轻轻行驶着，润滑油一定涂得不错。

从那辆几乎可以说是悄悄潜入院子的小卧车里走出来的是冯施格特劳伊同志。他微笑着，若不是他脸上有那块弹片留下的伤疤的话，那末这便是一种尴尬的笑容了。他向蜜蜂脑袋问好，友好地同他握了握手。蜜蜂脑袋脸色阴沉地站在县委书记的面前。

冯施格特劳伊望望天空，随后又看看地上；朝边上走了一步，仿佛他得往一堵墙的后面察看什么似的。墙后是一片黑暗。他无法识别蜜蜂脑袋的真实情感。冯施格特劳伊壮了壮胆朝黑暗里迈了一步。“你恢复党籍了。”

奥勒没有感谢。他只是点了点头。

冯施格特劳伊迈出第二步。“过去的事，就把它忘了吧！把它一笔勾销了吧。”

蜜蜂脑袋没有露出感激的微笑，也没有回答。

冯施格特劳伊清了清嗓门；噢，他是来向蜜蜂脑袋委托一项

任务的。县委要展开一场宣传运动。蜜蜂脑袋，合作社问题专家，应该为此出一把力。党需要他。

假如在三个月前，蜜蜂脑袋便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现在他可犹豫了：党吗？谁是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党员一样：党是母亲！谁是父亲，谁是孩子？党是家庭！谁是双亲，谁是孩子？

党是故乡！异乡在哪儿？

党是统一全党意志的思想！一种一成不变的思想？一种飘移不定的思想？一种神圣的思想？

蜜蜂脑袋发现，这些问题他从未好好考虑过。对他来说，党是一个总和。一个聪明才智的总和，一个勇气的总和，一个行动的总和，一个思想的总和，一个认识的总和，一个渴念的总和，一个对一切受压迫的人的爱的总和，一个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总和。

现在是怎么回事？党委托蜜蜂脑袋一项任务。这项任务是从几个星期前将他驱逐出党的那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有人在当党的代言人吗？要他去当代言人吗？代言人从哪儿领来的指示？牧师从哪儿领来的圣灵？

蜜蜂脑袋头晕目眩。这不是反党思想，怀疑党内的等级次序吗？一个县委书记不是等闲人物。他并不是由天使抬到这个位置上去的。

冯施格特劳伊心平气和地等待着。蜜蜂脑袋从未见过什么人能这样心平气和地等待的。难道这是错觉？难道在对方提问和他回答之间根本没有时间的间隔？"要我去干吗？"他问。

蜜蜂脑袋得跟他一块儿走，去跟别的村子里的农民谈谈话。

这差使蜜蜂脑袋不愿意干。合作社里一大堆工作等着他去

干呢。“谈话不是我的事情。我是干具体事的！”

“但是你跟农民谈起话来亲切自然，互相能理解。”

“没有禁止你也这样去谈嘛。”

冯施格特劳伊大概已经习惯于人们爽爽快快地满足他的请求。时常谈论来自下面的批评的他，觉得自己受了蜜蜂脑袋的侮辱。“我是交给你一项党的任务！”

蜜蜂脑袋微微一笑。“一项党的任务跟执行这项任务的党员总得有点儿相称才行吧。”

蜜蜂脑袋的微笑尤其使他感到气恼。按照他的意见，这是违反党纪。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黑色封面笔记本。“允许我把你的观点记下来吧。”

“这一套又来啦？”蜜蜂脑袋问，这是他与冯施格特劳伊进行的最后一次长谈。

十

蜜蜂脑袋不久便把这次事件给忘了。有别的操心事：比如偿还国家贷款。不是上百万，可是就那几千也够呛的。蜜蜂脑袋想出了偿还债务的各种点子。他让人去剪夏季的花，派弗兰茨·布默尔到地区首府去卖花束。

深秋，快到扫墓的时候了，埃玛·丢勒、索菲·布默尔和尼特纳格尔大娘扎祭奠死者的花环。弗兰茨·布默尔鼓动他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在首都市场上出售那些花环。悼念的悲哀被铸造成钱币，帮助偿清债务，然而从前那种游荡生活又重新勾引住了弗兰茨·布默尔。

正当春耕大忙的时候，有一天，弗兰茨不见了。他牵着他那

匹阿拉伯母马远途跋涉去找一匹种马，一去就是好几天。索菲，这个永远爱恋着她的布默尔的女人又哭了，但是这一回她却未能保护他免受怒气冲冲的蜜蜂脑袋的辱骂。合作社主席把他的这个出售祭奠花环的人狠狠地骂了一顿："流浪汉，无赖，贱骨头，马痴子，赌棍！"

布默尔丧魂落魄似的到处游荡。胖子赛尔诺对叫人难过的弗兰茨深表同情。"你这是何苦呢？没有必要嘛。"赛尔诺决定雇用有权势欲的共产党员的这个牺牲品。他要让布默尔的那头上等母马在赛尔诺的大院里过得象在天堂里一样。

这是吹拂在布默尔耳边的春风。他那头纯种母马在"丰茂田野"里不受赏识。那儿的人不追求美，只着眼于劳动和收益。连虔诚的赫尔曼·魏歇尔特也讥讽说："太可惜啦，你这头拉婚礼马车的神马，竟拉起粪水来了。"

弗兰茨成了他那头母马的奴仆和胖子赛尔诺的雇工。索菲，他的妻子，真是不幸，然而她还是留在合作社里，尽管她很爱她的弗兰茨。

暂时还相安无事。有时，收工以后，布默尔表演魔术给胖子赛尔诺看。他从各种各样的口袋里和隐蔽处变出鸡蛋来，甚至还从干瘦的赛尔诺太太的长鼻子里变出鸡蛋来。布默尔喝了十五个鸡蛋——晚餐后一道小点心。胖子赛尔诺迷惑不解，咯咯咯直笑。"穷开心！对不？"

看了布默尔的魔术表演后，赛尔诺忽然想起一个念头：何不坐上马车，让布默尔驾着那匹阿拉伯母马，到别的村子里去兜兜风。他想带着他的农家艺术家去给朋友们演出。

布默尔不太乐意，因为这种演出都安排在星期天。这几乎跟在那个老男爵家当雇工时一样了，所不同的仅仅是没有赏钱

而已。没有赏钱，而且还得受村民的嘲笑。森林工人们揶揄他，维尔姆·翟尔滕拿他取笑，泥瓦匠凯勒跟着马车边跑边喊："胖子马车夫！"

布默尔后悔不该这样去兜风。星期天他玩纸牌都玩不成了。他在找一个适当的借口，甩手不干了。

他又为邻村农友表演了一场魔术。赛尔诺要他的农家魔术师表演变鸡蛋。这就难了。布默尔不知道别人家里的鸡窝在哪儿。他宁可吞吃奥贝村那位农友的金表。

那位农民把表拿来。弗兰茨将那表一口吞下。"快瞧！"表没了。接着布默尔演了别的魔术，将一根针穿过面颊并从嘴里吐出火来，可是那块表他却没再拿出来让人瞧。大伙儿提醒他。弗兰茨打个嗝儿。那表没吐出来。狼狈已极。布默尔问人要蓖麻油。他喝了半瓶。没有效果。便乘马车回家。赛尔诺留神观察布默尔的大便。啥也没有。那块表好象已经在布默尔的胃里消化了。"耍这种蹩脚魔术，简直是给我丢脸。"赛尔诺说。

晚上，赛尔诺太太大喊大叫着从院里跑过来。那位农友的金表到了她的手提包里去啦。"巫师！"她喊道，"你这个魔鬼，你这个恶魔！"

布默尔要离开赛尔诺家已经理由十足了。这比蜜蜂脑袋对他的侮辱还要厉害。他从少年时起便是一个魔术家，才不是什么恶魔呢！

布默尔重返合作社是在下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开始的。天蒙蒙亮，蜜蜂脑袋便被沉重的斧子砍击声吵醒了。弗兰茨·布默尔在棚屋里劈木柴。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正好有空……"

蜜蜂脑袋也要替维尔姆·霍尔滕操心。难道会有这种事的吗？维尔姆·霍尔滕，蜜蜂脑袋的影子，这个集体农庄的拥护者、这个激进分子也会有这种事吗？可是，确有其事！霍尔滕几天没影儿了，真是个谜。

对维尔姆不要苛求，同志们，他在追寻一种童话般美丽纯洁的爱情。他曾经认识一个姑娘，倾心爱慕过这个姑娘。那是一个娇小秀丽的女孩子，棕色的皮肤，一如初次寒流以后的核桃树叶；跟他一样，同样也是野蛮好战的普鲁士人中的一只无家可归的飞鸟。她是空军勤务兵。一种含糊不清的军衔。但是她并不属于为了迎合潮流便忙不迭去学咒骂、发怒和用两个指头吹口哨的那种人。

维尔姆和核桃姑娘分手了，然而他们愿意在战后重新会面。他们相互赌咒起誓，一如那相信喷火龙必死的童话里的孩子：战后一年整，八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在魏玛市场广场！

战争结束了一年，两年啦。他们没有会面。维尔姆能从俄国人的俘虏营里跑到魏玛去吗？

维尔姆回到家里。迟了两年。接连三个夏季，在八月二十日，晚上八点钟，他都伫立在那个约定好的地方。没有见到核桃姑娘的影儿。第四个夏季，弗丽达·西姆森背地里监视着维尔姆。现在，他又去尝试了。说什么他也不愿意背信弃义。

今年夏天，钟敲八下的时候，有一位身材矮小的妇女从市场广场走过来，她每只手里各牵着一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人稍微有点胖，她的头发只是略微带点核桃棕色；那是重新染过的，略呈红色。维尔姆凝视着那个妇人，一边数着钟声。“那个叔叔瞧什么呀？”他听见那边人行道上那个男孩在问。那位

身材矮小的母亲站住脚。“他在等人。”

“他等谁呀？”

“谁知道！”

那是核桃姑娘的声音。维尔姆木然地站在那儿，犹如他右边那个纪念碑上的石像。

十 一

老县委书记卡尔·克吕格尔自从由比较年轻的冯施格特劳伊接替他的职务以后，他便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这些空闲的时间他该怎样使用和支配呢？同别的养老金领取者和老前辈们一道上午往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抽抽烟斗，象金丝雀啃饼干那样缠绵于回忆吗？

他妻子塞给他几只有窟窿的家用锅。卡尔·克吕格尔把那些锅补好了。过些天，又有一把椅子破了、一个抽屉卡住关不上了。卡尔·克吕格尔又是胶合又是刨。后来，那只大洗衣木盆散了架了，几天前它还好好儿的。卡尔·克吕格尔不胜惊异。“是你帮了忙了吧？”

克吕格尔太太同志象女学生一样脸红了起来。她是想帮助她的卡尔慢慢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可是没多久，原先无人照管的家庭里该修理的全部修理好了。克吕格尔的活动范围向外扩大：他在屋前小花园里松土、耙地，修花园篱笆前的人行道，填塞居民区街道沥青路面上冻裂的裂口，帮助城里的工人修剪绿篱和树，他一下子又置身在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了。他在国营商店的院子里东翻西寻，清理空箱子空瓶子，扑灭大大小小的老鼠。

有些同志有时在城里看见老县委书记身穿肮脏的钳工工作

服、埋头清扫废物时的那副样子，总不免要露出温和的微笑。"你省了这份心吧，卡尔，你不想活啦？"

卡尔·克吕格尔以他一贯的方式报以微笑。"有退休党员这一说的吗？"

大伙儿叹息道："这个克吕格尔，真是个怪人！"听那话音，仿佛性格古怪的人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大祸害。这方面，可以举出克吕格尔从前那段市场广场石棺趣闻作为例子：如果按他的意思去办，那口模仿女王石棺的式样制造的铁棺早就该拆除了，在墓碑旁边就可以为排队等候那被叫作草地青蛙的绿色乡村公共汽车的人盖一个候车棚了。——然而，事情没按走马上任当县委书记的卡尔·克吕格尔的意思去办。"我们在市场广场上放一口棺材干什么？"他问。"三三年至四五年间的我们的棺材还不够多吗？"

市长也是这个意见。"正用得着废铁呢！拆掉那玩意儿！"

一天上午，市政建设工人扛着大铁锤来了。这情况给牙医生齐特尔看在了眼里。他正好有空，站在窗口，等一颗假牙的石膏模型硬化。他看见那些人在用锤子敲打那栅栏。"他们在亵渎申克尔[①]！"他喊道。

事情惊动了文化联盟。卡尔·克吕格尔面对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搔了搔脑袋。"我怎么会知道那件东西是申克尔的作品呢。谁能什么事情都知道啊！需要废铁嘛。"

卡尔·克吕格尔吃一堑长一智。在短促的夜晚，他阅读种种有关雕塑艺术的书籍。他甚至偷偷溜进公墓，仔细观看那儿的雕刻品并得出结论：拙劣已极，全是拙劣已极的作品！不管是

---

① 卡尔·申克尔（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

在工厂里还是在艺术上，不管是为工人还是为国王，都得讲求质量嘛。

光阴流逝，有那么一天，克吕格尔竟满怀豪情带着来市里参观的外地人瞻仰起市场广场上的那个纪念碑来了。"这是申克尔的作品。没想到吧，嗯？"

每当读到纪念碑底座上的："悲痛啊，她已离开人世……"人们都笑了起来。每当卡尔·克吕格尔想到申克尔这件事会弄出多大的纰漏来时，只在心里暗暗一笑。他没有多少时间爽朗地大笑；他得日复一日地作出各种决定。

人们指责克吕格尔的工作作风，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来访他一概接见。"来找我的人总有什么难处嘛！"这便是克吕格尔的回答。

他办公室的门轴转动得发热。克吕格尔却早有准备，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卷册后头藏了一个小油壶。身为老马车夫，听到轮轴叽叽嘎嘎，铁制的部件互相磨擦，他就受不了。

每当克吕格尔坐办公室坐腻时，他便拿起便帽，从一扇旁门偷偷溜了出去。他也不跟女秘书打招呼。这搞的是什么名堂！

那么克吕格尔下了班也休息休息，出去散散步吗？从未有过。比如说吧，有一幢新建筑物的一堵墙倒塌了，这幢新建筑物恰恰就是市里的冷库。

于是，克吕格尔蹬上自行车。这个习惯他也改不掉。"得活动活动！"他蹬着自行车到砖瓦厂去。"我的朋友们，你们这儿砖瓦倒是烧得蛮多的，可都是蹩脚货。"

"嘿，这话说得多聪明！"砖瓦工们表示愿意烧质量好的砖瓦，不过得少烧点。"每天都可以烧出好砖来，老朋友！"克吕格尔坚持要多烧、烧好，但是似乎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这个天堂。

“你是党的县委书记，”一位年轻的砖瓦工说道，“可你看得出砖瓦的好坏来吗？”

克吕格尔鼓起腮帮子。“小伙子，一个老马车夫不用显微镜也能看得出砖瓦的好坏来的。把你的手放到桌上！”

那个年轻工人听从克吕格尔的话，就象听从父亲的话那样。克吕格尔也把自己的手放到桌上。“哪双手推过的砖多？如果一定要采取美国方式，那末你就出难题考我，或者来一次问答比赛好啦。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

片刻过后，小伙子便拍着克吕格尔的手心，要求原谅他。“现在你接着说你的吧！”

“感谢你宽宏大量允许我说话！”

大家都笑了。克吕格尔获胜了。

然而有时出现了克吕格尔从他那顶便帽底下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于是他说：“这件事我得在晚上考虑考虑。”这无非是一个借口罢了，因为他做的是与此相反的事。他晚上读书，从书中寻找答案，要不然就半夜三更登门拜访一位专家，此人对他尚未答复的问题略知一二。克吕格尔便同这位专家一起进行商讨。

长此下去这对县委书记的权威能有好处吗？这种请教专家的做法简直是丢人现眼！克吕格尔不光是在马铃薯新式栽培法问题上听凭农民自由处置，不，那些专家们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竟极其粗暴地低估马铃薯的四方形网点播种法。“你们用三角形种植法我也没意见，可是你们得提高产量！”克吕格尔这样说，丝毫不讲情面。

对此该怎么看呢？如果不是反苏的话，这不也纯粹是无政府状态吗？

总之，由于这种种过错，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护，便悄悄地让他退休了。"你已经尽了力，卡尔，你歇一会儿吧！"

同志们在城里又遇见克吕格尔身穿工作服，看见他在奉行干涉政策，那些同志们叹息道："非这样糟蹋自己不可，真是个怪人！"

这一切克吕格尔都不予理会。他的衰老原因何在，他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对此他都充分考虑过了。时光在流逝。特拉沃波尔纳耶体系、米丘林园圃、农作物短期增产法以及四方形网点种植法都不再时兴了。人们给克吕格尔挂上了老爷爷的胡子，这也许很不公平吧？

克吕格尔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帮忙干活儿，倘若那儿没什么活儿，没有什么事要帮忙的话，他便站在农民的马车旁。他嗅嗅那熟悉的马身上的气味，朝马嘴里瞧瞧。"你上岁数啦，老头儿，留点神！"他看看有时失于修钉的马掌，责备农民不经心，当下便牵着马钉马掌去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同志们，卡尔·克吕格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遇见蜜蜂脑袋卖他的结婚礼服的。打那以后，蜜蜂脑袋以及他那不平常的事业便一直在他心头萦回着。那是一件适合他口味的事情。

十 二

那是一个芬芳的五月的早晨，夜里下过一场蒙蒙细雨。五月雨，贵如油。在布卢梅瑙农民的园子里，果树上的花瓣缓缓飘落在花圃上，雪白的花朵映衬着一片破土出苗的莴苣的嫩绿。清晨五点，克吕格尔在田野里跳下自行车，他看见了一个男人。这

个男人是上帝的信徒，经了解，他叫赫尔曼·魏歇尔特。

克吕格尔用指尖轻轻敲敲他那顶风雨帽，赫尔曼·魏歇尔特则用指尖轻轻敲敲他的滑雪帽，这只不过意味着一声“早上好”和一声“你好”而已！赫尔曼·魏歇尔特不吱声。他象他那两千年前的教友亚伯一样，正用两条腿在计算那块马铃薯地里薯种的用量。

“这是你的地吗？”克吕格尔问。

“托上帝的福，这是我的地，也不是我的地。”

“不明白。”

“我在义人团体里干活！”

克吕格尔获悉，托上帝和蜜蜂脑袋的福，这义人团体有七个成员。赫尔曼不厌其烦地说：义人团体由上帝领导。蜜蜂脑袋不过是第二把手，心目中没有天主，却不自觉地在按照天主的法则行事。“不自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堪称为上帝的孩子……”

这些情况委实令人感动。

“你认识我吗？”克吕格尔问这个虔敬上帝的人。

“你会是谁呢？世俗衙门的一个凡人。”

“你认识那个教会总监吗？”

“你可不是总监哈内曼。”

“谢谢你介绍这些情况。”

“不必客气。愿主与你同在！”

克吕格尔继续往前走，因为他看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牵着一匹马正沿着田间小路往下走去。那匹白马仿佛在沿着五月天的蓝色地平线飘浮。

在当马车夫的时候，克吕格尔时常盼望能有一匹这样的马，

可是当时他的夙愿未能得偿。他驾驭的马匹模样怎么样，这要看他的雇主能获得多少利润而定。他驾驭的是所谓的跛子马。

那匹白马朝着那边马铃薯地里的那个虔诚的人一声长嘶，活象是匹拉丁神四驾双轮马车前的马，这点知识克吕格尔是读了艺术史才知道的。“好马，好马，真是一匹好马！”这位前县委书记的心头涌上了一个老问题。一个正在为改造世界而工作的人可以顶礼膜拜一个个别的造物的美并为它牺牲自己的时间吗？

克吕格尔朝着那个牵马的人走过去。“是你的母马吗？”

弗兰茨·布默尔摘下便帽，象在男爵面前那样将帽子夹在臂弯里。“不胜荣幸。我的母马。”

“纯种？”

“恕我直言，这是纯种阿拉伯马。”

“你把帽子戴上吧！”

“我是个讲礼貌的人。”

“你认识我吗？”

“恕我直言，您不会是县里最优秀的玩施卡特牌的能手，您也许是党内做大官的吧。”

克吕格尔得知，弗兰茨·布默尔也是蜜蜂脑袋那个行善的农民团体的成员，是一个不需付会费的、工作做得颇令人满意的协会的会员。布默尔甚至从蜜蜂脑袋那儿得到了一套新外衣。“内衣还得自己设法置办，不过蜜蜂脑袋也要为衬衫裤衩进行奋斗呢，请恕我直言。”布默尔对新农民团体感到不满意的是对马缺乏了解。

克吕格尔又一跃上了自行车。他去找蜜蜂脑袋。这位朋友和同志所建立起来的似乎是个了不起的天国团体哩！

蜜蜂脑袋正在同他的副手维尔姆·霍尔滕一道给鸡舍做活

动鸡窝。

克吕格尔跳下自行车，在一把刨子上绊了一下，忘了给人打招呼，便责备开了。“把村里的穷人集中在一起！你把这叫做生产合作社？”

蜜蜂脑袋这一天很顺心，他象五月天空里的一片柔云那样平和。“我们的资本无比雄厚：十四只勤劳的手，许许多多的好主意，可以说，这些都是不花一分钱，用以太做的资本。”

是啊，如果合作社主席尽谈什么以太和看不见的东西，那末，社员们所谈的那些话克吕格尔更不必感到惊讶了。

蜜蜂脑袋的脸色阴沉了起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想加入！”

“你跟城里人开你的玩笑去吧！”

克吕格尔刚加入“丰茂田野”，便与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也许他加入合作社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没有，但是他带来了他那颗政治头脑，而这却使人受益不浅。

比如他动员外来户马兰特和卡尔·李卜舍同志加入了“丰茂田野”。再也没有比动员李卜舍更顺利的了。没有多费唇舌说什么党的荣誉之类的话。任何一句话都是多余的。卡尔·李卜舍早就准备加入了，但是到那时为止没有人找过他。

“蜜蜂脑袋也没有来过？”

“蜜蜂脑袋来过，早几辈子前来过。”

克吕格尔同扬·布勒特打交道就棘手多了。“我听说，你想一步一步让你个人富起来，想当富农，你让你全家的人都埋头干活，不许他们有意见，对吗？”

“穷还是富，这是件涉及一个人性格的事情。”扬·布勒特道。“大伙儿都是从零年开始的，也没有禁止谁努力多干活嘛。”

这是对的，但是人人都和扬·布勒特有着同样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吗？

生产资料是拖拉机，机器，自动运转的物件；这些东西布勒特没有！

“那么你的土地呢？”

“人不去耕种的话，土地就长杂草。”

克吕格尔花了许多下班后的休息时间才使布勒特承认他的土地是生产资料。但是他就因此而理屈词穷并愿意加入了吗？门也没有！布勒特把过错推卸到党的身上。“对这个错误我有什么办法？这些含沙的、杂草丛生的生产资料简直是当作破烂施舍给我的。这儿就是证书！”

克吕格尔不得不开始向布勒特讲讲党的基本知识。竟然要这个冥顽不灵的人也去学习读历史书！

身边有一个克吕格尔那样的人，这没有什么坏处。蜜蜂脑袋觉得，仿佛从前的安东·丢勒时代又回来了。

十 三

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同志们，你们可别以为整个冬天“丰茂田野”的人都在海阔天空地聊大天！

蜜蜂脑袋把两副神秘的雪橇放在当院。这是他让村里的车匠定做的。

一到冬天，苦恼人曼佩就闲得发慌；夏天，他整天牧放小牛，可是冬天小牛都圈在厩里了。曼佩伸长着他那个青红色的酒糟

鼻，象一个探矿杖似的，到处探寻着烧酒的芬芳。想干临时工和信使的心，又怦然而动了。现在他的东家是泰奥·廷佩，那个牛大王，是个有烧酒作为后盾的人。

苦恼人曼佩在蜜蜂脑袋的神秘的木头雪橇上嗅来嗅去。"这个冬天可就有意思了。我坐雪橇，你来推我！"

廷佩皱起鼻子。蠢话！头头应该关心关心搭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的事！冬兔子在那儿那堆木板边上交尾，就要在那下面下兔崽子了。简直是耻辱！

蜜蜂脑袋一把抓住苦恼人曼佩。"你没什么别的事吧？跟我来！"

曼佩回头看看廷佩，但是廷佩并不搭理他。曼佩只好同蜜蜂脑袋、维尔姆·霍尔滕和赫尔曼·魏歇尔特一道到已经结了冰的母牛湖去。"维尔姆·霍尔滕是主席的应声虫，"苦恼人曼佩断言道。

蜜蜂脑袋和霍尔滕乘坐雪橇对着冻结、脆硬的芦苇墙驶去。芦苇杆折断，向两边倒下。他们在给这个湖剃掉眼睫毛。冰冻的湖面上露出了尖利的芦苇茬儿。

苦恼人曼佩和赫尔曼的任务是捆芦苇。曼佩还一直穿着一个名叫拉姆施的人的那双毛皮衬里的靴子，那个拉姆施并不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天使，说起话来总带点美国腔。Let's go（走吧）！且说现在，曼佩正在向蜜蜂脑袋发牢骚。数九寒天里异想天开冒险干这样的营生！合作社主席想把这芦苇撒到牛棚里吗？要那些可怜的母牛把乳房割破吗？"上帝要是有功夫，就来帮帮我的忙吧！"

赫尔曼叱责曼佩出言不逊、亵渎神明。"不是天主救了你一命，你才没让人给绞死吗？"

母牛湖畔的全部芦苇便是这般折断并打起捆来的。

芦苇刚刚打好捆，蜜蜂脑袋又出门了。他把一个老太婆带进合作社的大院。苦恼人曼佩透过小酒瓶打量那个没有牙齿的老妪。"一位温顺的蜜蜂脑袋新娘子。她不会咬人。"

对于曼佩的这种带刺儿的风凉话，蜜蜂脑袋没时间去生气。这个人是他自己的软弱意志的牺牲品。他把这归咎于一种他称之为听天由命的想法。

蜜蜂脑袋将大田作业组的妇女们从冬日的厨房里轰出来，叫人把芦苇从母牛湖运进村里，放在那间生了火的猪仔圈的前室里。"丰茂田野"的妇女们跟那位移民老大娘学习编苇席。蜜蜂脑袋本人也不惜亲临现场，在有缺口凹痕的芦苇堆里翻来弄去。

会计博伊希勒在专门生产木栅栏、木箱等的拉姆施锯木厂从前的办公室里办公。他是个最富有德意志性格的人：靴子擦得锃亮锃亮，上衣刷得干干净净；而且还写得一手好花体字。在过去那场战争中他是中士，连队之母，是个执掌小小一部分权力、对真刀真枪打仗却十分害怕的人。

他在把他的两公顷半土地和他的书写以及计算方面的知识提供给"丰茂田野"使用之前，曾挣外快当过保险公司雇员。现在作为合作社会计，他依然兼着那个职务。他周围的人分为两种：保了险的和没有保险的。博伊希勒感兴趣的是没有保险的人。他们身上蕴藏着尚未提取的奖金。

每逢泰奥·廷佩在院里或者在院内栅栏围住的牧场里遛"丰茂田野"的那烈性种牛的时候，博伊希勒经常站在一旁观看。那头公牛喘着粗气，耷拉着脑袋，倔头倔脑，不听泰奥·廷佩的使唤。博伊希勒惊叹泰奥的胆量。"不，这种勇气，看了简直叫人受不了！我要是你的话，不保人寿险，起码也要保个工伤事故险。想

想你那一家子吧！”

廷佩提出一个条件。“你拿到奖金，你得想办法让我也拿到奖金！”他要博伊希勒说服蜜蜂脑袋当机立断把那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买下并搭起来。

对于博伊希勒来说，蜜蜂脑袋是上尉，廷佩是个类似少尉和排长之类的人物。排长和他更近。那个上尉有他自己的头脑。

博伊希勒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蜜蜂脑袋。总有一天他会来的！

蜜蜂脑袋来了，象一阵旋风吹进办公室，吹得一张张小收据四处飞扬，随后便又消失不见了。

博伊希勒终于将蜜蜂脑袋逮住了。“你东奔西颠的，可是这儿办公室里跳动着合作社的心脏呢。”

“心脏是会变肥的！”

“是指我吗？”

“指世界上所有的办公室。”

蜜蜂脑袋看了看博伊希勒制定的计划草图。“简洁点，再简洁点，不要说大话，不要说空话！”

博伊希勒表示同意，“可是那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怎么办呢？”

“不买。决不借债！”说罢蜜蜂脑袋就走了。

对于博伊希勒来说，上尉已经发过话了，可是他却恨不得把这个发狂的主席，这个训野鸭子和割芦苇的人送到月亮上去才好呢。这下廷佩是不会参加保险了。

年底，“丰茂田野”合作社卖给花场一批苇席。岁末一笔意外的收入，增加了社员的个人提成。

看到有钱进帐，傅伊希勒肚皮直发痒。他使劲搔痒。

党支部书记克吕格尔又一次向蜜蜂脑袋脱帽致敬。“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嘛！”

“别说小孩子话啦！”蜜蜂脑袋说。

十 四

嗨，这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它是乘坐一张魔毯飞进“丰茂田野”里来挑起意见分歧的吗？不是的。分歧是实际存在而又必然的。

建四壁敞开式牲口棚是上头规定的。老天爷规定的？倒也不是，也许是部里规定的吧。不是闲得慌才作出各种规定来的！关键是要牛奶！多养牛！盖造价便宜的棚！

四壁敞开式牲口棚便宜吗？那是木头做的，轻便易于运输。这是已经证明了的。在一个跟剧场舞台一般大小的棚里母牛们会觉得舒坦自在，会跟在一个明亮暖和的结结实实的厩里一样大量产奶，这也得到证明了吗？没有回答。

也许建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只不过是一个建议，可是一到村里，建议就变成命令了。

县委机关的各种工作人员都称村长们为延长了的胳臂。从盖牛棚这件事上将可以看出，那些延长了的胳臂办起事来是否符合时髦和进步的潮流。

在会上村长们互相打听：“嘿，你的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呢？”

“盖起来了。”

“奶牛们好吗？”

“我说过了，那棚盖起来了！”

好，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盖起来了，可以由县统计员登记、算出数目并作为已经取得的成绩向上汇报了。

合作社召开年终全会。弗丽达·西姆森也来参加。会上将讨论并修订新的一年的年度计划。得通过这个计划。

"四壁敞开式牲口棚怎么办？"廷佩喊道。

蜜蜂脑袋阐明他的观点：没有充足的饲料储备就不能用赛跑速度发展养牛业！危险！

进行了表决。主张盖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的有泰奥·廷佩，他的妻子，苦恼人曼佩和会计博伊希勒。二十一票对四票。弗丽达·西姆森气得直咬牙。没有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她在县委机关有什么脸见人呢？她在想法子加强对死顽固蜜蜂脑袋的控制。

十五

春天派来了她的使者：二月底的五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路面坑洼里的冰在融化。越冬的蚊子围着路面上的污水纷飞。

母鸡的咯咯声象机器的嘈杂声，从那间库房传到田野里。

老女共产党员尼特纳格尔同志，从前用钩针编织小桌布，补袜子，管理村图书馆并给她丈夫热一热午饭，现在是个全县远近闻名的养鸡大娘。二月里一个鸡棚每天出两桶鸡蛋——在布卢梅瑙，这样的事连忠于皇帝的人也没有见过，那些人叹苦经是不知疲倦的："哎！想当初一罐头青鱼六个芬尼！"

"明年我们养三千只小鸡！""丰茂田野"合作社的年度计划中这样规定。

所谓"我们"包括哪些人呢？眼下只有格蕾特·尼特纳格尔。

她把预热过的沙子拉到饲养室里，在那上面撒上一层泥炭灰。蜜蜂脑袋似乎已经忘记，他曾经答应给养鸡大娘物色一个年轻的女助手。

蜜蜂脑袋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曾多次请会计博伊希勒在农民报上登一则广告。为了他的湖面利用计划，为了他那群半野生的鸭子，他自己就急需一个腿脚利索并有专门知识的年轻助手，因为白昼正在变长。太阳的威力在增长。湖面上的冰在融化。鸭子们又飞出去了。它们在水面上觅食，晚上长时间地在外面慢腾腾游来逛去。对它们来说，棚前的晚餐饲料不再是具有吸引力的美味食品了。每天晚上蜜蜂脑袋都担惊受怕：那些鸭子回来下蛋呢，还是在外面湖边下蛋呢？

春天是大忙季节。蜜蜂脑袋不会每天晚上都有功夫到院里来等鸭子的。再也耽误不得了，得马上找个年轻的助手！

但是会计博伊希勒却挟嫌报复。蜜蜂脑袋拒不盖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廷佩就不参加保险。博伊希勒拖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迟迟不登那则广告。

一天晚上蜜蜂脑袋自己动手给农民报撰写一则招聘广告。“招聘年轻家禽饲养员（女），请趁春光明媚来我森林湖泊地区……”他边写边陷入了春天的梦幻。他看见那九十只半驯服的母鸭早晨带着一窝窝鸭雏朝母牛湖走去。九十乘十——九百只雏鸭，在外面觅取食物，但一到晚上就回家。九百只半野生的鸟儿掌握在人的手里。为“丰茂田野”少花钱多办事。两千只翅膀发出一片扑棱棱的响声，多么壮观的景象！蜜蜂脑袋接着在广告上写道：“饲养水禽，施展才能，独立工作，大有可为。”

十 六

林业工人埃瓦尔德·特兰佩尔是个干瘦的、成天轻声咳嗽的人。他的壮实的妻子胡尔达腰圆膀粗，比起她丈夫来，更与这家的姓氏相称些①。

埃瓦尔德·特兰佩尔在共和国成立的那年分得了二十摩尔根的土地，竭尽全力地操劳着，可是对于修理地球他心里总觉得不痛快。他巴不得再进森林去呢。家里是妻子作主，而他觉得自己是受差遣的。

“埃瓦尔德！”

“我在这儿呢！”

“你给我劈木柴去！”

“喳，喳，我这就去劈！”

“埃瓦尔德！”

“我在这儿呢！”

“你宰一头鹅星期天吃！”

“喳，喳，我这就去宰！”

胡尔达·特兰佩尔喂养三头母猪，还养着一群小猪。

一天，那个替“丰茂田野”合作社发展社员的人来敲特兰佩尔家的门。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蜜蜂脑袋，那个没有老婆的主席，那个精明的男人。他说，胡尔达大概有点儿孤独和寂寞吧，不过不单单因为家里那点活儿不够她大显身手的缘故。蜜蜂脑袋的提议使她脸上增添光彩，在她胸中激起了感情的波澜。

---

① 特兰佩尔(Trampel)，在德语中是粗笨的汉子的意思。

“埃瓦尔德！”晚上她对她丈夫说。

“我在这儿呢！”

“我参加‘丰茂田野’！”

“喳，喳，那就参加吧！”

胡尔达·特兰佩尔参加了。蜜蜂脑袋，合作社事务方面的外交家，派她去养母猪。

胡尔达·特兰佩尔忧心忡忡地望着两颊凹陷的奥勒。“你是我的丈夫就好了！”

“我不是你的丈夫。”

“可惜。”

“你有什么事？”

胡尔达需要一只取暖电炉，供小猪取暖用。

“你叫傅伊希勒开个条来！”

胡尔达搂住蜜蜂脑袋。“你什么时候重新结婚？”

蜜蜂脑袋咬着胡尔达的耳朵悄悄说了些什么。“你把唾沫啐到我耳朵里去了，你这个糊涂虫！”

蜜蜂脑袋，这个独身的人，是合作社妇女们戏谑打趣的对象。“你晚上上床睡觉，不觉得你的被窝又潮又冷，空荡荡的吗？”

“那床宽敞着呢。没有人妨碍我睡觉。”

开玩笑，说粗话。

县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奥伯村，门牌22号，有一辆胶轮大车待售。蜜蜂脑袋骑了车就去。他想替合作社廉价购买那辆车。22号里住的是罗泽卡特琳·森夫。这是蜜蜂脑袋走进小房间在她身旁站住的时候才发现的。她带着永不衰退的爱的魅力接待他，搔首弄姿，对着镜子理了理发鬈，一边唱道：“幸福捉摸不定，总有一天会来叩你的门……”

罗泽卡特琳从窖里拿来啤酒。蜜蜂脑袋应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必拘束。"你就痛痛快快喝吧！"得先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自我介绍一下，象蜜蜂脑袋这样关心政治的人才会留意上我。

蜜蜂脑袋的眉毛拧成了翻倒过来的问号。

"你瞪大眼睛瞧什么？"罗泽卡特琳在县报上不仅登出了一则售物广告，她还登了一则求婚广告呢。"谁能满足一个四十开外的女人的心愿？征求一个性情和顺、品行端正、真心实意的男人……"

懵然无知的蜜蜂脑袋只想看一看大车——此外他什么也不想看，可是罗泽卡特琳不容他分说。"这儿，全是求婚的！"奥勒并不是头一个。她把那些信往桌上一扔。"瞧这张照片！这个活象啤酒桶！他会把我压扁的。这个呢，招风耳！我得为他加宽大门。"没有一个求婚者罗泽卡特琳看了顺眼的，但是蜜蜂脑袋……她相中他了。为什么他没有早一点对罗泽卡特琳发生兴趣呢？

蜜蜂脑袋，这个受到突然袭击的耕耘未来的人，试图把这一团乱羊毛线织成一双袜子。他让罗泽卡特琳加入合作社，加入了合作社，她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绝不参加！"没有酬报，罗泽卡特琳才不把她的家业送人呢。如果她参加什么合作社的话，那就是说，她连奥勒的结婚戒指的款也一起付了。

蜜蜂脑袋赶紧喝完啤酒，往桌上放了十马克。

"怎么啦？没发生事情吗？"

"十马克广告费。"不能让罗泽卡特琳为了蜜蜂脑袋的缘故受损失赚。说罢他就出去了。

罗泽卡特琳悻悻地目送他离去：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想

叫人开证明说这个男人是疯子，她这样做也许不是没有道理。

开春活茬忙，蜜蜂脑袋东奔西走，到处忙碌。他急匆匆走过村里的大道。施丹姆太太，那个森林管理员的妻子，现在在管理乡图书馆，在夏令幼儿园里照管孩子。她工作勤勉，手脚利索，没有枉学完了高中的课程。她的宝贝儿子快六岁了，将来上学肯定不会给母亲丢脸的。施丹姆太太的宝贝儿子本来应该叫维吉尔的，可是现在他叫彼得。当初施丹姆太太心头萦绕着一个外国名字，那名字听起来就象大草原上一只小铃铛那样清脆悦耳：弗吉尼亚！森林管理员讨厌维吉尔之类的名字。

"古时候有一个叫维吉尔的人曾写过关于农业和林业的书。"施丹姆太太提醒说。

森林管理员施丹姆一听就火了。"这孩子就叫彼得，一个字也不许改！"

施丹姆太太带着娃娃们，沐浴着三月的阳光，在村中草地上玩耍。孩子们一眼瞅见了急急忙忙赶路的蜜蜂脑袋。"奥勒伯伯来啦！"说着他们就迎着蜜蜂脑袋跑过去。"今天你当什么，奥勒伯伯，当马呢，还是当骆驼？"

蜜蜂脑袋今天是大象。他时间不多。一只大象的背上可以同时让三、四个娃娃骑上去。

施丹姆太太见到蜜蜂脑袋时心里不无快意；但是每逢施丹姆太太盯住他看时，蜜蜂脑袋总把视线移往别处。难道那圣母玛利亚的发式扰乱了他内心的平静？难道他怕黑眼睛？

施丹姆太太扶着孩子们骑上象背。她不免触着了蜜蜂脑袋的毛茸茸的胳臂。她象触了电似的全身一阵震颤。

"蜜蜂脑袋先生，请允许我问一声，您不感到很寂寞吗？"

蜜蜂脑袋总算想到了一个回答：施丹姆太太能否把“丰茂田野”的文化生活管起来呢？

“好啊！”

孩子们可等急了。“走吧，奥勒伯伯！”

“丰茂田野”合作社主席，这头神奇的供孩子骑的象，在村中草地上爬行着。

同合作社主席蜜蜂脑袋谈论某种必然存在的内心生活，这可难啦。现在他住在埃玛·丢勒家原先由孩子住的那间小房间里，因为安东第二和埃玛第二搬出去住了。埃玛第二在马伊贝格学园艺，安东第二住在拖拉机站的学徒宿舍里。

“瞧，瞧，你们瞧那埃玛！”毒嘴恶舌者们窃窃私语道。“她的安东死的时候，她多会装腔作势！”

“是呀，一合上眼，马上就叫人给忘了！”

“干吗不忘了呢？连小母鸡都要找公鸡呢！”苦恼人曼佩挖苦道。

蜜蜂脑袋和埃玛对这种胡言乱语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夫妻；他们不是兄妹；他们是同伴，同志。说不定有时候蜜蜂脑袋连同他那些计划会在云端里迷了路，多亏埃玛、这个体重只有九十磅的女人将他拉回到地面上来。

一天早晨，蜜蜂脑袋用一把锤子敲击那幢小屋的四壁。他将耳朵贴在横梁上，看那形景，仿佛那是粗实的音叉似的。

埃玛从睡梦中惊醒。“又在搞什么名堂啦？”蜜蜂脑袋夜里决定将这小屋改建成合作社养蜂房。“用人工授粉提高产量。”别小看了蜜蜂的价值！

“不行！”埃玛不肯交出这小屋。安东在这里住过。一场兄

妹间的争吵。取得了谅解和一致。

即使蜜蜂脑袋和埃玛象丈夫和妻子那样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却没在一起睡觉。他们觉得，那就太对不起安东了。

蜜蜂脑袋辛苦奔忙，他想出了一个又一个主意，然后全力以赴，将其付诸实施。尽管如此，他的独身生活象是身上的一个污点似的，招来人们的议论。有些妇女用同情的眼光瞧他，犹如瞧一个残废的人。

有些男人羡慕他。"那个蜜蜂脑袋，他驾驭女人不是象天主驾驭江河湖海一样随心所欲吗？"

十七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世界上的孩子们玩耍的，都是他们在家乡能找到的现成东西。他们玩卵石、贝壳、花草、炸弹片和墓地的白骨。他们把打碎了的节日用的瓷杯的杯耳当作金牛犊，把破罐子当作国王的王冠。

一个姑娘在开采过的露天矿和废石堆之间长大，这姑娘名叫梅特克。露天矿场的洞穴里是油汪汪一片死水，发出五颜六色的闪光，而沙滩上则呈现出干涸的氧化铁的黄色。水边没有芦苇，沼泽里没有鸟，连这一潭死水的深处也没有一条鱼在游动，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

梅特克玩煤屑。她能用煤屑在白色的沙子上绘出花样和图画来：花朵，心以及一个经纬线交织的地球。同那个女孩一道玩耍的那些男孩子们并不是黑人，只是煤灰把他们的脸和手染黑了。他们修一条玩具街道，在街面上铺上小煤块。他们边干边用火车行驶的节奏唱着一首歌，歌中唱道：采煤，为战争采煤！采

煤，为胜利采煤！……

在露天矿铁路桥畔贴着一张招贴画。招贴画上是一个侧耳细听着的人的剪影，下面写着：嘘嘘！敌人在偷听！孩子们叫那个影子人嘘嘘先生并为他争论了起来。

"嘘嘘先生偷听小孩说话。他是圣诞老人的助手。"

"嘘嘘先生不是圣诞老人。他是个俄国人。"

"可是俄国人戴皮帽子。嘘嘘先生戴一顶便帽。"

"嘘嘘先生是个阴险狡猾的英国人。"

"不，嘘嘘先生是戈培尔。"梅特克说，"你们去问我母亲！"

每天傍晚，梅特克都可以看到童话里的丑姑娘在魔井边上把自己洗漂亮的情景。那个姑娘就是梅特克的母亲。她在褐煤场上做工。

有人敲门，小黑人们走了进来。"您好，马杜施太太！真的吗，那个嘘嘘先生是戈培尔？"

"怎么？你们吃块方糖吧！"母亲说。

小黑人们嚼方糖。母亲强打起精神，讲一只小雄猫的故事：那只小雄猫在废石场上追逐乌鸦。"它跳起来——刷地一下子！'哇！'那乌鸦叫了一声就飞走了，那只小雄猫栽一个筋斗。"

男孩子们微微露出了笑容，嚼着方糖，把那一袋糖吃了个精光。吃完糖他们终于走了，母亲正想舒一口气，可是有一个黑人走了回来。"那个人是戈培尔不是？我们打了赌了，马杜施太太。"

"怎么？啊呀，梅特克真蠢！"

"不对！"

母亲捂住梅特克的嘴。男孩儿们吵吵嚷嚷一溜烟地走了。"梅特克真蠢！"

母亲同梅特克谈了一些让孩子迷惑不解的事情。费了很长时间，气鼓鼓的梅特克才明白：她无意中说出了某种很危险的话，以后的几天里她不许出门了。母亲教她用毛线头做复活节小鸡。

梅特克编结小鸡。她想让母亲高兴高兴。中午，她把稠稠的黑麦面糊从烟道里拿出来，匆匆吃过，便又编结了起来：为左邻右舍所有的孩子编结小鸡。

有时候她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房间里黑糊糊的。窗玻璃用黑纸挡住了。窗户的每个隙缝都蒙住、塞住了。这简直象是在一口棺材里。可是外面煤堆上空，现在星星们也许在眨眼；月亮，这个诡计多端的伙伴，准保它也在那儿。半夜里警报声响起。那月亮给轰炸机指了路。

在防空洞里，梅特克用煤砖造一个塔楼。外面，炸弹从星星上掉落下来。梅特克的煤砖塔楼颤动着。

这个姑娘的父亲只给她留下了淡淡的印象。一个男人的声音亲热地说道："梅特克。"

梅特克知道他脸上有一个疤，疤上面长着新的皮，滑溜溜的。她好奇地用食指抚摸这个男人额角上的那个疤，这个男人抱着她。

父亲再也没回来过。他既不是被俄国人也不是被英国人，而是被德国人枪毙了。

那些德国人是敌人吗？他们说的是德语。对于梅特克来说这实在难以理解。

父亲最后的那封来信她很久以后才读到。"但愿我们的梅特克永远也不会知道，战争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这话说得同样的难以理解。

有一天，黑纸从窗户上揭了下来。梅特克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星星啦，月亮失去了它那狡狯的特性。飞机不来了。"战争结束了！"大伙儿说道。

梅特克被送进了学校，不过她的家庭生活却丝毫没有变化。母亲照旧去上班，伙食仍然简陋而贫乏。母亲现在吸烟了，拿矿上的烧酒换面粉，晚上也不待在家里。据说，她是干部。一个干部就得写演讲稿，把稿子念给别人听，不过不是念给梅特克听。也许为了可以不必晚上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梅特克也该当干部。

冬日灰白的天空笼罩煤场。天色阴沉，不见曙光，不见早霞。

梅特克寻找家庭温暖。库拉特太太，她的女友罗米的妈妈，不在废石场做工，而是在库拉特的食品店干活。库拉特太太晚上待在家里。她煮可可给罗米喝，有时候也给梅特克喝。

可可是一种带有南国甜蜜情调的神秘饮料。它来自遥远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只手提包里溜进另一只手提包里。遇到女干部的手提包时，可可拐个弯绕了过去。晚上她们坐在餐馆里，同男人们一道喝劣等烧酒或淡啤酒，趁着酒兴吵吵嚷嚷："同工同酬！"她们与那些男人们以"你"相称，与他们一道咒骂黑市。如果他们想吃黑市货，他们就装成人民监督员。在火车站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从体面的家庭妇女手里没收她们的可可。

这是梅特克从库拉特太太那儿听说的。她对母亲起了疑心。一天晚上，她偷偷跟踪她。她站在工会办事处的花园里，从窗户外面望进去，看见母亲在同男人们一道喝啤酒。库拉特太太的话是对的。

梅特克决定给自已找一个新的父亲，这个父亲晚上将会待

在家里并对母亲严加管束。

梅特克有一位男老师。那位老师脸色苍白。他的太阳穴上有一块伤疤。有时梅特克真想拿食指去抚摸那块疤。

她邀请这个老师到家里来，对母亲说道："我的老师要来。"

"你的老师？你功课不好？"

母亲把旮旮旯旯都打扫干净，穿上她那件蓝色皱襞裙。但愿这老师别待长了！母亲得去参加县里的保卫和平大会。

老师来了。他的头发梳得光滑平整，发出一股香味。"您找我有事？"

"我听说，是您有事找我！"

尴尬的场面。梅特克边看"布雷姆笔下的《动物生活》"① 中的图画边注意地听着。

咖啡和点心。艰难的谈话。梅特克的母亲一个劲儿地抽烟。她心想，她这是逃避参加和平大会。厨房里水龙头在滴水。她一听心就烦了。老师脱下外衣。"您有一把平嘴钳没有？"

梅特克拿来钳子。老师修理滴水龙头。梅特克心里感到骄傲。

老师走了。母亲叱责道："你撒谎。会撒谎也就会偷！"乱弹琴，自作聪明。梅特克额角上一阵愤怒的震颤。"会喝啤酒也就会偷可可。"

十八

女孩子们正在长大成人。她们不再用手提着书包，而是卖弄

---

① 阿尔夫雷德·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动物生活》是他的主要著作。

风情地将书包贴在线条日渐清晰可见的腰上。年轻小伙子们望着她们的背影。罗米理了理鬓发。建筑师的儿子直朝她们这边看。"他看你还是看我呀？"

梅特克不知道。

"你不是那种人，男孩子们不会喜欢你的。"

梅特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好几天心里别别扭扭的。罗米来赔不是："我说话会那样刻薄，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她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是那些数学作业题。她想叫梅特克帮她解那些题。和解，激动得流泪。

星期天，在库拉特家喝着香喷喷的咖啡庆贺和解。从黑市上弄来的掼奶油，甜食以及关于别的世界里时装式样的谈话。

"爹爹，你什么时候给我买美国西部鞋？"

库拉特先生搔了搔他那后备少尉式的头发。"我没有给你带香蕉吃吗？"

"老是香蕉，我都吃腻了。"

建筑师的儿子突然来了。他是怎么来的？怎么拿他当儿子一样对待？罗米有什么事瞒着梅特克？

库拉特先生请那位年轻人吸美国香烟。他们在边上专供吸烟用的小桌旁边坐下。一切都必须有其秩序。

年轻人从鼻孔里喷出烟雾。

妇女们谈论针织毛衣的摩登式样。啊哈，现在梅特克是一位少妇了吗？客观环境造成的嘛。在这儿她可就是一位少妇啦。管它外面是啥世界呢！

幸好，梅特克有两只耳朵，一只聪明的耳朵，一只愚笨的耳朵。那只聪明的耳朵连不该听的话也听见了。搞这种策略，象个贵妇的样子吗？库拉特先生请那位年轻先生在他父亲、那位

建筑师的面前替他说句话。"我们添了家当了，一辆小卧车。"库拉特需要盖一个车库。

那个年轻人装腔作势起来。"合法还是黑市？"

库拉特先生再斟葡萄酒，示意罗米到吸烟桌旁来。"你来帮帮忙作成这笔交易吧！"

梅特克觉得，同罗米的母亲扯些帽子之类的话，制造一种音响效果来掩盖库拉特先生进行这笔黑市交易，这太没意思了。她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便起身走了。

在楼下积满黑尘的消防栓旁边，罗米追上了她。"梅特克，对不起，我刚才让你那么干坐着。"

这一回，脚穿已经磨损了的鞋子的瘦梅特克却不那么轻易就能被哄过来的了。"你竟然亲吻那个公子哥儿。简直叫我恶心。我看见他嚼一块橡皮①来着。"

"现在时行嚼橡皮。"罗米大概又想起她的数学习题来了。她也会替梅特克介绍一个男朋友的。梅特克应该学跳舞，不要那么虔信红色宗教，应该退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合时髦的人没有宗教也行。"

梅特克让罗米在灰溜溜的消防栓旁站着没搭理她。

一个尚未完全长大成人的男子踏上了女学生友谊的舞台。友谊戒指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过了一年。又过了半年，梅特克快高中毕业了。她学习努力，母亲心里感到高兴。

一天下午罗米来了。"你还是我的朋友吗，梅特克？"

---

① 指美国口香糖。

“不是你觉得我虔信红色宗教的味儿太浓了吗？”

“请多加原谅！”罗米完了。建筑师的儿子把她抛弃了。

“你这么迫切需要他？”

梅特克多么幼稚，多么无知！罗米递给她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建筑师儿子的，另一封是给父亲、食品商人库拉特的。罗米会——不管她愿不愿意——跳进一个露天矿的洞穴里，让油污的水劈头把她打沉下去吧。

梅特克笑了。

罗米用手背抹掉眼泪，再也没有一点儿贵妇风度了。“最亲爱的梅特克，你不是那种人，不会遭遇这种事的。你能保守秘密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罗米有了身孕了，可是她不想当被遗弃的母亲。“救救我吧，梅特克！”

梅特克笑不出来了。教室里来个娃娃，长课椅上搁一个婴儿篮，这么一个新生婴儿是要定时进食的呀！但是梅特克该怎样帮助罗米呢？

罗米勾住她的脖子。“噢，我唯一的朋友！”

梅特克被感动了。

她们逃学。她们到柏林去。梅特克胆战心惊作这次未经许可的旅行。罗米不再是她的朋友了，可是她是一个人。人們有责任防止一个人在困境中图轻生。在这种情况下，连违法的事也许都可以试一试的。

一次忧心忡忡的旅行。怀疑和顾虑。她们几乎一言不发，在手里揉弄着小手绢。罗米认识一个医生，一个在自由世界自由行医的医生，那个医生会将既成事实一笔勾销的。从店铺钱箱里偷来的钞票在罗米的手提包里簌簌作响。

在柏林火车站站台出口处，食品商人库拉特在等候女孩子们。咦！

罗米，这个机灵的姑娘，将那封致父亲的告别信塞在床头柜上那只闹钟下面了，她把那只闹钟拨到使她的爸爸能及时赶上姑娘们去柏林的那趟火车。罗米竟这样聪明！那封信里写道："……那是你的过错，爸爸；是你要那车库的嘛……"

在柏林遇见女儿和她的朋友，库拉特先生感到高兴。"真是巧合！"他正好出门办事。他碰见谁啦？两个逃学的女学生，两个潜逃者！多妙呀，多巧呀！

库拉特先生觉得，不妨可以以父亲的身份陪着女孩子们看看这个大世界。亏得这次偶然相遇，库拉特先生可以当个出色的父亲啦！

他们在柏林逗留了两天。学校里的事好办，嗯？他们在选帝侯大街闲步①，他们在动物园里看自由世界的骆驼。他们逛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市场。不错嘛，不可小看，但是香蕉在哪儿，南方橙子的芳香在哪儿？

他们站在小商人的鸡雏陈列柜前。罗米捂住了耳朵。"这叽叽喳喳的声音我听了烦死了！"

梅特克希望仔细瞧瞧那些鸡雏，给它们喂喂食，给它们饮饮水。

"我觉得这相当无聊，简直是愚蠢。"罗米说道；她脸皮厚，胆子大，精神十足，才不想投水自尽呢。

晚上他们走进游乐场。名副其实的游乐场可惜只有东区②

① 西柏林主要的商业大街。

② 即东柏林。

才有。“俄国人那边干这种事才拿手呢！”库拉特先生做出一副忠诚于政府的样子解释道。“真的就是真的。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嘛！”

看完游乐场的节目后，他们坐在造船工人大街旁边的小酒店里喝香槟酒吃蜗牛。罗米想同父亲跳舞。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跳舞并且被人当作是他的情妇，那才时髦呢。

“你看得出来的，我的孩子，这儿不是舞厅！”库拉特先生斟香槟酒。先给自己斟，然后给女孩子们斟。罗米生气了。“我算看出来啦，你不是伴女人的人！”库拉特先生没有理会罗米那个蹙起的猪仔鼻子。他与梅特克碰杯。有心要边饮酒边立下一个誓言。最好别让任何人知道梅特克为什么陪罗米到柏林来的：库拉特先生能指望梅特克会守口如瓶吗？

怒气冲冲的罗米不肯善罢甘休。“爸爸，跟你直说吧，我才不跟你跳舞呢。你的领结不是美国西部式的。”

森夫滕贝格的食品店老板库拉特没有功夫去搭理他那娇生惯养的女儿的废话。他必须与态度严肃的梅特克周旋，促使她改变看法。梅特克听说过自己想象出来的、神经质的怀孕没有？没有，梅特克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可是罗米却蹒跚着朝父亲走了过来。“我有神经……我神经质？”她尖声大叫，一边还乱扯自己的头发。

侍者急忙跑过来。“这位女士不舒服吗？”

罗米冲着那侍者的脸喊道：“这同你有什么相干，当差的？”

那侍者把经理请了过来。事态的发展跟一部低级趣味的电影一样。邻近的桌旁响起了阵阵窃窃私语声。

梅特克一把抓过大衣，快步走了出去。她赶上了末班火车，回家去了。

十　九

食品店老板库拉特和他的女儿没有回到这座矿工城市里来。

看那情景，仿佛梅特克去了一趟柏林变得畏畏缩缩的了；瞧她那羞羞怯怯的模样。她哭得眼睛都变小了。母亲铁面无情，宛如末日审判时的天使。她憎恨一切扰乱生活的因素。梅特克必须离开学校。她应该知道她适合干什么事，应该进入人生的学校，到褐煤厂去做工。母亲想让她待在自己的身边。

“不！”梅特克倔头倔脑地说。母亲不信任她，她受不了。

“那么，你知道你想干什么吗？”

梅特克知道。她想下农村，想和动物，和母鸡打交道。

母亲微微一笑。“罗曼蒂克，纯粹是罗曼蒂克！”五年以后就可以人工制造蛋白。到那时候母鸡就进博物馆啦。

梅特克由衷喜爱的那位老师和青年联盟书记同母亲谈话。“青年人有权罗曼蒂克。”老师说。

“农村需要青年干部！”青年联盟书记说。

母亲让步了。

梅特克学养家禽。头一年里不免令人感到心酸失望：那些雏鸡才八天，身体软和极了，全身呈现蒲公英般的黄色。第二周，它们身上便须须楂楂的了，不黄不白，不软不硬，不大不小，不过它们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在长大。它们不仅吃掉了饲料，而且也耗掉了梅特克的体力：女学徒梅特克必须将许多桶软性饲料和谷粒饲料扛到养鸡场。这个几乎快高中毕业并能直接升入大学的姑娘必须用小车把许许多多经过消化的饲料作为粪肥

倒入肥料坑里，可是尽管竭尽全力精心喂养，雏鸡还是不断死亡。今天一只，明天又一只。“没有生命力。”师傅说，可是梅特克觉得这是自己的过失。她眼看着生命力旺盛的公鸡怎样在那些死了的小母鸡身上来回踩踏，到处寻食。她真不忍心看下去。

后来终于有一天，一只小母鸡下了第一个鸡蛋。对梅特克来说，这是胜利的一天。

冬季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农民的母鸡只在春天和夏天下蛋。梅特克的小母鸡冬天也应该下蛋。冬季下蛋，鸡场就能获利。一个家禽饲养员真是什么都得知道，什么都得学习！

女学徒把谷粒耙进鸡舍草垫里，让母鸡们扒扒食暖和暖和身子。鸡舍里挂着萝卜块，让母鸡们跳起来啄。女学徒用灯光照明延长母鸡的白昼时间。结果，冬天下了春意融融的鲜鸡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梅特克耍魔术似的给母鸡变出了一个鸡舍里的春天。真是事在人为！

春天带来了创造新的奇迹的希望：梅特克学习使用一台能孵一千只小鸡的仪器。早春天气，女学徒在一间小房间里变出了一个母鸡的夏天。那首动听的夏之歌不适用了，那首歌中唱道：“孵雏母鸡领着雏鸡出去。”现在的孵雏母鸡是一只木柜，它不扒，不咯咯叫，也不逗引公鸡。蒲公英般黄色的来亨雏鸡从出生的头一天起便知道它们应该作些什么事：它们大吃，它们猛长。

梅特克感到了不可思议，早先她怎么竟然会坐在学校的长课椅上消极地等待生活的呢。她打开孵雏母鸡木柜的一个格子。那里，蛋黄色的生命已经从白色的蛋壳脱颖而出，正用大头针头大小的眼睛瞅着她呢。“唧唧！”谁望着死了的生命，谁便会觉得世界变成了停尸室。谁望着活生生的生命，谁便会觉得世界变成了春天。

学徒时期过去了。梅特克抽不出时间进城去看望母亲。她通过考试成了女帮工；可是这就是可以学到手的全部知识了吗？人和哺乳动物之间不是还有一整个禽鸟世界吗？鸭子，鹅，鸽子，供观赏的家禽。梅特克也想看看这个世界。

她读到了农民报上“丰茂田野”的那则招聘广告。她能知道那则广告里寄托着蜜蜂脑袋的什么梦想吗？

二十

窄轨铁路火车颤动着。西格尔老师没法继续看书了。他合上书本。那是一本关于世界七大奇迹的科普读物。

西格尔老师永远是个学生。看他的外貌也是如此：脸上长着粉刺，好象始终还处在青春期。他在书页间放上一只裤筒夹子作为记号，把那本书塞进他那只人造革公文包里，伸手到上衣口袋里摸那把小钥匙。他必须用钥匙将公文包锁上，因为那弹簧锁扣不住。那时的产品就是这样。

西格尔找到了那把钥匙，将书锁进包里，擦擦眼镜，戴上它，开始搞起环境研究来了。西格尔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凡是一生中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分秒必争，由近及远的。

西格尔眼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这个姑娘就坐在他对面。他平素一见姑娘就拘束，可是现在他既然已经开始作环境研究，那么对于这个正在变聪明的人来说，再没有比无原则更糟的了。

西格尔尽量用客观的、科学的眼光来观察那个姑娘，就象观察一个动物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年幼动物属，单蹄动物科。所有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都是由研究熟悉的事物转而研究不熟悉的事物的。

西格尔努力这样来记住这个姑娘的外貌，就仿佛他要在教员会议上对此作出报告似的：诸位同事先生不妨可以这样想象：

一、灰色的头发，略带红色，一来一回，闪闪发光，编成辫子，大约五十厘米长，垂挂在右侧胸前。象条拉链；锁住了一个娴静的人。

二、眼睛。西格尔长时间搜索着适当的比喻。也许象三月的天空那样蔚蓝。

三、额角和鼻根略有雀斑。

西格尔试图数清她的额头上每平方厘米有多少个雀斑。他的旅伴局促不安了起来。她在一面小镜子里照了照。难道在旅途中她的脸上粘着煤屑了吗？没有，她觉得西格尔的眼镜片的闪光太讨厌了，于是她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脸上长着粉刺的人。

西格尔把身子藏到那件从行李架上挂下来的粗呢防水大衣后面。他透过大衣上的一个钮扣孔进行环境研究，他由已知之物研究到未知之物。

列车员走进来。西格尔霍地站起，打开公文包寻找车票。他找不着车票，想起了搜寻体系的三率法，依次掏裤子、背心、上衣和大衣的口袋，还掏了一回那只公文包，而且一层层地翻寻了一遍。

列车员懒洋洋地摘下帽子，用袖管擦擦漆皮鸭舌，望着窗外。

梅特克对西格尔老师遍寻不着车票不由得产生了同情。她帮着一块儿寻找。行李架上放着西格尔的帽子。车票从帽耳盖的边上露了出来。梅特克将那顶帽子递给正在寻找车票的西格尔。

老师舒了一口气。"真是无奇不有！多谢您了！十分感谢！我姓西格尔。没有E的西格尔①。"

① 他的姓是"Sigel"，即没有"e"的"Siegel"（印章）。

梅特克也自我介绍："我姓马杜施，两个T。"①

"估计，您叫玛丽。"

"才不叫玛丽呢。"

"对不起，这是联想：金飞蝗色头发，辫子，童话，金玛丽②。"西格尔结结巴巴地说道。

就这样，布卢梅瑙的这位几乎是新来的教员和"丰茂田野"合作社的这位新来的饲养家禽的女助手作了一次谈话。

合作社办公室的房门呼地被拉开了。会计博伊希勒做出一副十分忙碌的样子，凝视着一只硬板纸文件夹，但是随后他便听见邮递员克拉姆佩气喘吁吁地说："一份电报。急电。十万火急。"

老是这类电报！纯粹是给一个有血液循环障碍疾病的人吃毒药。一个叫梅特克·马杜施的就要抵达奥伯村火车站，到合作社来做事。博伊希勒感到庆幸的是，这不是同化肥有关的电报，要不然的话，他就得立刻派大车去卸货，免得多付滞期费。——梅特克·马杜施？这么一个小女人他可没听说过。也许是文化干事。让她尝尝在那条没有文化修养的森林小路上走路的滋味吧！

一刻钟过后，西格尔老师提着两只箱子从办公室门里挤了进来。他也气喘吁吁的，因为是他用自行车把梅特克的箱子驮来的。西格尔并不比人家快多少。他得在火车站上找他的裤筒夹子。那夹子夹在那本关于世界七大奇迹的旅途读物里，那一章的标题是：无奇不有。

---

① 她的姓是"Mattusch"。这个名字中有两个"T"，故云。

② 童话里的善良女孩

对于博伊希勒会计来说，西格尔老师只不过是个不入流的人物。他到布卢梅瑙来时就已经保了各种险了。“你把什么东西拖来了？我的办公室是旅馆吗？”

“嘘！”西格尔说。新来的养鸡姑娘可能就在过道里。“优美的女性！古典美！”

博伊希勒会计怀疑西格尔是否有资格评论纯种女人①。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想微笑的表情。他的下巴分成上下两部分。他想到了一份没有到手的保险公司的推销奖金，并将拇指和食指伸进嘴里用唾液湿了湿，又顺着他的衣服上的那个不知什么时候熨成的褶痕一捋。他还正了正那件起着办公室职员身份证作用的缝有领结的假领衬衫。他毕竟是当过中士的嘛。

苦恼人曼佩传播这样的消息：一个女家禽饲养员，一个梳辫子的姑娘，小跑着进了养鸡场。在传播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可以随处捞上一口酒喝。他需要酒，因为寒流又来了。

傍晚时分，他甚至敢于走到森林边沿丢勒家门口去，在那儿东嗅嗅西闻闻，宛若一只弓起腰的獾。对埃玛·丢勒，那个合作社的核心人物，他丝毫不感兴趣。谢天谢地，埃玛，这个穿裙子的警长不在家。尽管放心好了。

苦恼人曼佩这才发现，延佩声嘶力竭对他说的话竟然是事实：“头头现在在研究养鸭学，对于他说来养牛学太难了。”

蜜蜂脑袋正坐在一堆书后，边读边写。曼佩向他描绘新来的女家禽饲养员：“衣着整洁，有文化，几乎象来过这儿的县文化局的那位女士。”主席没有抬头搭理他。可惜他心不在焉。

---

① 这是纳粹用语，表明会计博伊希勒还有不少纳粹思想。

曼佩添了一句。“那眼睫毛——就跟电影明星的一模一样。”他壮着胆子一直凑到那书堆跟前，看见书堆后面闪耀着浅绿色的光，一瓶半升装的薄荷烧酒。曼佩发动进攻。“那姑娘的眼神就象匕首。愿上帝保佑，别让她伤害了什么人。”

蜜蜂脑袋终于抬起头来。“你有什么事？”

“我在说养鸡姑娘。你动脑筋的时候也喝薄荷酒吗？”

蜜蜂脑袋在曼佩的咖啡杯里斟上烧酒。“走吧，走吧！”他不愿意人家打扰他学习。

合作社社员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梅特克。养猪师傅胡尔达·特兰佩尔打量着梅特克。“你穿的鞋真漂亮，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下起雨来这儿可脏啦。欢迎，欢迎！”

埃玛·丢勒破例采取不予评判的态度。她大概想起了埃玛第二，那个学园艺的女学徒。“热烈欢迎你，同志。要是男人们欺负你，有我呢。”

梅特克脸红了。她还不是党员同志。

“你入党吧，同志，多一个女党员，好取得均势嘛！”

维尔姆·霍尔滕不知该对这个陌生姑娘说什么才好。“欢迎！”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好嘛，您压根儿就没搞过对象呢。我是维尔姆，如果可以的话，谢谢！”

卡尔·克吕格尔，那个党书记，要考一考这个新来的姑娘。“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后面是个什么数？”

梅特克不胜诧异，规规矩矩地说道：“一百万。”

“好，好，这就是远景规划：五千只母鸡，一百万个鸡蛋。顺带说一句，你有一对漂亮的眼睛。可惜，我太老了，华尔兹都跳不象样啦。”

蜜蜂脑袋心里牵挂着别的事。他还没有跟新来的女家禽饲

养员打过照面。他在母牛湖边上勘探，被芦苇茬绊得跌跌撞撞的，一边测量着，把数字记在笔记本上，充分利用着这最后几天冬闲的日子。不久便会有人嚷嚷："春播啦，春播啦！"马伊贝格的干事们担心农民会误了季节，他们将蜂拥而至，拥挤到了他们的自行车车轱辘都互相碰撞的地步。

博伊希勒会计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气喘吁吁的来了。他的肚子颤动着。"老是这种电报！三千只小鸡在火车站上！"

蜜蜂脑袋骑着摩托车嘣嘣嘣地到奥伯村去了。后座上坐着梅特克。自行车道蜿蜒穿过森林。他左拐右拐绕过窟窿，绕过结着一层冰的水潭，绕过石头和树墩。梅特克想找个扶手。她一把抓住蜜蜂脑袋的绿色冬外套。

让她吓得发抖去吧！蜜蜂脑袋心里这样想。布卢梅瑙不是安乐园。

在火车站上没有工夫互相问长问短。蜜蜂脑袋和梅特克得检查一下纸板箱里的小鸡是否都活着。梅特克打开第一只纸板箱。"哎哟，我的老天爷！"

"全都死啦？"

"不，多好看的小鸡！"

"您多大年纪了？"

"快二十了……二十一，二十二……不对，我数错了。"

最后那只纸板箱是奥勒和梅特克一块儿数的。奥勒边数边瞧着提货单。他没抓住小鸡，却一把抓住了梅特克的手。一只活生生的手，温暖而柔和。他怪不好意思的。"嗳，您好。噢，您尽管放心好了。我是蜜蜂脑袋奥勒，就是这么称呼的。"

二十一

梅特克住在尼特纳格尔家里。能相处得好吗？她在尼特纳格尔太太的庇护下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尼特纳格尔夫妇好比有了一个女儿，作为对在那场伟大战争中牺牲的儿子的补偿。他们从梅特克身上找到了安慰。

埃玛·丢勒晾晒衣服。绳子绷得高高的，为的是好让床单别擦着草地摆来摆去染成了绿色。绳子那么高，而埃玛又那么矮！她一跳一蹦的，象一只在过冬鸡舍里跳啄晾挂着的甜菜叶的母鸡。

梅特克不忍心在一旁看着埃玛活受罪。她替她把衣服挂上。埃玛夸梅特克："真是个助人为乐的姑娘。"

维尔姆·霍尔滕正在拧松拖拉机上的一个螺丝钉。那个螺母很紧。霍尔滕几乎可以说是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那只大扳手上了。扳手一下滑脱。维尔姆一头撞在了马达护板上。脑门当即裂开一道口子，血流不止。

霍尔滕到办公室去要一块膏药。梅特克正坐在办公室里抄写良种产蛋鸡名单。她给维尔姆洗净伤口，贴上膏药。"痛不痛？"

"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哪！"

埃贡，布默尔的四岁的儿子，爬过鸡舍篱笆到鸡场来找梅特克阿姨玩。他在带刺铁丝网上撕破了裤子，难过得哭了。妈妈索菲会扯他的头发的。这是真的。对于索菲·布默尔来说，挥舞粪叉子比做针黹更容易。缝缝补补对她来说就象是到长满爬蔓植物的原始森林里作探险。

梅特克补好埃贡的裤子。埃贡送她三个麻雀蛋和一个吻。

对于赫尔曼·魏歇尔特来说，安格蕾特是天使，可是这个天使狂妄自大了，悄悄地溜了。现在来了个梅特克。她几乎是个天使长。她给他熨那套上教堂穿的礼服，在上衣翻领上别上一枚徽章：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托着一颗红星。多漂亮的工具！

造福于为你造福的人！赫尔曼寻找机会，想让梅特克高兴一下。他等待着月光。他要在梅特克的窗下歌唱。

拖拉机轰隆隆驶过田野。它们将大地从冬眠中惊醒；拖拉机的铧犁翻开越冬田野的地表层，让松土受雨淋、受日照。拖拉机在四挂铧犁的后面，还拉着耙子。耙子捣碎土疙瘩，耙平撒上了种子的田垄。

春耕耗去了合作社主席蜜蜂脑袋的全部精力。他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只有当他看见孩子的时候，才会有一种饥饿似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

他让克莱因·德特勒夫·廷佩坐在他那辆摩托车的油箱上。他们向着一个世界驶去。这个世界就是村外边草地上燕子溪的一个小河湾。

蜜蜂脑袋给克莱因·德特勒夫逮刺鱼。他还想给他逮一条水蜥，然而他太心急了，怎么也逮不着。主席事情太多嘛。那条花花搭搭的小水蜥似乎在嘲笑他。它都笑弯了尾鳍啦。

蜜蜂脑袋用他那只零碎皮块拼缝起来的帽子汲水。刺鱼在这只养鱼缸里尽情地游。克莱因·德特勒夫感到了春天的欢乐。

这春天的欢乐并不持久。那些刺鱼得倒进廷佩家厨房里的一只盛果酱的玻璃容器里。蜜蜂脑袋需要他那顶帽子。不戴帽子他就没有男子气了。廷佩，这个早起的人，在午睡。埃尔娜，那位温存的母亲，正在倒刺鱼。廷佩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象亚当一

样赤裸裸一丝不挂。"床腾出来了，你们要睡的话可以去睡一会儿。"

埃尔娜·廷佩一惊，刺鱼跌落到地上。刺鱼们在厨房砖地上挣扎翻滚着！克莱因·德特勒夫哭了，蜜蜂脑袋安慰他。他不想跟嫉妒的廷佩争吵。这不涉及经济方面的事嘛。

过了一会儿，蜜蜂脑袋看见梅特克坐在鸡舍草垫上哭泣。她身旁放着五只死小鸡，羸弱的雏鸡跑到了它们那些更具有生活能力的同伴的爪子下被踩死了。

蜜蜂脑袋设法安慰她。"五只小鸡——一千只里有五只，百分之零点五——这是正常的。别掉眼泪影响了生产！"

梅特克哭得比先前更伤心了。蜜蜂脑袋束手无策，把尼特纳格尔大娘请来，让她继续劝劝她去。对发育尚未完全的孩子蜜蜂脑袋实在没有办法。这个辫子姑娘也许正在青春发育期。

梅特克大概不止是为那几只小鸡而哭：主席的那些野鸭子无影无踪了。蜜蜂脑袋郑重其事地将它们交给了梅特克。他几乎可以说是满怀深情地将它们委托给她照料的。"这不是一百双腿，两百个翅膀和几袋羽毛的事。这是一个实验室，是一次试验，看看有没有大发展的可能。"蜜蜂脑袋曾将那首鸭子歌用口哨吹给梅特克听。她认为让他吹三遍以上自己还学不会就不合适了。因为听吹歌子而耽误了忙碌的主席的工作，她心里过意不去。

梅特克站在鸭子实验室里。早晨她打开鸭舍。鸭子们嘎嘎起飞。它们绕厩舍飞了一圈，飞到母牛湖去了。每逢晚上它们在天空出现时，梅特克便撅起嘴唇吹起口哨来。

鸭子们并不理会梅特克的口哨。它们回来栖息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一晚比一晚靠不住；在一个满月的晚上，它们只是绕

着鸭舍飞了一圈便又飞走了。

梅特克奔到湖边，在那儿不停地吹了又吹。晚风徐徐。割去了芦苇的湖面没有波浪。月光映照在水中。真是诗情画意，可是梅特克无心欣赏。她屏住呼吸。远处一个小湖汊里，鸭子们在嘎嘎叫。梅特克向那儿奔去。野鸭子从湖汊里飞了起来。鸺鹠在抱怨，梅特克在啜泣。一个奇特的早春之夜！

第二天晚上也净是令人扫兴的事。鸭子们来了，在当院那棵栗树上空嘎嘎直叫唤，取笑了一番梅特克的女学生式的口哨声便飞走了。整个实验室消失在森林的后面。

梅特克找尼特纳格尔大娘诉委屈。"别难过！那不是人嘛；那是动物嘛，我的孩子！"尼特纳格尔大娘帮着找鸭子。第二天晚上，亚当·尼特纳格尔也一块儿帮着找。那些鸭子，那些飞禽，连一个前村长也不放在眼里。那个渐亏的月亮象给人啃过了似的，悬挂在三个徒劳无益的寻找鸭子的人的头顶上。

"怎么办？得把这件事告诉蜜蜂脑袋奥勒！"亚当·尼特纳格尔自告奋勇，愿去进行外交上的预备性谈判。

不！梅特克情愿自己去找主席，牢牢盯住他的眼睛对他说："是这么回事……"

春耕工作进展顺利。蜜蜂脑袋稍稍舒了口气，当下便觉得自己象是一艘减掉了压舱物的船。他的鼻子升高了。他的鸭子怎么样啦？它们已经下蛋了，孵小鸭了吗？

晚上他信步来到鸭场，敲敲鸭舍的顶棚。没有嘎嘎的叫声。他慢悠悠走进漆黑的湖汊。净是些陈旧的鸭粪！

蜜蜂脑袋怒气冲冲急忙走进那间农舍小房间，喝了三杯薄荷烧酒。酒并没有使他的情绪变兴奋。他嘴里咕咕哝哝地躺到

床上，不能入睡：那个新来的养鸡姑娘原来是个喜欢蹦蹦跳跳的人，一个善良天真的女孩子，到处讨人喜欢，他却不喜欢。他写那则广告是想招聘一个严肃又稳重的人，一个有见识、有生活经验的人。晚上要我给你送一杯茶来吗，主席同志？这么一个人！

一天早晨，灰蒙蒙的天色，眼看就要下雨了。梅特克寻找蜜蜂脑袋。蜜蜂脑袋不需要听辫子姑娘哭哭啼啼承认过失啦。

梅特克到猪场去找蜜蜂脑袋。蜜蜂脑袋悄悄从后门溜走。梅特克到办公室去找蜜蜂脑袋。他又溜进那间所谓的文艺室，到那儿检查收音机的地线去了，可是在牛厩里蜜蜂脑袋躲不及了。梅特克脸色苍白，鼓足了勇气。蜜蜂脑袋不让她张口说话。"知道啦，知道啦，鸭子跑了。我们要你干什么的？别在这儿号啕大哭！"

梅特克扭头就跑。她在同她的眼泪赛跑。

二十二

光阴荏苒，转眼间小鸡已经在春天的阳光下展开翅膀，伸出双腿，茁壮成长了。小公鸡的头上，小鸡冠已经在发出玫瑰花瓣边缘似的微光。"小鸡长得多好！"这赞词梅特克是从尼特纳格尔奶奶和尼特纳格尔爷爷的嘴里听说的，她从养猪大娘胡尔达·特兰佩尔，甚至还从平素一味自吹自擂的廷佩的嘴里听到这一赞词。从蜜蜂脑袋的嘴里梅特克听不到一句使人感到愉快的话。主席巡视饲养室，那神态俨然是个愤怒之神。他把这个名叫什么梅特克的辫子姑娘看成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把公鸡和母鸡分开。正是时候了！"蜜蜂脑袋用他那顶皮帽擦一块窗玻璃。

梅特克会把她那条辫子剪掉送人的，假若她这样做能掩盖住她说话时声音又在颤抖这个事实的话。

下午她擦饲养室的窗玻璃。她自己掏钱在商店里买了一块抹布，把窗户擦得锃亮。饲养室象仙女宫殿一样闪闪发光。阳光映照在窗玻璃上，好不得意。蜜蜂脑袋不来了。

梅特克把公鸡和母鸡分开，扬起了新的尘土，于是又擦起玻璃来。那块抹布磨破了，因为她也擦那些自动喂料器。一切都亮堂堂的，只有梅特克的心里不亮堂。要将这种痛苦公开吗？梅特克宁愿离开这儿。头几天里那种来自各方面的深情厚意如今到哪儿去了呢？头一个星期天同西格尔老师以及他的世界奇迹一起度过的那种时光又哪儿去了呢？主席对她倒也没有恶狠狠地象只恶狗似的。但是现在梅特克对他来说大概还不如一只鸭子吧。

星期天。蜜蜂脑袋一早就来到了母牛湖畔。水波粼粼。真是触景生情，好不烦恼煞人。蜜蜂脑袋在寻找他的鸭子。

湖边光秃秃的。新生的嫩芦苇矮小羸弱。没有水鸡，没有秧鸡，哪儿都没有鹬鹕，至于鸭子则连一根羽毛的影儿也看不见。

蜜蜂脑袋，这位不知疲倦的"丰茂田野"合作社主席，已经让人将这一派湖光美景加工成苇席并且卖掉了。那些鸭子是他自己赶走的。他朝四下里望了望：有人看出他心里的疑惑来了吗？他搔搔那颗栗色脑袋。"咳，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喃喃说道。

晚上合作社的人集合开会。全体大会。为二十五个社员找出合适的日子和恰当的时辰，不容易哪。在农业这一行，牲畜和

天气是有表决权的。结果猪大娘特兰佩尔还是来不了。连国家机器的弗丽达·西姆森都牺牲了她的宝贵的星期日休息时间来参加大会，她反倒不来，这可以理解吗？"男女同事们，这是无视社员大会。主席你说呢？"弗丽达说。

"你到猪圈去顶替特兰佩尔大娘吧！有一头母猪正在下猪崽呢。"

弗丽达气得浑身发抖。埃玛·丢勒吃吃地笑。难道蜜蜂脑袋非得用这样的方式嘲笑西姆森不可吗？难道他不能姿态高一点，听一次人家的批评吗？

头一项议程听起来十分神秘："丰茂田野"的地下资源。

蜜蜂脑袋披露一桩秘密：父亲保罗·汉森的遗嘱；蜜蜂脑袋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储备。到这时为止，对于已经开了头的这件好事的进展，他心里还有一点怀疑；但是现在他把这笔财富端到大伙儿面前来了，你们拿吧！

在蜜蜂脑袋继承来的母牛湖边上那块草地的下面，有含石灰的泥灰层①。泥灰层厚得用最长的赤杨枝条都没法量。

社员们并没有拥抱蜜蜂脑袋。不错，好东西——泥灰层。那是金子吗？那是银矿或者铀矿吗？泥灰层，灰色的石灰浆糊，这也算是地下资源？廷佩歪着鼻子，露出讥讽的神色。

可是你们别歪鼻子，你们张嘴说话吧，应该将泥灰开采出来，将它们撒到带酸性的草地上，撒在生了一层锈的酸模花中间。草地将变得加倍的丰茂。就可以相应的多养牛。这个想法多好，真是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不花多少钱就可以实现的。你们谈谈吧，说说你们的意见！

---

① 可以作肥料用于酸性土壤。

合作社社员先得从这次泥灰开采问题的突然袭击下恢复神志。泰奥·廷佩和弗丽达·西姆森互相递眼色，这不算发表什么意见。

卡尔·克吕格尔利用这个间隙补充说道：不单单“丰茂田野”，甚至有五、六个友邻合作社都可以从这大量的泥灰中获得利益。不必花铁路运输费用，也不必再等石灰配给了。简单得出奇的解决办法，立竿见影。

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开了：靠上帝的庇佑，蜜蜂脑袋样样事情都办得很出色；连泥灰这种事情，天主也将守护在他的身边。这是赫尔曼·魏歇尔特的意见。

蜜蜂脑袋领导有方。谁也不记得，他的计划曾经损害过合作社的利益。“谁不说真心话，夜里就不配让月光照进他的花园里。”这是弗兰茨·布默尔的意见。

“说得很对！”霍尔滕，蜜蜂脑袋的副手断言说。“主要的是，合作社正在欣欣向荣！”

埃玛·丢勒，这个蜜蜂脑袋的事业起飞的小参谋，提醒大伙儿注意，开采泥灰层没有机器是不行的。

“那当然罗！”

廷佩的鼻子抽搐了起来。是表示异议的时候了。左一个泥灰层，右一个石灰浆糊，什么乌七八糟的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他！等草地吸掉石灰以后才扩大养牛，这是乱弹琴，是胡闹。难道因为某些人懒得从外面弄来足够的饲料因此就要他这个挤奶员去吃乡里的困难补助吗？哼！

“你挣的钱不是够你花的了吗？”卡尔·克吕格尔的这句插话并没有堵住廷佩的嘴。据他所知，负责的上级领导人并不反对那样做。

这种没有原则的话，西姆森觉得很不中听。“让我说吧，同志们，同事们！”廷佩的话说得不对。这是向钱看的思想意识。重要的是牛奶、黄油和牛肉嘛。布卢梅瑙在全县落后一大截了。“得迎头赶上！”

蜜蜂脑袋本来应该忍一忍的却又忍不住了。需要黄油，牛奶，还有牛肉，都不错，然而饲料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办公室里是制造不出什么饲料来的。

卡尔·李卜舍点点头，约瑟夫·巴塔施点点头，索菲·布默尔点点头；所有不相信奇迹的人都认为蜜蜂脑袋的话是对的。

西姆森在一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蜜蜂脑袋见了火冒三丈。“你在那儿乱写些什么？”

“我记下那些对国家机器缺乏信任的话！”

“我们信任我们自己！你把这句话也写上吧！”

这场争论没有结束，它象一个看不见的炸药包，留在那块灰白色桌布上了。

二十三

现在要对是否欢迎梅特克当“丰茂田野”的新社员进行表决了。梅特克叙说她的简短履历：出生，长大并上小学——没有任何困难。后来她上中学并提前离开了学校。特殊情况。她学饲养家禽。现在她到这儿来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简单明了！这就是全部履历。

大伙儿不住地点头。没有人询问在中学里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这儿是“丰茂田野”合作社，就是一所情况特殊的中学嘛。谁有鼓励的话尽管说吧！

埃玛·丢勒迫不及待地说：一个乐于帮助人的姑娘，可以这么说。那一百只象麻雀一样到处乱飞的鸭子就去他的吧。蜜蜂脑袋不应该气冲冲的。他干吗非得去训练那群飞禽听他吹口哨、吹一首陌生的歌子呢，嗨？"你马上把手伸给梅特克，跟她和解！"

蜜蜂脑袋微微一笑。"有别的意见吗？"

好吧，那就请蜜蜂脑袋听听吧！这是卡尔·克吕格尔对这位年轻女同事的赞词。梅特克是一位及时履行了应尽义务的父亲①的女儿。"我希望这个情况我们是会予以考虑的！"梅特克不仅跟某些人一样，一心扑在本职工作上，跟那些人嘛，克吕格尔有空还想跟他们好好扯一扯呢。而且她胸中有全局，有实干精神，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社员！

维尔姆·霍尔滕，索菲和弗兰茨·布歇尔，约瑟夫·巴塔施，甚至还有泰奥·廷佩，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梅特克。一首赞词交响曲！养鸡大娘尼特纳格尔啧啧称赞道，梅特克生性爽朗愉快。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温暖亲切的情意。"这是间接生产力。"亚当·尼特纳格尔补充说，他这句话总不会又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吧。

瓷砖面火炉后面，苦恼人曼佩朝文娱室弥漫着的烟雾里举起他那个发灰的食指。"这位辫子姑娘不是让蜜蜂脑袋的懂音乐的鸭子们飞跑了吗？好几百公斤冬饲料全报销啦！"

"你在那冷瓷砖面火炉后面继续睡你的觉吧！"埃玛·丢勒嚷嚷道。

苦恼人曼佩不知所措地掏出小酒瓶来喝了一口。刚才可是个向主席表示同情的好机会哩。

---

① 指梅特克的父亲因有反纳粹言行曾被纳粹处死。

此外就没有别人替蜜蜂脑袋说话了吗？有的！弗丽达·西姆森。她是试图同蜜蜂脑袋和解呢，还是梅特克的青春活力引起她生物学上的反感呢？“对不起，同志们，同事们！”丢掉一百只鸭子，损失掉好几百公斤饲料，这不是闹着玩儿的，对此我们不能熟视无睹。难道我们不再要求一个新社员具有一定的觉悟和责任心了吗？

梅特克举手要求发言。她的脸颊通红通红的。她吹掉额上的一绺头发。“我有错误，亲爱的青年之友们①！”

哄堂大笑。梅特克举起手在脸上来回揩拭着。她用目光寻求援助。她也瞥了蜜蜂脑袋一眼。

梅特克听到了许多颂扬自己的好话。她害羞了。她不是一块没有瑕疵的白璧。那块璧上有一个很大的斑点呢。她疏忽大意，损害了“丰茂田野”的利益。她该哭吗？哭她已经哭过了。她理解主席想利用湖泊的这番用心。干吗非得用野鸭子做试验呢？梅特克请求给她机会，让她饲养家鸭子，可能的话，就养两千只，甚至超过两千只。“我请求大家给我个考验的机会！”

蜜蜂脑袋会不接受西姆森的这个好心好意的和解建议吗？不，这个栗色脑瓜不打算那样做。“那些会飞的鸭子是让我自己给轰走的！”他夺去了鸭子们在湖上孵卵的隐蔽处所。卖掉芦苇席，对合作社的钱箱是合适了，对鸭子们却不合适了。两项副业尝试的利益交叉重叠。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自作聪明算起损失帐来嘛。那些鸭子是蜜蜂脑袋自己掏钱买的。那饲料是用的他自己的口粮。干吗不可以呢？他没有妻室家小，他可以这样干。为养鸡姑娘的建议打开大门：进三千只填鸭，进五千只蜜蜂脑袋也

---

① 这是梅特克因为紧张误用了青年联盟内的称呼语。

没有意见！欢迎新来的合作社女社员！这时，梅特克目光中露出感激的神色。蜜蜂脑袋微微一阵颤抖。他不是因为房间里冷才发抖。

二十四

果树的枝杈上鲜花朵朵盛开。草地边缘上的灌木丛里蔷薇花怒放，宛如絮絮白云由天而降。燕子溪畔的残株赤杨嫩芽萌发，欣欣向荣。旧的牧场栅栏木桩和石头上苔藓斑驳。五月天。

赫尔曼·魏歇尔特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夜晚和宜人的月色，他可以去向梅特克致谢了，感谢她为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他唱起了歌，嗓门尖得象个老太婆，情感诚笃得象个老年智者。他的防毒面具式眼镜闪着光。虔诚的赫尔曼站在苍白的五月的月光下，宛如一个宇航员。

梅特克跟世界上所有心地纯洁的孩子一样正在酣睡。可是赫尔曼的歌声却把另一个人惊醒了。当唱到那首教会歌曲中：“……好啊，新郎来啦。起来，拿着灯……”的时候，有人从后面一把抓住这个歌手。是蜜蜂脑袋在摇晃他。

“你也觉得五月里日子难熬吗，圣徒？”

赫尔曼啐了三口唾沫，揭开了一场虔诚的争论的序幕，在教规上并不禁止欢庆五月。教会把春天同五月一起当作圣灵降临节来庆祝的。

蜜蜂脑袋不以为然。耶稣没见过桦树，头上也没搽过桦树润发水。

“这是你这么说罢了，小奥勒，但是上帝不管这些，因为对他来说，人就是人，树就是树。”

蜜蜂脑袋边辩论边把赫尔曼从梅特克的窗下引到了大街上。

是什么事使得蜜蜂脑袋在这春意融融的夜晚离开丢勒家的小屋，放下攻读的书本，到村里来的呢？纯属偶然。方才他在母牛湖边上，看了看那儿新建的鸭场，在湖边坐了一会儿。这种事，说实在的，真有点不可思议。

每天早晨维尔姆·霍尔滕都开着拖拉机到牛奶装卸平台前。他把盛满牛奶的奶罐一扔便扔到了拖车上，仿佛那都是些禾把，还不到一磅重似的。

真幸运，梅特克每天早晨从这里经过，霍尔滕每回都要贫嘴同她纠缠一番。"不行，你别一天天的总打这儿经过啦！"他说道。

梅特克站住了。"你讨厌我？"

"为了好让你替我包扎，我可能会故意把拇指或脚趾夹伤的。"

梅特克露出一丝微笑，维尔姆则站在那儿，伸出胳臂两手各擎一个盛满牛奶的奶罐，活象一个正在哀声叹气的赫格立斯①。"我想知道，为什么偏偏西格尔老师摘到了棕榈叶②。"

梅特克扶了扶辫子，她此刻自负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与她同龄的少女。"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棕榈叶不棕榈叶的。"

霍尔滕深深叹了口气。"我长着满嘴的马牙，永远不敢存这样的妄念。"

"人都是有这样那样毛病的。"

---

① 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

② 意为夺得头魁。此暗示得到了爱情。

“可是我的情况更糟糕！”

这简直叫人无法理解！梅特克该走了。从鸡场方向传来公鸡们的合唱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

五月在西格尔老师胸中激起的是另一种情感：他的研究欲在增长。秋天，他当着孩子们的面将白草根埋在学校的花圃里。现在五月间，他挖出那些白草根。瞧这儿，虫蛀的草根增多了。出现了整个整个的根窝。它们吃掉土豆、萝卜或其它菜蔬的养料。“既有意思又有教育意义！”

孩子们一听都急了。“把那些恶魔挖出来！”西格尔老师把孩子们带到合作社的萝卜地里。他分发锄头，让男孩子和女孩子们都去寻找虫蛀的白草根。孩子们很激动。“不给寄生虫饭吃！”不多一会儿，萝卜垄间就堆放着一小堆一小堆的虫蛀草根了。该怎样处死它们呢？

“统统扔到马厩里去！让它们给踩个稀巴烂！”男孩们说。

不，那样是消灭不掉白草根的。它们会同马粪一起重新回到地里。砰的一声，它们给倒在地里，又繁殖起来。“很有意思，很有教育意义！”

大伙决定把虫蛀过的草根晒干、烧掉。

一天晚上举行春季营火会，少先队员们邀请自由青年联盟的朋友们也来参加。孩子们当中谁没有搜寻过虫蛀草根的，这一回只好趴在床上干着急了。谁叫他当初不找的！少先队员们使劲吹起军号。晒干的虫蛀草根在篝火里蜷缩了起来，路旁菩提树的树叶发出绿得出奇的光，犹如舞台布景里的树叶。

自由青年联盟的朋友们在跳篝火堆，西格尔老师把梅特克

小姐从鸡场里请了出来。他把眼镜一塞进裤兜就跳了起来。不戴眼镜西格尔就少了一半能耐，成不了跳篝火的能手。他往炽热、蜷缩的虫蛀草根里跳，梅特克小姐划动双手，总算没掉进火堆里。西格尔在燃烧着的草根堆里坐了几秒钟，寻找他的眼镜。有意思，有教育意义！谁都没有笑，连最调皮捣蛋的男孩子都没有笑。不，那些大男孩们喊一声“一、二”，一齐把他们的老师从草根的余烬里拉了起来，拍掉他裤子和蓝衬衫①上的火星。维尔姆·霍尔滕加入了拍打者的行列，心里多少有点得意。总而言之，他有把握相信这个人决计夺不到棕榈叶的。

二十五

千真万确，对于西格尔老师，谁都没有什么好指摘的，只有弗丽达·西姆森是例外。对她来说，这位老师是一个社会上的低能儿。在弗丽达看来，他太不起眼了。不过这件事是有背景的，弗丽达和西格尔老师有时进行有学术水平的争论，各不相让。争论时弗丽达乘坐在有三个炮管的坦克里，西格尔老师则是步行。

“人在发展。”弗丽达说。

“但是发展得缓慢。”西格尔老师表示忧虑，因为他刚刚研究过古埃及艺术中的肖像画。

弗丽达开足马力。“人每时每刻都在发展。”

西格尔老师往边上一闪。“如果是指人的口才的话，那末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心和头脑呢，这才是主要的嘛。”

---

① 蓝衬衫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制服。

弗丽达的马达轰鸣。"心是一块肌肉！二头肌！"

"那可是心灵呀！"西格尔教师失声喊道。

弗丽达的坦克向西格尔老师碾过去。"神秘主义，抒情诗，精神变态，改良和反动！"

西格尔老师被压倒，躺在地上假死了片刻，随后他站了起来，扶了扶眼镜，说道，"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排斥心灵这个概念！"

弗丽达把她在党校学习时记满了学习心得的笔记本悉数搬了出来。哪儿也找不到一句话谈到过叫做心灵的人体器官。

现在西格尔老师总该心悦诚服了吧，可是笔记是第二手材料，他不承认。

弗丽达把这位教师拽到党小组会上。应该由党小组来对他的错误观点作出判断。弗丽达已经将西格尔的奇谈怪论记在她的笔记本上了。

"做得对，你们在这儿商量这件事，大伙儿都可以学到点知识嘛！"卡尔·克吕格尔说，接着便讲述了关于虔诚的男人们的故事，那些虔诚的男人从前曾经争论过，在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现代的人争论的自然是经济学方面的事情。先有什么：先有蛋呢还是先有母鸡？聪明人，他们象乌鸦一样为争一块肉骨头扭打成一团，一直扭打到狗把它们连同那块肉骨头一口咬住时方才罢休。经院哲学家们——一批文雅之士！他们心灵来心灵去的讨论不休，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借以表示一种特性的词儿罢了，如今人们把这种特性称为人性。

西格尔老师满怀敬意地向卡尔·克吕格尔致谢。弗丽达只是伸给他一只凉冰冰的手。她不满意，也不信服。

弗丽达呀，弗丽达！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正在腐蚀着她的

生活的乐趣。也许她该去找医生，让医生给她规定一些新的模式了吧？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弗丽达想追求善，但是善好比一个果子，孔眼窄小的筛子它是过不去的。

西格尔老师着手研究别的重大问题：草根把他引进无性繁殖的广阔领域。他遵循他的原则，由已知走向最近的未知，研究空中和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无性繁殖现象。例如他拿那种人们称之为孵化叶的室内栽种的植物进行试验。文坛巨擘歌德不是就曾经研究过这种奇怪的植物的吗？这位老师既研究牛虻的繁殖，也研究腹内绦虫的繁殖，他对一种动物的不规则繁殖惊异不已，这种动物会下蛋并让太阳光孵蛋，随后马上就给正从蛋壳里爬出来的幼雏喂奶。这种动物叫澳大利亚鸭嘴兽。竟然会有这样的动物。

谁看到西格尔恰好在五月、在这繁殖欲增强的时刻到鸡场去找梅特克因而便过早地从中得出结论来，谁就是犯了诽谤罪。西格尔是要梅特克给他看鸡雏在鸡蛋里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

梅特克努力满足这位教师的求知欲，但是西格尔欲壑难填。他甚至每天晚上都到尼特纳格尔家里来找梅特克，让她给他讲解在孵化的末期鸡雏是怎样通过反射运动，借助它的上半片喙上的一根硬角刺，从鸡蛋内部将蛋壳刺一道小缝并使它裂开的。西格尔对大自然的智慧感到惊异。“很有意思，很有教育意义！”

西格尔现在对母鸡的繁殖已经了如指掌。对他来说，世界上少了一个秘密，多了一个奇迹。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多么奇怪，他竟然是在一次旅行途中，在火车车厢里结识了梅特克的！“妙——妙极了！”他叹了口气，寻找他的帽子。他在裤兜里找到了

帽子，戴到头上，脸红了起来，又把帽子摘下。他向梅特克鞠一躬，又戴上了帽子。于是，那顶帽子便皱成一团很不象样子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不，他不是得棕榈叶的人！

梅特克有意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吗？不是的；因为妇女们也一样喜欢她。嗯，那么她究竟想干什么呢，这个辫子姑娘梅特克？她为争取和谐一致而努力，她天生具有这种追求和谐一致的本性，就象有人生来就爱吵架一样。

二十六

梅特克的亲切可爱的态度甚至把蜜蜂脑袋、这个备尝过人生艰苦的耕耘未来的人也给弄糊涂了。社员大会开过以后两天，这位养鸡姑娘便睁着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带着那条闪闪发光的辫子站在他面前，问他要那些堆放在院里草地上受着风雨剥蚀的四壁敞开式牲口棚的材料。说是可以用那堆发霉的木头盖一个鸭棚。

"把那堆破烂货拿走吧！"奥勒说。他对梅特克的那种孩子气的工作热情微微露出了笑容。

奇迹发生了：可供金玛丽梅特克支使的男人比她手上的年轮还多。那些男人把在母牛湖边上盖鸭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看待；而且还都不是老弱病残，而是象卡尔·李卜舍和约瑟夫·巴塔施那样的中年汉子，别忘了还有维尔姆·霍尔滕和他的拖拉机。霍尔滕？此人是对填鸭和经济学感兴趣呢，还是想得到棕榈叶呢？

这几乎使蜜蜂脑袋感到无法忍受，因为这个梅特克，谁知道大家怎么称呼她的呢，她在搞这场儿童游戏时竟把他给撇在一

边了。"丰茂田野"里的燕子们现在竟用这种腔调唧唧叫了吗？

蜜蜂脑袋心里烦躁不安，这种烦躁心情无法借工作来消除。希望在萌动，伤口般疼痛的希望。晚上他离开那间小屋，在外面四处游荡。是的，他缩着脑袋，从他那个窝里钻了出来，从前他可没有觉得那个窝太狭小、太低矮。在最近几年里，他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那些专业书籍后面找到了似乎充实了他生活内容的全部乐趣。可是现在他却象个游手好闲的人，很想到处逛逛。这么说来，他将那位虔诚的歌手赫尔曼从正在安睡的梅特克① 的窗下拉走，并不是偶然的罗？

有一天，下班以后他又动身到母牛湖边上的工地去。他在那儿受到了那些给养鸡姑娘打下手的人们，受到了约瑟夫·巴塔施和卡尔·李卜舍隆重的，几乎是恭恭敬敬的欢迎，可是他们却没有邀请他一块儿干活。这个玛尔塔，也许这是她的正式名字吧，在横梁和木板上轻快地跳来跳去，穿着干活时穿的工作裤，朝蜜蜂脑袋亲切地点点头，便消失在粗糙的棚壁后面了。

而维尔姆·霍尔滕却竭力挑逗蜜蜂脑袋。"你别浪费时间啦！一切进行得再顺利没有了。有我在这儿呢！"

噢，好极了，第一流的！这个红脑袋霍尔滕在这儿干活，好不得意。从前同霍尔滕亲如兄弟的蜜蜂脑袋现在忽然发现，这位挚友不仅长着一张窃贼似的面孔，而且嘴里还有两颗难看的长马牙，那马牙——咧嘴笑起来那才叫好看呢。

不过同志们，你们可别以为蜜蜂脑袋象一棵干牛蒡一甩就能甩掉的！他在另一个晚上又试了试，想帮忙替工地，也许也是替梅特克出点好主意。他未能如愿。有人紧紧抱住他，从背后

① 梅特克是玛尔塔的昵称。

蒙住他的眼睛。“你猜！”蜜蜂脑袋不用多猜。从手的动作和身体的丰满上，他感觉到此人必是胡尔达·特兰佩尔无疑。“你有什么事？”

“我把你逮着了吧，小羚羊？你得给我想个办法。猪圈里竟然起瘟病了。”

特兰佩尔太太把蜜蜂脑袋从母牛湖畔拖进猪圈。蜜蜂脑袋仔细观察那些猪崽、小猪、肥猪们；胡尔达站在他后面，当他从猪圈板墙上俯下身去时，他便感觉到她那春情激荡的胸脯在起伏，可是哪儿也没有看到什么瘟病的迹象。“你把我给骗了！”

粗野无礼的话。又打又拧。

胡尔达叫喊道：“你打得我起了一个紫青块了！要是我丈夫看见了怎么办！”说着胡尔达便解开了自己的衬衫的钮扣。蜜蜂脑袋逃之夭夭。

二十七

蜜蜂脑袋站在尼特纳格尔家的小屋后面的田埂上。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梅特克商量；但是如果西格尔老师急匆匆走进梅特克的小房间并受到亲切、热情的款待，他能进去吗？

蜜蜂脑袋蛮可以舒舒服服往田埂上一坐，听听青蛙的叫声，抽抽烟斗，考虑考虑他第二天要做的工作，甚至可以打一个盹儿养养神，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踱来踱去，踱来踱去，心里暗自庆幸；因为尼特纳格尔大娘挂在梅特克的窗前的窗帘经过多次洗涤缩水缩得厉害，给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象蜜蜂脑袋这样年龄的男子理应安份守己、目不邪视了，但是他却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从窗帘窄缝里向梅特克的房间里窥

望。他这样做合适吗？蜜蜂脑袋觉得自己好象是一把大提琴上的弦，绷得紧紧的！生命开始由这根弦上变出一个旋律来：先是一首思恋奏鸣曲的开头，然后又是一支小步舞曲的头几小节。突然响起了铿锵声。这声音静寂了下来。他的生命正在寻找一首含蓄的华尔兹吗？

一对情侣从旁边走过。蜜蜂脑袋闪进树影里。

“你嫉妒，这叫我感到伤心。”那位姑娘说。

“我有这个毛病，这叫你感到伤心了吗？”那位小伙子问。

“你相信我好了嘛！”姑娘说。

“我太爱你了，我不放心。”小伙子答道。

那一对倩影消失在树影里。四下里又归于寂静，只有五月之夜在喃喃自语。

这种话蜜蜂脑袋听够了。他是过来人啦！安格蕾特·安肯，一个极端傲慢的女人，不就曾经折磨过他、欺骗过他的吗？这使他意志消沉了吗？这危及到他的梦想、他的工作了吗？

这是很大的安慰吧，嗯？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

蜜蜂脑袋躺着久久不能入睡。对他来说，他那间小屋正在变成坚果壳。希望在推动他的思想的水车转动，希望在怒吼，在咆哮，直到他迷迷糊糊进入了睡乡。

第一缕霞光刚刚从窗户里透进来，两只布谷鸟便在灌木丛里鸣叫开了。悦耳动听的布谷鸟叫声在硫磺般黄色的妒火中蜕变为小恶狗的吠叫声。

“噢！”蜜蜂脑袋哼了一声，“现在该结束了！”他起床，穿衣，没有洗脸。他把那顶皮帽子扣在蓬乱的头发上，硬是把妒忌心和虚荣心压下去！有什么好妒忌、好虚荣的？我和奥勒，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蜜蜂脑袋大量服用他给自己开的用来治他的病的药。他抓起一把锄头，整天和大田作业小组的妇女们站在一起刨萝卜，不停地刨呀刨呀，不抬头张望也不左顾右盼，后来妇女们火了。"你歇足了劲，现在倒想给我们树一个新指标啦？"

不，没有这个意思。蜜蜂脑袋觉得浑身发热。他必须出出汗。这总是允许的吧！

蜜蜂脑袋按他的方式安度五月的白天，一到晚上他便觉得，仿佛他对某个扎一条辫子的玛尔塔的记忆渐渐长上了一层薄薄的霉。他疲惫不堪地坐在那间小屋里。"啊呀，算了吧，别异想天开啦……"

有人敲门。一双穿平底鞋的小脚步履轻盈地走了进来，这只能是那个有一条闪闪发亮的辫子，长着一双闪闪发光的迷人的眼睛的人的脚。

温暖的空气。几乎被忘却的芬芳。秋天的鲜花。蜜蜂脑袋蓬头垢面。他一生多坎坷，道路多荆棘！他用双手拭去被蛀虫咬坏的椅子上的灰尘让梅特克坐下。客人如不嫌弃，那就请坐下。也可以尝尝薄荷烧酒，如果这样一位稀客肯用咖啡杯来喝的话。

梅特克坐下，喝薄荷烧酒，闲谈着。毫不腼腆，毫不拘束。月亮底下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小房间里充满了姑娘的魅力，梅特克的目光扫遍每一个旮旯。蓬头垢面的蜜蜂脑袋真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避开梅特克的视线。

是这么回事，梅特克想把小鸭子们放在铁丝网上。铁丝网是稀罕物品，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象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似的。奥勒不能设法给弄点来吗？

蜜蜂脑袋并不比处在他这种情况下的青年男子更聪明些。对了，那个维尔姆·霍尔滕，那个吹笛子、拉小提琴和低音提琴

的人，那么点儿铁丝他还弄不来吗？

“呸！”梅特克说。“维尔姆？才不去求他呢！”接着她还说了句什么棕榈叶之类的话，把蜜蜂脑袋弄得莫明其妙。“如果要请人搞铁丝，那也要请奥勒主席去搞！”

这话倒还入耳，很入耳！“奥勒主席！”可别小看这个头衔，不过，他还来不及品尝自己的幸福，埃玛·丢勒就身穿睡衣，披着解开的发辫，出现在门口并说：“我看哪，还是明天再谈吧。我自己现在得去睡觉了，嗳，梅特克，你也该睡啦！”

二十八

至于泰奥·廷佩，那可不能说他仍然还受着梅特克的魔力的吸引。他正在西姆森面前抱怨梅特克和蜜蜂脑袋。“我们怎么会碰上这么一个辫子小姐的呢！”竟然用鸭屎去溅污一座好端端的现代化四壁敞开式牛棚，让一个勤勤恳恳的挤奶员在众人面前遭毁谤受污蔑！

在众人面前？可没有在弗丽达·西姆森的面前。她早已看出，那个从外地跑来的轻佻姑娘正在向以蜜蜂脑袋为首的男人们频送秋波。“‘丰茂田野’的这些个没有骨气的家伙们！”弗丽达会把他们赶走的。

县委干事维利·克劳斯哈尔原先是拖拉机手。酷暑严寒，风里雨里，他驾驶着他的拖拉机，他浑身上下没一点儿病。可是后来下了一个星期的冰雹，铺天盖地的雹子夹着雨。人和牲畜都躲了起来，而克劳斯哈尔却驾驶着拖拉机，在冬闲田里犁着犁沟。

当他获得先进生产者奖章的时候，他的肾脏已经有了毛病。他在拖拉机手座上搭了个棚。无济于事。他只好去看病，末了竟住进了医院。结果：再也不能开拖拉机了！

克劳斯哈尔不甘心他的不幸。白天他在拖拉机站的车间里干活，晚上他象探索一座热带丛林那样一头扎进专业科技书籍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用小刀披荆斩棘，渐渐进入到了比较光亮的地带。他成了个农学家，而且还是个不坏的农学家哩。不久，他所在的那个合作社的粮食和饲料便获得了好收成。果真有人来看了。人家问道："取得这样的好收成，谁的功劳呀？"

"农学家克劳斯哈尔。"这就是回答。

"好极了！到县委机关当干部去吧！"

克劳斯哈尔不肯去，因为他受风吹日晒脸上气色倒还红润，办公室里的空气会使他感到不舒服的。人家一个劲儿地劝说，把他说服了。"难道奥厄市铋矿里的空气比办公室里的空气更好吗？"

克劳斯哈尔辞别了农民，并请求他的朋友们说："你们一旦发现我头脑里长了石灰质或者屁股上粘上了蜜糖，你们就给我好好敲一敲警钟！"

许多机关里都弥漫着一股图舒适、好独断专行的气氛。维利·克劳斯哈尔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他进行抵制。他是乡下来的新生力量，一丛有刺的灌木，碍手碍脚的，可不好对付了。比如他在家里吃早饭，一旦起得晚了便宁可什么也不吃一直挨到中午。他的心脏还象从前似的按田间作业的节奏工作着，不需要注射咖啡。

克劳斯哈尔渐渐觉察到，县委机关的一个职员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特别是上面交下来的责任。上面就是指雨点般下公

函文牍的那个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现，县委机关的一个职员也拥有权力，尤其是对下面拥有权力。下面就是指不乐意读那些来自上面的公函文牍的那个地方。那责任有时很大，而且味道是苦的；那权力有时很小，那味道却是甜的。

但是也还有别的令维利·克劳斯哈尔大为惊讶的事呢。那一天，他在家里吃过了早饭，肚子一点儿也不饿，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鲱鱼进了机关。它们是在 DIN-A-4 办公用纸的掩蔽下，藏在牛皮公文包里，偷偷潜入到办公室里来的。

“哎呀！”维利·克劳斯哈尔在当拖拉机手的时候，即使在为以公顷为单位的指标而奋战时，他一见鲱鱼也会停下来休息的。

现在这些薄薄的小鱼，配上一片黄油面包，一点石芹[①] 和一杯咖啡，送到了他的面前。克劳斯哈尔终于发现了他的女秘书在靠窗的那个盆里种植石芹的原因；这无论如何跟发展农业毫不相干。

鲱鱼、黄油面包、石芹和咖啡被端到了克劳斯哈尔面前的写字台上，这举动如此果断，如此理所当然，就象是庆祝国际官僚主义者日似的。几乎与此同时，女秘书从里面闩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是她同她的前任上司达成的默契。外面挂着一块牌子：正在开会——请勿打扰！维利·克劳斯哈尔起先对此一窍不通。这句替他辩白的话是非说不可的。此外还得请同志们不要把这儿描述的情况看作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况，因为，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县委机关的干部们应该走出办公室”吗？这是对的，不过，不又是从上面提供了充分的胶水把干部们粘在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

① 一种调味植物。

了吗？没有办公室，没有公函文牍和电话，签送给专区政府的报告怎能可靠并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呢？假如克劳斯哈尔作为走出办公室的人在外面四处奔走，视察工作，那末，当专区政府派视察员来视察工作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定那位专区视察员为人厚道，会去寻找克劳斯哈尔，会费神跑遍全县去寻找，并发现了消灭马铃薯甲虫工作中的缺点，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小维利就会受到批评，他只得一心投入扑灭马铃薯甲虫的战斗，再没有别的精力，只好把四壁徽开式牲口棚宣传运动和发展养牛业计划撂在一边了。

是的，这是一个以拖拉机手的身份坐在耕地上的人所理解不了的难处。一个抓农业的干事样样事情都得考虑到，这些事情是门外汉和我们的学究们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现在该向克劳斯哈尔敲警钟了，这是他走马上任时向他的朋友们提出的要求。）

除此以外，维利·克劳斯哈尔最近几年里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他履行他的公务，没有引起不满，作风正派，生活俭朴，星期天骑摩托车。摩托车有一个后座，可供他的妻子坐，但是还没有可供他的孩子们坐的挂斗。

等一等，克劳斯哈尔并不总是十分循规蹈矩的。有一个小污点，一个铅笔点那么大小的污点。

那是在一次农村村长会议结束之后。颁布了一条关于农业的新路线。事过之后，大家兴高采烈，因为那条路线是那样的清楚明了：现代农民应用四方形网点种植法种马铃薯！大伙儿都喝酒，嘿，鬼知道，连维利·克劳斯哈尔也破例喝了几口，喝得并不太多，可也不算太少。

对弗丽达·西姆森来说，这是轻快的一天，又是危险的一

天。维利·克劳斯哈尔和弗丽达·西姆森不期而遇，互相碰杯。弗丽达憋了几个月，如今显得分外的亲切热情。她笑盈盈的，吸着烟，看起来象一座纪念碑：对少女时代的回忆。

克劳斯哈尔的舌头也不听管束了，一个劲地恭维起来。“如果我不是个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话，好家伙！”他说。

“我这是命中注定。”弗丽达叹口气道，一边眨巴着眼睛。“最好的人都已经结婚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啦。”

“恐怕未必如此吧！”克劳斯哈尔答道，真是大胆已极。

小小的庆祝会结束了。村长们跨上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各自取道回家去了。

夜阑人静，维利·克劳斯哈尔突然发现自己挽着弗丽达·西姆森的胳臂。“不行！”他说，“不能干这样的事！”他说着松开了弗丽达的胳臂。

这种态度弗丽达最受不了。“嘿，”她说，“你装什么正经呢？我们不是同志吗？”

一听这话，克劳斯哈尔这才想起，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到他岳母家去了。也许这倒是个合适的机会。

伴随着床头柜上他妻子的那张转脸对着墙壁的相片度过的这一夜，对克劳斯哈尔来说并非是一个最动情的夜晚。一切都带有一股在一个蹩脚的办公室里履行日常公务的味道。

最糟糕的却是第二天早晨。太阳照在弗丽达身上，她几乎觉得自己是受了奸污，发出了声声悲叹，阵阵责难。克劳斯哈尔苦苦劝说，竭力阻止一本正经的弗丽达对自己提出诉讼，控告自己道德败坏。

一个人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末了，他们在对自己作为党员应有的责任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对这一次有人情味

的，过于有人情味的违法行为保持沉默，把它忘却，或者只是当他们相遇时才在心底里暗暗回味一番。

正当维利·克劳斯哈尔在电话里同一个在县报上登广告兜售一辆旧挂斗的人进行一次颇长的谈话时，弗丽达·西姆森，布卢梅瑙的女村长，前来求见。

克劳斯哈尔让弗丽达稍等片刻。他必须给机动车辆议价处打个电话，并将买挂斗的计划通知他的妻子。人必竟都有一个小小的私生活圈子的嘛！

弗丽达·西姆森面色蜡黄，绷着脸等着。她今天偏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思念村长会议结束后的那一个夜晚。可是，对于克劳斯哈尔来说，这一段经历难道已经变成蝇屎一堆，毫无意义，所以他仅仅为了打电话就让她在外面干等吗？难道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不过是来请求给一匹供人骑用的马拨点饲料的吗？

维利·克劳斯哈尔想着那个挂斗。便宜货！他的眉眼舒展了开来。"怎么啦，小弗丽达，这么气鼓鼓的？"

小弗丽达对那个夜晚的过失感到内疚，她怀着有罪的感觉，几乎象是患了麻风病，孤零零无依无傍，艰辛地过着枯燥乏味的岁月。现在她却跟这个捣蛋鬼蜜蜂脑袋干上了，这个人热中于毁谤她的人格和权威。

"蜜蜂脑袋怎么啦？"

啊，弗丽达不愿意谈这件事了。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她不知道自已能不能坚持住不到风纪道德法庭去坦白自首。

二十九

盛开的鲜花在收割机的刀下一排排倒下去。现在是收割干草的季节。

将近中午时分，太阳斜挂在空中。草地上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头巾。合作社的妇女们在长着苔藓的沟沿晒青草，一会儿霍尔滕就要用铁叉来给草翻个身了。霍尔滕用草地碎米荠花束装饰他的拖拉机。他也把他那架手风琴带来了。他已经是玩这种乐器的能手了呢，还是他梦想有朝一日梅特克会弹拨她的吉他给他的手风琴伴奏呢？问题就在这儿。霍尔滕始终还在争夺养鸡姑娘的棕榈叶。

合作社里的别的男人们也在割草，打头的是戴着皮便帽的奥勒社长。没有泰奥·廷佩，没有！这粗饲料同他有什么相干？他是负责养牛的。

这是个天高气爽的六月天。一只云雀在鸣唱，高飞，鸣唱又高飞，它变成日光中的一粒鸣唱着的尘埃了。那只云雀的鸣唱吸引住了翻晒干草的妇女们。梅特克唱起了蜜蜂脑袋的鸭子歌。索菲·布默尔随着哼唱，养猪大娘胡尔达用她那种男人的粗嗓门伴唱着，最后埃玛·丢勒象一只小母鸡咕咕地加入了合唱。

一首新的歌，只有一节。乡村歌曲一般都很长。感情要充分舒展。

蜜蜂脑袋得意地伸展了一下身子。准保是有人想到他了。霍尔滕，这个淘气鬼，他肯用手风琴伴奏也罢，不肯也罢，反正这儿正在唱的是蜜蜂脑袋的鸭子歌。霍尔滕该给他的手风琴去上油啦。多不协调啊！难道他听不出来，他的手风琴声跟梅特克的歌

声是多么不协调？

> 做窝吧，洁白的大雁，做窝吧！
> 日头高照。
> 风儿无声。
> 太阳送暖。
> 蜜蜂嗡嗡。
> 大雁你也把双翼鼓动
> 让黄毛小鹅歌唱春天
> 在那芦苇丛中。

这首鸭子歌有了第二节了，这第二节似乎是从草场上长出来的。

依然天高气爽。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迹象。但是地面上有暴风雨，同志们。起先是博伊希勒的自行车车轮辐条的一阵轻微的沙沙声，这沙沙声中搀杂着那个血液循环受到障碍的人的大口大口的喘气声。然后就象是远处的雷声，博伊希勒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割草的人们纷纷抬起头来，哪儿下牛犊了吗？哪儿下猪崽了吗？是失火了吗？

博伊希勒一脸懊丧，神情严肃，没有心思开什么玩笑。他跺着脚冲着正在唱歌的割草妇女们叫喊。

"蜜蜂脑袋马上去办公室。县里的克劳斯哈尔来了。西姆森也来了！"

蜜蜂脑袋并没有高兴得手舞足蹈。"克劳斯哈尔有什么话要说——就请他到草场上来说吧！"

博伊希勒用手帕擦了擦衬衫下面的汗。"我去传话，责任你

负。"

半个小时以后博伊希勒怒气冲冲地回来了。这个顽固主席，栗子脑壳，简直是想累死他！克劳斯哈尔希望在办公室里谈。是关于鸭场的事。

蜜蜂脑袋将他的耙子使劲往草地上一扔。耙刺啪啦一声破裂了。"我们是胆小鬼，是拍上级马屁的，是奴才？"他一踩摩托车的油门，踩得马达轰隆隆直响。草场上飘过一股蓝色的废气。赫尔曼·魏歇尔特塞住自己的耳朵祈祷："全能的主啊，宽恕你第二把手的罪孽吧！"

埃玛·丢勒，这只留神倾听的小母鸡，用胳膊肘捅了捅正在唱歌的梅特克。"那些鸭子——难道同你毫无关系吗？"

一个人若想说服别人或让别人回心转意，他就得说话。话不投机。对方听不进去。有时，突然说出一个爆炸性的词儿。炸掉了障碍。对方顿时火冒三丈。

西姆森规劝克劳斯哈尔，情形就是这样的："蜜蜂脑袋如何如何，蜜蜂脑袋如何如何，蜜蜂脑袋如何如何……"

克劳斯哈尔先是听不进去，然后又来了一个爆炸性的词儿，这个词叫作：鸭子。

克劳斯哈尔刚刚建了一个养鸭场，一个县办养鸭场，他建养鸭场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也不是因为闲得发慌。他有一大堆事要干，怎么还会自己去找这个麻烦呢！克劳斯哈尔曾收到上级的一个指示：生产家禽肉，因为牛肉短缺！真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建议。

克劳斯哈尔找来了一个从前的同事，一个退休的信鸽运动员舒尔茨。"我们需要建一个养鸭场！"

“你们有饲料吗？”

“养鸭场无论如何也得建！”

起先，舒尔茨什么也听不进去。后来说出了那个关键性的词，那个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养鸭子你可是最合适的人选！”克劳斯哈尔道。

舒尔茨迟疑不决，因为到眼前为止他还从来没有同二十只以上的鸭子打过交道。

别害怕。可以学嘛。一点儿专门知识也没学过吗？哟，倒也是，可是时间不等人呐。

舒尔茨还在匆匆浏览廷姆博士的《鸭子有效催肥法指南》的时候，小鸭子便蜂拥而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学者们有分歧意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在鸭子催肥方法上就不会有分歧意见呢？上面提到的那位廷姆博士就认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填鸭才有利可图，即催肥的时间不超过九个星期。禁止鸭子游泳洗澡！但可以在屠宰前给它们洗一次澡。这当然好啰，可以洗净羽毛嘛！

请看吧，白纸黑字写着的。傻瓜才在水里养鸭子呢！鸽子舒尔茨和克劳斯哈尔不想当傻瓜，他们接受了廷姆博士的理论。

鸭场建在县城西侧，那是一个没有湖泊河流的干燥地带。鸽子舒尔茨就住在那儿。决不让任何一只鸭子去游水或者洗澡。就这样办！

五千只小鸭子。县机关报上登了一篇文章，称鸭子已经长大，已经喂肥，由文章看，鸭子似乎已经挂在铺子里了。但这只不过远景计划，实际上克劳斯哈尔还没到宰鸭子的时候呢！可是这个远景计划里的屠宰节却使他受到了表扬，专区领导表扬他有首创精神。

现在这个僵头僵脑的蜜蜂脑袋自作主张也搞起填鸭的事来了。多么愚蠢！浮水鸭子？鸭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拿四壁敞开式牛棚养鸭子？“给他点厉害看看，这个破坏计划的蜜蜂脑袋！”

现在，弗丽达和克劳斯哈尔在这一点上情投意合了。眼下，他们坐在这儿，那一边则站着那个汗流浃背的蜜蜂脑袋，那个可供专家们研究人体功能问题的好对象。谈话开始时声音很小。“你今年养多少牛犊？”

蜜蜂脑袋说了个数字。

“计划规定你养多少牛犊？”

“你别审问我；你知道我的观点！”

双方的嗓门粗了起来。克劳斯哈尔不是来听什么观点不观点的。“关键是计划！”

蜜蜂脑袋也是注重计划的。“你的头脑不要僵化！”他对克劳斯哈尔说。

这就是给克劳斯哈尔敲的警钟，是他从前自己要求的。可是克劳斯哈尔变了。他感到受了侮辱。“头脑僵化？”他说，“你是个木头脑袋。”

门开了，梅特克走了进来。闪亮的辫子上挂着干草的梅特克。暴风雨中的一抹阳光。“我是养鸭子的。你们要看看鸭子吗？”

看湿淋淋的、吃牛饲料的鸭子？克劳斯哈尔要看的是牛犊，是小牛，可是四壁敞开式牛棚已经被浪费掉了，拆掉了，毁掉了，被滥派用场了！象蜜蜂脑袋这样的人居然还坐在县议会里呢！

“在县议会我叫汉森！”

“哼……那又怎么样？”

“人家是选我的脑袋而不是选我的屁股进县议会的！”

一道闪电。

西姆森唰唰地在她那本笔记本上涂写着。办公室里沉寂了下来。博伊希勒掏出耳朵里的棉花。他觉得，外面似乎有瑟瑟的响声——是下雨的声音。

三　十

梅特克想弄两、三辆鸡车。

“鸡车是什么玩意儿？”

“喏，就是普普通通的车子，可以把小母鸡关进车里去的。”

“关进车里去干吗？”

“把小母鸡拉到收割过的庄稼地里，让它们在那儿走走，高兴高兴。”

“母鸡喜欢到处流浪吗？”

“不喜欢，但是它们会找掉在地里的谷粒吃。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下鸡饲料，拿省下来的鸡饲料去喂小鸭子，让小鸭子安全度过它们生命中的头几个礼拜。”原来是这么回事。

蜜蜂脑袋骄傲得身材长高了二厘米。怎么回事？这样绕个弯子变出鸭饲料来，是他的主意吗？不，那是梅特克的主意。梅特克是蜜蜂脑袋的女儿吗？——别说话！——这么一个姑娘，头发光亮光亮的，人又聪明伶俐！“哦，哦，原来如此！”

可是到哪儿去弄鸡车呢？鸡车首先得便宜，最好一个子儿也不花。梅特克想到过旧马车，而首先想到的是得到蜜蜂脑袋的协助。

这下蜜蜂脑袋可来了劲儿了！他不能让梅特克失望。他象

当年为"丰茂田野"四出奔走收集破烂时那样热心地干起来了。

蜜蜂脑袋在巴塔施家里找到一个车子的底架，在从前拉姆施大院的车棚里搜罗出两辆旧大车，又把车轮匠的车间翻了个遍。他象个磨坊精灵，下班时便已把车轮、轮轴、板壁和木板都收集到了一块儿。谷仓大门前出现了一个破烂堆。

梅特克走来一瞧便拍开了巴掌。"真有办法呀！"

有点不好意思的蜜蜂脑袋把一个车轮轴连同轮子一起高高举过头顶。这个举动也许没有必要，太过份了，但是他不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的快活。

"丰茂田野"的男人们下班后又有活干了，这一回蜜蜂脑袋决不落在后头，决不袖手旁观。甚至连苦恼人曼佩也出了把力，把旧钉子都敲直，使它们又可以拿来派用场。

田野里一片敲打声和锤击声，响彻星火闪烁的夜晚。星期日也是又铆接又刨削的。老农民赛尔诺抱怨敲打声扰乱了教堂里做祷告时的宁静。

蜜蜂脑袋在木板上凿榫头开凹槽。梅特克给他打下手，他心里感到高兴。这位刨工刨呀刨呀，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又刨出新的主意来了。要不要在一辆车上造一个值班人员休息室，在里面搭一张床呢？

"这能办得到吗？"梅特克说，声音象小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干活时把嘴凑近蜜蜂脑袋，凑得很近很近。蜜蜂脑袋觉得似乎有一个早晨清凉的草莓轻轻触及了他那银灰色的鬓角。他心头怦怦直跳。哎呀，我的天哪！他一把抓起锤子，钉了几颗钉子，只是为了盖过他的心脏跳动的声音，然后他又把刨子拿了过来，一个带床位的值班人员休息室，是的，这是最起码的了，因为要是蜜蜂脑袋一来劲，他还会添上一张桌子呢。"一张桌子？这

能让人相信吗？可是如果克劳斯哈尔来把鸭子拉走，这一切就毫无意义了。”

把鸭子拉走？梅特克不熟悉这儿的情况吧？“谁敢这样做，就请他穿着厚裤子来试试！”对不起，我们不是好惹的！蜜蜂脑袋吹了吹刨子，吹得刨花纷飞。他又想到了那块凉丝丝的被吻过的地方。那块地方泛起了红晕。前景美好。人越活越蠢了吗？“哦，哦，是这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蜜蜂脑袋，这个粗汉子，现在当着梅特克的面讲起话来是斯斯文文的。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他天天刮胡子，在背心领口系上一块绸子盖住毛茸茸胸脯，这一招是他在省城里从那些时髦的男人们身上学来的。

埃玛，这只小母鸡，对此当然颇不以为然。晚上蜜蜂脑袋回到家里，她身穿睡衣披散着小发辫朝他走过来。“咱俩结过婚了吗？”

没有呀，奥勒不知道有这么一说。

“我在找我那条夏天用的小头巾呐。它挂在哪儿啦？挂在你胡子拉碴的脖子上！”

蜜蜂脑袋脸红得象那块小绸子。瞧它系在那儿管什么用啊！埃玛伸出两个指头把它象别人的手帕似的给夹走了。安东身上可不是那样象野兽似的毛茸茸的，决不是这样的！

夏天气势汹汹地来了。太阳接管了天空的主宰权。早晨，从林中飘来杜鹃最后的几声叫声，晚上，森林上空长时间地明亮着。成熟了的谷物的芬芳飘过村子。

一天中午，联合收割机开了过来。一条现代蜥蜴在村头从前的那块荒地上吃草。七年前，鹅、绵羊和山羊在这里东寻西找，不满地啃吃沙土上的干草。如今这头嘎嘎响的蜥蜴状公牛，这

台联合收割机用它那条波形舌头把粗大的谷穗舔进咽喉。它把谷穗卷进躯体内，压进它那短短的铁内脏，脱出谷穗上的谷粒，再将谷粒、禾秆、糠秕分别吐出来；谷粒吐在这儿，碎禾秆吐在那里。一头现代化的牲口，完全按照人、它的制造者所下的命令把它吞食的一切消化后分别吐出来。

卡尔·克吕格尔检查打过的谷穗。那上面几乎一颗谷粒也没有了。"真的能打谷子！"

蜜蜂脑袋察看喷出的谷粒注。"真带劲儿！"隆隆声，嗡嗡声，嘎嘎声！蜜蜂脑袋回忆起他在这儿汗流浃背、口渴难忍地挥镰收割的那几年岁月，那时是安格蕾特的时代。这不是甜蜜的回忆。他打住脚站了一会儿，嚼了嚼带着谷穗热的谷粒，摇晃着头凝视着闪烁的阳光；那儿，在联合收割机刚才还呼啸着吞食的地方，车轮子上升起一座工厂，一座面粉工厂，象采煤用的排土桥一样大。这座工厂爬过田野，自动供应原料；远近没有一个人影，不时有一只封好的面袋从一个口子扑通一声掉进一个车皮里。是幻觉吗？

咦，那是什么？那是霍尔滕，是他开着拖拉机横穿过田野。梅特克站在他后面，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那不是幻觉，不是。

人们纷纷跑过来。收割庄稼的活停了下来。马戏团来演出啦！

喊声，口哨声，招手。那辆牵引机嗒嗒嗒响着。一股原油和汗渍的气味。车里传出咯咯声，扑棱声和吱吱声。跟蜜蜂脑袋和尼特纳格尔大娘让村里头一批母鸡"合作化"时的鸡叫声一模一样。

颇费了些工夫才把那三辆鸡车分散到广阔的收割后布满茬子的田地里。霍尔滕那一对孩子般的蓝眼睛露出喜气洋洋的光芒。现在他也许已经夺到棕榈叶了吧？

梅特克一一打开鸡车的车门。白色的母鸡朝着茬子飞扑过去。雪花飞舞。母鸡群吱吱尖叫，扑扇翅膀，东奔西跑了好一阵

子，然后，其中的一批母鸡才带头垂下脖子，鸡嘴开始啄食。母鸡节开始了。

卡尔·克吕格尔脱下那顶汗渍斑斑的帽子。这一回他是向梅特克表示敬意，而她则象舞蹈演员谢幕似地鞠了一躬。蜜蜂脑袋没有理由发醋劲。相反，他也愿意对梅特克说几句恭维话。正在这时候，他听见背后有喘气的声音。博伊希勒浑身冒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蜜蜂脑袋马上到马伊贝格去！冯施格特劳伊亲自下的命令！"

三十一

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有一条规律到处都适用：压力是可以移植的。

县委第一书记赫伯特·冯施格特劳伊受到了压力。那股压力涂着印刷油墨向他压将过来："马伊贝格县还想继续当发展养牛业的尾灯吗？"专区机关报上这样写道。冯施格特劳伊看见一条牛尾巴上挂着一盏车灯，罩着涂成红色的灯罩。专区里的牛群在前面快步行走，那头带着尾灯的马伊贝格县的牛——一瘸一拐的——落在后面。

这幅画令冯施格特劳伊感到痛苦，因为在许多个冬季以前他曾下决心要当一个好党员。这个决心不是象小说里经常描绘的那样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和心灵里，而是深深冻结在他的脑海和心灵里。

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大包围时，冯施格特劳伊同许多别的德国人一起被包围在那儿了。蜜蜂脑袋是因为有一位朋友暗中拉了他一把才从幻觉中醒了过来，他则不然，他是让北极的严

寒冻醒的。他们在坐等援军前来解围，坐等最后的胜利，他们的食品配给量减少到了每一只象样的德意志越冬麻雀见了都要心酸落泪的地步。当初，那些漂亮的有产阶级少女们装扮成卫生员，在火车站上给他们送滚热的肉汤，递一角钱三枝的香烟；演了一出人民团体送士兵上前线的闹剧。如今，那些女孩子们又作为天使出现在他们的梦境里。

他们蜷缩在雪坑里，在奄奄一息中怀着一线希望，试图相互暖和暖和身子，倘若冰块也能发出热量来的话。他们或是蹲着，或是蜷曲着身子躺着，眼睛里还只闪着微弱的光，宛如充电池里的电已经耗完了的灯泡，他们并不知道，纳粹国民福利会的那些有产阶级少女们已经用颤动的双手拿着报纸把他们当作在光荣的战场上牺牲的英雄在纪念了。骄傲的哀悼，是的！

冯施格特劳伊同施托施和金施，他最好的伙伴，一道坐在一个雪坑里。他们的屋顶是一块抢救出来的帐篷布。他们躺着，等待着，沉默着。什么话都说过了。他们曾经占有过的那些姑娘，还有他们曾同她们干过的那些勾当，他们早已不厌其烦地描述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能给他们慰藉和希望了。那些情况大家都了若指掌，仿佛他们曾经三个人一块儿跟她们睡过觉似的。

这三个伙伴发生了争吵。争吵的原因是，如果他们有朝一日再吃到土豆时，究竟应该连皮吃呢，还是去了皮吃。冯施格特劳伊主张去皮吃，施托施和金施主张连皮吃。这在平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可是在此地的这个坑里他们却因此而吵得不可开交。

这三个男子象凶恶的饿狼似的面对面躺着，直到金施爬出洞口去时为止，该轮到他出去了。

冯施格特劳伊和施托施面对面蹲着。他们等待着，却不知

道在等什么，但是他们胸中希望的火花却发着微光。

金施在外面到处爬行，象一头牲畜那样想找到一些可吃的东西。半个小时以后，这头一度作为英姿飒爽的德国士兵经过勃兰登堡门向外出征的牲畜又爬回到了雪坑里。他的目光比爬出去时少许多了点生气。冯施格特劳伊和施托施抬起头来。“有什么？”

金施一爬进坑里，便将他那只冻僵的手插进裤兜，同时发出了呻吟声。那只手三次经过痛苦的历程伸进口袋。它每次都取出来猎获品：三支兴登堡式蜡烛。他找到的这些蜡烛，是从一位前司务长的屁股兜里搜出来的，这个司务长是在离雪坑不远处小便时跌倒在雪地里冻死的。

“突然发作。肾脏绞痛！”施托施说。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死亡证书上简短的说明。仅此而已。并没有象感人的军邮明信片上所说的在士兵坟墓上空鸣放三排排枪。

在五千几百几十几号的雪坑里，开始了庆祝典礼：对这三个人来说，在这些日子里一支兴登堡蜡烛比和平时期里三个渔夫捕住的一条鲸鱼还要宝贵。鲸脂、热量、光以及一线求生的希望，这一线希望算是副产品吧。

坑里寂静了片刻。在黑暗中，三个人都觉得互相凝视着对方。“好吧。”施托施道。话不必多说。那些日子里，他们连说话都很节约！他们的精力眼看就要耗尽了。

好吧！这就是说，那块长期储备着的腰带皮可以煎了。这个时刻象个幽灵常常在他们的饥饿梦境中掠过。

于是，他们便用一件平底锅样的器皿，一块弯铁皮，煎那块腰带皮。那块刮掉了鞋油的皮子吸足了熔化的鲸脂和一支兴登堡蜡烛的硬脂，嘶嘶作响地煎了起来。那三个男子利用煎皮时

发出的暗淡的微光和热量来过他们的节日，他们借着这节日的灯光玩纸牌。不是什么惬意得了不得的事，不是的，但是从那些纸牌的画像上他们朦胧看到了家乡的缩影，阿尔滕堡和图林根香肠！是的，这都是曾经有过的！

冯施格特劳伊提心吊胆地不敢抬头看他们称之为屋顶的那个地方。那块帐篷布上斑驳的污点他一看就要恶心。是因为对色彩过敏呢还是由于饥饿所致呢？他的体内一阵抽搐，一阵抖动，一阵灼痛。无非这些而已。呕吐已成为奢侈，冯施格特劳伊的胃早就不敢企求了。尽管如此，那也叫人够难受的。

“好了！”金施说。

他们将纸牌放在一边。三个人都明白这个节略词的意义。每人在各自的炊具盖上得到了一份精确测量好的煎腰带皮，就象连队过节时那样。

他们把那块煎腰带皮切成果核大的小块，把第一、二块细细咀嚼了一番，但嚼不碎，就这样吞了下去。第三、第四块他们一口就吞了下去，没顾得上让舌头好好品尝品尝鲸脂和硬脂的味道。为了省下余火派类似的用场，他们熄灭了煎皮的火，摸黑吃最后几块腰带皮，乘着残剩的一丝暖意继续玩纸牌。是的，他们在摸黑玩纸牌，如果说他们在那个坑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末他们学到的就是这个本事。

他们怀着德国小市民星期日下午酒足饭饱后的满足玩着纸牌。过不了一会儿，便有烂鱼般的臭味散发出来。

简直没有办法；如果气味好闻，那反倒成奇迹了，冯施格特劳伊思忖道。

纸牌是按照顺序作了记号的。经过练习，坑里这三个人的指尖已经同魔术师的指尖一样，不仅感觉细腻，而且“有敏锐的

目光"。每个快要冻僵的人都报告他打的是什么牌。玩起来还蛮可以，甚至颇有点儿令人兴奋，三个人都以最后的士兵和同伴的荣誉担保决不欺骗对方。

大概是在玩第十局的时候，冯施格特劳伊发现，金施打了两次黑梅花A。他摸了摸牌。"你搞错了；黑梅花A早就出完了。这是红桃A。"

金施在黑暗中咂了咂嘴。冯施格特劳伊以为是他不好意思了。大家继续打牌。可是过一会儿，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施托施出了两次红方块Q。这下冯施格特劳伊火了。"哼，你们想捉弄人！"

"怎么？"施托施似乎咂着嘴从一种睡眠状态中醒了过来。金施给施托施帮腔。"你心不在焉，出了黑梅花J了。"

施托施轻轻咂嘴："哟，哟，黑梅花J。"

"骗人！我们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冯施格特劳伊不想再玩了。他收拢纸牌，放下滑雪帽盖压住耳朵，两只脚伸进背囊，裹上毯子，睡着了。

夜深人静，冯施格特劳伊冻醒了。帐篷布屋顶移动了位置。可以看见一角天空，灰蒙蒙，三角形，宛如一角奶油蛋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撒棉白糖，白糖穿过那块灰白色天穹蛋糕掉进那个三人坑里。坑里只有冯施格特劳伊一个人。吃过晚饭后他睡得那么沉，把解围或者最后胜利的时刻错过了？无比的空虚、孤独！冯施格特劳伊大声叫喊，爬到外面，大声叫喊。

外面一切如旧。毗邻的坑里细烟缭绕上升。冯施格特劳伊高兴得浑身发抖，奋力朝烟雾那边走去，在一具尸体上绊了一下。他将新下的雪扒到一边：金施扭歪着脸凝视着他。金施的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眼睛眯成一道缝。

又走了几步，冯施格特劳伊碰着了施托施的身体，他脸朝下躺在雪堆里。冯施格特劳伊再也不觉得冷了，他把那具尸体翻转过来。一撮呕吐物冻着在施托施的下颚上，粘在那儿，恰似一部蓬乱的胡子。

冯施格特劳伊大声喊叫，把这个死讯通知毗邻的坑穴，可是他只听见那儿下面有人说了一声："保持教堂的安静，安静！"

冯施格特劳伊惶恐不安，趔趄着走回到他的坑边，一出溜滑进坑里，脚碰着了新下的雪下面的一个扁平罐头。他捡起那个罐头，木然了，因为他孤独，茫然，对这两位最好的伙伴的死暗自悲伤。

那是一个橄榄油浸的沙丁鱼罐头。罐头盒里还有一点儿凝固的橄榄油，外加一股剩余的、连这严寒的天气都去不掉的恶臭味。

冯施格特劳伊嗅出了这股臭味，这就是隔天夜里的那股腐烂兽类尸体的气味。他用手摸了摸凸起来的罐头盒底，那是一个从冻死的司务长的兜里掏摸来的罐头。"啊哈！"他发狂似地喊道。"啊哈哈哈！"他对已故伙伴的哀悼之情已荡然无存，如此说来，昨天夜里玩纸牌的时候，施托施和金施吃了冻僵了司务长的那棵发臭的生命之树了。"哈哈！"他们想活下去。可是他们却不让他活下去。这场马铃薯之争！"好啊！干一杯！为友谊干杯！疯人院的智慧万岁！"

三十二

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后来当了俘虏却穿上了毡靴、每天能吃到一份面包和粥，那么，当有人向他解释战争的原因的时

候，他便会仔细倾听的。当有人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生活将会变得如何美好，不是在天国里，而是在这儿地球上就会有美好的生活，这时，他是会倾听的。

谁明白了这种种道理，谁就会对自己的脑筋加以清洗，加以消毒，肃清阶级异己思想的残余，不仅在某一段愿意悔改的时期会这样做，不仅在反法西斯学校的苏联教员面前会这样做，而且以后也会这样做。

可是现在，专区机关报上却有人在说，在冯施格特劳伊的县里并非每桩事情都办得对头，也许他是个不怎么好的同志，话虽说得含蓄，但那弦外之音毕竟还是能听得出来的。

冯施格特劳伊的对手们会看到他怎样高傲地露出了自我解嘲的笑容，然而那只是他脸上的那块弹片伤疤在痉挛性抽搐，象一只饰针那样绷紧了他的面容。他给克劳斯哈尔打电话："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当上尾灯了？"

在这之前，克劳斯哈尔还从来没有在冯施格特劳伊面前数落过蜜蜂脑袋、那个死顽固脑袋的不是，围绕着鸭子问题的那场辩论一结束，他想马上就去告状，很想马上就去告状，然而他担心县委书记会问：同志，你干了什么事了呢？你的错误不是正在到处散发着臭味吗？

现在，冯施格特劳伊打来电话提出了批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事态的进程。克劳斯哈尔必须对发展养牛业方面的失误作出解释。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怜惜蜜蜂脑袋。

县委书记想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克劳斯哈尔、西姆森和蜜蜂脑袋。嘿！

下午。

蜜蜂脑袋还是老样子，一身尘土、汗流浃背，直接从地里来

的。"大家都来收获谷物!"这是县报上写着的。

克劳斯哈尔、西姆森和蜜蜂脑袋坐在冯施格特劳伊的会客室里，就象一件诉讼案开庭审理前敌对双方的当事人。克劳斯哈尔读通知，蜜蜂脑袋清理他那个短烟斗，西姆森翻阅一本黑皮笔记本。"大家都来收获谷物!"

冯施格特劳伊将他那把大靠背椅往后一推，走到小会议桌前那三个人身旁坐了下来。"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那份报纸了。"他让克劳斯哈尔作出汇报并说明情况。

克劳斯哈尔周密而谨慎地汇报着。保护自己的本能嘛。对他的肾脏来说，坐办公室总比坐拖拉机要舒服。汇报按公式进行：先是县办农业的成绩。连那很成问题的县办鸭场也列在成绩栏里了。努力夺取新的成绩!当然罗，必须说明，工作中还有个别薄弱环节……喏，喏，这个么你们是知道的，同志们：比如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养牛业发展速度缓慢。不过克劳斯哈尔现在已经设法从外国引进健康的牲畜。从瑞典进口的牲畜。本县马上就可以验收瑞典小牝牛，但是如果有人不要的话，我们该如何安置那些小牝牛呢?

"谁不要，哪儿有人不要?"

"蜜蜂脑袋就是一个!"

冯施格特劳伊微笑了。"原因呢，汉森同志?"

"众所周知的原因!"

西姆森勇敢地举起手来。"冯施格特劳伊同志，请允许我以地方国家机器的代表的身份补充报告。"弗丽达断定蜜蜂脑袋对国家政权离心离德。她翻开那本黑皮笔记本。"比如他说过这样的话……"

冯施格特劳伊让西姆森的那本黑皮笔记本给吸引住了：那

是发生在他到马伊贝格来当第一书记以前的事。当时他还是共和国北方一个县里的第二书记，曾不得不和一位国营书店经理进行过一场争论。那位经理是个上了年纪的党员同志，他断言说，并不是所有的苏联新小说都是好的。

这使冯施格特劳伊大吃一惊：一位老同志持有敌对的观点。在冯施格特劳伊的心目中，所有的老同志都是英雄和模范。站在那儿的是一位有经验的英雄，站在这儿的是个小小的冯施格特劳伊，背上背着过去的错误的包袱，被压得直不起腰来。

那位书店经理同志举出一本新出版的苏联小说来证明他的论断。不，那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一次热闹的工作会议！冯施格特劳伊在他那个黑皮笔记本上作了许多笔记。夜里他睡不着觉。他对这次工作会议的结果负有责任，他必须写一个报告。他必须保卫苏维埃人，保卫那些拯救了他的性命、打开了他的眼界的朋友们和他们的书。

冯施格特劳伊对那位老同志的诚实可靠的怀疑似乎并非没有根据。在那场伟大战争期间，这位书店经理一直流亡在英国。阶级异己的怀疑主义思想可能已经侵入了他的肌体。此外，经证实，他经常收到从捷克斯洛伐克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寥寥几行字，净是些无关痛痒的问候话，署名汉斯。怀疑的依据。那个国营书店经理被捕了。

就在这个时候，冯施格特劳伊被调到马伊贝格。要他去那儿接替县委第一书记卡尔·克吕格尔。

到现在为止，冯施格特劳伊战后的生活过得相当的平和顺利：真理就是真理，谎言就是谎言。似乎一切都是不容颠到的。冯施格特劳伊几乎能背诵苏共党史。就是这样要求他的，这也符合他的需要。他研究那个叫斯大林的人的传记。他非常熟悉

那本书。直到一九五六年，他才把它抛弃。

现在怎么办？他还是一个神志健全的人吗？他还有头脑没有？还会动脑筋不会？

冯施格特劳伊苦苦思索着。他不是那号一有事就到处嚷嚷着求援的人，因为他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见过世面了。

在县委书记会议上他发现别人都心情愉快，已经克服了失望情绪。别再议论那些错误啦！前进！这大概是对的，因为世界并不灰暗，而是闪烁着夏天的光芒。

冯施格特劳伊觉得自己象一根禾秆长在一块庄稼地里，紧贴着路边。他，这根禾秆，尽力生长、成熟。一阵狂风刮来把它吹弯了。暴雨把它打倒在地。完了吗？没有，有一天这根能屈能伸的禾秆会竖立起来并试图将谷穗重新向着太阳光伸将过去。这是一根有一个折痕的禾秆，但是并非不结果实，不，并非完全不结果实。

有一件事一直压抑着冯施格特劳伊的心：那位当初无辜吃了他的苦头的老同志的命运。

赫伯特·冯施格特劳伊心神不宁，便到他原先工作过的地区去寻找那位老同志，可是他只见到了那人的妻子。

那位同志在哪儿？他已经死了，不是死在初审监狱里的，不，是后来死的，获释以后死的。人家拿不出证据来，无法证明他在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敌对的思想。而批评一本苏联人写的书，这不是什么敌意，正好相反。这个道理现在冯施格特劳伊也明白了，但是这有什么用呢！硬要自己相信那个同志不是含冤而死，而是老死的，这有什么用呢。

于是，冯施格特劳伊真的哭了。不是在那位老同志的妻子的面前，也不是在他自己的妻子的面前，而是在办公室里，他先

把办公室的门锁上了。他并不象孩子似的哭泣，不，他的哭泣是一种单调的、没有眼泪的哮喘。

这种记黑皮笔记本的手腕，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倘若他记得不错的话，那是在专区开会时学来的。那样一本黑皮笔记本可以使不受欢迎的讨论会开得简短些，它的作用似乎比信念的力量还要大。你只要注视或严厉地看一眼一个出言不逊的发言者，然后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于是讨论会的气氛马上便会和缓下来。这也许是自我欺骗，但却是普遍现象。

冯施格特劳伊烧掉了他的笔记本，那个笔记本里也记了一些关于蜜蜂脑袋的材料。自那以后他一直憎恨这类笔记本。去它的吧！人都有一颗脑袋，有一颗心嘛！

现在西姆森坐在这儿，宣读这样一本笔记本里记的材料，并且对她所作所为的合法性深信不疑：这是对生活的嘲讽。说到底她这一手是从冯施格特劳伊那儿学来的吗？县委书记感到恶心，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当场就将西姆森轰出去。"你们让我单独同蜜蜂脑袋谈谈！"

西姆森失掉了一次享受的机会，心里极不痛快。现在蜜蜂脑袋这个死顽固正在挨训斥，她却从中享受不到丝毫的乐趣。她朝克劳斯哈尔眨了眨眼。克劳斯哈尔正在考虑那个县办鸭场的事。

三十三

蜜蜂脑袋走来走去。冯施格特劳伊也不象平时单独接见来访者时那样坐在大靠背椅里。他同样也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对奇怪的踱方步的人！

"给我讲讲，你有些什么考虑，汉森同志！"

听到这种亲热的口吻，蜜蜂脑袋反倒糊涂了，然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是好意，他并不反对发展养牛事业嘛，他主张发展养牛要有一个合理的速度；发展养牛和增加饲料必须协调一致！除去草场上的泥沼，减弱草地的酸度，改良土壤！种植青饲料！——党和县行政机关不要光下命令，也要进行具体帮助。比如蜜蜂脑袋急需一台挖土机、敞篷货车、铁轨。他想开采一个泥灰石矿，使周围地区的草场丰茂起来。县里的同志们得帮他一把才行。

这两位同志还一直压着步子在用椰子皮编织的粗糙的红地毯上踱来踱去。在打开的窗户前，夏天的微风轻轻吹拂着栗树的树叶。冯施格特劳伊在考虑蜜蜂脑袋的建议。他觉得自己夹在两股力量的中间，进退两难了。

这是在一九五六年以后。赫伯特·冯施格特劳伊现在明白了：一个好同志不是盲目执行指示，而是要一同进行思考。如果他把所有的疑虑，尤其是这种思考一起装进一只箱子，并在箱子外面蒙上尊重老同志们的经验这一层金色外罩，他认为这样做并不一定对党有好处。

但是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最近几年对农业上改良土壤谈论得很多，文章也写了不少。冯施格特劳伊也同有经验的农学家商量过他这个县内怎样改良土壤的问题。

“这需要时间。”一位农学家说道。

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时间和等待是最最忌讳的字眼。冯施格特劳伊又满腹狐疑了。需要时间？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反动。需要时间——说这种话的人，专区这一关就休想通过。

那位专家坚持他的论断。他表示愿意向冯施格特劳伊证明，人们虚报统计数字，搞竞赛，搞定额，年年都在破坏着土壤的肥力。

好心好意、满腔热忱会带来破坏作用吗？这种话在冯施格特

劳伊听来，不是反动透顶，也够瞧的了。

那位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你亲眼去看看嘛！”

秋末犁田的时候，冯施格特劳伊同那位农学家一道出去实地考察。田地是湿的。县委书记可以看到，犁铧虽然把土地的表层翻了过来，但是犁脚却同时将底下的湿土磨压成一块坚硬的地板。

“这回你看见了吧！”那位专家说道。“一层硬地板。那层硬地板在夏季切断作物的地下水供应，然而我们却每年都在继续压实土壤。”

冯施格特劳伊暗自思忖：非得每年都犁得一样深吗？必须破坏那块硬地板！——这一年秋天他一刻也不让自己休息，从一个拖拉机站跑到另一个拖拉机站，督促人们要深耕、破坏有害的土壤板结。拖拉机手一看见冯施格特劳伊到来，便咒骂开了。监督得这么严，他们还怎么完成定额，在竞赛中取得胜利呢？

冯施格特劳伊达到了目的，在他的县里，今年秋天拖拉机耕的田都达到了足够的平均深度。他给田间作物输送了夏季生长所需的充足水量，可是他这一着却把他自己给坑了：他的县在竞赛中倒数第一。省报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拖拉机手躺在一只蜗牛背上睡大觉：马伊贝格的冬耕速度。

第二年，冯施格特劳伊没有功夫去照管冬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的县的耕地进度在全省名列第三。他没有挨批评。统计数字和劳动竞赛把他给忙得不可开交。

如今蜜蜂脑袋在这里来回踱步，拒不就范，他主张发展养牛业要谨慎从事。他的立场可以理解。况且蜜蜂脑袋不是平常之辈，他是个令人不愉快的犟头倔脑的人，然而却是一个披荆斩棘的人。冯施格特劳伊会接受蜜蜂脑袋的观点，去反对省里的同

志们的意见吗？

他又把那些尽人皆知的理由搬了出来，要为共和国多生产牛奶，多生产牛肉，而且要快。

蜜蜂脑袋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意见！让"丰茂田野"多养二、三十头奶牛他不反对，可是要有饲料。

冯施格特劳伊立刻抓住不放。"这么说，你接受三十头奶牛！"

"不给饲料一头也不接受！"

他们又从头开始商量了起来。在会客室里等候对蜜蜂脑袋作出判决的弗丽达·西姆森这一回真可以磨练磨练耐心了。

冯施格特劳伊和蜜蜂脑袋达成了一个协议。不是世界和平条约，不是的，蜜蜂脑袋表示同意饲养三十头进口牛。冯施格特劳伊保证设法提供一台挖土机，铺设一段轻便铁路并提供额外饲料。县委书记心想储备饲料总会有一点的吧。手里不攥着点饲料，上面能一个劲儿地坚持要求急剧增加养牛吗？他的这种乐观精神甚至使蜜蜂脑袋也略微受到了感染。

三十四

新月夜。梅特克坐在鸡车值班人员室前面的梯级上。苦恼人曼佩过来和她做伴。这种新月夜！他说什么也睡不着，还不如来当守夜的呢。梅特克尽管回家去睡觉好啦。曼佩会看守住那几条枯瘦的鸡尾巴的。谁到这儿来找烧鸡吃，就狠狠地给他一棍子！"你可以给我一小瓶酒喝吗，养鸡姑娘？"

梅特克既没有小瓶酒，也决不会去弄劣等酒来给苦恼人曼佩喝。她喝过一回香槟酒。那是在柏林。简直要恶心死了！

“你喝过香槟酒？”这却是苦恼人曼佩完全没有料到的。“一个心灵象燕子一样纯洁可爱的姑娘居然喝过香槟酒！”曼佩善于揣摩人的心灵。年轻的时候，他爱过一个心灵非常善良的女人——一个心灵象鸽子一样纯洁的女人。“从前我滴酒不沾。一看见广告牌上画着的烧酒，我就要恶心。后来命运来了。命运来时，谁也觉察不出来的。命运会化身。它化作爵府督察官向我走来，一眼看中了我的妻子。它将那个心灵象鸽子一样纯洁的女人从我身边夺走了。

“她先去采集浆果，然后去采集蘑菇，接着便到森林里去捡木柴。我坐在缝纫桌旁缝衣裳。妻子将枝杈和干柴堆在院里——简直象一个白鹳窝。一个孵化用的窝，我心想，因为我老婆的肚子大了。‘愿上帝祝福你，纯洁的鸽子！我们给你肚子里的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

“她不回答。

“‘难道就让孩子无名无姓吗？’

“‘对。’

“过了一会儿，她道出了真情。我这才知道，命运所生的孩子将要在我家里出世了。命运脚蹬长统靴，身穿粗绒短外套。①

“我向命运冲过去，说它是一个大流氓，于是它就拒不护佑我，这比命运临头还要糟糕。不给我活儿干了，粗绒套服，马裤，燕尾服，背心，都不让我做了。一个到处流浪的裁缝来到爵爷的领地。他给老爷们，给管家，督察官以及扈从们做衣服，甚至农民也看我的命运的眼色行事。让上帝诅咒他们吧！

“我用尺子剔缝纫桌上的蛛丝。我的针成了牙签。我干坐

① 苦恼人曼佩把欺压他的督察官、总管、爵爷等等都称作“命运”。

着没活儿干！

“这还不够吗？你对命运不了解！秋末她又一次到森林里去拾干柴。她一去就没回来。在湖边，在你的鸭子现在正在浮游的那个地方，她在那儿投水自尽了。我们找她和那个无名无姓的孩子，我们找了七天。

“可是后来命运怜悯我了。它教会我酗酒。它用沥青涂抹我心灵的创伤。

“有一天，命运化身为锯木厂小少爷，那个花花公子向我说：‘把一个叫安东·丢勒的人的早饭放到一棵指定的树下！’你还在听吗，你睡着了吧，养鸡姑娘？”

梅特克在听呢。她十分注意地听着。“那你怎么回答呢？”

“‘给五千马克也不干。’我回答说。我把命运给顶撞了一下！”

“那么又是谁去干了这件事的呢？”

“命运本身。”

“那么现在呢？施利文叔叔，你们，你和你的命运，你们相处得怎么样了？”

“相安无事。我现在趴在地上了。命运不把我放在眼里。你什么时候见过命运会去侵扰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的？”

梅特克坐在那儿，凭她那可怜巴巴的一点儿女孩子的经验，想说些宽慰的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蜜蜂脑袋从马伊贝格回来。他的摩托车的灯光将公路两旁刷过石灰水的树从睡梦中惊醒，随后又让它们重新沉入昏黑之中。

那位农民在村前那一大块收割后布满茬儿的田地边上停

住，把摩托车放到路旁的沟渠里。渐渐地，地里蟋蟀的唧唧声传到了他那被摩托车声震聋了的耳朵里。蝗虫也嘎嘎叫，四周响起了一片夏夜美妙的乐曲声。蜜蜂脑袋横穿过田地，想去看一看联合收割机在后半晌还干了多少活，不料却碰见了第一辆鸡车。他将耳朵贴在车壁上：小母鸡咕咕地叫着在睡觉。漆黑的夜幕下一切井然有序。

梅特克呆在值班室里。曼佩走了。她尽可能地好言安慰他。“时间会替人分忧，会治愈创伤的！”

苦恼人曼佩笑了笑。“你这只小燕子哪，烧酒才会让人忘掉忧愁，振奋精神呢！”

作为一只小燕子，梅特克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呆在这儿，力图压下恐惧的心理，尽力使自已入睡。一声喊叫声吓了她一跳。“咕！咕！”她咬紧双唇。她想起了西格尔老师的别致的建议。凡是一生有所作为的人都是从已知走向未知的……“咕！咕！”梅特克想到了布雷姆的书中的那些摹拟猛禽叫声的词儿。干巴巴的字母。这儿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咕！咕！”她掀开被子，跳到门口。一只枭悄没声儿地掠飞而去。

梅特克坐在梯级上倾听那悦耳的蟋蟀和蝗虫的夏季交响音乐……她乘一只小船滑过湖面。波光闪烁。（太阳光下波光怎么会不闪烁呢？）突然天黑了下来。（就象在一部蹩脚电影里。）风声呼呼。一朵云彩降落在湖面上，一千只鸭子。（谁也没有数过，可是的确是一千只。）野鸭子，黑色的，白色的，花纹的，也有绿色的。（如同梦景一样！）

现在湖面上又充满了阳光。鸭子的羽毛闪着微光。蜜蜂脑袋从芦苇荡里走出来。乌拉，瞧那些鸭子！

“我们的鸭子！”梅特克听见自己悄悄说道。蜜蜂脑袋挽住梅特克的胳臂。（这不可能的，而且她为什么不抗拒呢？）梅特克感到轻松愉快，宛如一个孩子，也不怕黑夜了。

芦苇荡里发出簌簌的响声。是那命运！（可是这是苦恼人曼佩说的呀！）那命运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幻影。（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的！）头发象蔻蒂禾种子。（这是埃玛·丢勒给梅特克讲述过的！）这个女人的心是琥珀做的，挂在一条银链条上在胸中自由摆动着。（这样行吗？）梅特克握了握蜜蜂脑袋的手。（她早就想这样做了。）命运一步步走近过来。“梅特克，是你吗？”

梅特克大喊一声，从梯级上跳起来就狂奔而去。

蜜蜂脑袋站在乡村草地的菩提树下，望着那边那幢尼特纳格尔家的小屋，直到梅特克窗内的灯光熄灭为止。一缕早霞从一片墨绿色的松树林后升起。猫头鹰回到教堂钟楼的屋顶架里。

三十五

一个新的收获庄稼的日子开始了。蜜蜂脑袋想去取他那辆夜里放在路边沟渠里的摩托车。那辆摩托车不见了。只见草丛里有一摊油渍，象是在向他致意。

小牛们吃得饱饱的。它们痛痛快快地将第一个胃填满了燕麦秆。它们的牧人刚才忙别的事情去了。现在它们在休息，牧人也懒洋洋地在树荫下躺着呢。他望着那亮闪闪的田野出神。上帝保佑，别让他中暑！

比起一台联合收割机来，人算个啥？一大箱粮食旁边的一只醉酒的甲虫。我的老天爷，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一天给多少粮食脱粒呀！它能酿出多少烧酒呀？一桶——象成衣铺那样大的一

桶……

曼佩将联合收割机酿的烧酒灌进瓶里；满满一车的酒，清凉，醇厚，令人馋涎欲滴，正想到这里，一个影子挡住了他眺望美景的视线。"你这个酒鬼，我的摩托车呢！"

曼佩只得先回到这个没有烧酒、气势汹汹的现实世界里来。"你的摩托车，小奥勒？"怪事，怪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辆上级首长的车子罗，而苦恼人曼佩还以为那是一个穿黑皮茄克的小滑头的摩托车呢。他唉声叹气着站起身来，将怒气冲冲的蜜蜂脑袋领进近处的灌木丛里。那辆摩托车横卧在那儿：车把弯了，倒后镜碎了，车牌刮破了，油箱凹进去了。蜜蜂脑袋火冒三丈。"你赔偿我的损失！"

曼佩直愣愣望着主席推着摩托车消失在道路拐弯处。命运又在捉弄他了。他本以为可以得到一笔拾物酬金的；现在倒反而要掏他腰包。一种厌世的情绪袭上他心头。他让饱足的牛群随意休息，自己走进村里去：你们这些人听听，命运是怎样袭击我们这样的人的！他象装饰一辆圣灵降临节游行车那样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半夜麦茬地里放着一辆摩托车，就在鸡车的旁边。是养鸡姑娘的一个心上人儿吧，我心里在想。我们生活在封建时代，过的是苦行僧一样的独身生活吗？我会拿住你的，你这头热情奔放的小牡牛，我心想；你干的好事，你拿一瓶酒的钱来吧！"

养猪大娘胡尔达·特兰佩尔舔了舔那两片富有性感的嘴唇。"那个人是谁？"

没有回答，因为曼佩嗓子眼干得快冒火了。

胡尔达·特兰佩尔把手伸进厩房药箱里。一只袖珍小瓶闪闪发光，晃得曼佩直耀眼。

"那个人是谁?"

特兰佩尔并不是曼佩的知交,但是这一小瓶酒……

他一把拿过酒瓶,就势喝了一口。他顿时感到心胸舒畅了起来。他咬着特兰佩尔的耳朵悄声说了些什么。特兰佩尔一听,不禁浑身骚动了起来。"哎哟哟,那头老公猪!"她一跺脚走了。她那翻卷过来的胶靴统的白色边圈来回擦着裙边,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她花钱买来了一个秘密。

一个谣言不胫而走,传遍全村。它传到好奇的女人和男人的耳朵里,滞留片刻,用肮脏下流的想象加工制作了一番,然后又继续传播开去:蜜蜂脑袋和养鸡姑娘!夜里在麦茬地上,夜里,夜里,夜里。据说她喊叫过,据说她啐过唾沫。在麦茬上挂上钩了,夜里。这只癞狗熊,不,这头畜生,可是她喊叫过……

门户敞开着,窗户敞开着。那条毒蛇爬进爬出。那简直是人类的福音,倘若所有的牲畜会如此迅速地育肥起来的话:两个小时以内就能长大到可以屠宰了。

泰奥·廷佩露出讥刺的神色,鼻子不住地跳动着。他一直说的嘛:"一头得奖的公牛,这个蜜蜂脑袋,得狠狠敲打敲打他!"

谣言继续传播开去。耳朵越脏,头脑越迟钝,它就越喜欢爬进去。农妇赛尔诺,干瘦得象皮匠手里的一股线,那对貌似虔诚的眼珠子转动着仰望天空。"共产党员跟小孩子交尾!"

弗丽达·西姆森是在计算犁沟的统计数字时听到这个谣传的。原来是蜜蜂脑袋和养鸡姑娘!西姆森双手托着腮帮。小小的、与身份相称的轻度忧伤。她的头发变了样了。她把一头棕色头发染成了金黄色。"金黄色头发使人年轻!"县里自然之友部的日历上就有这样的话。金黄色头发使人显得多么年轻!西姆森似乎恢复了青春,恢复了对男人的魅力。

人都会联想。在这一点上，人与猴子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了。如果人进行错误的联想，他也决不会因此就变成猴子。西姆森在联想：蜜蜂脑袋——养鸡姑娘——秋耕。她在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走出办公室！"白纸黑字写着呢。西姆森边走边继续联想。这个蜜蜂脑袋让冯施格特劳伊给治住了，打趴在地上了。她不是那样的人。她还是要向她的老对手伸出手去的。瞧我的头发，金黄色头发使人显得如此年轻！

西姆森越过麦茬地。凉鞋和花裙，嘴角叼着香烟。"丰茂田野"的妇女们在装麦秆。埃玛·丢勒递给西姆森一把叉。西姆森仔细打量那把叉，埃玛见了便说："哈哈，开个小小的玩笑嘛，嗯？"弗丽达不是为玩到这儿来闲逛的。国家机器感兴趣的是犁沟。她朝男人那边走过去。

维尔姆·霍尔滕逃之夭夭。赫尔曼·魏歇尔特啐了三口唾沫，好象看见了一个神灵。他眼看就要双膝下跪，就象当初牧人在田野里对耶稣下跪那样。只有弗兰茨·布默尔站在马车上喊道："小弗丽达，小弗丽达，你的头发涂成一片金黄色啦！"

蜜蜂脑袋仰面躺在地上修理他那辆摩托车。四个星期内禁止苦恼人曼佩喝烧酒！把这个布告贴到救火车房的墙上去，让乡里的信使当众宣布这个布告！

现在还来了个西姆森，从头到脚浑身金黄色打扮。"什么事？"

弗丽达脸上露出三分笑意。（蜜蜂脑袋果真趴在地上了！）西姆森叹了口气，仿佛她是在从她那双凉鞋的孔里吸气似的。"啊，奥勒，我们互相认识有多少个年头啦？多少个寒暑啦？"不要小看了孩提时代，不要小看了少女时代。对弗丽达来说，奥勒始终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她看得上眼的男子汉，哪怕有时候只是透过

窗帘看上一眼。但是少女已长大，少年已成人！奥勒和某一个叫安格蕾特·安肯的姑娘一起走上了婚礼坛。祝新婚夫妇幸福快乐！弗丽达忍受着处女生活的艰辛和匮乏。各人有各人的命嘛！一个男人不能掰成两半儿，但是弗丽达却抱着一线希望，这总不能算什么不正当吧！

"希望什么？"

"希望互相和平相处，象同志那样，象负有责任的人那样和平相处！"西姆森的嘴唇颤抖着。她嫣然一笑，不无娇媚之态，几乎令人惋惜。她拍拍花裙口袋。没有香烟。她从仰卧在地的奥勒的嘴里一把夺过那只咬破了的矮烟斗。"让我们抽一锅和平烟吧！"西姆森使劲猛吸一口，放下烟斗，打量着烟斗杆。那烟斗杆是用绝缘布粘在一起的。"屋里没个人照料，一个男人甭提有多邋遢了！"

"你说这话可别让埃玛听见了！"

"埃玛算老几？"小矮个，癞蛤蟆样，九十磅，更年期。奥勒需要活力，需要精力和一个敬爱他的女人。

蜜蜂脑袋火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危及国家计划的完成！"

"为什么？"

"和轻薄的女孩子在麦茬地里调情，不去犁犁沟。"

"你那个发了霉的脑袋瓜子里净动些什么肮脏的念头！"

"村子里的人都在说，公开在麦茬地里猥亵幼女，乱搞男女关系！"

蜜蜂脑袋从西姆森手里一把夺过烟斗。他双膝颤抖着。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却觉得光线暗淡了下来。"走开，别挡住光！"他对西姆森说道。

三十六

养鸡姑娘似乎是太阳的宠儿。那个流言，那条毒蛇，它没有找到梅特克。她把省下来的小母鸡饲料从鸡场拉到鸭场。

鸭子现在有六个星期的生命了，在母牛湖上嬉戏。它们游水，一头扎进水里觅食，健康活泼，饮湖水，大口大口地吞吃小虾和幼虫，吃游动的水草。这样的日子不久便会到来，到那一天梅特克便可以对合作社社员们说：从这水里为“丰茂田野”获得了多少多少千个马克的纯利润！也许奥勒主席会走到大会主席台前说：弥补野鸭子的损失绰绰有余。谢谢你，梅特克·马杜施同事！而埃玛·丢勒则也许会问：你是怎么称呼养鸡姑娘的？这是梅特克同志。教父母都在这儿呢！

噢，你们这些美梦哪，象湖畔的那些树一样美丽而挺拔！可是你们忘记克劳斯哈尔了吗，同志们？

当初，跟蜜蜂脑袋吵过那一架以后，克劳斯哈尔当即把鸽子舒尔茨叫来。“你马上去把疯子蜜蜂脑袋的那三千只计划外的小鸭子弄到县办鸭场来！”

“不行！饲料还不够我那五千只吃的呢！”鸽子舒尔茨说道。

舒尔茨是农民党党员。克劳斯哈尔无法用党纪来施加压力。他只得四处打电话搜寻饲料。他寻缝觅隙，钻计划错误的空子，在这儿抹掉点，那儿添上点，变他的官僚魔术。

鸭子活到七个星期时犯了病。第一天病了二十只，第二天四十只。它们无精打彩地坐在饲料槽前，不思饮食，脚丫也懒得动。三天，四天，它们便倒下死了。第五天竟病倒了八十只，鸭群就这样缩小着。是有敌人在搞破坏吗？

鸽子舒尔茨这下可急了。赶快请兽医来！兽医来了。鸭子缺维他命E，饲料调制得过于单一。肌肉萎缩。

鸽子舒尔茨怯生生道："莫不是鸭子需要水吧？"

"你别给我来反动言论！"

鸽子舒尔茨宁可得疥疮也不愿当反动派。"我是说，鸭子也许需要水里的藻类，浮萍。"

"胡说八道。"

鸽子舒尔茨不吭声。他悄悄搞来了青饲料，把谷物发酵，盘算着要去逮池塘蚊虫和水蚤。他简直废寝忘餐，成了维他命迷了，他终于战胜了鸭子死亡症。

在此期间，县报编辑部曾讯问过克劳斯哈尔："填鸭期快结束了。给主妇煎锅准备的五千只专用鸭子怎么样啦？"

克劳斯哈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叫来鸽子舒尔茨。"报销了多少只死鸭子？"

鸽子舒尔茨战战兢兢说了那个数字。

克劳斯哈尔咒骂那篇为首创精神预支一顶桂冠的广告文章。

克劳斯哈尔式的首创精神里还包括着幸运。这一回幸运以渔夫安肯、前蜜蜂脑袋家主妇的哥哥的身份来到了克劳斯哈尔的办公室。

渔夫安肯叉着双腿站在克劳斯哈尔的写字台前。"我没法完成我的捕鱼指标！"

克劳斯哈尔保持着应有的严肃态度。"你别给我来这一套！你把鱼赶到别处去了？"

渔夫安肯依然叉着腿，依然一脸的怒气："这叫什么话。我的鱼给蜜蜂脑袋的鸭子吃掉了。"

一听这话，克劳斯哈尔心里猛然一动：这下，他简直是获得了正式的权限，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蜜蜂脑袋的未列入正式计划的鸭子吞并到他的县办鸭场去，以弥补那儿的损失了。

梅特克正在准备晚餐饲料，将饲料倒在槽里，作好了开饭的一切准备便摇起铃来。她摇的是从前挂在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的那头牝马缰绳上的那些铃。鸭子扑棱着翅膀从湖汊一摇一摆朝饲料场走去。它们喝着、吃着这省下来的小鸡饲料。梅特克哼哼着唱道："做窝吧，洁白的大雁，做窝吧！……"

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从村子那边驶过来。过了一会儿，那隆隆的响声振得鸭舍直颤抖。三辆载重卡车开了过来，每一辆都有一个挂车。

七个男人蜂拥而上。有一个笑容可掬地向梅特克走来。那是鸽子舒尔茨。"你该感到高兴，我们来拉鸭子啦！"

一张纸片在梅特克手里簌簌发抖。"事由：调拨约三千只填鸭……"签字笔迹不清。公章一点不假。

"竟有这样的事？"梅特克强忍住心中的悲痛，没在那些面露笑容的男人面前失声哭泣起来。她找蜜蜂脑袋。蜜蜂脑袋在城里。她找卡尔·克吕格尔。克吕格尔在拖拉机站。她终于在外面遇见了维尔姆·霍尔滕。"帮我个忙吧，维尔姆·霍尔滕！"

鸭场里一片喊叫声和嘎嘎的哀鸣声。马戏团的老虎闯进那儿去了吗？鸭毛四处飞扬——鸭子们心惊胆战，喊声四起。

三十七

麦茬地上空繁星满天。蜜蜂脑袋坐在鸡车的梯级上。他在

裤兜里摸打火机，想在这静夜里抽一袋烟。摸出来放在手里一看却是一件别的铁皮玩意儿，一件他欢乐岁月里的熟悉的物件，他那只旧口琴。它偷偷溜到裤兜里去了。真是怪事！

裤兜里的这只口琴的白铁皮侧壁已经没有光泽。蜜蜂脑袋把它搁在唇间，吹了一吹。口琴响了。那声响显得衰老脆弱。那声响传向远处。他侧耳倾听那声响。听，那野蜂叫似的低音音响！那是蜜蜂脑袋自己；那是他的情愫。听，那小提琴般优美动听的高音！那是梅特克；那是她的情愫。蜜蜂脑袋了解梅特克的情愫吗？可惜不了解。梅特克了解蜜蜂脑袋的情愫，一个在孤独寂寞的生活丛林里漫游的男子的情愫吗？林中一块空地？一个姑娘站在那儿？

你在等谁呀，姑娘？

我等你。

真对不起，我的姑娘，你眼睛大概瞎了吧？站在这儿的不是小伙子。我的头发已经灰白。

只要我愿意，银莲花花萼上的蚊子我也看得见。

你在等我？

蟋蟀和蚱蜢的鸣叫声与蜜蜂脑袋的夜曲交响在一起。一个气势磅礴的乐队！一阵夜间的困意向蜜蜂脑袋，向这个创业时期的积极分子袭来。（请所有的新闻记者和肖像画家不要把这披露出去）他在做梦，梦见了爱情：从前有一个男子，他爱上了姑娘克梅特。爱情使他变得敏捷、机智。我没有夸张：他能把太阳光捉住。爱情使他变得坚强。信不信由你们，反正那个男子的确能把他自己的影子拾起来扔进阴暗的垃圾坑里。这就是那个男子。

克梅特姑娘不仅才智出众，而且有天生的丽质。她一看谁，

谁就禁不住露出笑容。她一触到谁，谁就高兴。谁听见她的声音，谁就会象风里的花瓣一样震颤，而且克梅特能在一条彩虹上行走，就象在街上行走那样。

但是恋人们并非生活在最甜蜜的世界里。邻居过来埋怨说："我辛辛苦苦，整天采集浆果，可是到晚上一看只有篮底一层浆果。有人偷我的。"

邻居的邻居诉说道："我在挨冻。我的老婆纺了一夏天的线。我织了一夏天的布。秋天到了，我们的布给人偷走了。苍天有灵，我站在这里挨冻呀！"

那个男人，那个恋人听了怪难为情的，便对邻居们说道："偷了你们的东西的人，也会来偷我的东西的。让我们去找那个小偷，去跟他算帐！"那个男人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深深的爱着一个人。

"丰茂田野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席沉醉在这场大型协奏曲里，在鸡车梯级上睡着了。晚风习习，送过来阵阵收获地里的清香。蝙蝠绕着夏收值班守卫室纷飞。口琴滑落到扁平的麦茬上。星星在闪烁。

对于蜜蜂脑袋来说，这是一个多事的日子：丢了摩托车，修车，头发染成金黄色的西姆森，那个恶毒的流言。要他拿这种可畏的女人的污言秽语去惊扰梅特克吗？不。

蜜蜂脑袋骑摩托车进城。一路上让迎面的风猛烈吹拂着他那长满毛发的胸脯，他感到神清意爽。仿佛风把他的怒气吹散了。怀疑他这个五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发生暧昧关系倒也没啥了不起的。可是那位二十岁的姑娘对这种没头没脑的幸福是什么态度呢？

蜜蜂脑袋思前想后回忆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在他那坎坷的

人生道路上未曾有过多少幸福的馈赠。幸福小姐，如果您留着一件小小的礼品要赠给我，那可真是不错哩。在“丰茂田野”合作社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可以找到我，最后那幢房子，左边那扇小门。

马路两旁的树似乎在滑过来，在对这个凶猛的驾驶摩托车的人低头弯腰。“嘘，嘘！”菩提树和栗树窃窃私语，宛如老太婆在警告他。他在动什么念头，想谈情说爱啦？他仍还是某个叫安格蕾特·安肯的人的丈夫。他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律师事务所里的人并没有等着蜜蜂脑袋来呈递他的离婚申请书。等到他，一个大主顾，带着一份紧急委托书来到的时候，事务所的大门已经关上了。简直官僚主义到了家了：星期三办理离婚申请。今天不是星期三吗？星期三倒是星期三，但是还没到十六点。

奥勒利用这段时间来到拖拉机站，想在那儿再找一台捆草机，供“丰茂田野”收获庄稼用。

当这位农民又想起他的离婚案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坡了。律师的办公时间已过。这一回蜜蜂脑袋咚咚咚狠命的敲门，一直敲到有人来给他开门。“您这个人哪，您六年都等过来了，这回急成这样。新的配偶有几个月的身孕啦？”

现在听了这话他也不觉是受侮辱了。他笑眯眯的，用含混不清的话回答着，办好了一切该办的手续。这时，外面已经天黑了。

当梅特克同霍尔滕一起来到鸭场的时候，那些男人们已将最后几只鸭子扔进载重卡车，正在抽烟，抹汗，吹掉嘴唇上的小鸭毛毛。鸭子的贼叫声已经变成为一种心惊胆战的嘎嘎鸣叫声。

霍尔滕拿腔作势，大耍起威风来。“谁派你们来的，你们这

帮抢鸭子的强盗？”

那些男人们听了哈哈大笑。“你来装车来晚了一步了，好小子。”

激烈的争吵，搀杂以从迈耶骂人词语大百科词典中精选出来的牲畜名字，象是闷热的夜晚里凉爽的清风。

“把鸭子卸下来！”

“空车跑回去你付车钱，你这个小骑士？”

霍尔滕无可奈何地回头朝梅特克看了看：丝毫不象是个夺得棕榈叶的人。

梅特克到马伊贝格去。她象童话里的那个姑娘，骑着自行车追赶在马路上空飘舞的轻软的鸭毛。

县委机关已经下班了。要那儿的人加班加点去等候一个好唉声叹气的养鸡姑娘来告状吗？

梅特克央求看门人把克劳斯哈尔家里的地址告诉她。小收音机里奏着音乐。看门人情绪和顺。维也纳圆舞曲听得他心醉神迷。他出乎意料的客气，甚至说了声：“请！”

在克劳斯哈尔家里，那位陌生小姐受到孩子们的迎接，被领进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克劳斯哈尔和他的妻子正在看电视，一场足球赛。“什么事？”

梅特克结结巴巴提出了她的请求，好象是在向那昏暗的房间诵读一首圣诞诗。克劳斯哈尔的妻子不以为然地打量着她。克劳斯哈尔眼睛盯着足球赛。“有人需要那些鸭子。”

“但它们还没有长大呢。”

“现在我可得说句话了，小姐。”克劳斯哈尔的妻子接过话茬道，“我丈夫是知道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该干的。”

梅特克没有被吓退。不管怎么说，把鸭子拉走了，蜜蜂脑

袋，那位主席，是不会善罢干休的！

“蜜蜂脑袋是同意了的。”说罢，克劳斯哈尔点燃一枝香烟，又专心致志地看起足球赛来了。

过了五分钟，足球赛结束。克劳斯哈尔打开天花板灯。梅特克早已走了。“二比零的时候她就不见了，正好是在二比零的时候走的。”夫人说道。“她莫不是有点儿神经病？”

克劳斯哈尔大概感觉到，还有一丝悲伤滞留在房间里，沉思了一分钟，然后晚间新闻节目开始，他必须了解有关世界和平的形势。

梅特克满含着愤怒和悲痛回家。回家？她的家，那为着一个有用的事业付出的共同劳动，已经被人给出卖了。

尼特纳格尔大娘，梅特克的贴心人，已经睡了。夜阑人静。梅特克又走了出去，想去看一看麦茬地里的母鸡。她面临着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夜晚。

蜜蜂脑袋还一直坐在鸡车梯级上睡觉呢。梅特克太伤心了，竟没有受到惊吓。原来这个人坐在这儿呢，这个备受崇拜的人！他那顶皮便帽歪戴在一边，他象马一样半张着嘴打着呼噜。梅特克碰着那把口琴。

“站住，是谁？口令？”蜜蜂脑袋手脚乱舞一起，跳起来，醒了过来。他想起，他是想来向养鸡姑娘道歉的。

他们象在演一出传统的误会喜剧，答非所问地互相谈着话：他谈昨天夜里，他当时并不想吓唬她。她谈到鸭子给人拉走了。

“鸭子怎么啦？”

“你老糊涂了！”

还有什么事？没什么了。星星闪烁，蚱蜢在叫。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三十八

那么，蜜蜂脑袋是老了。一个老爷爷了。他真想拔掉两颗大门牙，在他的烟斗咬口上包一层橡皮，象玛士撒拉[1]那样说话带嗞嗞声，口角流涎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蜜蜂脑袋便又起来了。上年纪的人睡得少。他想走出昏暗的小屋去，这时埃玛挡住了他的路。"老白毛，现在你追逐起小孩子来了？安东会处分你的！"

"现在你拿村里的流言蜚语磨起你那两片嘴皮子来了？安东会感到惊异的！"

"你跟那养鸡姑娘勾搭上了没有？回答！"

"没有，没有。"蜜蜂脑袋大声嚷嚷。

"这种事你休想！我家里不时兴埃及人的那一套！"

蜜蜂脑袋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这一声震得小屋直摇晃。这么说来，这谣言也传到埃玛的耳朵里了。这个世界是一座疯人院吗？她竟然叫他老白毛。一位妙不可言的同志！他要搬出去。搬到哪儿去呢？也许要一间老家的房间？泰奥·廷佩会把鼻子颤动得象脱了臼似的。

痛苦继续折磨着他，这种痛苦他在从前是全然感觉不到的。他进城去找冯施格特劳伊。他是那儿的第一个来访者，办公室里的一个会议还没开始他就来了。

见到这位不速之客，冯施格特劳伊并不愉快。他在一个村子里开了半宵的会；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三千只鸭子。让魔鬼来

---

[1] 《圣经》中族长之一，传说享寿九百六十九岁。

当县委书记好啦！

他给克劳斯哈尔打电话。“那些鸭子是怎么回事？谁让这么干的？”

蜜蜂脑袋在淡红色的椰子皮地毯上来回踱着步。冯施格特劳伊终于撂下听筒。“是个误会。对不起。”克劳斯哈尔是想帮忙把鸭场腾出来给进口牛用。

蜜蜂脑袋敲敲写字台。“还我鸭子！”

重新给克劳斯哈尔打电话。重新谈话，这一回只谈了五分钟，然后冯施格特劳伊便非常缓慢地放下听筒，强作笑容道：“已经宰了——那些鸭子！”

砰地一声蜜蜂脑袋关上了今天早晨的第二扇房门。他挺直身子走下楼梯，但在大门口他不得不扶住他的摩托车。栗树在颤动，铺在人行道路面上的石块似乎都在拱起来。蜜蜂脑袋正在经历一场小小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地震。已经老成这样了吗，老白毛？回家去吧，老爷爷！蜜蜂脑袋看见梅特克在笑他。你也飞掉了鸭子了吗，亲爱的老爷爷？一下就飞走三千只？

哄然大笑。整条大街都在笑。蜜蜂脑袋定了定神，发现有几匹马在粮站旁边嘶叫。

半个小时以后，农民蜜蜂脑袋焕然一新走出一家理发店。他在玻璃橱窗前站住，照了照橱窗玻璃，仔细打量了一番他那刚剃过的脑袋。他让柔和的夏季晨风微微吹拂那秃头，然后又戴上那顶皮便帽。他准是想到头发变成金黄色的西姆森了。

在从前的蜜蜂脑袋家场院里有一群外国母牛。各色牛叫声响成一片。三十头小母牛，其中十头已经有胎。苦恼人曼佩在它们中间转来转去。经过长途跋涉的西方的母牛，然而它们那

惊呆的目光并不比曼佩的本地小牛显得少愚笨一些。“哞。”一头小牝牛叫道。曼佩转过身。“你瞪大眼睛看什么？我是苦恼人曼佩。你学德语。瞧，蜜蜂脑袋来了，领头公牛，懂吗？”

很好的牲口，但蜜蜂脑袋看了并不高兴。“嗯，嗯，嗯。”他哼唧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鸭子请出去！母牛请进来！两次违犯协定。你把我给骗了吗，老伙计？蜜蜂脑袋同县委书记的关系本来是有希望稍稍改善的，如今却有了一条新的裂痕。

廷佩站在牛厩门口。他的鼻子在颤动，这表明他正在品尝蜜蜂脑袋失败的滋味。

三十九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老人们说道。“任何事物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西格尔老师说道。这句话复杂了一点，但有科学性，决没有错误。谣言有两面吗？看来是这样的。

夏末的一天，蜜蜂脑袋与罗泽卡特琳·森夫不期相遇。森夫太太身穿领口开得很深的夏装，色彩鲜艳，眼睛深情地滴溜溜的转，言词泼辣。“你好，蜜蜂脑袋，听说，你腻味独身生活想改变改变生活方式了？”请走过来点嘛！罗泽卡特琳无可依傍，无所牵挂。她随时准备为蜜蜂脑袋的计划效劳。

蜜蜂脑袋不知道跟罗泽卡特琳有什么计划。

但他曾劝说罗泽卡特琳加入奥伯村的合作社。“已经加入了。”

“谢谢，谢谢，这很好嘛。”蜜蜂脑袋嗫嚅道。

森夫太太抚弄着她那条由鸽蛋般大小的宝石组成的项链。“我看见你为了防虫子和虱子把胡子刮得这么光，头发剃得这么

短，一种同情你的感觉，在我心头油然而生，我干脆把我的家产交给集体农庄，搬到你那儿去吧。”

真是万幸，这当口尼特纳格尔大娘正巧从村里的大道上走来。蜜蜂脑袋有事要跟她商谈。“回头见，罗泽卡特琳，祝你称心如意，诸事遂心！”

蜜蜂脑袋的救护天使并非总是这般到处游荡，随时可供他调遣的。一天晚上，他正站在母牛湖边上的泥灰质草地上，突然小湖汊里响起一阵强劲的拍水声：胡尔达·特兰佩尔正拍溅着水从浅水里走出来。她那赤裸、丰满的肉体象一个二百磅重的天使在那儿晶莹闪亮。“这才叫中看呢，我的小公牛奥勒，嗯？战前时期的第一流产品！”

蜜蜂脑袋扭头就向一边走去。特兰佩尔太太站在湖边低湿的泥地里。“你不愿意看上帝赐给你的礼物，那你倒是把我的汗衫扔过来呀！”

蜜蜂脑袋把汗衫扔给特兰佩尔太太，便悄悄钻进灌木丛里。

“你躲起来了？胆小鬼！嘻！嘻！怎么样，有一个女人跟你勾搭上了？”

“闭嘴！”蜜蜂脑袋躲在灌木丛后面失声喊道。

“嘻嘻，你真是个生手，是个胆小鬼！”

蜜蜂脑袋慌忙逃跑，仿佛那个狂暴的猎人① 正在追捕他似的。一到小屋的过道里，他从汗津津的脑壳上一把扯下皮便帽。埃玛向他迎面走来。“有人找你。施丹姆太太。”

施丹姆太太始终身材苗条、别具风姿。中间分缝的圣母玛

---

① 德国神话称：夜间有大队的幽灵在空中狩猎，呼唤声和狗吠声响彻一片，狂暴猎人指这队幽灵猎人的指挥者。

利亚式的头发，柔软的双手。“对不起！”

蜜蜂脑袋打开他那间小房间的门。“请。”

埃玛横插一杠子。“就待在这儿！”埃玛正在清扫屋子。她还没有给蜜蜂脑袋的床换上干净床单呢。

施丹姆太太感到很难堪。“对不起，不过事情很急。”

“有话就说么！”

是的，施丹姆太太想举办一次诗歌朗诵会庆祝收获节。

“举办一个——什么？”

施丹姆太太想约请一个诗人。现在时兴这个。

埃玛：“找蜜蜂脑袋有什么事？”

要请蜜蜂脑袋以合作社主席的身份也在请柬上签个字。

可以，问题是：请一个诗人得花多少钱？别叫合作社背债！

“Pas de quoi，花不了什么钱的。”施丹姆太太说。“对不起，这是法语。”但诗人是个理想的点缀。你看怎么样：二十首诗，每首四马克。请诗人是不用花钱的。

蜜蜂脑袋想到了不花钱的印刷品。“凡是不花钱的，就没有人爱看。”

施丹姆太太解释道：诗是文化方面的一种特殊产品，跟宣传小册子是两码事。诗歌的学问可深了。施丹姆太太谈好几个钟头也谈不完的。

“蜜蜂脑袋的床单我还得换呢。”埃玛道。

施丹姆太太听出话里有话就走了。“对不起。”

翌日晚上，海尔塔·布勒特步履轻盈地走进这间简陋的小屋。身材瘦小的小海尔塔，替她父亲照料牲口的女工，温柔的眼睛，略微有点歪斜。她穿上了节日的服装，系了一条新围裙，围了一条小白领。

埃玛满腹狐疑，突然转过身来。“什么事？”

“奥勒叔叔可以到扬老头家来一趟吗？有急事。”

“扬老头想参加合作社？”

“也许是的。”

“但晚饭以前去不了了。”

好吧，海尔塔有时间，可以等候。可是等到吃完晚饭外面就太黑了，她有点害怕。

小母鸡埃玛嗅到了苍鹰的气味。“难道来的时候天倒亮着吗？”

“对，不，但现在天色晚了。”瘦个子小海尔塔东拉西扯地闲谈牲口、牛奶和黄油、合成纤维内衣以及时装式样。“啊呀，埃玛阿姨，现在你也把小辫子剪掉了？”

埃玛一听不禁伸手摸了摸那一头滚圆的短发。“不剪不行了。我掉头发。几乎风一吹就会掉。”

“啊哈！”蜜蜂脑袋说。“给去年秋天的风刮掉的。”

“闭嘴，你这个秃子！”

布勒特家里没有音乐了。但有财产和家园。没有看见布勒特的妻子克丽斯蒂娅娜的人影。“她病了吗？”

“她出去随便走走，嗯。”蜜蜂脑袋不必担心。细瘦个儿小海尔塔会象主妇那样侍候他、款待他的。

小海尔塔端上家酿草莓酒。男人们一如既往地喝酒。小海尔塔端来下酒菜：肘子，也有酸菜。扬老头眨了眨眼睛。“小海尔塔很能干，很会做饭，嗯？”

蜜蜂脑袋点点头。“瘦小体弱，文静庄重。”

扬老头大口大口地啃肘子。也许他正在作出重大的决断。

突然他跑了出去，好一阵子都没进来。他一定是在清点牛和猪呢。

只有蜜蜂脑袋和小海尔塔两个人待在一起。瘦小的海尔塔啃着一只猪耳朵，叹息说："世界上的人现在时髦得很。简直叫人快要跟不上时代了！"有的女孩子竟嫁给有孩子的鳏夫。小海尔塔是不愿意干这样的事的。鳏夫没有孩子，这才好呢。

蜜蜂脑袋边吃边竖起耳朵听着。小海尔塔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打什么主意呢！西格尔老师不是孑然一身东奔西跑，在数天空的星星和鸡蛋里的小鸡吗？一个象维尔姆·霍尔滕那样长着马牙、脸上有雀斑的男子难道就不能跪下感激上苍给他一个象小海尔塔这样的女孩子吗？

小海尔塔脸红耳赤。这也对，但她应该找一个稳重一点的人。

扬老头回来了。"你们已经好好地相互侦察过一番了吧？"

老朋友喝酒，碰杯，又喝酒，跟先前一样谈笑风生。但是蜜蜂脑袋为什么象个饿瘪了肚皮的人，还老坐在那儿啃肘子呢？他不想看一看布勒特家里新添置的物件？譬如小海尔塔的嫁妆吗？

蜜蜂脑袋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了。有官方文件为证。他太累，爬不动楼梯。他还不如再喝一杯，谈正经事吧。布勒特把他找来有什么事？

"哎，哎，哎。谁老是发问，谁就是笨蛋！"

"那么，你是想加入罗？"

"如果你娶小海尔塔，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蜜蜂脑袋呛着了，一个劲儿直咳嗽，布勒特关心地拍着他的后背。咳嗽还是止不住。蜜蜂脑袋边咳嗽边缓步走了出去。

四　十

九月带来了湛蓝的早晨，金色的中午。下午阳光斜射下来，和煦的秋风吹拂大地。秋风没有象古老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把庄稼茬儿刮倒在地里。茬儿被犁翻，腐烂成腐殖质。

大个子格奥尔格·沙贝不能整天老呆在他的理发店里等顾客，不能一个劲儿地老是给润发水、牙膏和卷发夹标价。他在院里经营着微型农业：两头山羊，一头猪和五十只种豚鼠。那些秘鲁豚鼠是乡村理发师以老资格军队卫生员的身份为了医学科学的目的饲养的，这显示出他内心里对医学的敬意。

沙贝铺子门铃上方的线圈盒里有一只蜘蛛。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只蜘蛛相当空闲，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两个顾主光临的间隙用蛛网将线圈和门铃的铃舌联结起来。出现了短路时，铃舌只能微微颤动，蜘蛛网里那些筋疲力尽的苍蝇也颤动起来，似乎在作垂死的挣扎。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店铺门铃里的蜘蛛就一事无成了。门铃的铃舌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刚织成的网架扯断。理发师沙贝的小钱箱满了，蜘蛛却只好挨饿。

收获节临近了。格奥尔格·沙贝在店铺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节日期间顾主拥挤，兹请敬爱的逢星期六来理发的顾主们分别于星期四和星期五来理。”

村里所有没机会在城里理发的人都是格奥尔格·沙贝的顾主。沙贝将顾主分成小组。这些小组他都加以严格区分，理发时遇到什么顾主就说什么话。

第一组里有卡尔·克吕格尔、蜜蜂脑袋奥勒、维尔姆·霍尔

滕、埃玛·丢勒以及那些把收获节当作检阅成绩的机会的人：瞧，尽管遭猜忌，受诽谤，我们照样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们，我们的合作社！沙贝不赞成蜜蜂脑袋以及他那一伙合作社里的朋友。他们想取消田埂。田埂上长着沙贝的豚鼠吃的饲料。

沙贝把施丹姆太太、约瑟夫·巴塔施、小海尔塔·布勒特、弗兰茨·布默尔、鹅翅膀卡勒、赫尔曼·魏歇尔特这一类人以及许多别的人归入第二组。对他们说话时不用斟酌字句。他们温和安静，不莽撞激进。他们随遇而安。不管他们怎么样，地球还是照样在转动。

属于另一组的是那些留恋过去，一味向后看的人：胖赛尔诺、渔民安肯、小喇叭舒尔策以及其他的老农民。他们怀念旧时，想当初他们的话在村里还是蛮有分量的哩。他们气喘吁吁地望着这红旗招展的收获节，宛如锁在棚里链条上的公牛看见了春天的牧场。

有几个人在这几组顾主之间跳来跳去，就象窥视新鲜马粪的麻雀：会计博伊希勒、苦恼人曼佩和酒店老板米舍。沙贝本人属于他们这一类，但他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自己是属于象扬·布勒特、消费合作社售货员丹克以及弗丽达·西姆森那些哪个组也归不进去的人之列。

对于沙贝来说，弗丽达·西姆森是个具有特殊性格的特殊人物，因为她在城里那家跟他抢生意的理发店里染发。干吗这样装腔作势的？必要的时候沙贝也染得了的嘛。难道他没有给年轻小伙子引进时髦发型、给妇女们添置了一个电烫器吗？

收获节的顾主们开始向沙贝的铺子里拥来：双颊下陷的沙贝太太打扫地板上各色各样的男子的头发，把那只古朴的花瓶擦拭干净，她丈夫从农民脸颊上刮下来的胡子茬泡沫就甩在那

只花瓶里，她同一只信不过的闹钟一起监视着那架电烫器。妇女头发按顾主要求在小铝管里煮沸、卷成波状并烫成鬈发。

在烫发器的金属罩下端坐着小海尔塔·布勒特。奇怪，星期五下午她竟能从家里走得开。

一点也不奇怪！是扬老头要小海尔塔来的。她将在收获节上演奏手风琴，一个人独奏，这是西格尔老师点的节目。小海尔塔希望登台演出时长长的螺旋式发卷直垂到肩头。

卡勒·蔡茨让沙贝用篦子给他篦头。他的额头上老是垂着一绺头发。那一绺头发使他获得了"鹅翅膀卡勒"这个绰号。

沙贝太太时而在厨房里忙碌，时而在理发铺子里张罗。她不时地望望闹钟。烫发有规定的时间。煮得太久，最好的土豆也要爆裂。

现在闹钟的长针走到目的地了。小海尔塔的螺旋式发卷已经煮熟，但闹钟却不响。"丁零零！"沙贝太太发出闹钟的响声。

格奥尔格·沙贝知道这打的是什么钟。他让卡勒·蔡茨坐着，关上烫发器，拍拍全身发热的小海尔塔的面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晚上，中年男子们来到沙贝的铺子里。相当晚的时候胖子赛尔诺来了。理发椅太窄，他的屁股坐不下。沙贝太太搬来了厨房炉边的长凳。赛尔诺叹着气坐下。收获节？这关他的什么事？他将在春天过生日。这就够他开销的了。

四十一

是的，这个赛尔诺，同志们！自我们撂下他以来，他日子过得怎么样？想当初他不是曾低价弄到过某个锯木厂老板拉姆施

的一辆汽车吗？

别提那辆汽车了！此一时，彼一时！这个人现在没有朋友啦！当时赛尔诺不愿意到驾驶学校去当小学生。他先在家里稍许练了一练。一开始就五十四马力，这对他来说太厉害了，他开始练时谦逊地只用了两匹马拉，想先学会操纵方向盘。

早晨天朦朦亮他便已坐在方向盘前面。他的瘦妻子赶着套在前面的马。“吁吁！”驽马们猛然走动了起来。汽车留下一道厚厚的煞车痕迹。“停！”赛尔诺寻找制动杠杆。他想到了曲柄刹车闸，据他所知，马车前就有那么一个。他找到了一个曲柄，摇了起来。车身侧面一块窗玻璃顿时消失了。“哎呀，我的天哪！”莫不是教友拉姆施把我坑了，他这么便宜就把这辆汽车卖给我是因为刹车闸踩不动了？

赛尔诺叫醒村里的铁匠艾森豪尔。铁匠把手刹车闸的杠杆指给他看。“师傅正式上班前干一个小时活要两个马克五十芬尼！”

“这成了什么世道了！”干瘦的赛尔诺太太嘟囔道。“再也没有人会出于基督的博爱精神给别人干点什么事的了。”

第二天早晨，赛尔诺夫妇就敢于在晨熹中将套马的汽车开上村里的马路，最后甚至开进田野。

一个人，不管是老实人还是滑头，在布卢梅瑙干了点什么出格的事，人民警察马尔滕能不干预吗？

马尔滕刚上完夜班。他正推着自行车顺着田间小路往下走，一眼便看见了赛尔诺的奇特的练习车。“开着汽车上哪儿去呀，赛尔诺师傅？”

赛尔诺凶神恶煞般坐在方向盘后面。“反正不到你家里去。”

马尔滕上完夜班心绪也不是很好。“这辆汽车没收了！”

后来，胖子赛尔诺费尽周折，才从那个马尔滕称之为支持叛逃的罪名中摆脱了出来。

在其它方面，赛尔诺也不顺心。继赫尔曼·魏歇尔特之后，那个打短工的女孩子也离开他走了。她在马伊贝格陶器厂找了个工作。这叫什么话呀！现在，一个农家女雇工不去往罐里装牛奶和奶油，倒制造起空罐子来了。

“农业在崩溃，难道不是这样吗？”赛尔诺大声嚷嚷。一个国家不能靠摇旗子、开会和贱民百姓的悖逆反上过日子。想当初兴登堡当总统，那才真是黄金时代哩。那个人懂农业，自己就是大地主！

赛尔诺向牧师发泄他的不满。牧师援引圣徒的名言：“要坚忍！不要粘在尘世上！照料好你们的灵魂！”

赛尔诺扭歪着脸。一位农民牧师的奇谈怪论。教会不是也拥有土地吗？“也有，也没有。”牧师正在考虑将教会的土地出租给蜜蜂脑袋的合作社。蜜蜂脑袋已经把村里的那块荒地开垦出来，为什么不能在教会的那块地上也种上庄稼呢？这叫什么话呀！地上的原则和天上的根基都在动摇。

从此赛尔诺再也不上教堂了。他辞掉了教区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那位干瘦的农妇依然身穿黑衣严肃恭敬地去做礼拜，去同可爱的上帝商量她的工作计划。“我现在去找主。”她会这样对赛尔诺说。“我看得出来，你疏远他了。你在家看着锅里的烧鸡！”

不，既然现在牧师是合作社的一个帮手，赛尔诺跟教会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牧师干脆到合作社的文化室里去祷告好啦。他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事都看不顺眼，把星期日吃的烧鸡烧糊了。每星期天中午赛尔诺家里争吵声不绝于耳。就好象上帝已经悄

悄从他家里溜走，去参加共产党人的合作社社员大会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蜜蜂脑袋和克吕格尔来拜访赛尔诺了。"你想参加合作社吗？"

"谁说的？"

"你自己。我们在街上听见的。"

听错了。赛尔诺永远不会同一个叛徒走到一起去的。

卡尔·克吕格尔急了："谁是叛徒？"

"牧师。"——赛尔诺又找到了一个阻碍他加入合作社的人。

时光流逝，不久赛尔诺的家计便有了起色。又找到了一个雇工。他长得又粗又壮，一脸的麻点，一人干两个人的活，似乎还是个旧派人物。

但这件事情有一个麻烦之处，着实叫人感到棘手：这个雇工是个刑满释放犯。在一次工资争端中，他曾一粪叉捅伤了他的前东家。有一个农林业工人工会，他把这给忘了吗？粪叉扎进了东家的高贵的臀部。这对于赛尔诺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你拿着叉子跟在你东家的背后追他来着？"他好奇而又胆战心惊地问。

"没有追，那混蛋跑了。叉子扎进他肚子才好呢。可惜。"

"哎，哎，哎！"

赛尔诺的家计固然又兴旺了起来；他结清了种植计划和税务方面的欠帐，还储蓄了一点钱，但是这种繁荣是必须以恐惧和让步作为代价的。

按照古老的传统，这一对东家夫妇每逢星期日都在那间起居室里吃饭。老女佣和雇工必须跟平时一样在厨房吃饭。烤肉刚刚端上饭桌，雇工奥托拿着明晃晃的小刀便来了。赛尔诺跳到餐具柜后面。东家太太在风琴旁祷告。奥托扑向那只烤鹅。

他割下两只鹅腿，走了。

不久，赛尔诺夫妇不经奥托允许连到邻村走动走动都不行了。"今天别出门！"奥托故意来回摆弄着粪叉。"一星期下来马匹跑得够乏的了。"

赛尔诺悄悄地缩了回去。

连赛尔诺家何时开始一天的劳作，现在也得由奥托来安排了。赛尔诺在四点钟穿着裤衩背心走过院子，去叫醒老女佣人，但奥托已经拿着粪叉站在大门前，在那儿刮着什么。"六点开始干活，六点！"

赛尔诺光着腿悄悄走回卧室。

一种危险的生活！东家太太一味地祷告，东家则脸色苍白，频频受到惊吓，使他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

但在最近几天里赛尔诺又抖起来了。格奥尔格·沙贝感受到他的这位老主顾又一帆风顺了。他给这位胖农民刮胡子通常都是刮两回。赛尔诺用小香肠般的手指头摸摸软如海绵的面孔，却总还摸得着胡须茬。沙贝只好第三次给他涂擦肥皂、刮胡子。赛尔诺则披着刮脸巾坐在那儿，俨然象个披着白色披风的国王，一边还抽着一支黑色的雪茄烟。那烟叶似乎不是在东方的田野上生长出来的。"拿烟灰缸来！"

沙贝太太赶忙拿着一只干净的茶碟跑了过来。

蜜蜂脑袋作为这一晚上的最后一位主顾走进沙贝的铺子。他打过招呼，坐下，拿起县报来就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真有他的！但蜜蜂脑袋就是不愿同赛尔诺说话。寂静。——寂静得格奥尔格·沙贝都快要听见铺子门铃小盒里那只蜘蛛织网的声音了。

赛尔诺终于刮完胡子修好面了。沙贝给他刷了刷外衣领子

和肩膀。这位农民象去掉了一身跳蚤的叭儿狗那样抖动着身体。他打量正在看报的蜜蜂脑袋。蜜蜂脑袋察觉到了他的目光。“你想干什么？”

赛尔诺把沙贝支使走。“也许你的豚鼠下崽子了！”

只剩赛尔诺和蜜蜂脑袋两个人了。街上驶过一辆马车。赛尔诺一本正经地保持着缄默。蜜蜂脑袋觉得这样装腔作势太可笑了。“你愿意加入吗？”

赛尔诺的浑厚的笑声充满了那间小理发铺。那只店铺蜘蛛突然停止织网。要赛尔诺加入吗？“会有这样的事吗，嗯？”蜜蜂脑袋应该退出。赛尔诺建议他退出。难道他没有看出人家在玩弄什么把戏吗？人家拿走了他的鸭子。人家硬要他多养牲口。人家不给他饲料。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呢。蜜蜂脑袋令人同情。难道他非要让人家来发号施令不可吗？赛尔诺悄声耳语了起来：“说一句农民的知心话吧：海外有新措施。情况不久会有变化。最新的消息来源。”

蜜蜂脑袋挖苦道：“这消息来源我知道！”它就放在赛尔诺家里的五斗橱上。

赛尔诺火了，他是不听那只制造政治流言的盒子①的。是一个天使，他见到了一个天使。

一个天使？让天使来见见蜜蜂脑袋嘛。

“你只管挖苦好啦，挖苦吧，天使不是好惹的。你等着瞧吧！”

四十二

收获节已到。在这一天里，一切忧愁统统被收敛起来，搁到

① 指收音机。

了一个角落里。用吹横笛和打鼓把人们唤醒！这个节目是弗丽达·西姆森提出的。西格尔老师觉得这个节目军事味儿太浓。他自作主张把这个节目抹掉了。于是，他领着唱歌的儿童挨门挨户把人叫醒。“里面睡觉的人，你们醒醒；布谷鸟已经叫过……”“你们看，东方火红一片！……”儿童也把歌声馈赠给个体农民。“我们把和平送进每家每户……”孩子们唱歌没有手风琴伴奏，小海尔塔心里感到很是不安。她加入了这个行列，她尤其愿意和西格尔老师作伴。她头上的螺旋式发卷还用小铝管夹着。小铝管在头巾下面碰撞发出嘎嘎的声响。

这当口，弗兰茨·布默尔正在院里洗马车。这是从前的蜜蜂脑袋院里的马车。当初，蜜蜂脑袋家那个叫安格蕾特的女人曾乘坐这辆马车到处抛头露面，而索菲·布默尔却只好呆在家里，因为她没有星期日穿的好衣服。

现在索菲有了三套星期日穿的好衣服，但很少有机会穿。谁会想到竟有这样的事！

最近几年里，布默尔的家园变了。一个善良而有才智的人在那儿出出进进。这个善良而有才智的人被布默尔的阿拉伯母马吸引住了。他叫卡尔·克吕格尔。老马车夫卡尔旧习不改，一看见骏马就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

每逢星期天，只要有时间，克吕格尔总呆在布默尔家里。两个气质那样迥然不同的男人居然一道对骏马顶礼膜拜。但克吕格尔临走的时候，每次都要给弗兰茨·布默尔留下一项任务。

“你的马厩象人住的房间一样宽敞明亮，”卡尔·克吕格尔道，“但是，但是……马厩四周的那些荨麻——我看实在不怎么样。”

布默尔对县委书记的友谊感到骄傲，尽力设法不辜负这一

友谊；下个星期天荨麻丛不见了。卡尔和弗兰茨坐在屋里的长凳上。

"我想问一下，你戴眼镜也好不戴也好，你看还有一棵荨麻没有？"

"没有了，但这个院子现在太光秃秃的了。"难道布默尔不知道骏马需要配上花卉吗？

下个星期天，布默尔出期不意地让县委书记看他在马厩前新栽种的蜀葵、金盏花和法国菊。

布默尔的家园每星期都起一个变化：园子和庭院围上了篱笆。布默尔甚至把门柱子的顶端雕刻成马头形。笨重的马头——象石器时代的马的头，但无论如何总算是马头。

克吕格尔转而对布默尔提出了改善室内环境的建议：一个养骏马的人，居住条件不能比马差。标准在哪儿呢？

给布默尔房间里的那张老男爵的沙发罩上新沙发套。将那儿把虫蛀了的椅子扔进柴禾堆。这几件东西布默尔买不起吗？去年夏天，他卖给丹麦两头阿拉伯小母马，一笔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难道把卖骏马得来的钱玩纸牌玩掉？

克吕格尔和布默尔自告奋勇为收获节承担了一项任务：他们一起到奥伯村火车站去接诗人汉斯·汉森。布默尔给马车上油，一直上到了辕杆头上。那匹母马他用阿拉伯挽具加以装饰。红色和黄色的羊毛缨子在白马马头上摆动。

克吕格尔和布默尔分担任务。布默尔应酬客人。他从前同显贵的老爷们打过交道。克吕格尔驾车。一旦话题转到政治方面，他就来帮忙。

诗人汉斯·汉森相貌跟普通人一样。布默尔失望了：这个人怎么不系领带？弗兰茨不知道，诗人下乡服饰是有规定的。

比领带更重要的是那只装着诗歌的小箱子。那些诗歌不算太重；布默尔用两个手指头便把那只箱子拎到马车的行李架上。

克吕格尔逗趣地按马车夫的老传统放下鞭子向诗人表示问好。诗人既没注意这问好，也没注意那马车夫。

他们启程了。弗兰茨·布默尔很懂得酬酢交际这一套。“汉森先生旅途愉快吗？车厢里的软座舒服不舒服？”

克吕格尔挥鞭，一声清脆的响鞭，发出了预先约定的信号：布默尔应该改变话题！

“汉森先生满意这辆马车、这马吗？”

诗人这才注意到马。惹人喜欢的白马。饰以羊毛缨子，显得颇合时尚，说不定是纯种马。

这个问题弗兰茨·布默尔可以详情地加以回答：“阿拉伯优秀纯种，母马胡迪耶和种马扎里夫所生，内基施高地的沙漠阿拉伯马。”

他们默然无语地行驶了一阵。头一批黄叶从桦树树冠飘落在林中小路上；这时，诗人也有一个问题要问。

“请说吧！什么问题？”

今天他可以指望有多少个听众来听朗诵？

这要看节目怎么样了。村里最近一次文娱演出来看的人很多，因为有一个人表演了吞下一瓶煤气然后将其点燃的节目。

呀，这样的节目诗人是拿不出来的。

卡尔·克吕格尔甩出一个响鞭。

他们的马车小跑驶近布卢梅瑙。马车后面扬起一片九月里含沙的尘埃。教堂小钟象气喘似的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钟声滚过山谷，飘过蜜蜂脑袋的泥灰质草地，这时诗人又有了一个问题。“当地的党支部有多少个党员？”

克吕格尔的马鞭劈啪响。事情带有政治色彩了。布默尔交出应酬客人的任务。"那个挥马鞭的就是党支部书记。"

诗人脱帽、鞠躬。"对不起，同志！"

四十三

许多人都到戈特海尔夫·米舍的舞厅来参加诗歌朗诵会。难道诗人是每天都能见得着的吗？赫尔曼·魏歇尔特和几个老妪象做礼拜似地低垂着眼帘坐在那儿。牧师和他的太太也来了。他们坐在舞厅光线最暗的角落里。弗兰茨·布默尔感到高兴：来的人几乎跟当初看吞煤气时一样多。

这么多蜂拥而至的听众似乎并没有给诗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大概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诗人的一边坐着施丹姆太太和梅特克，另一边坐着弗丽达·西姆森和西格尔老师。

森林管理员施丹姆太太的伟大的时刻！她伫立在那儿：圣母玛利亚发式，钮扣一直扣到颈脖的中国绸上衣，内心感到无比荣耀，把诗人介绍给诧异的村民。感谢诗人，感谢他接受她朴实无华的邀请，不辞旅途艰辛来到这偏僻的乡村！

卡尔·克吕格尔真想打一响鞭；但是他身上带着鞭子了吗？

施丹姆太太对诗的艺术作了一般性的阐述，对这位极其敬爱的客人的重要作品作了具体介绍。"诗是艺术，最不可理解的诗，内容最深奥。"

西格尔老师跳了起来。"大错特错了！"

施丹姆太太显得很镇静。"当然罗，有的诗我们读了几句便知道，那种诗的文学价值何等低劣。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我们不必将那些诗读完。"

西格尔大声插话："对不起，我讲的不是公式化的作品。"

诗人一行诗还没读呢，大伙儿便热烈地讨论开了。弗丽达·西姆森进行干预。"别吵吵嚷嚷的！说正经的吧！我现在请诗人同志讲话，请他谈谈这个原则问题！"

诗人汉斯·汉森的嘴唇在打颤。他自我介绍说：是的，他写过很多诗，多极了。那些诗写了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以及大家不太知道的问题，写了单独的个人和生活在集体中的人，写了自然及其创造物，但他为今天这儿这个集会挑选了他的农村题材诗歌中最富有农村气息的几首，希望能获得大家的了解和好评，请原谅。

大伙儿正了正衣襟坐好。森林管理员施丹姆坐在第一排。他不知道该欣赏还是该怜悯他的妻子。

诗人检查眼镜是否戴好了。眼镜戴得好好的。他拿起诗稿，清了清嗓子就念道："寂静的乡村。"间歇，因为这是标题。诗人观察着听众的反应。"寂静的乡村"只博得听众适度的赞同的反应。

汉斯·汉森在他的农村题材诗歌中也描写了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草地，间或也出现一棵迎风飒飒作响的树，至于那是棵什么树，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所有的鸟儿都唱着悦耳动听的曲调，没有一只鸟唧唧叫，没有一只鸟啾啾鸣，黑乌鸦用它们的翅膀驮走了令人沮丧的以往的时光。

森林管理员施丹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乌鸦是不随着季节变更而迁徙的留鸟。

大伙儿怀着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听着。赫尔曼·魏歇尔特用长满茧子的手指头抚摩着他那本赞美歌集上的金黄色十字架。埃玛·丢勒搓揉着一束翠菊。那束花是让她在演出结束时献给

诗人的。

梅特克盯住诗人；蜜蜂脑袋试图揣摩养鸡姑娘的心思。牧师垂下眼帘，在数镶木地板上的小木条。

汉斯·汉森在他的诗歌中没有把合作社精神忘掉，田埂有一朵蓝芙蓉。蓝得煞是逗人喜欢。合作社农民犁田埂。那朵蓝芙蓉给犁在地下。不要难过。那朵小花已经开放过，如今它纳入到人的计划之中。这是一朵符合时尚的花。谁为此哭泣，谁合该倒霉！

“从这里我们倒可以悟出一番道理来呢。”小海尔塔·布勒特悄悄说道。

“胡说，蓝芙蓉是野草。”鹅翅膀卡勒说。

汉斯·汉森的另一首诗深深触到了一位个体农民的内心世界。这个农民每年都往他的前花园里栽种勿忘我花。不久以后，整个花园便染成一片蓝色。人们站住脚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位个体农民不愿意忘记过去的农民时代吗？同志们暗自思忖。他们要那位个体农民对此作出解释。那位农民解释说：花园里的蓝花在说：你们别忘了吸收我加入合作社！十分简单。这十分简单的事情多么美好！

卡尔·克吕格尔拍拍大腿表示反对。有些听众以为这是鼓掌的信号。掌声柔弱无力，宛若绵绵细雨。

施丹姆太太请大家展开讨论。讨论比朗诵还长。

蜜蜂脑袋气恼梅特克。她盯住那位诗人看什么？那个人也许比蜜蜂脑袋年轻，但是他精力充沛吗？梅特克难道没看见这位诗人把边上的头发梳得高高的盖住了他的秃顶吗？蜜蜂脑袋没有理由在讨论时发言落在别人后面；写诗不是他干的行当，但他在这儿所听到的，却显得天真幼稚。这时，小铃铛响了起来。

“天真正是诗人的一个优点。”施丹姆太太道。

梅特克请求发言。她脸涨得通红，嗫嚅道：对不起，她作为年轻干部冒昧了；天真也可能是无知。

施丹姆太太气愤已极。

梅特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她想到了自己。在城里，一棵树对她来说就是一棵树。合作社这就是大块的田地和犁翻的田埂。一只母鸡就是一只母鸡，但现在她知道，一千只鸡有一千张面孔呢。

哄然大笑。尼特纳格尔大娘给梅特克帮腔：她也不想得罪任何人，可是这位汉斯先生的几首诗象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思维和想象正是德意志民族的优点。”施丹姆太太道。

“不，不，不！”尼特纳格尔大娘浑身颤抖。这位非常尊敬的客人了解农村的新生活吗？如果不了解，他必须见识见识。永远不会为时过晚的。善良而古老的地球还在转动。唔，尼特纳格尔大娘邀请客人在村里住一阵子。

这一邀请也博得了施丹姆太太的掌声。一个好建议！如蒙汉森先生不弃，欢迎他到森林管理员家里来作客。森林管理员太太朝她丈夫点点头。森林管理员无可奈何，只好也点点头。

真是万幸，讨论会上的两派意见在这一点上一致起来了。大伙儿要庆祝收获节，不能为诗歌争吵不休嘛。

诗人不知所措了。对他来说，城市和乡村不再是不同菜碟上的互不相干的菜肴。他满面羞惭，却没有丝毫受侮辱的感觉。埃玛·丢勒将那束翠菊献给他。“全村的人都祝贺诗人。大家感谢诗人，诗人辛苦了。你会成功的，我的孩子。”

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四十四

三个乡村乐师得到了增援，增加了三个马伊贝格的城市乐师。六支铜管把村里的那条大街淹没在进行曲的乐声中。有些个体农民走到家门口，朝他们的那些正在行进中的熟人们点点头。还有的人待在自己的家里。人们透过窗帘可以看见他们那呆板的面孔。顽固的农民则在游行队伍走近时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对他们来说，这整个收获节无非是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罢了。他们在屋后园子里或在谷仓里鼓腾着什么。

克吕格尔和蜜蜂脑袋并排走在一起。他们察看着四周的动静，那些在家门口挥手致意的农民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了。

尽管这些人不参加游行不免有些煞风景，但游行队伍还是颇值得一看。这支队伍从商店一直伸展到教堂。行驶在前面的是合作社的五辆彩车。车上装饰着鲜花、桦树嫩枝和禾把。家禽饲养场的彩车上站着梅特克和尼特纳格尔大娘。

她们展出了精心挑选出来的来亨种鸡和意大利种鸡。棕色的柳条筐里光洁白净的鸡蛋闪闪发光。性情暴烈的意大利公鸡在啼叫，它们受了长笛和单簧管的刺激。尼特纳格尔大娘举着一根耙柄，上面挂着一块标语牌。那是丹克同志的手笔。"三千只填鸭没有耗费额外饲料。我们内部挖潜的成果！"这不是说瞎话。如果说填鸭掉了斤两，这可不是家禽饲养员们的过错。

在合作社农民的后面，伐木工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踩着沙土尘埃，在大街上行进着。林业队的女工们拎着篮子。篮子里覆盆子和黄色的蘑菇发着耀眼的光。不要忘记森林里的收获！

啪嗒啪嗒迈着碎步行进在伐木工人后面的是学校里的孩子们、西格尔老师和拉着手风琴的小海尔塔·布勒特。

行进在学生后面的是参加骑马击桶比赛的骑者们。他们用尿把他们的耕马擦洗得浑身锃亮，把马尾巴编成少女的辫子，还用花装饰马鬃和笼头。

骑者们是个体农民的子弟。他们把父亲的马偷偷从厩里牵了出来。这个时候还管它什么集体农庄和合作社？骑马击桶比赛又不是天天都举行的。扬·布勒特作为独立的个体农民，骑着他那匹黑色的阉马，俨然是个蒙古王爷、家族的族长。

音乐声和杂沓的脚步声，薄雾、雪茄烟的烟雾和喃喃的私语声。有志者事竟成。这个花费了很大力气组织起来的节日游行也是成功的。游行队伍穿过村里的大街小巷，连村外几户人家也被喇叭声从睡梦中吵醒了。"友谊必胜，友谊必胜……"学校合唱队唱道。西格尔老师指挥。他身穿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蓝衬衫。一看那件衬衫人们便知道是单身汉的手熨的。小海尔塔胸前挂着手风琴暗自决定，她再也不能让教师穿着这样的衬衫丢丑现眼了；但是他必须先有所表示才行。

一个小时以后，游行队伍松散了下来。游行队伍人数锐减。九月里的下午，天气闷热。只有乘坐在弗兰茨·布默尔驾驭的阿拉伯式马车里的退休老人才不反对折回去再游一阵。这么便宜、这么舒适地穿过全村游逛，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会再有了。

到达村中草地了。游行队伍解散。大伙儿象飞不动的蜜蜂似的粘着在戈特海尔夫·米舍的饮料摊上，消费合作社女售货员丹克的糖果摊前孩子们在叽叽喳喳地叫嚷。

弗丽达·西姆森只好等大伙儿喝足吃饱了再发表她的演

说。不发表一个演说，大伙儿不知道为什么聚会，不知道为什么庆祝，这算什么节日呀？

弗丽达·西姆森的讲话很长，通篇充斥着说明国家机器体贴入微关怀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是国家机器使得农民们有可能庆祝收获节。此外，这篇重要讲话还谈到了西姆森认为至关重要的地球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从远古时代一直讲到可能即将发射的月球火箭。

"同志们、公民们和朋友们，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说明：很明显，你们应该提高村里的团结……"——"提高百分之五十！"击桶骑者们当中有人喊道。哄然大笑。西姆森的演说有被勉强压下去的节日喧闹声淹没的危险。蜜蜂脑袋和克吕格尔，这两个守纪律的同志，站在一棵菩提树的树荫下，试图用轻微的嘘声使大家安静下来。克吕格尔厌恶地把喝剩的啤酒倒在灰溜溜的九月间草地上。"能责怪大家这样吗？"站在那儿讲坛上的是个老气横秋的说教者。克吕格尔过去奋斗可不是为让这号人得志。"得换上新生力量！"

四十五

有一次，蜜蜂脑袋带了一条红围巾[①]。那是埃玛·丢勒的头巾。她给他把围巾摘了下来。那天他在城里办理离婚手续后顺便给自己买了一条红围巾。当时有人说，他年纪太大，于是他便将那条围巾藏在他那些专业书籍后面不让埃玛看见。现在过收获节，他把它围上了。埃玛眯缝着眼睛啐了一口唾沫。"你是马

① 这是作装饰而非御寒用的围巾。

戏团里的小丑吗？中年男子戴领带！”她拿来一条安东的领带。蜜蜂脑袋没有系它。他挑战似的在庆祝会广场上走来走去。围巾的红尖角别致地伸出来，宛如小牛角。新剃过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新皮帽。见鬼去吧，蜜蜂脑袋才不是老态龙钟呢！

这几个星期里，他尽力象对待一阵春风那样对待梅特克。把她当作一阵风，它抚摩你的面颊，你笑纳它，它飘拂而去，你并不去追逐它。但是今天早晨，在听那位诗人朗诵的时候，梅特克的妩媚象一种流行性感冒又向蜜蜂脑袋袭来。阵阵寒颤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

村中草地上竖立着一扇小门。这扇门是用坚硬的松树树干做的。姑娘们用绿叶和小旗装饰树干。横梁上吊着一只木桶。一个骑马的人站在马镫上，用一根棒槌便能够着那只木桶。

吹奏乐奏出骑马飞奔的曲调。小乐队指挥吹出的高音号声飞掠而过。长号和单簧管一瘸一拐跟在后面。

穿长靴的骑者相互用粉笔在节日上衣的背上标上号码。这项运动就得这样进行——这是他们从电视里看来的。

约瑟夫·巴塔施代表合作社骑马击桶。他那匹白斑马十分敏捷；约瑟夫还没来得及从马镫上立起来，它就从那只木桶下面穿了过去。另外三个骑者也不怎么样。他们没有经过训练，他们必须练习练习骑术。

几个星期以来梅特克心里一直觉得不自在。她冤屈了蜜蜂脑袋。运鸭子的事原来他根本不知道。她试图表示道歉。“奥勒主席，我……”

“……给雏鸡翅膀做上标记了吗？”

“还没有呢。”

"请马上做上吧！"手举到帽沿上。这算是一种问候。蜜蜂脑袋走了。她试了两三回。结果都是如此。

现在梅特克身穿浅蓝色亚麻布外衣，象一朵苦蕒花那样站立在姑娘们中间。她手拿献给木桶骑士优胜者的花环。这是头天晚上她和小海尔塔·布勒特一道制作的。

梅特克是收获节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曾在所谓的合作社文化室里开过会。梅特克当东道主。她洗桌布和窗帘。她自己掏钱从村里的消费合作社买了花瓶，插上天竺牡丹和蜀葵花束，放在长条桌上。她让消费合作社女售货员丹克写了一条标语挂在钢琴上方：心情舒畅勤创造。在那架钢琴上，曾经有一个名叫安格雷特的女人用一个手指头给蜜蜂脑袋弹奏过爱情歌曲。

收获节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有：森林管理员施丹姆太太，西格尔老师，小海尔塔·布勒特和鹅翅膀卡勒。卡勒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代表，小海尔塔·布勒特则代表个体农民。

这个小小的筹备委员会已经开会商讨了一些时候，这时窗下哒哒哒地响起了一辆摩托车的声音。弗丽达·西姆森从城里回来。她的装束举止十分引人注目。她戴一顶防护帽和一副摩托镜。她那只蒙了一层灰尘的公文包飞也似地落在洗得干干净净的桌布上。弗丽达点燃一根香烟。她打断森林管理员施丹姆太太的话。"请允许我对有关收获节庆祝活动的原则问题谈几句原则性的意见！"

鹅翅膀卡勒往小海尔塔·布勒特的瘦肋骨上捅了一下。

"哎哟！"

弗丽达摘下摩托镜，脱下防护帽。"我请大家务必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举办收获节的最大原则问题就是全力维护村里的和睦。务必对收获节的组织工作认真加以考虑，造成全村和睦

的气氛，以此使个体农民感受到合作社的吸引力！

弗丽达的目光滞留在钢琴上方梅特克的那句格言上。“这句软绵绵的标语哪儿弄来的？”

梅特克象在学校里那样举起手来。弗丽达掏出她那本黑皮笔记本来记了点什么：一个党的发展对象的客观主义。“请允许我继续说下去！”

“我允许。”梅特克不知说什么才好。

弗丽达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条意见。“请你们允许我继续阐述我的看法！”

“我们允许。”这是鹅翅膀卡勒在答腔。

弗丽达大口大口地吐出香烟烟雾，不过她什么也没有往笔记本上记。卡勒是个体农民分子，不好拿他怎么样。女村长进一步阐述的意见具有高度的原则性。“这要记下来……问题就是这样的……”末了，谁也不知道这收获节该怎么举行。次要的事情弗丽达不屑过问，她是抓大事的。游戏啦，滑稽戏啦，其它的收获节噱头以及装饰村子，这些事情应该由委员会根据那些具有原则性的原则问题的精神去办。节日庆祝活动计划草案后天中午前送交弗丽达办公室审批。梅特克和鹅翅膀卡勒负责。

弗丽达戴上防护盔。她还有事，总是有事，没完没了的任务……

“她也是这样来祸害我们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工作的。”鹅翅膀卡勒说。

“很有意思，很有教育意义。”西格尔老师自言自语道。“她一个劲儿说个不停。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这个女人身上有某种魔力，但我可以说，那不是伟人身上的那种魔力。”委员会委员们商量开了。大伙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西格尔老师主张搞一种

有小奖品的智力测验。诸如：地球比月亮年纪大吗？等等问题。

“一种时新的Quiz（测验），好极了！”鹅翅膀卡勒熟谙这类最时髦的玩意儿。

西格尔老师抖了抖身子。“为什么要叫Quiz和Toto（赛马赌博）呢？语言上的意识形态共处。”如果我们的报刊编辑们在报上净写什么 Knüller（畅销书）呀，Thriller（侦探小说）的，用这种方式拾取西方的牙慧，赶时髦，我们的青年人怎么能不糊涂呢？比如说，这算什么标题：“保持农田不生杂草。”谁保持农田不生杂草？为什么把主语给省略了？西方式的时髦？愚蠢？“单身汉汉斯·包姆（28）昨夜爬进……”这是什么意思？是指那个人还有二十八颗牙齿呢，还是指他二十八岁了还那么愚蠢？

鹅翅膀卡勒打断西格尔老师的话。这些话也许说得都对，但现在是节日筹备委员会开会，不是给学生上课。“谈正经的吧！”卡尔建议搞一次骑马击桶体育比赛。

四十六

骑马击桶比赛进行得热火朝天。维尔姆·霍尔滕骑马奔驰过来。他也是代表合作社参加比赛的。他那头一度曾属于蜜蜂脑袋家院的棕色勃兰登堡母马，一到门前突然受惊站住了。霍尔滕一个倒栽葱跌在草地上。那母马慢吞吞地朝梅特克走过去。那只优胜者花环使它心痴神迷。它拔下一朵红翠菊。女孩子们尖声大叫着跑掉了。维尔姆·霍尔滕又没有夺到棕榈叶。

胖子赛尔诺走到啤酒摊前农民小伙子们的跟前。“每人来两杯啤酒！”他跟年轻骑手们碰杯。“为了你们的胜利！为了我们的胜利！”

鹅翅膀卡勒转过脸去。他并不是个体农民，而是在拖拉机站工作，那匹白里泛红的母马是他从他父亲的厩里偷着牵出来的。现在他大胆泼辣地冲进木桶门，举起棒槌，击中木桶。乐队奏出击鼓声：“嘭，嘭！”木桶来回摇晃。梅特克鼓掌。蜜蜂脑袋望着菩提树树冠。

扬·布勒特的长腿黑阉马飞驰过门洞，仿佛是直奔马槽而去。“嘭！”第一块桶板掉下来。小海尔塔用手风琴为她父亲奏出一声奇特的击鼓声。

卡尔·克吕格尔从庆祝会广场的另一边走过来。他冲到蜜蜂脑袋身边，猛力一把把他拉转过来。“他们跟我们赛上了。我们需要增援。蜜蜂脑袋，我要是象你这么年轻就好了！”

蜜蜂脑袋来劲了。“牵一匹马来！”

弗兰茨·布默尔只等着蜜蜂脑袋说这句话呢。“骑我的这匹马吧！”让他们看看，什么才叫好马！

蜜蜂脑袋一纵身跃上布默尔的阿拉伯母马。那匹二十岁的母马竖起耳朵。它斜眼向后看了看，掂了掂骑者的斤两。布默尔在蜜蜂脑袋旁边小跑。“你得把它当作你的心上人那样同它说说话，它就会驮着你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去！”

母马驮着蜜蜂脑袋绕着广场转圈。忘却了节日，忘却了克吕格尔和梅特克。九月的天空，天高云淡。鹤群掠过。骑着骑着，蜜蜂脑袋回想起了光着脚在草地上放牧的年代。

但他旋即便看见了布勒特。他们一声不吭地骑着马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象短刀，发出闪闪的光亮。等着瞧吧，老弟，等着瞧吧！从前我们两个曾共同骑过一匹阉马。

蜜蜂脑袋小跑绕到救火车房的后面。他在那儿骑着马慢慢溜，摸马的脾气。卡尔·克吕格尔睁大眼睛四下里搜寻。难道蜜

蜂脑袋想溜号吗？

木桶门旁击桶声此起彼伏。桶板象熟透了的苹果纷纷落地。啤酒摊前赛尔诺声嘶力竭地喊道："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让他们瞧瞧！"

扬·布勒特第三次上马。他那匹阉马发出粗重的鼻息声。在桶下，他把脑袋往后一仰，仿佛他想用嘴咬住桶板。咔嚓，嘭！两条桶板当即掉进草地里。桶底直晃荡。桶底边上最后那块桶板上下晃悠着。

现在打桶板可难啦。三个骑者都没打着。蜜蜂脑袋策马而来。他冒着汗，但他那匹母马镇定自若。蜜蜂脑袋可以跑三轮。

胖子赛尔诺请乐师们喝啤酒。吹奏乐奏出《蓝衣龙骑兵》。蜜蜂脑袋跳下马鞍。

"怎么啦？"

"我才不和着强盗歌曲的节奏骑马呢！"

卡尔·克吕格尔用拳头塞住喇叭口。"你们怎么回事？"

乐师们改弦更张。他们现在奏的是路灯管理工进行曲。蜜蜂脑袋悠然自得地穿过木桶门。他没有抬手。笑声。失望。

"蜜蜂脑袋，怎么回事？"

"我这是试马。"

"他试马呢！"

蜜蜂脑袋跑第二轮。一到门前，他松开缰绳，用大腿夹住马穿过门洞。又没有击桶。

姑娘们尖声叫喊。小伙子们吹口哨，梅特克直打哆嗦。啤酒摊前赛尔诺大声嚷嚷："墨守成规的死教条！"

蜜蜂脑袋跑第三轮。母马奋勇向前。缰绳垂下。说时迟，

那时快，蜜蜂脑袋跳立在马鞍上。他站立着飞驰奔过木桶门。

“真象一个俄国人！”赛尔诺嚷嚷道。“真象一个俄国人，哈哈！”

蜜蜂脑袋挥舞棒槌。沉重的一击！最后那条桶板被砸得粉碎。只听嘎啦一声，桶盖滚到草里去了。弗兰茨·布默尔三步并作两步跑进赛马场大声喊了起来：“可爱的小母马，我的小母马，我们胜利啦！”

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梅特克拿着花环奔向蜜蜂脑袋。“这能叫人相信吗？”

蜜蜂脑袋漫不经心地接过梅特克的花环。他把它挂在发抖的母马的脖子上。“我只是试了试，看我是不是老了。”

梅特克懊丧地拉扯自己的那条闪亮的辫子。还要说什么？欢呼声和耳语声。节日庆祝活动继续热闹地进行下去。

四十七

那个暑气未消的九月的白昼一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春天般的夜晚。刺猬一摇一摆咂着嘴在园子里走动，小枭在林边哀怨地鸣叫。

舞厅里传来靴子踏地的噔噔声，节日新鞋快步小跑的嗒嗒声以及单簧管的唧唧声。一轮满月从树林后面升起：是那张微露笑容的智者的冷峻面孔。

外地人看见这舞厅里的情景，其心情犹如外行看见了蜂巢。本地人用养蜂人的眼光来看：一切正常。

天刚擦黑，这时的舞池是青年人的天下。老人们跃跃欲试，脚底直发痒。

“丰茂田野”的人在会议室里宴饮。老农民们在客房里喝酒。徘徊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人们时而在这儿，时而又在那儿喝免费供应的啤酒和烧酒，提提精神。只有在舞池里才笼罩着弗丽达所要求的那种全村团结和睦的气氛。

格奥尔格·沙贝，那个乡村理发师，担任服务工作。他服务得周到与否全视可望得到的小费的多少而定。蜜蜂脑袋的合作社里那些消灭田埂的人是他的二等主顾。多可笑，他们在那儿得经过讨论才能决定，他们该不该用文化经费来支付煎腊肠、汽水、啤酒和烧酒的款项。

“这种事情安东不会容许的。他赞成举办真正的文化事业。”埃玛心里盘算的是，她想参加冬季进修班。学农艺学。“你们要把文化经费喝酒喝掉，这不行！各人自己掏腰包付酒钱。我们不都是半个百万富翁了吗？”

进行了表决。一票反对——苦恼人曼佩反对。

曼佩骂骂咧咧地离席而去。老是政治和表决！现在他们竟然为了免费喝烧酒的事搞起表决来了。

苦恼人曼佩在餐室里嗅来嗅去。那儿弥漫着一股旧时代的气息，胖子赛尔诺咯咯地笑着，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从前，只有在他以好价钱卖掉了三头肉牛的时候，人们才见过他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同犁铧和土块打交道的兄弟们，嘻嘻，命运之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某些人听了会感到惊异的。让我们干一杯，干一杯！”

赛尔诺从家里带来了一件特别有趣的玩意儿：一只玻璃靴子。鞋号 58 。他让人往靴里灌满啤酒。玻璃靴统里刻有一段铭文。农民们没有注意铭文。赛尔诺扯开嗓门大笑，直到轮到布勒特喝时他才止住了笑。布勒特读那段铭文：收获大王赛尔诺留

念。新农民协会①，一九二三年。布勒特不喝了。他将那玻璃靴子一推传给别人，向酒柜走去。

"哟，哟。"赛尔诺笑道。"你们看见那个笨蛋了吗？他到处都嗅得到希特勒的靴子的气味。"

他招招手把正在徘徊的曼佩叫了过来。"来吧，自由农民兼蜜蜂脑袋的雇工，你赏脸跟我们一起痛痛快快喝一杯吧！"

老农民的啤酒没有臭味。曼佩伸手去抓那只靴子。赛尔诺一把将它拉回身边。哎呀，啤酒剩下不多了。赛尔诺不想得罪他的客人。他喝了满满一大口啤酒漱了漱口，又吐回玻璃靴里。剩啤酒上现在浮着一层水状的泡沫。"你拿过去喝了吧，农民同志！"苦恼人曼佩把剩酒泼在赛尔诺那张软绵绵的脸上，把那只靴子往他脚跟前一摔。哨的一声，靴子摔成了碎片。

"抓住他！"赛尔诺喊道。没有人动一动身子。这个要求未免太过分了。那位一九二三年的农民大王坐在那儿，里里外外浑身浸透了啤酒。他呼哧呼哧直喘气，擦着身子，再也笑不出来了。

苦恼人曼佩一头与他的救命天使赫尔曼·魏歇尔特撞了个满怀。魏歇尔特穿一身做礼拜时穿的礼服。这礼服是上帝的孩子梅特克给熨的。锤子和镰刀在上衣翻领上闪闪发光。

赫尔曼给曼佩买了两瓶晚餐葡萄酒。耶稣我主在迦拿人娶亲的筵席上②不是也用了葡萄酒的吗？

舞厅里烟雾缭绕，跳舞的人热得出汗，小海尔塔·布勒特把那位教师当天神一样看待。她十分高兴；西格尔也厌恶人们称之

① 这是纳粹时期的农民组织。

②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至十一节。

为摇摆舞的现代舞蹈。西格尔是个有原则的人，所有的舞曲他都用探戈的步法去跳。

几乎在跳每一个舞的时候，都可以在人群里看见梅特克的亮闪闪的辫子。在她年轻的一生中，她从来没有象今天在这里跳过这么多的舞。不是鹅翅膀卡勒邀她跳，就是她邀维尔姆·霍尔滕跳。

梅特克和蔼可亲地对待她的舞伴们。她的两只耳朵通红通红。但是每当鹅翅膀卡勒表示想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时，梅特克总认为现在不时行这样做。她天天待在外面。那儿空中挂着一轮圆月；那月亮她早就见过了。况且已经有五个人向她预约跳舞了。

鹅翅膀卡勒用手指拢了拢那一头新理过的油光光的头发。难道养鸡姑娘答应把棕榈叶给维尔姆·霍尔滕吗？

克吕格尔和蜜蜂脑袋坐在会议室的一个旮旯里。他们已经在下午瞄好了，他们有把握争取到三个新农民。三个农民：库普克、麦特刻和卡尔茨。库普克和麦特刻对蜜蜂脑袋来说尤其重要。他们是他的湖畔草地的邻居。他们的草地下面也蕴藏着泥灰石。开采泥灰石一事始终在蜜蜂脑袋脑际萦绕。现在有了大规模推进这项事业的机会了。一收完马铃薯，他就自己设法弄一台挖土机。冯施格特劳伊靠不住，这是显而易见的。

克吕格尔请合作社社员候选人喝烧酒和啤酒。可惜，蜜蜂脑袋不喝，不尽这个义务！他一再跑开，朝舞厅里飞快瞄上那么一眼：霍尔滕在干什么勾当？养鸡姑娘在哪儿摇摆？不是在这儿会议室里举行合作社庆祝活动吗？

克吕格尔又把蜜蜂脑袋拽来喝酒。“别去管青年人的事！难道你不是过来人吗？”

这治不了蜜蜂脑袋的心病。今天他驰马拯救了合作社的荣誉，他还不够年轻吗？

就算是吧，但现在事关人员问题。合作社添丁加口！

舞厅里小号高奏一个曲调，妇女邀请舞伴！

小伙子们神情紧张地凝视着啤酒杯。这妇女邀舞将向人们泄漏今天哪个小伙子将陪哪个姑娘一同回家。

舞曲奏起。姑娘们四下散开。维尔姆·霍尔滕恨不得能长高一截才好。他希望能从男人堆里高耸出一头，好让梅特克一眼就看见他。

克吕格尔捅了捅蜜蜂脑袋。"要你去跳舞。"

梅特克，着一条蓝色连衣裙，站在蜜蜂脑袋面前。他跌跌撞撞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他磕磕碰碰地由秋天进入了春天。冰雪消融了。鸟儿在歌唱。小溪欢畅地流过草地。

四十八

快十点了。渔夫安肯走进餐室。他那件节日上衣的袖管是湿的。来这儿以前他抽空把捕鱼笼检查了一遍。

"嘿，嘿！"老农民们招呼他。

渔夫身边有两个妇女。其中的一个是他的妻子。她好管闲事，长着一个尖鼻子，能把木栅钻一个窟窿，这是苦恼人曼佩的说法。另一个妇女站在渔夫安肯的背后，她把嘴唇涂成了紫罗兰色，从头到臀部裹在一件蓝色长外衣里。

赛尔诺的上衣又干了。他的心头泛起了新的勇气。他把裹在外衣里的陌生女人拉到自己身边，象一个大撞槌那样将三个农民往旁边一推。"给这位女士让出座位来！"

赛尔诺欣赏多情的女性，在家里他只有一个干瘪瘪的女人。“坐到我身边来，从远方世界来的孩子！”

那位女士微微一笑，在赛尔诺身边坐了下来。

赛尔诺用两个指头吹口哨唤沙贝。沙贝没来。蜜蜂脑袋以二百马克小费雇了沙贝去服侍合作社的人了。赛尔诺示意米舍过来。“两杯啤酒！”他给妇女们订了马伊贝格苹果酒：二马克五十芬尼一瓶。

舞厅里，舞蹈者脚底嚓嚓嚓响。现在上了年纪的一代人也在跳舞。胡尔达·特兰佩尔把她的丈夫从酒柜前拉走。

“埃瓦尔德！”

“我在这儿呢。”

“去，跳舞去！”

“喳，喳，我在这儿呢，你跳起舞来可别那么野！”

“你不愿意跳吗？”

“喳，喳，我这就去跳！”

索菲·布默尔又是跺脚，又是拍巴掌，又是呵呵地笑。现在她可以尽情地欢笑，她嘴里镶上假牙了。弗兰茨·布默尔肚里已经灌满了苹果酒。他拍拍他的妻子，仿佛她是匹马。“妙呀，妙呀，我可爱的小母马，我们胜利了。”

小海尔塔·布勒特偎着西格尔胸前揉皱的衬衫。她仔细倾听着，因为西格尔在作报告：“跳舞是宗教迷信。”真有意思，真有教育意义！在原始民族时代，舞蹈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繁衍生殖的预备阶段。

小海尔塔很快活。“一个人能这样什么都知道该有多好！”

苦恼人曼佩喝第三瓶晚餐酒。连赫尔曼也已经和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摇摆起来了。“耶稣在迦拿是否跳过舞？”

“他跳过交际舞，但只跳华尔兹。”这是曼佩在一份自由圬工团① 章程上读到的。

赫尔曼邀请森林管理员施丹姆太太跳舞；向两边分开梳的头发，那贞洁而亲切的笑容，她活脱是个圣母。

蜜蜂脑袋和梅特克是最幸福的一对。他们已经在跳第十个舞了。他们互相没有交谈一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呢？梅特克相中了奥勒。他们用跳舞消除种种疑虑。他们互相握着手，就这样互相交流着他们过去以及现在正感受到的心声：我委屈你了。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那是在夏天。

现在是夏天。

你多么年轻；所有的人当中你最年轻。

你多么善良；所有的人当中你最善良。

戈特海尔夫·米舍把啤酒和烧酒拉到平台上。赏给音乐一口酒喝。小号奏出欢快的曲调。“专门为这位高贵的捐赠者跳一轮！”这个捐赠者就是赛尔诺。

年轻人们站成一圈。他们拍巴掌，出汗，又摇摆又顿脚。奥勒和梅特克走到一边。谁愿意向赛尔诺表示敬意那就请便好了，蜜蜂脑袋才不愿意呢。

胖子赛尔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舞厅。他已经脱掉了上衣。那个陌生女人挽着他的胳臂；高跟鞋，无缝长统袜，后背开口很深的女衫；她的头发闪着褪了色的蓝布衬衫般的光。乐曲声响起。赛尔诺抖擞精神。他跳一只华尔兹。

① 圬工即瓦工的旧称。自由圬工团原系中古职业团体之一种，其后成为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组织，入会者不限国籍，以世界平等，人类互助为目的。

蜜蜂脑袋的小平头上汗珠儿亮晶晶的。他敛住了笑容。他愣住了。这个女人……他哪儿见过那颈项？哪儿见过那双微微有点儿外八字的脚？舞厅里响起一片嘁嘁喳喳的细碎的说话声。宛如一股上升的气流吹遍枞树林，一个人的名字迅速传播开来。成百双眼睛盯着蜜蜂脑袋看。在那儿跳舞的是他的妻子。蜜蜂脑袋不禁浑身一阵震颤。

安格蕾特一眼瞥见奥勒站在梅特克身边。她离开赛尔诺，朝他走过去。

“不，不！”蜜蜂脑袋大喊道。他那逝去的岁月，脚蹬高跟鞋，他那逝去的岁月正大踏步向他走来。他向梅特克鞠躬。他紧紧搂住她。帮我一把，梅特克，帮我一把！

四十九

安格蕾特于收获节前的两天来到村里。她哥哥在湖畔的渔夫小屋里接待她。“亲爱的妹妹，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

一件法律诉讼的事非让她回来一趟不可。

安格蕾特送香蕉给孩子们吃。海外结在树上的黄澄澄甜滋滋的香肠。她给哥哥带来了西方世界的雪茄烟，黑香肠似的黑油油的，用锡纸包着：一包包热带、沙漠和原始森林里抽的雪茄。

安肯的妻子得到一个小罐，外面孔雀般色彩绚丽，里面装的东西分外贵重。安肯的妻子打开小罐的盖。“啊，咖啡？这东西这儿也有嘛！”

安格蕾特悻悻然：“没那么回事！这给你的是浓咖啡。”含有西方生物活性物质的咖啡，不仅对心脏有裨益，对心灵也有好处。上乘佳品，饮时别有滋味。

安格蕾特昂首阔步在屋里走了走，到花园里转了转。房间多么低矮！树木何等干枯！她见惯了另一种样子的花园，四周绿草如茵。“草长了，他们就叫我去修剪。”

“你在那边一个阔人家里干活？”

“我修剪草地当然是用电器罗。剪完我就把它扔掉。”

“把青草扔掉？”

“那边的人不要青草。”

多阔气，这种生活哥哥会过不惯的。

白天在闲谈和吹嘘声中过去了。晚上，安格蕾特去看望赛尔诺，带去了拉姆施的问好。

“代拉姆施问好？”

“他不久就回来。”海外来的指示。洲际决议。

“他没说什么别的话吗，那个骗子？”

收获节到了。安格蕾特同哥哥一起去跳舞。她必须公开露露面。

四个礼拜过去了。安格蕾特无所事事四处游荡，始终穿着节日服装，软软的双手上涂着香气扑鼻的软膏。

“你的时间不是已经过了吗？”渔夫安肯忧心忡忡地问。安格蕾特还想待下去。

渔夫安肯怕出事。国家在处理暧昧的西方事务方面态度是严厉的。“现在你该走了！”

安格蕾特不走。晚上她进村去找赛尔诺。拉姆施有几句话，前些日子她忘记转告了。她把钞票付给惊讶不已的赛尔诺。“这是汽车钱——你明白。”拉姆施听说有人把赛尔诺的那辆汽车没收了，他在铁幕后面心里感到不安。这是那笔款子！

赛尔诺儿几乎又变成虔诚的基督徒了。"瞧瞧，基督教教友还是有的嘛！"

天色已晚。干瘪的赛尔诺太太嘴张得象炉口一般大地打着哈欠。让丈夫跟来客单独在一起，她能放得下这个心来吗？瞧安格蕾特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这个农民不再受到上帝的保护了。

"是呀，是呀，那边的西方世界！那儿也是上帝的世界嘛。"安格蕾特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尽管说好啦！"

哥哥那儿住房挤。老婆和一群孩子，到处是鱼腥味儿……

这位农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安格蕾特完全可以住在赛尔诺家里。

西姆森召见安格蕾特。"那居留许可证——不是已经到期了吗？"

"是，不。"弗丽达愿意再听她讲几句吗？安格蕾特声泪俱下，讲了一段很长的故事。她使西姆森变成了自己的贴心朋友。"自然要 Secret（保密）！"

弗丽达答应了。她激动地抽着烟。她本来受到那么一股意识形态的压力。现在这股压力消失了。

安格蕾特傲然地在村里走来走去，脸上焕发着西方的圣洁的光芒。她站住脚与长舌妇们闲扯，有问必答，谈得十分投机。

她去拜访廷佩一家。别害怕，你们这些可爱的人：怀旧的情感驱使安格蕾特来看看。她曾一度在这所房子里居住过。

她给孩子们送礼物。"普通糖果——不多，不多！"安格蕾特总不能扛着成百公斤的西方糖果过境呀。

她把各个房间看了看。"这儿放过我的餐具柜。那儿放过

钢琴。现在那架钢琴不知哪儿去了?”

她同廷佩一道抽美国香烟。她贮存的最后一包香烟。廷佩的疑虑随同蓝色的烟雾一道飘去。“西方的挤奶工日子过得怎么样?”

“天堂里的生活!奶牛的乳房沉甸甸的一直垂到草垫上。”

“计时工资还是分红?”

安格蕾特并不困窘。“六马克一个小时。”

“食宿免费?”

“有洗澡间和抽水马桶。”

安格蕾特走了。浓妆艳抹的安格蕾特。廷佩对此深有感触。“蛮好的女人!她离开蜜蜂脑袋,离开那头得奖公牛,这一点也不奇怪!”

一天,赛尔诺突然对安格蕾特说道:“拉姆施怎么样了?我没看见他给你写信嘛。”

安格蕾特撒起谎来已经毫不脸红。从一个谎言中滋生出另一个谎言。拉姆施的来信吗?事先没说好要写信。她这儿有事。拉姆施不会让她丢丑的。Gentlemanlike(绅士风度)。

五　十

当这位蜜蜂脑袋家的农妇循着拉姆施的足迹来到那西方异乡的时候,她发现他生意已经做得很兴旺了。没有商店、办公室或者锯木厂的贸易和运输事业。小咖啡馆里和小酒店里做成的交易。浅黄色公文包里装着文件。大大小小的股份。

拉姆施在欢迎安格蕾特时心里并不高兴:“哈罗,安格蕾特,

I'm glad（高兴见到你）！"他把她当老相好对待，但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爱情的激荡。他也接受了她的钱，蜜蜂脑袋丢失的银行存折上的钱。

安格蕾特住在一家旅店里。她的现款渐渐化光了。"你得找一份 Job，"拉姆施说。

找份Job？什么叫Job？

就是找个工作。

安格蕾特找了个农活干。别的工作她找不到。她在园艺场里除杂草。（从前是索菲·布默尔给安格蕾特除草。）她给植物浇水、摘水果。她生活和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这就是她所梦寐以求的吗？拉姆施难得露一面——忙着生意经呢。有一回，她在星期天去找他。他躺在沙发榻上，四周弥漫着一股烧酒气味。他这颗半拉医科学生脑袋碰了壁，正在回首往事。"当初我的牛棚里有多少头奶牛？你说！"

"十五头，也许是二十头。"安格蕾特并非不乐意怀乡叙旧。

"那个丢勒，那个赤色分子，他是怎么丧命的？"

安格蕾特不吭声。

拉姆施从沙发榻上一跃而起。"你确信我找到终身职业了吗？"

安格蕾特心里想着别的事。"有一回积雪很深，我乘着雪橇去找你。我丈夫卧病在床……"

拉姆施狂笑了起来。"这真叫带劲儿，带劲极了！"

噢，你这个西方的童话般的国土！人人象猎人。人人都在猎取幸福。尤利安捕捉到了他那个前程似锦的职业。他一心扑在那工作上。那工作叫呼拉圈。一个圆形物件，一个儿童玩具似的塑料环。人们把它套在自已的肚皮上，猥亵地碰撞那个环，让

它旋转。机器生产。拉姆施悄悄地、随后便积极地合伙经营着这项事业。"呼拉圈是你的救星。多吃又可以保持身材苗条！减肥的法宝。舒肝健脾！用呼拉圈保持你苗条的身段！"在呼拉圈广告中，人们再度发现了拉姆施从前对医学的癖好。生意做得红火。江湖医师万岁！

安格蕾特心头燃起新的希望。她又恢复了会打算盘的农妇的本来面目。她要收回那笔借给他的钱。拉姆施火了。简直是小人见识！那笔钱会象老鼠下仔一样迅速地大量增殖。难道要让那笔钱在安格蕾特袜筒里发霉不成？

几乎一夜间就来了一幢别墅。小汽车、司机还有厨娘。好不阔气。尤利安展开大规模的呼拉圈攻势。西柏林设了分支机构。向东方发动呼拉圈攻势。不再来什么肚皮和舒肝健脾那一套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呼拉，新型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安格蕾特坚定不移。既然已经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了，那她就要她的钱。拉姆施大发慈悲，让她住在自己的寓所里。他领着她看了看暴发户的华丽的住宅。"你的钱存在这儿呢。"

这倒是真的，安格蕾特看见的是：乳白色的别墅，玻璃墙壁，歌德石膏像以及花园里的鲜花、人造雨水。车库和滑行道，还有树下的烤肉架。

现在还缺什么吗，安格蕾特？头脑简单的人这样问她。虽然有家用酒柜和洗衣机，安格蕾特照样当女仆。难得在家里见到拉姆施一面——业务忙着呐。当个生意人——这就是制造需求！东边现在已经上钩了。呼拉蒙上政治色彩，正在向前挺进！

尤利安一回家，安格蕾特就成什么人了呢？象花园里的那个歌德一样的石膏家庭主妇。年轻女郎们悄悄进入尤利安的客厅。她们都是呼拉圈模特儿，尤利安解释说。用性欲刺激新的

主顾。那些女郎们让呼拉圈绕着裸露的腰部旋转。尤利安检验身段、风姿和妩媚。

安格蕾特作最后一次尝试。她买来了金戒指。尤利安看了看戒指。“在手指头上搞呼拉圈？”Never(不行)，这有股结婚味，有股东方习俗味。自由世界的自由人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We live in western und modern times(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摩登时代)！”

“你这个流氓，你说德语！”骄傲的渔夫的女儿又一次显了本性。

尤利安那块当大学生时留下的伤疤上掠过一丝讥笑。“你的那个男人还在那边呢。”

安格蕾特形影相吊。她憎恨那些花花搭搭的呼拉圈。她一见就感到厌恶。

正当这时候，蜜蜂脑袋的律师的信到了。安格蕾特把信读了好几遍，心中不无忧伤。她看见了林中沐浴在阳光下的那个母牛湖。

五十一

十一月中旬。晨雾中已经透着一丝寒意。中午时分，毫无光泽的水珠从光秃的树枝上滴落下来。苍鹭已经南飞。天鹅从浓雾弥漫的湖面上掠过。一群群野鸭子嬉游在干枯的芦苇荡间。

对于蜜蜂脑袋来说现在是春天。一个迟到的春天。他的心口激烈地跳动。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那个收获节之夜使这个农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九月林中之夜，大约接了七十

个吻。久已忘却的快乐：姑娘的那双谨慎的手。爱情象一阵和风，拂动着这位农民的心。凝固住的希望消融了。变了样的蜜蜂脑袋走起路来腰板挺直，神态矜持，但眉宇间却透着喜悦，活脱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

那是在十月里，他遇见了安格蕾特。他神态自若，并不躲闪她。

安格蕾特穿着高跟鞋站在枯萎的落叶堆里，站在散发着腐臭霉味的村里的大街上，显得十分高贵。农民花丛间的一朵兰花。她的头发略呈蓝色，眼睫毛长长的，她望着蜜蜂脑袋。她眯缝着右眼。完全是一副城里人的派头。这大概是在表示：我们是老相识了。

这没有把蜜蜂脑袋迷惑住。"你好。"他说。

"你好。"安格蕾特说。"是这么回事，你对此意见如何？"

蜜蜂脑袋不知道安格蕾特说的是什么事。

"你那个律师，他没告诉你吗？"安格蕾特又眯缝着一只眼睛。

"你好。"蜜蜂脑袋说完就走。

"再见。"安格蕾特说。

蜜蜂脑袋去找律师。"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安格蕾特不想离婚。

蜜蜂脑袋听后没有发火。他都不觉得有什么难过的：他笑了，这个大孩子。昨天晚上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重大新闻：他们坐在尼特纳格尔家梅特克的小房间里谈论着牛犊、小鸡，谈论着就要来临的春天。梅特克笑嘻嘻。"你不问问，我们的小蜜蜂脑

袋怎么样了?”

蜜蜂脑袋高兴得头晕目眩了起来。“会有这样的事吗?”他当即奔跑出去。再也阻挡不住他了。他不象当初那样似的去编织一个摇篮。现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摇篮。瞧蜜蜂脑袋那神态,仿佛他必须在夏天以前给他儿子把那摇篮改建好似的。

那儿就是瑞典奶牛。收获以后,蜜蜂脑袋就让人把它们赶到草地上去了。县里答应给的饲料毫无音讯。蜜蜂脑袋疑虑重重。他跟社委会的埃玛、克吕格尔和李卜舍商量。

小埃玛警告说:“你们别相信官方的那一套!”卡尔·克吕格尔点点头。“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保护‘丰茂田野’免遭饲料荒!”

晚生作物种植面积翻了一番。播种甜羽扇豆和向日葵。天公作美下了一场有利作物生长的夏末雨。晚生作物长势喜人。可是九月里天气干旱。金灿灿的秋天。但是对于“丰茂田野”的先锋战士们来说,谈不上什么金灿灿。他们战战兢兢检查晚生作物种子。大伙已经焦急万分地研究开星星来了,他们抱着侥幸心理期待着好天气。

晚生作物收成平平。没有理由欢呼雀跃。人们把干枯的小灌木丛切碎并发酵。一道防范饲料荒的薄薄的堤坝筑成了。如果冯施格特劳伊不信守诺言,会发生什么事呢?

蜜蜂脑袋叫人拆掉了前拉姆施院里的一个年久失修的牲口棚。他四出奔走弄来了石灰和水泥。凯勒和他的瓦工队得扩建那个合作社牛棚。

地基挖成了,但县基建办公室不提供施工图样。蜜蜂脑袋进城去。“快点吧,快点吧,眼看就是秋天了。牲口棚得赶快盖

起来！”

“你们不需要牲口棚。”

“这是谁规定的？”

“克劳斯哈尔。”

蜜蜂脑袋冲向克劳斯哈尔。“你干吗干涉我们的事情？”

克劳斯哈尔俨然坐在王座上。“你们有一个四壁敞开式牲口棚。”

“让那些昂贵的牲口在敞开的舞台上听凭冷风呼呼吹吗？”

“教训国家，这不是你份内的事情。”

蜜蜂脑袋咽下回敬的话，走了。

回家后他同瓦匠凯勒商量。他们共同绘制了施工图样。动工了。这时，许多个晴朗的秋日已经丧失掉了。

于是，蜜蜂脑袋整天在给泥水匠搬砖上脚手架。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

那么梅特克呢？同志们，她的神态谁可曾见过？她走起路来手舞足蹈的。她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一如既往。她为鸡舍作好过冬的准备，塞住了所有会透风的缝隙。她配合并试验饲料，把胡萝卜搀进饲料里。她在灰蒙蒙的十一月的日子里诱使她的母鸡下了只有春天才有的蛋黄黄澄澄的鸡蛋。她边干活边哼着各种优美动听的歌曲：

做窝吧，洁白的大雁，做窝吧！
日头高照。
风儿无声。
太阳送暖。
蜜蜂嗡嗡。

大雁你也把双翼鼓动
让黄毛小鹅歌唱春天
在那芦苇丛中。

这么说来，对梅特克来说现在也是春天罗？这一点你们务必相信，同志们。梅特克青春焕发，一如蜜蜂脑袋的枯木逢春。

苔藓软溜溜。金黄色的树叶从树上掉落。火一般热烈而灼人的亲吻。这位男子亲昵，但亲昵得不够。后来，腼腆和羞怯象穿旧了的衣服，从身上脱落下来。心心相印，热烈的恋爱！

梅特克拥抱住她的贴心人尼特纳格尔大娘。“你会爱上蜜蜂脑袋吗，如果他喜欢你的话？”

尼特纳格尔大娘微微一笑。

“如果他对你说：‘你应该成为我的妻子？’”

尼特纳格尔大娘微微一笑。

“如果他对你说：‘你可别让我的身子冻僵了？’”

尼特纳格尔大娘哭了。

梅特克满面春风东奔西走。她步履轻盈地走过工地，给辛勤劳作的泥水匠们捎来了苹果。小工蜜蜂脑袋得了那个最红艳艳的苹果，皮帽子上还轻轻地挨了一下打。

一个新娘子翩然穿过村子：脚穿金色爱情拖鞋的梅特克。邪恶女妖躲在雾气弥漫的十一月间窗户后面编造流言蜚语。干瘦的赛尔诺太太朝樱草丛里啐了一口唾沫。“这帮共产党年轻人，真不要脸！”

弗丽达·西姆森将背转向梅特克，读起她自己撰写的贴在救火车房门上的通告来了。

消费合作社的丹克小姐警告梅特克："至于说到我，我曾经吃过爱情的苦头。我，我要是您呀，我会害怕的。"

梅特克跟埃玛·丢勒打交道就更难了。"这件事你必须三思而行，同志。蜜蜂脑袋都可以做你的父亲了。"

"他是我的丈夫。"

"过不了多久，你便会嫌他年老体衰的。"

"我会爱得他永远对我保持青春！"

"我觉得，老实说吧，他身上的毛太重了。"

"我就爱他这个样子！"

"他的妻子正在这儿游荡呢。"

梅特克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之中。"我是他的妻子。"

五十二

路上的积水一夜间结了冰。亿万颗冰晶在湖面飘游。草地上的草遇上霜冻粘结成了毡状。曼佩必须把那些瑞典小牛赶回家去。

多亏凯勒和他的瓦工们！大牛棚起来了；棚顶上铺着各种颜色的砖瓦。那是蜜蜂脑袋煞费苦心从各处搜罗来的。加建的那部分没涂泥灰，但牛在里头是舒适的。

蜜蜂脑袋在别人的怂恿下勉强接受了这批瑞典牲口。尽管如此，他还是悉心照料那些牲口。蜜蜂脑袋本性难移，积极面向生活。

现在他想出门了，不过出门前他察看了一下赶回家来的牛群。膘肥腿壮的母牛，宽大沉甸的乳房。一批优良种牛正在成长。三头小牝牛眼看快要生牛犊了。

再过一年——那时候，蜜蜂脑袋就可以怀里抱着儿子，昂首阔步巡视这牛棚了。一个梦想实现了，那将是一座纪念碑——这膘肥体壮的牛群。

门咯吱一声响。廷佩气势汹汹站在门口。"瑞典牲口的饲料呢？"

没有向无党派人士廷佩泄露一句有关冯施格特劳伊食言的话。"用我们贮存的精饲料和干草！"

廷佩嘿嘿一笑。

"应付应付眼前而已！"

廷佩的鼻子跳动起来，脸上露出讥刺的神色。

棉袄，棉裤，毡靴，皮帽，装得鼓鼓的背囊，蜜蜂脑袋就这样一副打扮，熊一样地噔噔走进鸡场。知趣的尼特纳格尔大娘深深弯腰向饲料箱里俯下身去。

告别梅特克，按通常的惯例，母鸡音乐伴奏下三个响吻，吻完轻轻一拍脸颊。"当心儿子！"

蜜蜂脑袋象童话里的英雄那样地上路了。他想去寻找那个铁制巨人；要那个铁制巨人帮助他增加"丰茂田野"的饲料。那辆旧摩托车嘣嘣地响。凛冽的寒风给他那顶毡帽的帽沿覆盖上一层霜。

蜜蜂脑袋在专区首府寻找那个铁制巨人，他不得不跑遍了迷宫般的各种办公室。"一台挖土机！如果可能，立刻就要！"

铁制巨人的守卫者们诧异地望着他。"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上楼，下楼，进办公室门，出办公室门。"我找一台挖土机！"

"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权力，权力，谁也没有权力。活见鬼究竟谁有这个权力！

机关关门了。白天的时间不够用。蜜蜂脑袋应该去找专区

党委书记吗？人家有功夫听他述说这种不平常的愿望吗？全专区有多少个合作社？多少个愿望？去他妈的吧，蜜蜂脑袋是个男子汉，是个干部，自己会有办法的！

他拖着沉重疲惫的步伐走进一家旅店。门房里那个人打量他。“你带着生菜，我看得出来。在后门旁边寄存货物！”

“我拿这背包揍你一嘴巴子。我要一张床位！”

第二天：“我需要一台挖土机！”

“别着急，老爷爷，别着急嘛！”

蜜蜂脑袋一把抓住那个办事员的上衣的翻领。“你叫我老爷爷？我的妻子比你这个小青年还年轻呢。”

那位办事员顿时软了下来。“非得一台挖土机不成？弄一台肥料吊车不行吗？”

蜜蜂脑袋愣了一愣。“给我一台肥料吊车！”

可是现成的肥料吊车又没有。得想办法去找。

蜜蜂脑袋驱车到图林根去。他的背囊里塞着一张农民报：肥料吊车，几乎全新，议价出售……

寒气逼人。树木闪烁。那辆旧摩托车嘣嘣嘣直响。蜜蜂脑袋快到魏玛的时候，马达失灵了。蜜蜂脑袋鼓捣了一阵，一身油泥，满头大汗，末了只好推着车走，马达不响了。轮子得修。蜜蜂脑袋不得不白白等了两天。

冬天降临布卢梅瑙村。胖子赛尔诺已坐在火炉旁。他惴惴不安地烤着火，后来他烦躁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出去散散心。他去探听探听虚实。“蜜蜂脑袋现在到哪儿闲逛去了？”

他会打听到消息的。

赛尔诺趿着鞋去找库普克和麦特刻。"蜜蜂脑袋把你们给骗了吧，亲爱的娃娃们，嗯？"

"别管我们的事，胖子赛尔诺！"

"别这么气势汹汹的，你们这帮孩子，这叫什么世道！"赛尔诺是来提出警告的。蜜蜂脑袋要弄一台挖土机。他将用挖土机挖开库普克和麦特刻的祖传草地。他要找金子呢。哼。"你们当儿子的，这符合你们父辈的心意吗？"

赛尔诺也到小喇叭舒尔策家里串门。"有什么新闻吗？"

"奥伯村冻死了一头奶牛。四壁敞开式牛棚作的孽。"

赛尔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蜜蜂脑袋比较滑头。他不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转。"

小喇叭舒尔策神色狡猾地微微一笑。"多可惜……"

他们说笑了一会儿，十分投机。

赛尔诺窥伺邮递员。他带来安格蕾特的信件了吗？自由世界没有来信！——安格蕾特同拉姆施准保出了什么事了。

赛尔诺趿着鞋去找弗丽达·西姆森。"安格蕾特跟拉姆施的事没什么问题吧？"

"毫无问题！"弗丽达态度友好。赛尔诺枉此一行。"谢谢您关心这件事！"

这没有什么好谢的。赛尔诺所担心的事是西姆森所料想不到的。他坐在乡议会里白吃饭的吗？说的就是蜜蜂脑袋的那个牲口棚。那牲口棚正式验收过了吗？要是出什么事呢！赛尔诺拒绝承担责任。

西姆森陷入了沉思。她在这儿一味地坐着，没完没了地写着，没完没了地工作着。烦恼和忧愁。蜜蜂脑袋的风流艳史使她十分烦恼。奸淫，耸人听闻，道德败坏！蜜蜂脑袋依然犟头倔

脑——一块绊脚石。他在消耗弗丽达的精力。她哪里还有什么时间象文件上明文规定的那样去做其他人的工作呢？她的人要么在没有她的帮助下发展成长，要么自发成长。例子：这位赛尔诺。

弗丽达记下一笔归档：关于赛尔诺。十一月二十五日。迈出了从我到我们的头几步。

然后，弗丽达把泰奥·廷佩叫来。"老伙计，你没犯糊涂吧？"廷佩将那群贵重的进口牲口牵到哪个厩里去了——牵到一间有倒塌危险的破茅屋里去了？

廷佩戴上他那顶挤奶员帽。他没有把奶牛群赶到那个大牲口棚里去。这是蜜蜂脑袋的旨意。"他算老几，笑话，马上把那些奶牛牵出去！"

廷佩嗅到了好处。他可以多捞点奖金了。"反正牛奶要减产。"

"你疯了？"

没有疯，但廷佩接到了禁止给他的奶牛们喂精饲料的命令。

"一克也不能少，你明白了吧。我们需要牛奶！"

廷佩心领神会；可是他拿什么去喂牛呢？

喂什么，喂什么！不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吗，发酵饲料，冬季饲料的核心？

廷佩给那些瑞典牛换厩。他把它们赶往母牛湖边上的四壁敞开式牛棚里去。卡尔·克吕格尔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跑来。"现在你爱咋干就咋干啦？"

"西姆森的命令。"

"你敢再开玩笑？"卡尔·克吕格尔把牛赶了回去。

傍晚，人民警察马尔滕神色疲倦地来到克吕格尔家里。"你

胡折腾什么？那个马屁没有进行静力学方面的计算。我呼吁你按党员的良心办事！”

克吕格尔让步了，但是他要狠狠揍那帮建工局里的牡牛们一鞭子，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老大不乐意地让人把牲口赶到四壁敞开式牲口棚里。

天气越来越冷。蜜蜂脑袋哪儿去了呢？卡尔·克吕格尔做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让人给地窖铺上草皮，自己动手给所有的泵包上麦秆防护套。他察看四壁敞开式牲口棚里的牲口。“你扔给牛吃什么玩意儿？”

“发酵饲料。”

“这饲料牲口不吃。”

廷佩露出讥刺的神色一摇晃鼻子。“饥不择食。牲口饿急了会吃的。”

要是蜜蜂脑袋能来该有多好！克吕格尔并不精于养牛之道。

蜜蜂脑袋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熊，无精打采地信步在魏玛转悠。他从来没有休过假。休假就是这个样子吗？那还是别休假的好。

这位农民观看商品陈列橱窗。那帮人需要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就拿这个有衬垫的柜子来说吧：一个有镜子的酒柜。价目牌上写着“家用酒柜”。简直是发疯了！酒鬼专用工具箱！

梅特克现在在干什么、想什么？蜜蜂脑袋要给她写封信吗？现在又不打仗。信还在半路上他就到家了。纸上接吻姗姗来迟。这还有什么滋味呢？

他给梅特克买了一只小拖鞋，那是一个针线包——魏玛向你致意。颇逗人乐的，是吧？

这些旧房子。我的天哪！浮士德和甘泪卿在这里谈情说爱

过？瞧那些古老的水井，那些凸窗间，那些小胡同！哪儿是老歌德的故居呢？

蜜蜂脑袋噔噔地穿过寒森森灰蒙蒙的草地，一路打听找到了歌德的别墅。盖得好坚固，瞧这块地皮！这个歌德，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房子前面就是草地。割起草来就可以不用走远路了，可是谷仓在哪儿呢？

蜜蜂脑袋得知歌德有两幢房子。他是资本家吗？不过，当时一个人要有气派，不那样大概也不行吧。

蜜蜂脑袋走到妇女广场街。歌德把谷仓盖在这儿了？这儿也没有，只有一个木棚。他参观歌德的那幢位于市里的房屋：这个石膏人，身上戴着月桂树叶花环，他不单单写过诗作过文！他研究过木材的颜色，收集过木材。他干过林业这一行？连电他都研究过，这个机灵的老头儿。骨骼，骨头和鸟皮。哪个领域歌德没有涉猎过？而汉森，那个收获节诗人，却是个半瓶醋。那个人应该上这儿来瞧瞧，向歌德学点儿什么。

再也不觉得无聊了。蜜蜂脑袋发现了第二个世界。他读各种牌子，潜心阅读褪色发黄的古德语文献。一切应有尽有！他摇头、咂舌。休假也得会休假才行！他务必同梅特克一道到这儿来。那简直就是过节了。梅特克会兴高采烈的。这能叫人相信吗？他将面带微笑站在一旁——象个行家似的。他将向老歌德表示敬意。

他在旅店里整理行囊。这只拖鞋状针线盒——这不显得俗气吗？不太适宜送给梅特克。也许送给埃玛更合适一些。

蜜蜂脑袋给梅特克买了一条彩色头巾和一本魏玛图片册。从那本图片册里她可以看到魏玛独具的风姿，会惊讶，会预先享受到一点欢乐。

摩托车修好了。蜜蜂脑袋继续赶路。在第六天的中午，他终于在一个村子里见到了那个铁制巨人。

“我需要用它去挖土。它挖得了土吗？”

它挖得了。稍稍改装一下就行。只消给巨人换个嘴巴。巨人现在正在挖淤泥。它那钢颚骨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蜜蜂脑袋兴奋得浑身出汗。他看见他的泥灰层已经显露出来。蜜蜂脑袋掩饰他内心对这头铁制动物的喜悦。一个买主称赞牲口好，这等于自己在哄抬价格。

喝着温和味美的图林根啤酒谈交易。“要价再低一点吧，同志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八天以后，蜜蜂脑袋一定把准讯告诉同志们。现在他回家去，得跟大伙儿商量商量。

蜜蜂脑袋嘟嘟嘟向布卢梅瑙驶去。一路上他饭也顾不上吃。雪花轻飘。高速公路闪闪发光。“回家，回家！”摩托车嘟嘟嘟在响。

夜阑人静。蜜蜂脑袋拐入通向布卢梅瑙的林中小路。雪花飘舞。这个农民不得不停下来。他擦了擦眼镜。林中传来牛叫声，透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越发显得凄楚。蜜蜂脑袋冷得直哆嗦，他站住、倾听着。他往森林方向走了一段路。吼叫声从湖那边飘过来。林中发出控诉似的回响……

蜜蜂脑袋站在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前。他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冒着汗。他眉梢上的雪珠在融化。灰蒙蒙的深深的湖。牛在吼叫。蜜蜂脑袋一眼认出那是瑞典幼畜。一股发酵饲料味扑鼻而来。牲口一边在冻饲料上乱踩乱跺，一边发出哀怨的叫声。在一个角落里躺着一头死了的小牝牛。蜜蜂脑袋跪下，摸摸它的身子。这小牝牛是在生头胎牛犊时死的。五头幼畜鼓胀着肚子

躺着。它们乱踹乱跺，作着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一片吼叫声笼盖在林中上空。

"我揍死你！"蜜蜂脑袋大喊一声。他甩掉行装，直奔笼罩在夜色里的村子。他狠命敲击廷佩家的大门，不停地敲击着。有一回，他曾半夜敲安格蕾特的房门求她放他进去。他猛地一拉门把。大门没有锁。他噔噔走进厨房，打开电灯。他这里很熟。"嗨，廷佩，出来！"

没有丝毫动静。蜜蜂脑袋噔噔地走遍了各个房间。屋里没有一个人影。一个衣柜柜门洞开着。炉前地上躺着一个玩具娃娃。有一回，那儿曾卧放过一帧结婚照片。一只童袜在阁楼楼梯上，地板上是廷佩的挤奶工上衣。

蜜蜂脑袋当夜就将牲口安置到别的厩里。

五十三

下了整整一夜的雪。一道道雪墙沿着村道延伸出去。西姆森大娘穿上毡靴。今天不会在林中举办那一年一度的市集了。她唤醒女儿，把咖啡给她送到床头。

弗丽达·西姆森伸展了一下她那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臂。她从枕头上抬起脑袋，宛如一个潜水员从海底冒出水面。一只蓝色的网子罩住了她那一头浅色的头发。她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天气怎么样？"

"床上天气最好。"老太太放下托盘。"外面在飘雪花呢。"

弗丽达把咖啡推到一边。"给我一根香烟！"老太太递给她香烟。弗丽达贪婪地吸了一大口。"你说什么，下雪了？"

"我没工夫了。"说罢，老太太走了。

弗丽达把烟灰弹在托盘上：嗯，下雪了。现在应该仔细探察新的事态发展。对她来说，雪是白色污物。必须开动国家机器加以紧急治疗。清扫道路积雪！检查过冬地窖。

老太太深一脚浅一脚踏着积雪出门而去。她叹了口气。这个没有男人的女儿，真是个累赘！官瘾十足，谁都这么说。

弗丽达从床上侧起身饮了几口咖啡。老太太又省俭开了。这咖啡没有一点劲儿！西姆森穿裤子、戴胸罩。

过道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有人敲门，蜜蜂脑袋噔噔地穿过厨房走进房间。弗丽达遮掩住裸露的腰肢。“奥勒？你想干什么？”

“剥光了你的衣服揍你，你这只自以为聪明的乌鸦。”

“啊……！”西姆森呼喊起来，希望这一声喊会给人以贞洁女人的感觉。她把衬裙朝那个农民扔去。

蜜蜂脑袋气得直跺脚。他靴上的雪在融化。“现在够啦。你得给我们赔偿损失！”

“你这个粗野无礼的家伙，你一点礼貌也不懂？能鞭打一个裸体的女人吗？”

“你少罗嗦，你跟廷佩串通一气！”

“什么叫串通一气？我是为了确保牛奶产量。”西姆森说着便摊开双臂。“你要明白，亲爱的奥勒。”

蜜蜂脑袋气得脸红脖子粗，他没看见什么女性的魅力。他一拳砸在床头柜上。“简直是乱弹琴！”把你拉下马来！你等着瞧吧。他朝着茫茫大雪冲了出去。

弗丽达浑身发抖，给撇在了一边。她的衬裙已被融雪弄脏。蜜蜂脑袋，那头熊，把它给踩在脚下了。

天色渐渐大亮。风势和缓下来。阳光闪耀在小冰粒上。屋顶和树木闪着纯洁而平和的光。

苦恼人曼佩拉走了六头死牛。一片葬礼的气氛。得舒散舒散心头的郁闷，得喝两口解解愁。他擦靴子准备到消费合作社去。半路上会计博伊希勒气喘吁吁向他迎面跑来。“西姆森找曼佩！”

西姆森在村里看到的不是轻松愉快的轻歌剧：是六头死牛。进口牛。引进项目。廷佩溜之大吉。后果不堪设想，这可怎么得了！她用长指甲搔搔痒。她抽着烟，思忖着，一筹莫展。现在蜜蜂脑袋抓住她的把柄了吗？她是捕鼠笼里的老鼠吗？——她没有做任何应受法律处分的事。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和发酵饲料，牛奶产量，一切均有案可查，是有正式文件作依据的。至于那场霜冻……她是老天爷吗？是她当“丰茂田野”的家吗？

苦恼人曼佩在消费合作社里喝了两口酒，壮了壮胆。现在他的拗劲儿上来了。“你有什么事？”

西姆森脸色铁青，一本正经道：“我亲爱的，这下你可惹祸了。”

“你瞎唠叨什么呀，你这只发霉的穴鸟？”曼佩生活在封建修道院时代吗？是他把牛折腾死的吗？“I kill you（我宰了你）！”

西姆森：“别来这种美国腔调，哼！”事情是这样的：曼佩没有尽到看管的责任。

“什么？看管？”曼佩不是头头。头头出门了，到处游荡去了，那头老公山羊。

西姆森心头一动。“你作这个证词吧，我亲爱的！”

“作证词？”曼佩不愿意。

西姆森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瓶酒来。瓶塞叽嘎一响。一股李子酒的香味扑鼻而来……

雪又在融化。冬天还没有站稳脚跟。安格蕾特徘徊在泥泞的路上。她坐在烟雾弥漫的农民厨房里贪婪地吸着蒸萝卜的雾气。“这家乡的气味，多好闻！”

长舌妇们摸摸她的衣袋、鞋，摸摸她上衣的料子。哟，这都是顶刮刮的货色嘛！她们唧唧哝哝，喊喊喳喳。她们喝咖啡喝得满嘴喷香。“尊敬的安格蕾特，你怎么受得了这个！你是养尊处优惯了的，竟坐在这儿这间黑古隆咚的房间里。”安格蕾特毕竟是亲眼见过索拉娅[①]的嘛。那边的那种崇高的爱情，无缝尼龙袜，自动使衣服快干的洗衣粉和 LUX 肥皂。帷幕后面的成千上万种佳品。

安格蕾特优雅而老练地微微一笑。这些道理都对，但家乡毕竟是家乡：那湖边的桦树，那泥淖里的鱼，山丘和灌木丛，紫罗兰般美丽的回忆；那条去教堂的路，那坚信礼礼服，从渔船上落水，同死神调情——况且，还有个丈夫呢。

“丈夫？”

“对了，丈夫。”安格蕾特考虑过了。她愿意留在布卢梅瑙。她有权待在这里。

胖子赛尔诺趿拉着鞋到处走动。他听见了地窖里老鼠打喷嚏的声音。“你是不是该走了，”他对安格蕾特说。

---

① 索拉娅（1932—），伊朗公主。

“老天保佑！”

“嗯？”

安格蕾特捂住了自己的嘴。坦白地说吧：她想留下来。

“你想回到蜜蜂脑袋身边去？”

她想。她有她的权利。

“那就行动吧！你的房子现在空着呢！”

安格蕾特的鞋后跟已经有点儿歪斜。她在村里转悠，走起路来一歪一扭象拖着一袋胡萝卜似的。她去找西姆森。是这么回事：弗丽达是知道的，安格蕾特是一个回归的人。她已经幡然醒悟。她理应有某种权利。她不能客居一辈子。

西姆森十分通情达理。安格蕾特有居住权。这是应该的。“村里信使家里倒是有一个房间空着呢。”

不，安格蕾特在这里有过一所房子。那房子现在没人住。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两张床，一面镜子，当然还有那架钢琴……

“那么离婚的事呢？”安格蕾特要离婚吗？

“决不离婚！”安格蕾特往地板上猛一跺脚。一个后跟当即断裂。这种统一标准价格鞋：钢梢钉在塑料上！

西姆森乐于帮蜜蜂脑袋家的安格蕾特的忙。不是分明写着的吗：欢迎幡然悔悟毅然归来的人？让蜜蜂脑袋等着瞧吧：他别得意忘了形。

五十四

蜜蜂脑袋坐在沙发上苦苦思索。这沙发属于某个叫廷佩的人，那是个只图私利、贪婪成性的家伙。他贪钱却把好端端的牲

口给坑害死了。该死的贪欲和官僚主义！

现在该由蜜蜂脑袋来挽回损失了。他靴不离脚，在廷佩的家里过夜。这样他就省了到埃玛小屋去的那段路。半夜里他得起来清厩、喂料和挤奶。

梅特克帮助蜜蜂脑袋。她跟他学挤奶。她的两只小手一定感到了疼痛。她不诉苦，精心饲养她的母鸡，给奶牛梳刷，给她那悒悒不乐的丈夫打气。

一天中午，她奔跑而来。"这能叫人相信吗，奥勒，那些鸭子！"

蜜蜂脑袋的野鸭子从远方的湖泊飞回来了，白色的，有斑纹的，蓝色和黑色的，老的和少的，四百只，五百只，一支鸭子大军。

梅特克拿来了饲料。老鸭子毫不认生：它们从梅特克的手里吃饲料。

蜜蜂脑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作过似乎不切实际的幻想，干预过候鸟的生活。事在人为！他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欺骗他。

梅特克欢呼雀跃，高兴已极，庆祝蜜蜂脑袋的胜利，爱他。

胜利的瞬间是甜蜜的，然而却是短暂的。斗争是长期的。埃玛急匆匆跑过来。她在半路上甩掉拖鞋，只穿袜子跑来了。"你们象天堂里的亚当和夏娃那样站在这儿。"

"你是当蛇来的？"

埃玛一挥动那份报纸。"你读读这儿吧，你这个死顽固！"

蜜蜂脑袋站在鸭群中间读报纸。梅特克的下巴贴在他的肩膀上。她也在读。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这文章是冲着蜜蜂脑袋来的："主席不负责任出门度假……牲口倒毙……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管理不善……视国家的钱财和外汇如草芥……县里有

关部门还要旁观多久？”一篇通讯员来稿。署名A.S.。

梅特克气得两耳通红：“竟有这种事！”

埃玛往鸭群里啐了一口。“那些办报的同志真不害臊。安东九泉下不会瞑目的。”

蜜蜂脑袋依然心平气和，这是西姆森搞的鬼。事情会澄清的。事情一定会澄清的。不会人人都不讲道理的。只穿袜子的埃玛一听就火了：“可她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害人精。你当事情只涉及到你吗，你这只长毛领头羊？”

白天过去了。活儿繁忙，没有闲暇去苦思冥想。梅特克看守着返回来的鸭子。湖泊赠送给“丰茂田野”的礼物。

一天晚上，蜜蜂脑袋正坐在沙发上。通道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后是脚步声和女人的说话声。他一把拉开房门。西姆森和安格蕾特站在通道里。安格蕾特吓了一跳。西姆森怒气冲冲朝蜜蜂脑袋走过去。“你待在这儿是非法的。这所房子没有正式交付使用。犯罪行为！”

蜜蜂脑袋淡淡一笑。“这所房子是我的。”

“拿出证据来！”说罢，西姆森便推着安格蕾特走进隔壁那间房间。

埃玛说对了：失去理性的病在继续蔓延。过了一天，库普克和麦特刻来了。他们是蜜蜂脑袋和克吕格尔在收获节发展的两个农民；他们软磨硬泡。“县报上那篇文章！现在要我们对死去的牲口负责。我们退出！”

蜜蜂脑袋同克吕格尔、霍尔滕、埃玛和李卜舍商量。一定得挽留住库普克和麦特刻。湖畔的那块泥灰质草地对蜜蜂脑袋至关重要。

社委会决定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尊重事实嘛！卡尔·克吕格尔撰写了一篇声明。霍尔滕带着它进城。他对县报编辑大声嚷嚷。"既然你们刊登谎言，那么你们也应该刊登事实真相！"

"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嘛！"那位县报编辑同那篇关于蜜蜂脑袋的文章毫不相干。没有让他过问这件事。

霍尔滕来到专区编辑部。"谁在写这种谎言？"

"很明显——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

蜜蜂脑袋冥思苦想。这连篇的谎话谁写的呢？A.S.——A.S.他把"丰茂田野"里的人的名字过了一遍。至于曼佩叫阿尔图·施利文①，这一点他却没有想到。

蜜蜂脑袋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外面是一轮黯淡的满月。炉灶里余烬发出微光。

他被人轻声唤醒，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朦胧中他仿佛听见了一句儿提时代的祈祷文一般娓娓动听的话。"我得做点什么，你才能……"他吓了一跳。月光下站着安格蕾特。她微笑着，她在沙发上挨着他坐下。"我看得出来，你感到冷了吧？"

蜜蜂脑袋跳起来，奔跑出去，边跑边喊："走开！"

生活是一种循环运动吗？

安格蕾特摸索着走回她的房间。深感受到了屈辱。从前那种骄傲的渔夫女儿的气势哪儿去了？她还算是个什么人，她还想干什么？她象几年前那样坐在月光下，沉浸在对一次失败的思索之中。

过了一个小时。蜜蜂脑袋没有回来。现在他在那个女孩子家里寻欢作乐了。安格蕾特不再神情颓丧地坐着发呆。钢琴上

---

① A.S.分别为"阿尔图"和"施利文"的起首字母。

放着一瓶酒。她已经喝了半瓶。补血养神的药。

她写一封信。写给弗丽达·西姆森的两行字。两行字写了半个钟头。她必须边喝边写。这个草包女人，这个西姆森，她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一个安格蕾特·安肯——去当合作社养奶牛的女工！

信总算写好了。安格蕾特象几年前那样来回踱步。她想起了一脚踢碎镜子的那件事。她露出痴呆的笑容。一阵强烈的欲望袭上她的心头：过一过从前的安格蕾特的瘾。她走到钢琴跟前，用一个指头敲打钢琴。"我骑着马儿，穿过严寒，踏过深雪，去看我的心上人……"安格蕾特醉醺醺地尖声唱着。地上，廷佩逃跑时忘下的那只猫在尖叫。

这位从前的蜜蜂脑袋家的农妇神态高傲地在村里转悠。月亮闪光。你愣愣的看什么，苍白的月亮？你想向我求婚吗？站在这里的是安格蕾特·安肯。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

消费合作社旁边广告牌在发光。安格蕾特神情痴呆，浑身颤抖。下午她在这里见到过拉姆施的产品。她看见孩子们在玩耍从消费合作社商店里买来的呼拉圈。拉姆施已经到这里了？他撵上她了？呸，恶魔！

她一直奔走到教堂门口。下午，她在那儿遇见过曼佩。"蜜蜂脑袋快要有孩子了，一个孩子。"她打了那裁缝一记耳光。这个讨厌的家伙，这个见利眼开的小人！

一到外面湖边上，她又成了骄傲的安格蕾特。她呵斥月亮："现在你认识我了吗？"

安格蕾特要去看看捕鱼笼。她必须去看看。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曾梦见过一条金鳗鱼。现在是时候了，金鳗鱼先生，我会把你抓住的！

安格蕾特划船。那条渔船飞速驶出芦苇荡。薄冰在船体下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安格蕾特浑身发冷。她拿起那个绿瓶子喝了一口。月亮的脸庞在冰冷的水里颤抖。你在这儿下面？瞧你那模样，你不象是要驯服我嘛。你在发冷。喝一口这个吧！湖水吞没了那只鼓腹的酒瓶，安格蕾特从西方带来的备用药。

浆上滴着水。蜜蜂脑袋快要有个孩子了，一个孩子……一个孩子……

湖面上激起层层涟漪，起先不比一个丧礼花圈大。那个花圈在扩大。波纹直趋湖岸。波纹在那儿同芦苇喁喁私语。潜下去找金鳗鱼了……找金鳗鱼去了……

五十五

在这座小城市里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初冬景象。行人都穿上了大衣。麻雀蹲在公园里字纸篓的边缘上。在冯施格特劳伊的房间里，橡胶树作好了越冬的准备。暖气片里热水滚动。那幅画着黄铜炉子和炉火的油画，它并不发出热量。

冯施格特劳伊坐在大靠背椅里做美梦，不为牛饲料担忧吗？别这样想，同志们！他在担忧。两条线连结不到一起：多养牛和饲料短缺。他同专区干部谈起这个问题。"会给饲料的。"专区干部说道。"去年，说要用饲料，饲料就到了。你们尽管放心！"

尽管如此，冯施格特劳伊心中仍不免有一丝疑惑。怀疑总是允许的吧。他试图探究饲料短缺的原因：是进口饲料没进口成吗？报上不是有人写过文章谈到外国发生干旱吗？现在那儿一定没面包吃了。兄弟国家能袖手旁观吗？什么更重要——面包重要还是肉重要？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来饲料，却来了个通知："别指望饲料进口了！"这个消息把冯施格特劳伊弄糊涂了，虽然这几乎是他预料中的事。"这么说，你们是在开玩笑？"

回答是怒气冲冲的："你们不要这样墨守成规嘛！"

绝妙的建议：不要这样墨守成规！几个星期以前还口口声声说：放心好了！

冯施格特劳伊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怎么耍魔术变出牛饲料来呢？他整天心情烦恼地东奔西走，力图找到一条出路。他一反平时的习惯，又抽烟又喝酒。

一天夜里——他睡不着觉——似乎找到一条出路了。他一把抓住自己的睡衣领子：县委书记灰心丧气了？这是不允许的！

早晨他让人把克劳斯哈尔叫来，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饲料的情况怎么样？"

"很糟糕，很糟糕，你不知道吗？"

"我指的是县里的个体农民。"

"比较好。他们没有多养牲口。我们强迫不了他们。他们宰了牛犊，大把大把地抓牛奶钱。"

冯施格特劳伊用坚决的口吻说道，就好象他得到了指示似的："让他们加入合作社！"他悄悄补充了一句，"就为弄到他们的饲料也该让他们入。"

准备展开一场星期日宣传攻势。"未来属于合作社！"这是对的，无可非议，不过从眼下的情势来看，这似乎是冯施格特劳伊自己发明的口号，他想用这个口号来摆脱个人的困境。

弗丽达·西姆森也在准备冯施格特劳伊提出的星期日宣传攻势。她想一鸣惊人。这一回可不要让县委书记小瞧了她。

“西方归来者鄙弃经济奇迹国家。农妇业已争取回来，加入了合作社。”

弗丽达去找安格蕾特，想将这篇拟好了的报刊文章给她看一看。

安格蕾特的房间里空无一人。钢琴盖打开着。琴键裸露，象个龇牙咧嘴的怪物。桌上放着安格蕾特的信。西姆森吸着烟惴惴不安地猛然撕开了信封：

弗丽达·西姆森村长：

告诉你吧，安东·丢勒的早饭是拉姆施放到那棵树下去的。谁把我逼上了死路，这你可以想象得到。

致以临别前的敬意

安格蕾特·汉森。

全村一片惊慌。找呀找呀终于把安格蕾特找到了。顿时谣言四起，蜜蜂脑袋受到各方的怀疑。

渔夫安肯，那位死者的哥哥，做出一副可怜相。“不幸的妹妹哪，她为人多好！给全家人都送了礼物。心地象丝绸一样柔和，但郁郁不乐，总是那样郁郁不乐！”

胖子赛尔诺对死者赞不绝口：那安格蕾特·拉姆施，那是一个象天使一样的妇人。是个无比谦逊的好人。她本应待在拉姆施身边的。但是不，她为维护德意志女性的荣誉而死了。

蜜蜂脑袋露出疲倦的笑容。“去你们的吧……都在演电影呢！”

长舌妇们这几天可美了。消费合作社的咖啡销售额不断增加。

不，这个安格蕾特！她见识过了那个花花世界，后来却想念起她的丈夫来了。而此人却唾弃她，和那个红色的养鸡巫女勾勾搭搭。这种人还 当头头吗？

蜜蜂脑袋的朋友们迎头痛击这些谣言。“闭上你们的狗嘴吧！你们会把牙齿掉光的！”人们还从未看见维尔姆这样狂怒过。

赫尔曼·魏歇尔特一扫他平素那种恭顺的习性。“你们想干什么？要我诅咒蜜蜂脑袋吗？我原本是个受人鄙视的人，是他按《圣经》格言提高了我做人的尊严。安格蕾特不屑于在‘丰茂田野’里干活。你们看见过她踩着高跟鞋的那副模样。两个鼻孔里喷着火。她象巴比伦一样衰败破落了。谁也逃不过天主的眼睛！”

胖子赛尔诺趿着鞋跑得满头大汗。“事情还没有完，且没有完呢。安格蕾特有继承人——那些渔夫的孩子。蜜蜂脑袋侵吞了她的那份财产。所有‘丰茂田野’的人都脱不了干系。谁不想掏钱就趁早跳下船来！”

谎言，诽谤和中伤不胫而走。每一句谎言都会有龌龊的耳朵去听，都会象种子一样发芽、生长。

在收获节上争取来的三个农民排着队齐步走进村长办公室。“我们对蜜蜂脑袋不放心。我们退出。并不禁止退出的嘛。”

弗丽达·西姆森求克劳斯哈尔帮忙。“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帮个忙吧，假如你是个男子汉的话……我背着蜜蜂脑袋这个包袱星期天怎么去开展宣传呀？”

冯施格特劳伊四出奔走。他检查各地星期日宣传运动的准备工作。他十分卖力，信心十足。布卢梅瑙，森林和湖泊的后面，他没有去。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妻子抱怨道，儿子拉尔夫在学校里数学测验得了个坏分数。现在，这种事准

不会往冯施格特劳伊的心里去了。他连报纸都不读了。

专区拍来了一份电报：冯施格特劳伊作出回答！电报里指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冯施格特劳伊还没有读过，电报发来了卡尔·克吕格尔的一封信的抄本。

冯施格特劳伊读西姆森对蜜蜂脑袋的匿名批评，读克吕格尔的反驳的信。他心里不是滋味。克吕格尔直言不讳：答应了给饲料没有给。答应了提供一台挖土机没有提供。鸭子没长大就给宰了。搞诡计把母牛塞进"丰茂田野"。"跟农民打交道应该诚实无欺。不要骗了你们自己！"

麻烦事。当初是这么回事：冯施格特劳伊没有把蜜蜂脑袋的愿望当真。要一台挖土机干什么？他觉得蜜蜂脑袋的泥灰计划是想入非非。可是他让人审查过这个计划没有？没有。

冯施格特劳伊还在思量克吕格尔的哪些指责是对的，这时，已经带有压力味儿的专区的第二封电报便到了：进口牲畜死亡事件引起了什么后果？立刻报告！

唉，报告什么呢？需要作调查。调查就要花费时间。不作自我批评，冯施格特劳伊是过不了关的。一个污点，一个瑕疵。偏偏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冯施格特劳伊正想着法儿崭露头角呢。他已经朦胧地想到了报纸上醒目的标题：马伊贝格的榜样。首创精神战胜饲料荒！

他这又是想入非非了吗？他不该马到成功，当一回光辉的榜样吗？他工作上一直不甚得意。

冯施格特劳伊和克吕格尔在那条浅红色的椰子皮地毯上踱步。县委书记脸色苍白，强作笑脸。克吕格尔瘦长、坚韧，两腿弯曲，宽大的裤脚管上夹着夹子。"但你答应给我们饲料的。"

“通知下来说给饲料的，现在来通知说没饲料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村里的同志们是二等公民吗，小伙子？”

冯施格特劳伊沉默不语。有一段时期，他开始比较公正地对他的前任克吕格尔、对人们背后指责他所犯的那些错误进行了思考。他甚至觉得克吕格尔的有事同专家商量的方法是有益的。这一点他曾向克吕格尔亲口承认过。

当初，克吕格尔既没幸灾乐祸也没多动感情。“好哇，我的小伙子，只要肯学习就好嘛！”

而现在呢？冯施格特劳伊惨然一笑。“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吧！”

“这正是蜜蜂脑袋一直在干的事。他想摆脱饲料短缺的困境。”

女秘书站在门口。“克劳斯哈尔同志来了。他有急事。”克劳斯哈尔不等请就走了进来。他一眼瞥见卡尔·克吕格尔，愣住了。

“怎么，什么事？”

克劳斯哈尔对冯施格特劳伊低声耳语。最新消息：布卢梅瑙有三个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星期日宣传攻势前夕出这种事。简直大煞风景！”

冯施格特劳伊瞠目结舌。他冲着克吕格尔大声嚷嚷：“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克吕格尔保持着冷静得几乎是呆板的神色。“搞什么名堂？不是有谁在另搞一套吗，我的小伙子？牲口在大声吼唱饥饿赞美诗，我们怎么去动员人家入社？”

克劳斯哈尔手里的纸簌簌作响。“蜜蜂脑袋已经是令人不堪

忍受了：布卢梅瑙一个很有身价的农民，一个党员，愿意加入'丰茂田野'，如果蜜蜂脑袋不当主席的话。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他叫什么名字？”

“布勒特，牲口专家，你们可以钓到一尾大鱼了。”

卡尔·克吕格尔哈哈大笑，笑得墙壁直颤抖。

冯施格特劳伊犹疑不决。“这是谁报告上来的？”

“西姆森同志，国家机器。”

县委书记想起了那本黑皮笔记本。他突然看见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孑然一身。刚才站在那儿的是卡尔·克吕格尔，现在站在那儿的是他的良心的化身。你忘了吗？良心问。

冯施格特劳伊满面羞愧地垂下眼帘。

你回答！良心说道。

冯施格特劳伊结结巴巴地说：我没忘，想当初……我是有过教训的。

你果真没忘？

冯施格特劳伊点点头，又抬起头来：是卡尔·克吕格尔站在那儿。是他在提问。

沉默。克劳斯哈尔等待县委书记作出决定。县委书记走到窗前，凭窗远眺有顷，然后突然猛一转身，把克劳斯哈尔给吓了一大跳。“我必须审查一下……西姆森同志……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

克劳斯哈尔从县委书记身边离去时带走的不是一项强有力的指示，而是对西姆森的一丝怀疑。这也许并非完全不合他的心意。

弗丽达侧耳细听克劳斯哈尔的汇报，脸色蜡黄，脸上显出高

傲的笑容。不用多久，县委书记就会知道她的厉害了。她打出一张王牌，把安格蕾特的信的抄件扔到桌上。扔信时，她的手一丝也没有颤抖。“这够了吗？”

克劳斯哈尔读信的抄件。弗丽达已经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村里的公章，证明该信完全属实。克劳斯哈尔惊呆了。这么说，冯施格特劳伊怀疑西姆森的办事能力怀疑错了。克劳斯哈尔……几乎感到了惋惜……

弗丽达决心主动采取行动。她感到，显示其诸如警惕性等良好品德的伟大时刻似乎已经来到。机不可失！她塞给克劳斯哈尔一份文件。“签字吧！”

克劳斯哈尔迟疑不决。“不听一听合作社社员们的意见吗？”

“还听什么意见呀，你这个优柔寡断的人！这儿的星期日宣传运动这一炮打不响，这可是你的责任哩。”

克劳斯哈尔在罢免蜜蜂脑袋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西姆森向合作社办公室走去。蜜蜂脑袋正在那里召开社委会。大伙儿在商量购置蜜蜂脑袋的肥料压缩机。

会计博伊希勒顾虑重重。他的肚皮颤动着。要花钱了。

“你那台压土机能管用吗？”埃玛问。

蜜蜂脑袋确信不疑：“一定管用！”

“要是不成功，你跟梅特克的事就吹！”

“什么……什么梅特克？”蜜蜂脑袋口吃了起来。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呢，你这个白头疯子？”

这儿几乎是个订婚仪式了。梅特克脸红到耳朵根。巴哒一声她的铅笔掉在地上。她钻到桌子下面，在那儿下面握住了蜜蜂脑袋的那只布满青筋的男人的手。

弗丽达走了进来。她愤愤然站在门口，俨然一副党的化身的面孔。"讨论什么问题呀，同志们?"

"讨论蜜蜂脑袋的肥料压缩机呢，这大概没有什么错吧。"

"蜜蜂脑袋免职了!"

卡尔·克吕格尔哈哈大笑。"你在给我们表演什么叫民主呐?"西姆森从公文包里摸出那份有克劳斯哈尔签字的文件。克吕格尔读那文件，读完便把它递给蜜蜂脑袋。蜜蜂脑袋边读边沉思。

西姆森难以抑制内心的得意，用严厉的口吻说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时间。"说罢，蜜蜂脑袋拿起皮帽，走了。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办公室里一片寂静。然后是博伊希勒的一声叹息。他舒了口气，这一大笔购置肥料压缩机的支出可以往后拖一拖了。

蜜蜂脑袋站在院子里。这又是什么意思?这种抢走时间的胡作非为是冯施格特劳伊一手操纵的吗?这会弄清楚的，但那台肥料压缩机在近期内就休想买了。

一群野鹅穿过暮秋厚密的云彩向南方飞去。"的里里里!"跟牧鹅少年时代里一样，领头鹅的这一声啼叫使蜜蜂脑袋内心无比激动。没有行动的梦想如同不结果实的花……他不能丧失时间。

办公室里，克吕格尔试图不带任何偏见地同弗丽达谈话:"你们跟蜜蜂脑袋怎么啦?怎么把我们撇在一边了?"

西姆森:"你总是保护蜜蜂脑袋。也许你不保护不行吧?你不是把马高价拍卖给资本家了吗?"

克吕格尔愣怔住了，一时竟无言以对，但弗兰茨·布默尔听

出了话中音。这是暗指他卖给丹麦的马驹子。他气咻咻地指着西姆森的鼻子道："你胡说什么？你到工商管理所去问问！完全是正当的买卖。那几匹马给国家带来了丹麦外汇。"

梅特克请弗丽达坐下。弗丽达站着不坐。梅特克拉住她的手。"有话好好说嘛；我替蜜蜂脑袋担保。"

西姆森把手缩回，仿佛她触到了一只不洁净的手似的。"您有偏心，我亲爱的！"

小埃玛按捺不住了："你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吗？党组织信得过我吗？"

西姆森得意地一笑："我知道的事，你们不知道。"她走了。

冯施格特劳伊没法向专区领导交代，他拿不出自己的意见来；他没法对事件引起的后果作出报告。他从克吕格尔那儿得知：蜜蜂脑袋没有固执任性，没有抗命犯上，没有把进口牛糟蹋死，他根本就没有过错。是谁的过错呢？逃之夭夭的廷佩？冯施格特劳伊无意把这件事渲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那样做倒是很方便，但这不是事实。即便廷佩也不是故意把发酵饲料扔给进口牛吃。他没遵守蜜蜂脑袋的一个指示。是有这么回事，但廷佩是舍不得从他的宝贝牲口的嘴里挖走珍贵的精饲料。他念念不忘牛奶。不是什么罪过嘛，因为他这样做是满足了国家的一项要求。

一切事情都错综复杂、相互矛盾！得面谈才说得清楚。

冯施格特劳伊在专区首府住了一宵。正如蜜蜂脑袋一个星期以前所做的那样，他第二天便出发去给布卢梅瑙寻找一台挖土机。蜜蜂脑袋的泥灰项目也许果真是摆脱饲料荒的一个高招。头脑清醒的克吕格尔决不会支持空中楼阁的。

县委书记不必象他的蜜蜂脑袋同志那样打开那么多的办公

室的门，又两手空空地关上了那么多办公室的门。也没有必要到图林根去。有人拨给他一台单斗挖土机，这种挖土机可以安装在一个浮动底座上，安装在一个浮箱上。

当冯施格特劳伊钻进汽车准备驱车回家时，他微笑了。又是因为那个战争伤疤的缘故，他脸上漾起傲然的笑容。现在他想向蜜蜂脑袋表示，他是理解了他的意思的。当他带着那台挖土机卡嗒卡嗒驶进村里的时候，多半他还可以逗引那个顽固脑袋脸上绽出一丝笑意来呢。

五十六

冬季又一次缩了回去，仿佛它想略向后退，再乘势猛扑过来。太阳聚集着微弱的热量。

“丰茂田野”里群情激动：蜜蜂脑袋不见了。

天色已晚。蜜蜂脑袋没回屋。忠诚可靠的人们聚集在家禽饲养场上。难道梅特克什么也不知道？“孩子兼同志呀，你可别犯傻，别因为搞恋爱就对我们隐瞒真情！”

梅特克没停下手中的活儿。她只知道：“奥勒决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来。”

“谁说这个呀，可是要是他受到冤屈呢？……”

蜜蜂脑袋穿着齐腰的渔民高统靴。他隐蔽在母牛湖和小牛湖之间的那块沼泽地的后面，拼命往低湿的草地里挖着。他不得不自己当挖土机。他象个土地神那样地又挖又扒，心头充满了怒火；但他没有屈服，并不颓丧。他就象寻找火种的原始人。有人免除了他的职务。只有想置他于死地的人才会免除他的职务。

他突然想起一首古老的歌，他执拗地唱道：

我父亲的花园里，
有一棵苹果树。
树上挂满红苹果，
我在梦中笑呵呵。

狂风呼啸
从高山吹到大海。
它劲吹树枝。
树枝的生长受摧残。

五月的一个夜晚，
从那棵苹果树上，
从节子的外皮上
开出芬芳的鲜花。

一生岁月蹉跎，
客居遥远的异乡，
我却不能忘怀
嫩枝上那花朵的芳香。

我推门进去，
却不见门旁那棵树；
只看见那残干上
萌发着新芽。

路旁的坟墓你可看见？
那就是我的归宿。
绿丘上生长出
黑松和素洁的嫩枝。

一天，一夜，又过了一天。蜜蜂脑袋没有回来。这下梅特克可害怕了。尼特纳格尔大娘的安慰话她再也听不进去。在牛棚里，迎接她的是扬·布勒特。“你得救了，小小姐。后备军开上来了！”布勒特抓住她的手。“挤牛奶可不是娇嫩的小手干的活呀。”

梅特克被哈哈大笑的布勒特吓住了。她没有心思开玩笑。看到布勒特站在这群瑞典幼畜中间，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做出好像他是这群牲畜最理想的饲养员的样子。

晚上。气温下降。梅特克取来了大衣，她上高中时穿的大衣。她浑身打着哆嗦，向村外走去。

现在她找蜜蜂脑袋已经找了一个小时。她不时停下脚步，喊着她丈夫的名字。没有回答。

一只野鸭子在燕子溪上嘎嘎叫。“奥勒，啊，奥勒！”不去那儿！人们找到安格蕾特时，她那模样多难看！人死时身体会溶解吗？大概是这样。只有他创造的业绩会在大地上留下痕迹。

梅特克站在那座四壁敞开式牲口棚前。她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夏天。三千只鸭子。这是一个业绩吗？

梅特克不由得想起了弗丽达·西姆森。“人会出差错。生活不会出差错。党植根于生活。”有一回蜜蜂脑袋曾这样说过。西姆森就是生活吗？

卡尔·克吕格尔对蜜蜂脑袋的失踪感到忐忑不安，但表面上他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悄悄地把合作社各房屋的阁楼彻底搜查了一遍，晚上漫步出村——那么漫不经心地——到四壁敞开式牲口棚里看了看，然后又久久地绕着母牛湖转悠。“好朋友，你总不会给我脸上抹黑吧！”

这一下他可真的急了。他和忠诚可靠的人们商量。不是什么郑重其事的大会。他们——好象是偶然地——坐在合作社院里的一辆平板车上。“我们得去找他！”

埃玛觉得，以为蜜蜂脑袋会寻短见，这种想法简直可笑已极。“去找，找那头老驴？如果他学安东的榜样，他现在就在专区党委书记那儿了。”

赫尔曼·魏歇尔特祈祷说：“主啊，没有第二把手我们可怎么是好呀！”

街上响起一片隆隆的响声，仿佛正有一辆炮车开进村来。平板车上的骨干分子们发表意见时不得不大声嚷嚷。“厄运往往降临在最好的人的头上。”亚当·尼特纳格尔喊道。

埃玛顶了他一句：“我看，你自己就是个厄运。都满头白发了，还那么糊涂。你什么时候才象个共产党员哪？”

外面静寂了下来。冯施格特劳伊从院门走进来。哟，怎么回事，他开着一辆装甲车向布卢梅瑙、向这座森林和湖泊间的难以攻克的村庄冲过来啦？哪儿的话呀，同志们！冯施格特劳伊开着一辆车身加宽的小卧车把挖土机送上门来啦。“蜜蜂脑袋在哪儿？”

没有回答。

冯施格特劳伊照样笑呵呵的。没有人见他这样笑过。“现在我把挖土机送来了。蜜蜂脑袋在哪儿？”

“撤职了！”

“谁撤他的职了？”

克吕格尔神色疲惫地叹口气。“这事不是你干的，孩子？”

十分钟以后，冯施格特劳伊和克吕格尔来到村长办公室里。西姆森做出一副笑脸迎接县委书记。这一回冯施格特劳伊不能无视她了吧。她心中有数。可以开始谈话，检查一个干部的工作了。冯施格特劳伊气喘吁吁，“你在干什么事？”

西姆森喃喃地念起她的祷文来：“星期日宣传运动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排除了一些困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布勒特已经加入合作社……”

冯施格特劳伊一拳砸在写字台上。墨水瓶盖丁丁当当。“你把蜜蜂脑袋怎么了？”

弗丽达神态自若：“撤职了。”

“你为什么这样干？”

“道德品质上有问题。”

“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

“事情很急。这件事克劳斯哈尔是知道的。”

冯施格特劳伊浑身战栗。再也看不到一丝他特有的那种执拗的笑意了。西姆森点燃一支香烟。她从小铁箱里拿出一小片纸来。安格蕾特的信。

克吕格尔和冯施格特劳伊读信。克吕格尔的嘴角一阵抽搐。“你了解安格蕾特吗？”

“我了解她。”

“你竟然相信这种胡乱涂写的字条？相反，对蜜蜂脑袋同志却……”

"怎见得蜜蜂脑袋就不是早已在什么地方享清福了呢？你就那么相信他还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吗？"

克吕格尔没有回答。这是猜忌，是复仇狂，是愚蠢，鬼知道是什么心理……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西姆森吸一口烟，吐出烟雾，又吸一口烟。克吕格尔有啥了不起？一个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的老头子。冯施格特劳伊不会无视她的高度的警惕性的。

可是县委书记却说出了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话。他伤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什么也没有学会……真是什么也没有学会。"

西姆森坐下。她瘫了。同志们，是她犯了错误呢还是我们犯了错误呢？大家是怎么谈论安东·丢勒的？他讨厌象被驯化了的动物似的人。他觉得这类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高业绩上的一个可悲的污点。

现在，梅特克在泥灰草地边上。烟雾缭绕中耸立着一座黑呼呼的小山。新挖出来的泥土。这泥土有一股沼泽和泥浆的气味。透过草地上的浓雾传来急促的哮喘声。梅特克打了一个寒颤。她感到惊惧，急忙跳往那边渔夫行走的小路上。现在她可以看见小山后面了。那儿有一个人躺在芦苇搭的铺上。"奥勒！"

梅特克想唤醒正在发着高烧的蜜蜂脑袋，轻轻揪住了他的耳朵。那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呻吟着翻过身来。"多可怜呀，我的姑娘，我的头发已经发霉了。"

梅特克奔进村去呼救。

这些人急急忙忙跑到泥灰草地去干什么？翻斗车在行驶。一

辆辆马车在装载。乐曲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蜜蜂脑袋想去。人们正在庆祝他的胜利，但他动不了了。他扎下根了，他是一棵树。

拖拉机响声隆隆地开过草地。男人们撒泥灰。苔藓和灯心草不见了。三叶草在破土发芽，还有苜蓿和白茅草。强壮高大的母牛，把山丘染成一片斑纹，站在齐乳房深的绿草里。

“你们看看这副景象吧！”蜜蜂脑袋喊道。

没有人理解他。他的声音淹没在狂风的呼啸声中。他颓然倒在岸边的芦苇丛里。

蜜蜂脑袋又是铲又是挖，累得筋疲力尽、汗流浃背。沼泽地上的坑越挖越深。蜜蜂脑袋的心怦怦的跳动着；简直是在狂跳。每逢他感到疲倦时，他便给自己打气。这么干，没有一匹马会吃得消的，他的心怦怦跳动着在说。

可是我受得了！蜜蜂脑袋说。

第二天，蜜蜂脑袋看见泥灰层透过那层沼泽闪着灰蒙蒙的光，于是他斥责他的心道：你安静点！现在，快到达目的地了，你要挺住！

他挖出一块泥灰；那块泥灰有桌子那么大。他的牙齿格格地响。这是高兴得牙齿打颤了。

夜幕笼罩着大地。他咽下一块面包，打来了湖里的水喝了几口。然后，他拔下湖边的干芦苇，把它们垛起来，垛成了一张簌簌作响的床。

他钻进芦苇便睡，一直睡到半夜严寒把他冻醒了过来，于是他一跃而起，又挖掘开了。星星挂在湖面上空，闪着寒森森的光。地球在旅行——星空里的一颗星。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蜜蜂脑袋已经开出了一块和一个菜园子一样大的泥灰。他的父亲保罗，他的祖父约翰，他们没有搞错：这儿埋藏着泥灰！

蜜蜂脑袋太累了，他没有力气走进村里去说：现在你们来拿吧！

他觉得四肢象铁棒一样沉重。他的牙齿象拨浪鼓一样嘎嘎直响。

他钻进芦苇，可是他仍然感到冷。休息一会儿再走吧。他又抱来一些芦苇。梅特克会送一条毯子来的。他会暖和过来的……不过，这些都只是他的幻觉罢了。

他觉得时光在流逝：昨天、今天和明天融合成一体。他不知道自己卧病发烧多久了。他多次在迷梦中回到家里。他坐在埃玛家小屋火炉旁，他坐在双提把大木桶里，他在洗热水澡。

后来，他干渴得难以忍受。扬·布勒特送来草莓酒。蜜蜂脑袋咕嘟咕嘟喝了个够。他还是感到口渴。蜜蜂脑袋的舌头象一块膨胀起来的皮革。扬·布勒特又喜气洋洋、满面红光了。我是挤奶员的头！

下雪了。空气里充满着尖针。蜜蜂脑袋直喘气。尖针扎进他的肺部。他的心对他大声嚷嚷：回家！回家！脑袋里在嗡嗡响。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那些针，那些针！

有人摇晃他。梅特克。"你已经穿过那谎言的密林啦，我的姑娘？温暖温暖我的心吧，梅特克，我该怎么办……"他用花卉的名字呼唤他的梅特克："红苜蓿，蝶形花"以及"白茅草"，但不论他说些什么，都只是一阵簌簌的响声。他是一棵树。

冯施梅特劳伊凝视着他。他那永不消失的笑容！你笑吧，但你要懂得：地球蕴藏着人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只不过在搔地

球的表面，是肤浅的。

安格蕾特穿行在这群泥灰勘探者中间。我找蜜蜂脑袋！

而蜜蜂脑袋则迅速低下身子躲了起来。他从前的生活，是它在找他。他从前的生活？他把它推到一边。

蜜蜂脑袋感觉到他的心快要爆裂了。现在呼吸轻快起来了。安格蕾特趾高气扬从旁边走了过去。她没有看见他；他是一棵树。风摇动着他。悲痛和恐怖落进草地。天空，云彩在移动。地球在旅行……从森林里飘来乐曲声：五月的一个夜晚，从那棵苹果树上，从节子的外皮上，开出芬芳的鲜花……

维尔姆·翟尔滕带着毯子骑车先行。弗兰茨·布默尔把阿拉伯母马套在车上。克吕格尔挨着他坐在车夫座上，手里拿着马灯。后面车里坐着梅特克和埃玛。

他们驶到那个泥灰洞的洞口边上。维尔姆站在那儿。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浑身冒汗，瑟瑟发抖。一双孩子般的大眼睛凝视着梅特克。

蜜蜂脑袋的尸体安卧在芦苇床上。他的两只眼睛张着。他从来没有在危险面前闭过眼睛。他在数星星吗？

卡尔·克吕格尔把手放在胸前，拿着他那顶旧帽。“他安息了：不是天使，不是魔鬼——是一个人。”

“他因为固执把自己给毁了。”埃玛骂道。“安东不会容忍这种事的。”

卡尔·克吕格尔轻轻扯了扯已故同志的芦苇床。“不抱一己私利的固执——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字眼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呢。”

梅特克久久地站着，一动不动，仿佛她自己已经死了似的。

埃玛抓住她的手。“你哭吧！”

梅特克没有哭。

五十七

天色渐亮。阳光暖烘烘，仿佛春天已经来临。甚至连湖面上的冰也融化了。一台挖土机朝草地缓缓驶过来。

一位少妇登上通往家禽饲养场的土岗。她形容憔悴。迄今为止，她备尝了人生的艰辛。她打开一幢鸭舍。一群鸭子扑棱棱跑了出来。

许多鸟儿翅膀的扑击声响成一片。轰响着，喧闹着。这群好飞行的鸟儿们朝着湖泊的方向飞去，把太阳遮蔽住了片刻，便降落在森林后面的水面上。

那位妇人目送正在离去的那片鸟儿组成的云彩：一丝儿快乐，一个遗愿。妇人的嘴角漾起一丝笑意，脸上闪着微弱的光。

那妇人昨天还留着一条辫子。如今她把头发分开梳，绾了起来。这对太阳来说都一样。她让头发在阳光下闪烁。地球在宇宙空间旅行。

在这个地球上，一个村子算得了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烂土豆表皮上的一个芽胞，也可能是一个熟苹果向阳一侧上的一个红斑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蜜蜂脑袋奥勒
作者＝
页数＝４４５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５７
出版日期＝